武俠世界

劍雨情烟兩迷離（智慧型武俠奇情小說）司馬翎 著

本刊鄭重推介：本篇特色是，輟筆已久的老作家司馬翎先生，用明快清麗筆法，把深邃而又饒有趣味的哲理，融入奇詭變幻的故事情節中。尤其側重「推理」、「鬥智」，所以取名爲智慧型武俠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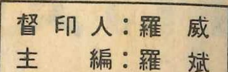
編者話

懮筆已久的老牌名作家司馬翎先生，今期又為我們撰寫一篇「特大」巨型小說：「劍雨情烟兩迷離」。這是一部側重於「推理」及「鬥智」的武俠巨著，更是一部內含「禪機」與「妙理」奇情之作，透過司馬先生明快清麗筆法和精闢簡潔的描述，把深邃而又饒有趣味的人生哲理，融入奇詭變幻的故事情節中，閱來令你心曠神怡，有如置身其中，編者鄭重推介。

** ** **

沈勝衣傳奇故事，相信各位也不曾忘記，過去在本刊發表時深受讀者愛戴。下期起，黃鷹又為我們另添新作「魔刀」。本文是描述奇俠沈勝衣為了一柄具有諸魔咒詛的魔刀，落在一個魔王手中，仗着那柄刀，變出了一雙雙完全一模一樣的人，其中有些恰好是沈勝衣的好朋友，所以他不得不插手其中，捲入漩渦，過程詭異恐怖非常，敬希萬勿錯過。

下期巨型故事刊出是馬雲的太空科學幻想故事「外星球歷險記」。故事敘述兩個美國西點軍校學生闖進一支即將發射的火箭內連串驚險事，後來到底怎麼辦呢？過程實在令人出乎意外得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9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探索故事之一

烟兩迷離 劍雨情

司馬翎・文
盧令・圖



惟具大智慧

大江堂秘聞

「命運」最可怕之處是不能解釋不能預知。

正陷於艱難辛苦者不必說，就算名成利就樣樣順利的人亦暗暗恐懼敬畏「命運」。因爲境遇順逆隨時可以變化。而最聰明的人都不能預先知道亦不能解釋爲何會變化？

所以「命運」很可怕。

佛家的「業力說」，西方敎會的「神意說」對命運作了解釋。但可惜「順從」意味太濃。

眞正勇敢的「强人」才敢拒絕命運擺佈，才敢向命運抗爭。

超出三界外

但最後結局「成功」或「失敗」誰又能說不是「命運」呢？

× × ×

世間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性格。

但不論是「强人」或「弱者」，每日在他們身邊發生種種事情，處理方法應付態度總有某種公認許可形式。

如果不離這範疇就叫做「正常」，反之，就是「不正常」「反常」「變態」等等。

當然，正常與不正常，界綫往往含混不清。但必須有公認共許範圍却是毫無疑問。

祇不過有些人擅長掩飾作僞，外人實在很難看出眞相。

像總舵在鎭江的「大江堂」，百年來威名赫赫。由南京到海口崇明島都是大江堂勢力範圍。而世襲此一基業的「堂主」嚴溫，暗中却有很多畸行怪事。

但外間人很少知道，甚至連大江堂數千帮衆亦知者不多。

× × ×

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江南春雨杏花盛開時節，就算你躱於畫船中聽着瀟瀟雨聲，仍然美得迷離，亦不氣悶。

嚴溫的船，不但是裝飾豪華精美的畫船，同時亦兼「快艇」「戰艦」特長。

茫茫東流大江中，這艘「明月舫」所過之處，黑白兩道無不側目而又敬畏。

但嚴溫本人却很少在舫上，這個秘密祇有幾個人知道。

他外號「空前絕後」，人家當面阿諛奉承說他家傳「大江流」劍法有空前絕後之威。但背後却是詛咒他「絕後」沒有後代。

不過大江堂「三香」「五舵」八位名震當時高手（也是大江堂老臣子）都知道嚴溫有一個兒子。這也是一個秘密。

「三香」、「五舵」大江堂八大高手似乎很忠心。不讓嚴溫傷半絲腦筋仍能保持興旺强大的局面。

但不可不知。嚴溫却有一個嫡親伯父「血劍」嚴北，號稱古今最偉大第一殺手。所以你若身在大江堂想不忠心也不行亦不敢。

當然「嚴北」是最大秘密。大江堂中祇有「三香」「五舵」八大高手曉得，連他們的妻子兒子都絕對不知道。

嚴溫三十多歲。清秀溫文，尤其對女性體貼溫柔有禮。見過他的人都留下美好深刻印象。這樣的人爲何被詛咒「絕後」？答案很簡單：

——明月舫永遠直駛，絕不慢下來或者閃讓其他船舶。所以被此舫撞沉的船隻沒有一千也有八百。還可以保證你的船一撞便碎得四分五裂。

——大江堂捕獲的人，不論同行中對頭、敵人或本堂失職兄弟，審問時如果嚴溫忽然出現當中座位上，被審者最好能立刻自殺。

死亡誠然可怕，但嚴溫那套酷刑更可怕。何況有理沒理都一定要受刑，結局亦是「死亡」。幸而他不常出現，同時對本堂八大高手十分禮敬尊重，所以他受無數人詛咒而大江堂仍然興旺强大。

× × ×

華燈紅燭照耀下，嚴溫好像比白天更漂亮也更溫柔。

外面靜寂或噪吵完全不相干。這個寬大華麗房間盪漾充滿旖旎氣氛，溫暖明亮燈燭，名貴舒適的各式傢俱，地上還有厚厚的地氈（從西域買回來的）。美酒佳肴一應盡有。

最重要的是兩個主角，男的是嚴溫。溫文爾雅，面貌俊美。每句話都有趣又有情。

女的稍稍有點鄉氣，很美麗尤其是她裸露軀體那麼晶瑩雪白曲綫起伏。但仍可感到她沒有見過多少世面亦非大家出身。她很美很誘惑，任何男人見了一定會流唾涎，這就够了。出身高低貧富完全沒有關係。當一個人赤裸軀體之時誰還能想到權勢金錢等等？

嚴溫微笑欣賞地。王若梅的確是值得欣賞享受的美女。可惜她自動送上門，而且還是千方百計自動送上門。她一定想不到「我」完全沒有胃口。凡是自動自願送上門的就算美如天仙「我」都沒有胃口。

不過王若梅跟別的女孩有點不同。她全身肌肉「特別」勻稱有彈性。這一點由於全身一絲不掛更瞧得清楚。平躺時乳房很高挺，渾圓雪白的大腿可以彈起男人也能承受任何重量。

嚴溫手掌落在她胸前和身體各部份。她觸電般輕顫扭動。

任何人都知道跟着會有何種情景出現。但那是一般男人嚴溫忽然起身走到房間

中央站定，他甚至連外衣都沒有脫掉。

王若梅赤裸的身體放鬆後又縮緊，微微睜開眼睛。恰好碰到兩道冰冷如電的眼光。在這要緊關頭他為何走開？為何眼光面色都那麼冷峻？嚴溫連聲音也很嚴冷，道：「我想知道我們有沒有緣份？」

剛才的瀟洒溫文俊雅。還有淫褻或雋永柔情笑語那裏去了？

王若梅茫然睜大眼睛，沒有回答。她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那能回答？

嚴溫又道：「床頭有兩條綢帶一紅一黃。妳任選一條用力拉一下。就知道我們究竟有緣沒有？」他轉身走出。房門發出沉重響聲，使人感到房門既堅厚又沉重。

王若梅定定神。床頭靠牆邊果然有兩條綢帶透過天花板垂下來。

王若梅舉起玉手，胸前高挺的乳房變了形，却充滿誘惑。

五隻玉指先捏住右邊紅綢帶。忽又改抓黃綢帶。其實扯動那一條都一樣都無謂。因為她根本不知道有何區別？

黃色綢帶猛然動了一下，王若梅眼睛凝注房門。房門若是打開。進來的難道不是嚴溫？如果不是她是誰？會不會闃然無人？

左面牆壁一道帷幕忽然沙沙移動，露出另一道門戶。

那道門緩緩無聲逐寸拉開。但王若梅沒有錯過，因為她現在一直在盯住這一道門。

富麗房間華燈照耀得很明亮。但忽然有一種詭秘妖異氣氛。

左牆上的門終於大開。門內很黑，燈光居然照射不到。突然一個黑袍人鬼魅般飄滑出來，一下子飄到床邊。

他面孔也用尖頂黑巾罩住，神秘亦如鬼魅！

王若梅赤裸身子大大顫抖一下。因為那蒙面黑袍人手中有一把尺半長鋒芒閃閃的短刀。

鋒利尖銳的刀子指向她心窩。黑袍人聲音嘶啞難聽，道：「找不到嚴溫，先宰妳也是一樣。」

短刀化為一道白光刷地插落。鋒快刀鋒刺透厚厚褥墊深插床板，發出「篤」一聲。

王若梅已滾入床裏面，動作矯捷之極。雪白映眼雙腿突然翻踢上來，一隻腳踢中黑袍人後背，一隻腳落在小臂上。雙腿勁道十足，黑袍人有如被巨大鐵鉗夾住動彈不得。

但別人看來黑袍人却享盡艷福。白皙醉人的大腿，高挺乳房纖細腰肢却在他眼前咫尺處。

王若梅雙手扣住黑袍人另一隻手，纖指宛如鋼鈎。

她露出微笑，道：「你想暗殺嚴溫？你是誰？」

黑袍人道：「我跟他勢不兩立，恨不得食他的肉寢他的皮。」

王若梅聲音很冷靜，與她年齡似乎很不相稱。說道：「你究竟是誰？」

黑袍人道：「我不會告訴你。你快殺了我向嚴溫領功。」

王若梅道：「你真不告訴我你姓名來歷？但如果我放了你，你還會殺我麼？」

黑袍人訝道：「放我？為什麼？」

王若梅坦然道：「因為我和你是同路人。」

黑袍人道：「同路人？」聲音更驚訝了。「妳也想殺死他？」

王若梅道：「當然啦。」匕首已藏在床墊下面，你太冒失了。」

黑袍人昂起頭於是把她看得更清楚，尤其她的腹部和大腿簡直近在眼前。他呼吸忽然急促，道：「放開我，快點……」

王若梅看來完全沒有殺他意思，道：「為什麼？你怕我？」

黑袍人道：「你好香好白。唉！如果我不是男人就好啦。」

王若梅全身一直屈曲得像蛇一樣。但她好像一點都不累。她道：「你還未回答亦未答應我。」

黑袍人忙道：「我叫李二郎，我決不向妳動手。」

王若梅的面孔忽然扭到他眼前，道：「你為何想暗殺他？」

李二郎道：「報仇！我小妹子進了嚴府就從此失去消息。後來聽說她死了，死得好慘。」

王若梅道：「聽說的話靠得住麼？」

李二郎道：「靠得住，我花了三千兩才買到確實消息。」

王若梅忽然放開他，坐起身道：「那麼你不會跟我動刀子了吧？」

李二郎收起短刀，眼光却離不開她胸前高聳的山丘，還巡視到她小腹下以及兩條大腿。

他道：「不動刀子了，絕不動刀子。妳是誰？為何也要殺他？」

王若梅道：「跟你一樣。但被害的却是我姊姊。為了接近他，我祇好這樣。」

李二郎嚥一口唾沫，道：「便宜那狗賊。我得走啦。」

但他的目光仍然沒離開王若梅身體，尤其最隱秘部位。他簡直不掩飾貪婪心意，以至王若梅忽然全身發軟，發出呻吟聲，道：「你快走，快走，我求求你。」

李二郎那時眼睛從黑巾後閃動射出奇異光芒。身上黑袍忽然解開像蟬蛻委墜。黑袍內沒有其他衣物，故此一望而知是男人的裸體，而且正處於情慾衝動狀態中。

王若梅全身微微發抖，眼睛也變得水汪汪。她低聲自言自語道：「不，李二郎，快走。這樣做太危險。你為何不走？」

肌肉相觸裸體碰到裸體。王若梅雙手推拒，但用的力道却連稻草人也推不開。她忽然看見抓捏於乳房上的手。五指纖長白皙乾淨，指甲有如塗油般光亮濕潤。

肌肉充滿彈性修身雙腿分開。王若梅發出呻吟聲。

可是她右手忽然多出一把匕首，鋒刃明亮如鏡，顯然極為鋒利。

修長的大腿突然變成兩根鐵柱，李二郎不但馬上發現無法繼續最原始衝刺動作，而且背心要害碰到堅銳刀尖，那刀尖却又毫不停頓向他要穴刺入。

就算大羅神仙背心要害被刺中這一刀也活不成，但王若梅雙腿忽然不再是鐵柱，恢復滑膩彈性。

李二郎又能夠繼續最原始動作，因為刀尖並沒有刺入要穴，那枝匕首甚至掉落

床邊地上。王若梅閉上眼睛，這種情況中的女性多半閉上雙眼，但她眼角却淌出一顆晶瑩淚珠，在燈光照耀下閃閃生光。

然後（相當久之後），肉體分開，李二郎站在床邊，手中拿着檢起來的匕首。

他披上黑袍道：「妳全身肌肉的彈性，掌手和脚板的厚皮，還有每個動作，我是早發覺妳練過武功，而且還很不錯。」

聲音居然是「嚴溫」，除冷酷味外還含有譏哂。

嚴溫又道：「但妳如何能够瞧出我不是李二郎而是妳想殺的人？」

王若梅不能開口說話回答。因為當她匕首狠狠刺落時忽然全身一麻，連開口講話都不行，更休提任何有威脅的動作。

嚴溫聲音透過蒙面黑布又道：「我全身上下唯一可能透露綫索揭破秘密祇有這雙手，妳很細心居然能從我雙手認出了我，但如果妳沒認出我日子過得一定快樂得多。」

他把匕首伸到王若梅眼前，還用鋒刃刮刮她白嫩透紅的面頰。

冰冷的刀鋒使人聯想到「死亡」。王若梅眼睛睜得很大瞳孔迅速收縮，流露心中駭懼。

嚴溫道：「別怕。我會叫一個很醜陋像野獸的男人，很強壯，我要他蹂躪妳，然後，妳仍可活下去，如果，妳肯永遠跟他。」

那男人的確很醜陋，突出唇外的犬牙又尖又黃，赤裸黧黑身體好像很污穢，但果然很強壯，由胸口直到下腹長滿黑毛，嚴格一點說，他像野獸比像人還多。

嚴溫指一指王若梅。那男人便像野獸一樣撲上去。

王若梅看清楚那張面孔，湧起恐懼屈辱噁心種種感覺，肉體痛苦或不痛苦甚至有無快感已經全不重要，因為她心中知道自己快要昏過去。人昏迷之後任何問題都暫時消失，而王若梅在昏迷一瞬間腦海閃過一個疑問：如果剛才扯動紅綢帶，命運有改變麼？比現在好些抑或是更慘？

×　×　×

嚴溫的「密室」大概當得上天下最秘密最堅牢的地方。所謂「密室」並非祇有那麼一間密不通風的房間，而是一幢高大的屋子，鐵質大門之內，有廳有房還有天井，天井能透天光和空氣，但有八層鐵枝焊牢的網嚴密覆護。

所以他的密室不如稱為「密屋」。

密屋內有三條秘道之多，可以通出外面，其中兩條根本不能通行，除非利用預先已備妥的鐵鑿鋼鑵鑿通尋丈泥土才可透出地面，但另一條秘道却可通行，出口是一座幽靜院落。

這座院落就祇在嚴府後園中，大江堂以及嚴府任何人都不准踏入這座「沁紅院」，假如他知道「沁紅院」中住着的是「血劍」嚴北。

整個嚴府佔地甚大，房屋連綿銜接，最少可容上千人居住，但嚴府上下却祇有五十名僕婢，其餘都是護院和嚴溫隨從衞士，眞正屬於姓嚴的人祇有三個，老的是嚴北（一輩子獨身），中的是嚴溫（髮妻已歿），小的是嚴星。

嚴星這時祇有六歲，由乳娘盧大娘以及十二個丫環侍養，住在內宅。

嚴府另有秘道由外面直通嚴溫東書房（不是密室），所有賣身甚至擄刦回來的女子都從秘道運入。所以嚴府大門很莊嚴乾淨，兩隻巨大石獅高踞傲然看着街上行人。

王若梅僅僅是由秘道運入的第七十八個妙齡少女，她後來死了也好活着也好。都不過像大海中一點小小泡沫。存在或不存在對於廣闊無垠的「人海」全無影响。

×　×　×

繁華富庶的地方，歌舞昇平的時代，黑社會勢力必定迅速興盛。「賭」「娼」是供應養分兩大血脈。此外一些奇異的命案竊案亦往往於此時此地出現。

但杭州五年來比任何時期還平靜安寧，商門沒有一件未破懸案。全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由江洋大盜至無賴地痞之輩，好像忘記中國還有這個富庶城市。

原因說來簡單，浙省總捕頭沈神通本人坐鎮杭州。

沈神通只有四十歲左右，人很和氣，身量高瘦。他出身絕不簡單，是全國欽仰的神捕「中流砥柱」孟知秋得意門生之一。他亦不愧是孟知秋得意門生，任何奇怪神秘命案到他手中必是迎刃而解。尤其江湖黑道人物祇要踏入浙省地面，一舉一動，他都瞭如指掌，沒有人願意招惹如此神通廣大的公門强人。越是高手就越懂得這個算盤。

但即使有沈神通坐鎮，杭州城內强姦搶刦鬥毆謀殺等案仍然不斷發生。這是人性和社會環境關係，與沈神通威望無關。

你總不能要一個强姦或謀殺犯在動手前先考慮到「沈神通」吧？因此，杭州財勢雙全的馬家秘密請沈神通前去，馬二爺摒退左右僕從，私下要求沈神通秘密偵查一宗姦案也就不算希奇。

沈神通踏勘現場，是內宅一座右樓的二樓上，查明廿四名護院武師巡邏時間路綫。還有十隻靈警凶猛巨獒助陣情形。

在靜室中只有馬二爺和他。清香撲鼻的熱茶和精緻菓子點心，點綴些許氣氛。

馬二老爺道：「總座，此案非你親自出手不可。家兄已向朝廷告假回家省親，到時親自叩謝。」

馬二老爺的兄長便是馬大老爺，官居刑部左侍郎。不但有權勢，還恰好是沈神通上司。

沈神通心中歎口氣，欠欠身道：「豈敢當得大老爺枉顧。府上的不幸事件本來就是在下應盡責任。」老實說即使沒有馬老爺權勢，即使是普通窮苦百姓，祇要沈神通知道，亦從未有過疏懈不管的。沈神通又道：「在下勘查之後，有一點最重要的却無法判斷。」

馬二老爺道：「那一點？我帮得上忙麼？」

沈神通簡直歎氣出聲道：「二老爺當然帮得上忙。但……」

馬二老爺聲音不大却十分堅決，道：「那就請說出來，我馬仲海永不後悔。」

馬二老爺默然想一下又道：「一定受得了，就算少這麼一個孫女也受得了。」

沈神通道：「此案很特殊很難判斷。在下除非耳聞眼見經過情形，不能判斷出

手。」

馬二老爺點點頭，親自入內宅安排。

一盞熱茶後沈神通又處身二樓香閨內。他並不孤單，一個頭髮蓬鬆的少女坐在窗邊。夕陽霞彩使她面龐不至於太蒼白憔悴！

她很嬌俏，長眉飛鬢，顯示固執任性的性格。但現在她有如病貓，毫無性格可言。

沈神通道：「玉儀姑娘。先回答我一句眞心話。妳想不想破案抓到侵害妳的惡徒？」

這話問得多怪，受害人不想報仇？誰不想惡徒落網受到應得懲罰？

馬玉儀半晌沒作聲。沈神通很有耐性，徐徐將問題又說一遍。過了一會，馬玉儀的目光從窗外收回落在沈神通面上。她輕輕道：「這一問眞有必要麼？」

沈神通道：「有。我認識一個女孩子。七年前亦遭遇同樣的不幸。當然那時不在我轄區亦未認識，但現在提起舊事。她祇有傷心而並不想報仇。」

馬玉儀惘然想了一會，道：「我不懂，這種傷害還不够深鉅？」

沈神通道：「她被傷害後甚至還有了一個兒子。妳當想像得到她處境何等的苦。況且她家一向相當窮困。」

馬玉儀打個冷戰道：「莫非你看我像那個女孩子？」

沈神通道：「不，妳一點不像，我祇不過告訴你世上眞有這種事情。」

馬玉儀連歎數聲，才道：「我希望你抓到他。請問我該怎麼辦？」

沈神通站起身，凝立如石像，目光嚴肅冷酷得能使人連打十個寒噤。

馬玉儀不敢看他的眼睛，垂頭道：「眞的請告訴我應該怎麼辦？」

沈神通道：「根據我勘查所得。此案最棘手最難判斷是惡徒身份。他可能是普通人亦可能是武功超卓的高手。我第一步須得決定偵查方向才不至於誤入歧途。」

普通人和武林高手兩者相去懸殊，當然非有準確判斷不可。

馬玉儀雖然全身乏力癱軟，低低應道：「我該怎麼做你才滿意？」

沈神通又嚴肅地道：「因此，我不能不觸及妳身心傷痛，找出最正確判斷。」

沈神通一個字一個字說出：「那天晚上一切過程全部重演一遍。」

馬玉儀歎氣點頭。

沈神通道：「別答應得太快。全部過程中我扮那惡徒。不但解帶脫衣手法動作照做，連最可怕的每個動作都照做。」

他決不是開玩笑，因爲他聲音嚴肅得近乎嚴厲冷酷。不知道他心中想什麼？如果每個動作都照做，馬玉儀這朶鮮花豈非又要遭一次風雨之刼？

馬玉儀忽然抬頭直直望他，竟不畏懼他冷電似的眼光。

沈神通道：「好，現在開始。」

馬玉儀舉手攏攏頭髮，姿勢很好看很動人。接着她解開衣帶脫掉外衣，她身上祇有一件極薄簡直透明的內衣以及一條短褲。於是晶瑩大腿都裸露不說，連胸前挺突的乳房也等如全無遮掩。

任何男人看見就算不揆上去也必會心跳加速。

沈神通眼睛瞬也不瞬從頭到脚細細瞧着。但奇怪的是他好像不受一點影响。好像只在瞧一件非得細加觀察不可的物事。

馬玉儀兩手又有動作，是扯脫僅有的短褲。短褲剛脫下一點，沈神通道：「等一下。當時妳沒穿褲子？」

馬玉儀聲如蚊叫，細聲道：「我剛要穿上。」

沈神通道：「好。」

於是那花朶似的少女變成半裸，除了上身透明內衣別無絲縷。

馬玉儀走到床前，作出要穿內褲的姿勢。

的確很難有這種强大誘惑場面，連沈神通內心也不得不承認。所以移開眼光，道：「暫時不必如此迫眞。」

馬玉儀道：「那時窗戶已閉窗簾也拉上。窗簾忽然開一下。不知何故我想到一個人，並且想到是那人鑽入來。

「當然我很害怕，因爲那漢子淫邪的眼光叫人忘不了。」

沈神通對這消息好像不起勁，道：「妳幾時見到此人？」

馬玉儀道：「前天中午。」

這件强姦案發生於前晚，她白天見到淫邪眼光盯她的漢子，晚上出事，她自然想到他。

馬玉儀又道：「那漢子有說不出的邪氣，面孔又醜得可怕。我心中想起他時，果然一個黑布蒙住頭臉身穿黑袍的人站在我身邊，而我居然駭得連聲都發不出。」

沈神通道：「如果妳叫得出聲，有何後果？」

馬玉儀道：「我知道樓下永遠有人巡邏，如果驚動他們……」

沈神通道：「好，請說下去。」

馬玉儀咽住護院武師方面的話，又道：「他伸手摟住我。」

沈神通突然又站在她身邊，道：「是這樣子。」

她用手指示對方的手，所以沈神通左手摟住她纖細柔膩腰肢，而另一隻手却落手在她乳房上。

緊接着在她指示下，沈神通摟腰的左手從腰身滑到臀部，後來還陷入深溝內。

但沈神通問的却是右手，道：「這隻在衣服下面還是隔着衣服？」

馬玉儀低聲道：「衣服很薄，隔不隔着有分別麼？」

沈神通道：「有，萬一妳這透明內衣是天蠶絲織的，又萬一妳有移宮換穴奇功。她右手在內衣底下等如緊緊縛起。但如果在衣外，隨時可以捏斷喉嚨，分別是很大的。」

馬玉儀道：「我記得在衣服外。」

沈神通忽然發覺她全身重量都落在他雙手。如果鬆手她一定摔在地上。

馬玉儀又道：「那時我全身發抖也沒點氣力。我的心好像跟身體分了家，很淸楚看見他把我放倒床上。又看見他脫掉黑袍。裏面沒有衣物，白白的一個身子。接着……」

沈神通忽然截斷她的話，道：「除去他白白的身子外，還瞧見什麼？」

馬玉儀立刻道：「他的手，五指纖長

白皙，連指甲也極乾淨而濕潤，好像塗過沒有紅色的甲膏。」

馬玉儀被放在床上，那曲綫玲瓏白皙的胴體確實當得「玉體橫陳」四字。

沈神通也躺下，甚至把她壓在自己身下……。

× × ×

房間內仍然是沈神通和嬌美的馬玉儀兩個人，燈光不甚明亮，却仍足够使他們互相瞧淸楚。但不同的是，第一點房間已不是馬玉儀杭州的閨房。第二點兩人都穿着很整齊。

沈神通似乎心事沉重，歎口氣道：「妳知不知道妳犧牲多大？」

馬玉儀看來姿采風韻嬌美動人。比初見時之憔悴相差很遠。

她道：「我知道。沈大哥，我不打緊，但可惜可恨連累你。」

沈神通陷入沉思中，過一會才軒眉笑道：「祇要抓到他。我一生事業成就已達到巔峯。我敢打賭除去家師之外，任何一個部門的都抓不到他。」

馬玉儀柔聲道：「難道你忘了殺身之險？還有辛苦掙到的聲名地位？還有大嫂和姪兒女他們？」

沈神通喃喃道：「人生中任何遭遇都是命運。急也急不來。千算萬算不如老天一算。」

提起「命運」，馬玉儀不覺楞住。出生富貴之家，從小到大規規矩矩未試過大胆頑皮踏出家門，更不騙人害人或者爲口腹殺生。也時時盡力帮助一些窮苦有困難的親友。

但「命運」爲何如此殘酷？身心的創痛幾乎連死亡也解脫不了？將來如何呢？還有將來麼？既然沒有將來，活下去又爲了什麼？

她忽然得到靈感啓示，這個靈感像電光掠過夜空。照亮她身心。

她故意長長歎口氣，道：「沈大哥，請告訴我。我……我會不會留下孽種？」

雖然她從靈感啓示中知道應該怎麼做。亦決心去做。但這種話仍禁不住怕羞面紅。

沈神通道：「絕對不會。出事至今一個多月。妳很正常對不對？」

任何女人如果仍有月事，當然證明在此之前沒有懷孕。

馬玉儀低聲道：「幸而如此，但沈大哥請你指點我。我此生既不能嫁人，我活下去好或者趁早死了好呢？」

沈神通吃一驚道：「妳何必想到死？妳……雖然遭遇不幸，但將來日子還長久得很。」

馬玉儀細聲道：「我若不是嫁人，孤孤單單活下去。日夜記着那件事，我爲何要活下去？」

沈神通啞口無言。因爲她理由堅强之極。她爲任何其他原故活下去都可以。但絕對不能爲那件「慘事」守一輩子生寡。

馬玉儀低聲道：「沈大哥，我決定等你辦完事就結束這悲慘一生，你可肯帮忙我？」

沈神通大驚道：「帮忙？你要我…」

馬玉儀道：「你不肯？難道一定要我痛苦這一生？爲什麼？」

沈神通吶吶道：「我……我不能，我不知道。」

馬玉儀忽然把聲音放得更低，道：「沈大哥。你帮忙我並非必定要殺死我。」

沈神通比檢到一千兩黃金還要高興，鬆口大氣問道：「還有什麼辦法？」

馬玉儀道：「我若是爲一個值得愛慕欽敬感激的男人守幾十年寡算得什麼？」

沈神通眼睛已睜得不能再大，再大眼眶就要裂開。而馬玉儀則螓首垂得更低，祇見到白嫩粉頸。但她又輕輕道：「沈大哥，如果我有個孩子。這個孩子又是我最欽仰愛慕的男人給我的。我守一輩子寡決無怨言。」

話說得容易，一輩子時光却長久得很，其間多少變化誰能預料？

因此這件事直到三日後才重提（以便愼重考慮）。並且是馬玉儀先提起。

仍然是客舍房間內。已經點起燈。桌上有酒有四式小菜。她道：「沈大哥，已到了約定時間啦。」

沈神通那冷靜堅强的人，面上眼中居然露出緊張神色，連話也講得不很淸楚，他道：「妳考慮結果怎樣？」

馬玉儀低聲却堅決地道：「沒有改變，我爲誰一輩子守寡呢？」

沈神通道：「如果這一次抓到那惡徒，而我安然無事。妳我之間情形就很尷尬麻煩了。」

馬玉儀道：「你放心，我會躲得遠遠，遠得連你也懶得找我了。」

於是，馬玉儀豐滿靑春嬌嫩白皙的軀體再度呈現沈神通眼前，不過上次沈神通像石頭像冰塊。除了模擬出事時的情況而大略表演，其實等於沒有碰她。

但現在他像烈火。而她却像能增加火勢的油。總之，房間內充滿使人心跳的聲音，也熱得教人不能忍受衣服的溫暖……

纏綿熱烈而又隱藏悲慘的日子過了七天，地點是鎭江「四海老棧」的一間上房內！

怒劍斬師爺

那書房寬敞得一點都不像書房，簡單比廳堂還大。門口右方一排軒窗。窗外院子也很大，有魚池假山。當然還有很多花草盆栽。但最特別的是院牆，高達三丈，任何富貴人家的院牆不會超過兩丈，尤其在內院。越過高牆另一邊仍然是嚴府，近一點自然也是嚴府。但爲何在自己宅第內還須高聳驚人的院牆隔開？軒窗下有張大書桌，兩邊靠牆巨大的書橱塞滿了書。還有書架則擺放了不少牙籤卷軸。

書房另一端除了一套八仙紫檀桌椅外，牆角另有一張太師椅。椅上一張虎皮，毛色斑斕，威風似乎不減嘯躍山林之時。

不過剛剛一屁股坐於虎皮上的嚴溫却毫無威風，簡直神情委頓。每天起床時他總是心神不寧。情緒壞透。從來沒有吃早餐（其實已近中午）的胃口。他懶懶打個呵欠，順手拿起右邊旁几的茶盅。忽然煩燥得連茶都不想喝，目光落在几上另一件物事——一根長長細皮鞭。他眼中紅筋突然增加，扯動左邊由天花板垂下的黃色絲帶。

轉眼間，一個女人「滑」進來。她每一步都至少五尺，所以看起來根本不是走路。

她三十歲左右，長得還不錯。但可惜祇能發出嘶啞的「呵呵」聲，竟然不會講話。

嚴溫暴躁道：「叫我兒子來。快！」

「啪」一聲細長皮鞭像毒蛇伸縮，抽中啞女人身子。啞女人疼得抽搐一下，但眼中都閃出光芒——似乎興奮舒服而又滿足。不過她已稍稍俯首，所以嚴溫完全看不見。

嚴溫又道：「叫你做事總是慢吞吞，可惡！」「啪」「啪」兩聲，啞女人又挨了兩鞭。第二鞭勁道較猛，使她踉蹌差點跌倒。

她疼得全身發抖，「啊啊」連聲連忙奔去。

嚴溫精神一振。每逢打人（尤其是最親近的人）又知道對方疼痛難當，情緒就會好得多，精神也振作起來。

啞女人自小就服侍他。自小就被他拳打脚踢。自小就被灌服一種藥粉而瘖啞無聲。她從十五歲起就跟各種男人上床。也從那時起拳脚改為皮鞭。尤其每次嚴溫看見男人從她赤裸身上翻下來悄悄離開房間。皮鞭很快就猛烈抽打她雪白的絲緞似的皮膚上，根本不讓她有穿上衣服的機會。

每次嚴溫狠狠鞭過她之後，心情就舒暢得多。並且很原諒她甚至親手替她塗抹白色的清涼的油膏。這時她雖然不能說話，眼睛却能表達極熱烈深摯的感情。使他知道她一絲一毫都不生氣懷恨。甚至還知道她很感激很愛他。

嚴星祇有六歲，臉蛋清秀紅潤，但眼神呆板動作拙笨。

嚴溫問道：「你昨天的功課做好了沒有？」

嚴星好像貓爪下的小老鼠，慢慢搖着頭。

嚴溫最氣的是「遲鈍」「緩慢」，但他仍然問道：「早上練劍沒有？」

嚴星還是那副使人（嚴溫而已）憎恨的樣子，頭搖得很慢很笨。

皮鞭發出扯裂空氣的尖銳響聲，六歲大的兒子身子應聲跳動一下，衣服裂開。

第二鞭等了一陣才抽出去。這段時間內可以看見嚴星疼得全身發抖臉色發青。

嚴溫雖然痛恨人家動作緩慢。但他每一鞭却隔一陣才揮出，看着唯一的兒子疼得齜牙咧咀直掉眼淚，他的精神振作情緒越好。

然後他左手伸出。嚴星雖然疼得全身不住顫抖。却仍然會撲上去，讓父親堅強有力的手抱在懷中。這時誰也瞧不見他的小臉蛋，否則必定大吃一驚。因為他不但馬上恢復紅潤，而且眼中露出快樂滿足的光輝。

他當然喜歡父親抱他，使他有安全滿足之感。但如果有人知道他昨天功課做得非常好。早上亦已足足練過兩個時辰的劍，一定不明白他何以向父親撒謊？何以從兩年前開始直到現在，每隔兩三天總要挨一頓鞭子却都不怕？是不是「痛苦」，反而能使他「快樂」？

皮鞭又撒裂空氣。啞女人發出「啊啊」嘶啞聲音。

嚴溫放下皮鞭，道：「我知道妳恨他媽媽。所以我打他的時候妳很開心。快拿藥油來，否則割掉妳的鼻子。」

割掉鼻子跟鞭笞差別很大，特別是長得好看的女子差別更大，鞭笞的青瘀會很快會消失。而鼻子却永遠不會再長一個出來。

所以啞女人滑得比什麼時候都快，一忽兒就拿來白色油膏。這時候傳來悠悠磬聲，一共兩下。

嚴溫道：「顧師爺從杭州回來了，把兒子抱出去。有事我會叫妳。」

啞女人走近抱起嚴星。嚴溫忽然勾住她纖細腰肢，另一隻手撫摸她面上和胸部。甚至伸入裙子內。一面說道：「妳還疼麼？記住也要搽點油。唉，妳和兒子兩個都是我最疼愛的人，但却偏偏被我打得最多……」

啞女人和嚴星噙着感激的淚水離開書房。

嚴溫扯動一條白色綢帶，忽然一個大書櫥無聲無息移開，露出一道門戶。門戶那邊是間空蕩寬大屋子，完全沒有窗戶，却有一輛輕便美觀馬車。四壁都有燈火，故此甚是明亮。一個人搖搖擺擺進來。此人雖是文人裝束，手中還拿着摺扇。但頭尖眼小面色蠟黃，使人有不順眼之感，怎樣也找不到「斯文」「瀟洒」的味道。

他就是顧師爺。近三年來已成為嚴溫最親近的心腹。嚴溫的事情大大小小他沒有不知道的。他躬身行禮後搖搖擺擺在交椅落坐。然後道：「公子，小可此行大有收穫。」

嚴溫和氣地道：「你仍然忘記了。別叫我公子。」

顧師爺笑一聲，道：「小可眞沒有記性。大爺，此次當眞大有收穫。」

嚴溫忍住氣，仍然很和氣地微笑，等他說下去。顧師爺慢條斯理道：「小可在杭州住了五天。頭一天就辦好大爺的事。小可已查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馬家那個小姐馬玉儀懸樑自盡，馬二爺花了不少銀子打點遮掩，悄悄把孫女埋了。」

嚴溫道：「沈神通沒驚動？」

顧師爺道：「沒有，絕對沒有，因為沈神通恰巧不在杭州。小可查過他為了一件案到永嘉去了。」

嚴溫沉吟一下，道：「馬家埋葬的眞是馬玉儀麼？」

顧師爺笑道：「當然是眞的。馬家雖然有財有勢，但悄悄埋一個容易，要找個女屍冒充馬玉儀反而困難百倍。況且，馬家何須找這個麻煩呢？」

但誰也想不到馬家雖然無法找個女屍冒充。沈神通却很容易，比吃豆腐還容易。當然更沒有人料到馬家這樣做法大有原因。那是因為沈神通一定要這樣做。而現在看來沈神通的佈置果然收到效果。

嚴溫覺得滿意，眼光却從顧師爺細長頸子一直瞧上尖削腦袋，忽然笑着搖頭。顧師爺很沉得住氣，老鼠似的小眼雖有茫然之色，都能忍住不開口詢問。

當然他做夢也想不到他的「沉得住氣」「慢條斯理」等習慣，竟然使嚴溫常常內心暴躁不耐，每次都泛起拔劍砍下他腦

袋的衝動。甚至落劍的部位亦早就瞧妥。砍在細長頸子那圈橫紋上最好，料想他那尖削腦袋落地樣絕不會發出很大的响聲。

顧師爺等了一陣才道：「還有一事禀告大爺。」

嚴溫道：「請說。」眼光又落射他脖子那圈橫紋之上。心裏說：我的劍遲早砍在那兒，你不妨多多吊我胃口。

顧師爺道：「小可從杭州帶回一件禮物，包管大爺意想不到。」

又吊胃口，眞該死。莫非一定要等到劍刃砍下脖子才醒悟？

嚴溫道：「你特地帶回的禮物必定是很合我心意，我知道。」

顧師爺得意地搖頭擺腦說道：「當然，小可絕不使大爺失望。」

他仍然賣關子，那顆尖削腦袋搖搖晃晃。嚴溫幾乎看得見劍光閃動砍斷細長脖子，也看見腦袋掉下來的景象。

顧師爺終於說道：「小可帶回的禮物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嚴溫眉頭馬上皺起，右手摸到劍柄。他淡淡道：「人？什麼人？你知道我對人沒有什麼興趣。」

顧師爺道：「這一個你有。因為不是漂漂亮亮的少女。」他又停頓一會才道：「這一個是男的。」

嚴溫捏着劍的手指力量增加不少。現在祇要心念一動。顧師爺的腦袋和身體馬上分家。甚至能够快得使顧師爺一時之間竟不知道腦袋已不在頸上。

顧師爺慢吞吞舉手抹抹唇上短鬚，裝出一副胸有成竹很有氣派的樣子。其實他兩撇短鬚很難看，疏落而又焦黃。如果一根根硬給拔掉，却不知他痛成什麼樣子？

顧師爺又道：「大爺，那是個男孩子。今年祇有六歲。」

嚴溫想不發火也不行，眼睛一瞪，道：「小男孩？我說過我要小男孩？」

顧師爺這次幸虧答得快，鼻子才沒有被嚴溫一拳打扁。他道：「這個小男孩面貌神情甚至身裁皮膚，長得跟小公子一樣，大爺，兩千多年前張良在博浪沙以鐵錐行刺秦始皇，為什麼不能得手？」

嚴溫訝道：「那小男孩跟秦始皇有關係？」

顧師爺道：「當然沒有關係！但歷史好比鏡子，鑑古可以知今。昔年博浪錐一擊沒有成功，原因是誤中副車。大爺，請想想看。小公子身份何等珍貴？處境又何等複雜？如果小公子也有副車，天下誰想得到？」

嚴溫確實不能不承認這個主意妙極。但砍掉他腦袋的主意更妙。不過目前還不忙，等看過小男孩問清楚一切之後才動手不遲。那小男孩就在馬車裏。眞是該死的東西（顧師爺），賣老半天關子吊足老子胃口。

但也難怪蛇頭鼠眼的顧師爺洋洋自得，這小男孩實在和嚴星長得相似極了。祇是仍然功不補過，非砍下他那顆頭不可。

顧師爺道：「他名叫小雨。哈！哈，大概他媽生他時剛好下雨吧？他媽是個婊子，所以連她也不知道小雨父親是誰。」

嚴溫滿意地點點頭。出身果然沒有問題，多給點銀子就更無後顧之憂。但奇怪這小孩子怎會那麼像嚴星呢？幸虧向來女人多的是，玩都玩不完，平生絕未涉足花街柳巷。要不然眞會懷疑小雨竟是自己的兒子。

顧師爺又道：「他媽名叫玉花，年輕漂亮，但生意很差。聽說脾氣不好而且沈神通是她老相好，誰願惹這種女人呢？」

嚴溫泛起笑容，高興而又親切，道：「還有什麼沒有？」

顧師爺抹幾下鼠鬚，慢慢道：「還有，很秘密一件事，小可竟自作主張竟自做了。」

該死的傢伙，還要賣關子，這回「秘密」也救不了你狗命。我寧可不聽這個秘密。

嚴溫的笑容特別親切好看。顧師爺忽然大吃一驚，登時面青唇白，他從前看得多了，嚴溫凡是親自出手殺人，都露出這種笑容。

但為什麼他要殺人？何以想殺的竟然是我？他不想要小雨，還有一個秘密他也不想聽？

嚴溫的劍砍得很準，本來劍以「刺」為主。但以嚴溫的功力休說是鋒利之劍，就算一塊竹片也能砍斷一棵樹。

劍刃恰好砍中他長頸子那一圈紋，腦袋便脫然掉落地上。

嚴溫微笑道：「你的秘密到陰間告訴閻王爺吧！我實在受不了你。」

人影無聲「滑」入書房，啞女人似乎早就知道，這兒將會發生什麼事。一邊手搭着七八條粗布，一邊手抱住一團油布，用油布包起屍首，粗布抹血跡，一下子弄得乾乾淨淨。

然後她側眼瞧看「小雨」，那小男孩面色蒼白，却站得很直很穩。

嚴溫問道「他像不像？」

啞女人連連點頭。嚴溫又道：「顧師爺說的話你都聽見？」

啞女人又點點頭。她順便把小雨帶走。

院子裏太陽光亮強烈，但啞女人和小雨在陽光之下竟沒有影子。

不是沒有影子，而是日正當中，陰影都踐踏於自己脚下，正如芸芸世人祇將光明好看的一面露出來，却都把陰影踏在脚上。

× × ×

古老繁華而又寧恬美麗的杭州靜靜屹立，不管凡人發生什麼事，悲歡離合窮通得失都與它無關，但凡俗的人都沒有辦法忘記它，祇要曾經住過到過，任何時間聽到「杭州」之名，那顆心必定會抽搐搾緊，夢一樣的往事霎時都會到眼前來。

沈神通不但回到杭州，而且一晃眼就過了兩年，馬府的案子兩年來無人知道亦無人提起，甚至連馬二老爺都絕口不提。

時間可以冲淡一切記憶治療一切心靈創傷。但馬二老爺豈能忘記他最鍾愛的孫女？她生死如何？如果還活着日子能過得快樂麼？那個强姦她的萬惡淫賊呢？會不會得到報應抑是比別人活得還舒服快活。

馬二老爺居然一個字也不問沈神通，每年他的生日沈神通一定會來拜壽，瞅着無人之時沈神通會暗中塞一小包禮物給他，總是一件老人保暖的肚兜，繡着象徵富貴的牡丹，象徵平安的竹和象徵長壽的松

柏。

深夜無人寂靜之時，馬二老爺拿出禮物不禁老淚縱橫，人呢？旣美麗溫柔的小孫女妳在何處？過着怎樣的日子？難爲妳還記得老祖父的生日，更不忘記替老祖父親手繡個肚兜。但妳在那裏，爲何祖父不能庇護妳呵護妳？爲何不能讓妳在安全溫暖的深閨？然後風風光光出閣過那正常充滿歡笑的生活？

沈通神的確有不便啓齒之處，馬玉儀住在南京，當然這是極秘密之事，但不便啓齒的是她替沈神通生了一個兒子。

馬玉儀心願已償。她等閒虛度辜負燦爛青春花樣年華，卻已不是因爲被強姦之故，而是爲了值得尊崇愛慕的男人——沈神通——的兒子，亦是她自己的骨血。

當然這是很悲慘的「故事」。很寂寞很可憐而又悠長的歲月，但「命運」如斯，誰能反抗，誰能改變？

×　　×

男人尤其是修習過武功的一雙手，極罕得纖長柔滑如嚴溫，特別他的指甲溫潤光澤，宛如塗油。

嚴溫常以這雙手自豪。這次檢視良久竟沒有絲毫老化變形（其實他離年老尙早），於是欣然把眼光轉到啞女人面上身上。她「滑」到他身邊已有一陣工夫，嘴角加深的紋顯示她內心緊張不安。不過她仍然很好看，尤其身材極豐滿曲綫起伏充滿誘惑熱力。

她縱是很焦急也不會出聲打擾，這正是「啞」的絕頂妙處，嚴溫故作不知她緊張焦急，反而用優美好看的手輕巧伸入她衣裳內，溫暖滑嫩的肉體使她手掌和內心都覺得舒服。尤其摸到大腿內側最嫩最滑卻又極富彈性的肌肉。

啞女人身子忽然輕輕顫抖起來！正在碰觸她肉體的手簡直含蘊無窮魔力，她好想好想扯掉身上一切衣物光裸着跪倒他腳下，任他踐踏，任他蹂躪。

她已扯開上衣露出雪白高聳豐滿的乳房，並且立刻被「魔手」揉捏……但且慢！渴望受到蹂躪凌虐之情慾此刻絕對不能爆發。

因爲嚴溫必須立刻到「沁紅院」。「血劍」嚴北說的任何一個字甚至連暴虐桀驁的嚴溫亦不敢哼一聲。

所以嚴溫祇好一腳把他踢翻，並且用跑步姿勢奔出書房，啞女人卻像雲霧「滑」跟後面。她挨嚴溫一腳身上着實疼痛，可是不但全無怨懟，反而有那麼一陣滿足之感。

嚴溫衝到「沁紅院」月洞門前，先停步深深吸一口氣。自知外表比平時更冷靜沉着，才邁步入去。

院子裏花樹盆栽以及好些盛開美麗的花朶，還有一個二十歲侍婢裝束漂亮少女，嚴溫居然視而不見，穿過客廳終於站在一道房門外。房門虛掩但嚴溫仍然蔽兩下才推開。

房間大得不成比例，比之外面的客廳至少大三四倍，四壁漆以棕色浮動冷漠黯淡氣氛。房內唯一的傢俬就是一塊一丈見方的厚木板，放置房間中央，一個黑衣人盤膝坐在地板上，就像在房間中央之中央的一枚黑色大釘。

黑色人釘正是天下武林高手無不睹之畏懼忌憚的「血劍」嚴北。二十年來他被「譽」爲有史以來最偉大殺手，能够死於他「血劍」下絕對是有眞才實學的一流高手，稍差一點的嚴北根本不屑出手。所以說起來能讓嚴北光顧反而是最高評價和榮幸。

嚴北軀體高瘦，體貌相當清秀，雖然已達五旬，但看來祇有三十歲左右，同時外表看來一點不兇，若是加一點笑容，必可當得起瀟洒等評語。

不過你最好別太靠近木板，否則你會全身寒冷極不舒服會起鷄皮疙瘩，這便是「殺氣」，可能從嚴北身上透出，亦可能橫放膝前板上的「血劍」透出。

「血劍」的劍鞘雖是以百年鯊魚皮鑲金製成，但既不名貴亦不惹眼。不過如果劍刃出鞘就完全不同了，劍身鐫鏤魚鱗片紋泛起血紅光彩，好像永遠都在滴血。任何武林高手見到此劍當眞連心臟都馬上滴出血來。

現在「血劍」旁邊還有一卷四尺長的卷軸。

嚴溫對任何人任何事都最恨「慢吞吞」，但嚴北半天不說話他卻從不會討厭憎恨，所以嚴溫有時會覺得自己很「勢利」。對卑下的人完全不能容忍，但對高過自己的人絲毫沒有煩厭的反應。

嚴北終於說話，聲音冷靜有力清晰。他道：「我的朋友終於把畫像送來，剛剛收到。」

嚴溫道：「海龍王雷傲侯親自送來的麼？」

嚴北道：「他應該親自送來。如此大事他也應該陪我喝三十大盃。」

嚴溫笑一下，道：「姪兒此生還是第一次聽您提起『喝酒』。普天之下可還有別人够資格奉陪你麼？」

嚴北道：「當然有，北方的『刀王』蒲公望。全國第一，甚至有史以來最佳的捕頭『中流砥柱』神探孟知秋。還有跨日無影踏月凌虛輕功夫天下第一的巫山神女宮宮主『風鬟雨鬢』南飛燕這個女人。「她不但輕功好，人也漂亮，而且九種暗器竟是用九種不同手法，古今無雙，我隨便一提，已經有三個人了，但我還是寧願跟老雷喝，因爲他是我此生唯一的朋友。」

嚴溫輕輕道：「伯父，姪兒常常感到奇怪。海龍王雷傲侯雖然是天下知名，連朝廷大內也要請他鑑定古物珍寶，但他到底不過是一名商人，就算他南京『龍藏大押』奇珍異寶冠甲全國，是典押業之王，但仍然僅是一個商人而已，他本身武功雖然不錯，可是比起您或刀王蒲公望又相去甚遠了，您和他怎會成爲好朋友？他請你出馬殺人，險是你冒錢是他賺，唉，你們怎會是好朋友，而且做了幾十年之久？」

嚴北沉默片刻，才道：「天下祇有他那對眼睛有資格鑑賞我的劍法。此外，表面上我收大價錢殺人，但其實我和他都不是爲錢殺人。他替我找到合適的對象，磨礪我的劍保持巔峯狀態，而他則可以在場鑒賞。」

嚴溫搖頭道：「姪兒仍然不懂。」

啞女人像一朶彩雲「滑」入來，衣袂飄飛，使得全身曲綫畢露，泛射着情慾熱力。

嚴北道：「杜鵑那丫頭可曾把雷家使者屍體埋好？」

啞女人用手勢回答，嚴溫帮忙解釋道：「已經埋好也替她自己挖好坑洞，就在那叢玫瑰花底下。」

嚴北道：「杜鵑旣漂亮又能幹，但可惜她不會說話，明年那叢玫瑰一定開得又多又漂亮。可能比她更美，卻不知到時我是否能欣賞得到？」

嚴溫駭道：「伯父這話什麼意思？」

嚴北緩緩道：「我們嚴家有很多秘密，已到了該告訴你的時候。」他目光轉到啞女人面上，她立刻躬身行禮要出走。嚴北目光移到她胸部，上衣因彎身而垂敞露出高挺雪白乳房。他道：「啞女留下，你反正不會講話。」

嚴溫哀求道：「伯父，讓她出去！」

嚴北道：「別怕，她聽了我們嚴家秘密，我也不會殺她。」

啞女以跪蹲姿勢坐下，恭謹地微俯上身。這樣上衣內由乳房直到腹部都等如敞露着。一片雪白，眩目的雪白。

甚至是嚴溫都發現伯父眼睛盯視啞女人敞裸的肉體。但他反而暗暗感到興奮。

嚴北道：「嚴家第一個秘密，大江流劍法。亦即是血劍十八式。你和你父親都學不會學不全。但我已用巧妙方法留傳下來，嚴家子孫如有天聰特異出衆的便能練成，你無須担心。」

嚴溫對於劍法興趣有限，唯唯應了。

嚴北又道：「第二個秘密，沁紅院在嚴家百餘間屋子中可能最不舒服最難看。但卻是我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一住就二十年。」

嚴溫大爲驚訝，道：「最安全？伯父您怕誰呢？」

嚴北道：「這是第三個秘密。我怕一個女人名叫夕姬。」

他慢慢閉起眼睛，似是回憶又似是暫時躲避啞女人豐挺雪白熱力四射的肉體。他又道：「你父親好色如命，姬妾無數。我浸淫劍道其他一切都不要，連女人都不要。夕姬祇不過是你父親羣妾之一。但美麗得能把人燒死，聰明得近乎瘋狂。我平生第一個女人是她，二十八年後的今天仍未碰過第二個女人的身體。」

他聲音忽然使人感到溫柔得多年輕得多。而最重要的是「殺氣」完全消散。因此啞女人可以爬上木板拉他的手碰觸她前面洞開裸露的肉體，由乳房直到大腿。

嚴北已睜開的眼睛洩露奇異的熱情巡逡於她肉體上說道：「溫兒的女人我都看過，祇有妳的身體最完美最有魅力。像夕姬一樣。」

啞女人忽然站起，但薄薄外衣卻委墜腳下。現在她已全身赤裸並且讓頭髮散垂肩後，宛如最完美無瑕的塑像。嚴北的眼光果然不錯。啞女人的身材曲綫肌肉彈性以及皮膚之白嫩的確遠超過所有美女。她面貌不算最美，但配合無懈可擊的肉體卻放射強大奇異的誘惑熱力。

啞女人又忽然躺下，仰臥嚴北膝前。

於是在兩個男人之間一共橫列三件物事。一把血劍，一卷畫軸，一個玉體晶瑩橫陳的美女。

極巨大暗淡的靜室內，浮動着奇異氣氛。

嚴北輕輕嘆口氣道：「廿八年前那一天夕姬亦如此橫陳我們面前。祇不過我對面坐的不是你而是你父親。我長話短說，那時你父親身邊祇剩下一個女人就是夕姬。他本來共有六十名姬妾，但自從收了夕姬不到一年全部死光，因爲夕姬學會用一種蠱毒，據說是毒教至高無上秘藝。死了的五十九名美女都中了她蠱毒。我和你父親都知道。那天夕姬爲何赤裸躺在我們之間？你絕對猜不出來，要不要猜猜看？」

嚴溫唯恐這個奇詭充滿刺激的故事中斷。忙道：「姪兒不猜，猜也猜不出。」

嚴北道：「因爲你父親把她獻給我。你父親一來不喜歡永遠孤零零對着一個女人，二來怕有一天被她毒死。所以要我救他。」

嚴溫搖頭道：「換作是我一定不敢收下這件禮物。」

嚴北道：「但你父親是我嫡親同骨同血的弟弟，我不帮他誰會帮他？況且第二天我有一個約會，死生未卜。我當然趁此最後機會拯救你父親。」

嚴溫震驚地問道：「那約會的對手是誰？」

嚴北道：「他是全江南武林道公認劍道第一名家『天孫織錦、金剛無敵』易東風……」

他忽然不說下去並非賣關子吊胃口，而是銳利小心又極有興趣地注視啞女人滑嫩晶瑩的肉體。

片刻之後才又道：「易東風那時正值四十壯年。劍術如神。精妙細巧處宛如天孫織錦不見針縫剪裁痕跡。威猛剛厲處則似金剛力士無堅不摧。我很担心因爲我血劍第十八招『春回大地』還未煉成。」

提起「血劍」，那森寒殺氣忽然恢復，啞女人赤裸嬌軀一震，全身皮膚佈滿鷄皮疙瘩。

嚴北接着開口說下去，情形才迅即改變。他道：「我要夕姬向她的蠱神立下重誓，永遠不得加害居住沁紅院之人，更不許她加害你父親。她答應照做，所以沁紅院變成我們嚴家最安全的地方。」

嚴溫訥訥道：「但您對付強敵前夕卻還要爲一個女人消耗精力？夕姬又何以肯向蠱神發誓？」

嚴北道：「夕姬根本爲我而入嚴家。因爲我是她殺父仇人。」

嚴溫恍然地道：「更怪不得她同意那一晚。她當然希望削弱你力量希望你敗陣身亡。」

嚴北道：「現在情況似乎跟廿八年前一樣。啞女人想報仇的對象也是我。」

啞女人嚴溫一齊震動吃驚。嚴北露出難得一見的微笑，又道：「她已有報仇機會。我決定留下她。」

此一想法做法在當時的社會觀念中簡直離了大譜，伯父怎可佔取姪兒的女人？但旣然「啞女」蓄意復仇而入嚴家，情況便已微妙不同。何況啞女人與嚴溫關係特殊奇異。不過嚴溫最感意外是啞女居然是仇家？復仇對象居然是嚴北？

嚴北道：「她一定是易東風最小女兒

。易東風被我殺死那年，她最多一兩歲。她身世之謎我已偵查猜測好幾年竟無絲毫綫索。直到剛才我提到易東風，還有她極力獻身的企圖。啞女，妳得像夕姬一樣答應我兩個條件。」

啞女比劃的手勢任何人一望而知她已答應。嚴北道：「一是如果我永不回來，妳得盡力照顧嚴家之人，不但是溫兒，小星小雨亦一樣。二是嚴家秘密等小星小雨長大了負責告訴他們。」

啞女人用力點頭，高挺乳房，因而出現蕩人心魄的顫動。

嚴北輕輕歎口氣，道：「溫兒，夕姬就是你生身之母。」

幾個字一句話都不啻晴天霹靂。嚴溫固然傻了。連啞女人也瞠目結舌，顯然誰都想不到。

嚴北又道：「我知道你心裏想什麼。對，任何人連我都不知道究竟是那一個的兒子？但不要緊，反正必是我們兄弟的血肉。這就是夠了。」

無怪嚴北雖是極冷極嚴厲之人，但對嚴溫一切過錯一切缺點都能容忍。人總有偏袒自私而又時時陷於溺愛。嚴北是「人」，所以，一如許多人那樣偏溺袒護「兒子」。

嚴北道：「第四個秘密，小雨其實是你的兒子，除了母親不同，其他和小星一樣。」

這話使啞女人整個跳起。兩年來她負責使小雨（顧師爺帶回的禮物）徹底明白一件事。他生存之意義就是爲了要嚴星「替身」，準備任何時候替嚴星「死」掉。

但如果小雨竟然眞個是嚴溫的骨肉，當然沒有做「替身」必要。甚至應該重估地位而獲得種種享受。

嚴溫苦笑：「每一件秘密都是够我楞三日三夜。但小雨的母親是杭州娼妓，我……我可從未試過宿娼嫖妓啊。」

嚴北道：「小雨的母親八年前還是少女，尚未淪爲娼妓。她本是蘇州人氏。你强姦她使她有了孩子。不久她流浪到杭州在青樓賣笑。她最近已經不在人世，負責偵查的三個人亦祇有一個活着。活着的就是大江堂『鳳尾』香主羅翠衣。」

大江堂「三香」、「五舵」八大高手俱屬老臣子，忠心可靠，絕無問題。故此鳳尾香主羅翠衣承辦如此機密之事，事成之後仍不須步上滅口之路。但手下辦事的兩人都不能活着。「三香」是龍牙香主虎頭香主和鳳尾香主，「五舵」以東南西北中區分。

嚴北又道：「關於小雨這孩子本身亦有一個秘密。是當年那顧師爺自作聰明做成的。但你們好像都不知道。」

嚴溫馬上記起殺死顧師爺那天情景，的確有個秘密，顧師爺還未說出便人頭落地。

因此嚴溫啞女人都不覺露出極感興趣關懷樣子，側耳聆聽。嚴北祇說一句話，連啞女人都驚異得跳起，更別說嚴溫了。

這個秘密不久就祇有「啞女人」知道。因爲後來嚴家發生種種奇怪嚴重事件。

不過嚴溫離開沁紅院之前，嚴北還告訴他兩件事。一是他母親夕姬仍在人間，並且還住在嚴府內，祇不過身份已經變更，是以連嚴溫亦推想不出是那一個。第二是三五日內須決一死戰的對手便是「刀王」蒲公望。那「中流砥柱」神探孟知秋會不會跟踪而來，不敢肯定（因爲此人實有神鬼莫測之能）。

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也好，是「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好。俱是一切隨着時光消逝無踪。休說人間的豐功偉績，千秋大業，即使是渺小個人之「仇恨」，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即變幻的不永恒的），又何嘗能存在得很久？

例如「啞女人」的殺父之仇。她父親易東風一代劍客固然早已灰飛烟滅。而她潛匿嚴府超過漫長十載之後，仇恨亦淡如烟霧，似有還無。這眞是很難說明很難解釋的情形。她爲報仇不惜鬻身爲嚴府婢妾，每天服侍嚴溫亦受盡他的折磨（雖然她不以爲苦）。然而她的「仇恨」居然與日俱淡。而現在她直接面對眞正仇人嚴北，竟要她獻身承歡。她何以會從心裏頭百千個願意呢？

會有哲人說過「愛」與「恨」這兩種激烈的感情本質上很相似，往往混淆不清。愛與恨一旦超過某種程度，便不是世人所能了解所能分析甚至不能接受。

當「啞女人」以她完美魅惑之肉體挑逗拉起嚴北無限慾火激情，當他們已渾合爲一體時，她心中能找得出「愛」和「恨」麼？

在變幻不永恒千變萬化人生你絕對找不出肯定不變答案。你祇好大白天挑着燈籠在鬧市行走找尋，却平添凡俗人們的「爲什麼」。如此而已。

鷄婆婆就是那個人

跟嚴溫說話的方學胥師爺，是「顧師爺」尖細頭顱滾落地上之後第三個了。在他前面兩個師爺跟隨嚴溫半年左右，都忽然病死。死法一樣都在半夜上吐下瀉腹痛如絞，任何醫師祇能瞧着他們在床上翻騰打滾，乾瞪眼睛而束手無策。有一位名醫對嚴溫提過一句「好像中了蠱毒」。嚴溫心中悚然而驚，想起嚴北所透露諸秘密中，有關他生身之母「夕姬」。她便是使蠱毒高手，連嚴北也大爲忌憚提防，莫非就是她下的毒手？

方師爺已有一年歷史，腦袋尖細有如顧師爺。不過他性情比較耿直爽快，所以嚴溫居然用了他一年還不討厭他。

方師爺道：「在下從南京匆匆趕回來是因爲有兩件事報告。第一件是有關我們大江堂。官家從沿海各省抽調水師精銳，由南京以至長江出海口崇明島大舉演習。另外又調派數萬精選甲兵由南京沿江屯駐亦是直達海口。雖說是配合水師演習，但在下深感其中大有問題。」他透一口氣，又道：「現下昇平之世，倭寇暫告平靖。滿朝文武樂得享幾年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誰肯出這種點子弄得天怒人怨，同僚爲之不滿？」

嚴溫忍不住笑道：「別大驚小怪，水師與陸上精兵聯合演習有時是朝廷旨意，但大多數不必等皇帝下旨就可以舉行。」

方師爺面有憂色，道：「在下却覺得

官家這一次簡直衝着我們大江堂而來的。以官家水師及大軍佈置形勢看，如果對我們有所行動，一夜之間就足以捕殺數千帮衆。」

嚴溫面色一沉，道：「少胡說，大江堂就算有點氣候，也不須勞動朝廷派遣水陸精兵大舉剿討。」

方師爺忙道：「那一定是在下過慮了。第二件事發生在南京。在下親眼看見那個女子，漂亮極了。在下敢担保凡是男人們見到她都會流下口水。」

嚴溫露出感與趣表情，道：「眞的很漂亮？你要知道俗語說『各花入各眼』，你認爲美得不可開交，別人很可能覺得平淡無奇，還笑你大驚小怪未見過世面。」

方師爺用勁搖頭，使得嚴溫微微担心他的頭會使勁太過而掉下。他道：「絕對不必考慮這一點，她面孔固然漂亮得像畫出來似的，使你無法挑剔。但最要命的還是她的身裁。看來似乎有點頎瘦，但羅衣迎風吹貼身上之時，奇景出現，敎你馬上傻住。乳房尖挺突出，上身很短，腰細如蜂。雙腿長得使人心驚，皮膚也白得使人心跳……」

嚴溫道：「我這兒美女不少，所以你應該有點眼力。既然連你都讚不絕口，那個女孩子一定有相當水準。」

方師爺笑道：「不止相當水準，簡直超過所有女人。她口音南北腔調都有，所以一時還不知道她究竟是南方人抑是北方人。」

嚴溫道：「她現在還在南京？」

方師爺道：「她姓水名叫柔波，很多人現在背地裏都叫她溫柔鄉，但據在下所知，迄今還沒有任何人能住入溫柔鄉。」

嚴溫喃喃道：「溫柔鄉水柔波，好旖旎動人的名字。」

方師爺道：「水柔波她租一間屋子，買兩個使婢又僱四個傭僕。好像打算長期居住南京。她武功不錯，南京武林名家和各大鏢局首腦設宴少不了送張請帖給她。她常常應邀出席談笑風生，所以她名氣大得很，也沒有人胆敢對她無禮放肆。」

嚴溫道：「她住南京一定有原因，你查過沒有？」

方師爺道：「沒有時間調查祇知道她幾乎每天清早都到莫愁湖的水雲寺上香。在下急於趕回來報告，還請堂主見諒。」

嚴溫沉吟一下，道：「一個時辰後出發，我們上南京走一趟。」

方師爺道：「既然很快就出發，在下不回家了，就在隔壁房間休息一會。」

× × ×

啞女人像一朶雲彩飄入房間。她雖然已經三十年華的人，面貌祇算「好看」而不算很美麗，然而她身上一旦沒有衣物遮掩，那豐滿高聳乳房，細細的腰身，渾圓富有彈性大腿，還有滑嫩雪白肌膚眩人眼目，使她馬上變成絕世美人，使男人血液沸騰，情慾之火熊熊高燃。

方師爺貪婪迷惘的眼光以及微微潮紅雙頰，那祇應是少年十五二十時的神態反應，但却在卅餘歲見多識廣的男人身上出現。

啞女人雖是身軀而又被另一個人體壓住，却仍能像蛇一樣扭動。雪白滑膩雙腿有時在空氣中揮舞，有時完全屈曲於自己臂下，使身子變成突起弓形。

一切動作終於靜息停止，啞女人很快就穿回衣服站在床邊。方師爺柔聲道：「我陪堂主去南京，馬上出發，所以我要睡一下。」

啞女人點點頭，略俯身子靈巧敏捷地替男人穿回全身衣服。方師爺又道：「其實水柔波比不上妳，這是我眞心話。她也是二十來歲，不像是未經人道的少女。如果一定要我娶你們其中之一，我將毫不懷疑選妳而不選她。」

啞女人摸摸他面頰鼓勵他說下去。方師爺道：「水柔波已很有名氣，我如果不向堂主報告，不久他就會知道並且怪我，說不定殺死我。所以我不得不向他報告，你不會怪我吧？」

啞女人搖搖頭，一隻手輕摸他面頰，另一隻手却使那男人漸漸感到「情慾」甦醒抬頭。方師爺又道：「我暗中問過鷄婆婆，她說你這兩天晝間一切如常，但夜晚却睡在另一個地方，好像叫做沁紅院。以後妳亦如此一直住在沁紅院？爲什麼？堂主也在那邊睡麼？」

啞女人搖頭，作個叫他不要詢問手勢。然後又比個道別手勢，臉上泛起溫柔可愛的笑容。方師爺深深歎口氣。每次她離開時都笑得很溫柔很可愛，叫人除了激動情慾外還有其他一些值得想念的。

啞女人果然又像彩雲飛逝。她飄滑得很快而又無聲無息。

方師爺除了歎氣，就只好放鬆身體休息。他方自矇矓欲睡，突然一聲「砰嘭」大响，窗門震破，一道人影飛入疾落床邊。此人身量矮小得出奇，手中一條黑影襲向床上之人。

方師爺被巨响嚇得跳起，但身體却不是向上跳而是彈向床內，同時毫不停滯一個觔斗由床尾翻落地上。他動作一氣呵成，而且聞聲驚醒時絕不考慮就使出來，可謂快極。誰知第一次彈入床內時肋上便中一記，翻觔斗落地臂部又中一記。每一記劇痛入骨，使他不禁龇牙咧嘴。

但奇怪的是方師爺落地站穩竟不作第三次閃躲動作，他心中一定已清醒得足以猜出突襲之人是誰，同時亦確知對方不會第三度出手。

他果然猜得很準，那「人」沒有再出手，方師爺却滿面苦惱啼笑皆非望住「人」——看來大概祇有十歲（其實祇有八歲）的男童。

這男童就是嚴星，是嚴溫獨生子，方師爺就算氣惱十倍亦不敢出手報復。

嚴星長得臉如傅粉，唇似塗丹，眉清目秀，漂亮可愛，宛如玉琢粉搓，但他的笑容却隱隱約約有一種邪氣，敎人感到害怕和不舒服。

嚴星笑嘻嘻道：「方老師，很難得有機會試試你睡覺時求生逃命功夫，這兩式身法我練了很久，可是沒有機會讓人家試，所以祇好要你親自表演……」

方師爺肋骨疼得好像已斷掉兩根，臂部則比挨一刀還痛。任何人這樣侮辱他（即使是嚴溫），他也敢發誓報仇，但嚴星却絕不能動一根汗毛，甚至嚴星有危險受威脅時，他還須拚命去救助，他可以向有

權勢武功高的嚴溫報仇，爲何却不敢對嚴星?

答案馬上出現，是一張白髮蒼蒼滿是皺紋老婦人面孔，在窗外望入房內望住方師爺。

老婦人面孔上除了眼睛稍比常人明亮之外，別無任何奇特之處。

方師爺却打個寒噤，肋骨臀部的疼痛忽然減輕了很多。

嚴星仍是那副笑嘻嘻漂亮可愛樣子（其實可恨無比），道：「鷄婆婆，方老師躲得眞快，如果不是你教我兩招一定打不中他。」

方師爺堆起笑容欠身行禮（身子一動疼痛忽又加劇），道：「鷄婆婆你好，小可若有此福氣可眞想也學個三招五式！」

鷄婆婆沒有什麼表情好像很冷漠，但說話却還算溫和，也有點人情味，她道：「方先生是文人，又不靠武功混飯吃，小公子頑皮胡鬧，你別放在心上。」

方師爺連聲「不敢」，嚴星忽然從窗子跳出去，鷄婆婆隨手在他脚板底托一下，嚴星「呼」一聲拋出三丈之遠，直到此時方師爺才看清楚嚴星手中祇不過是一根柔軟柳枝，但打中人却疼得死去活來，他輕功又如此高明驚人，由此推想他父親「空前絕後」嚴溫的本事簡直深不可測了。

鷄婆婆道：「聽說你陪大少爺馬上要去南京，八成爲了女人對不對?」

方師爺一面陪笑點頭一面流出冷汗。

平時看慣了不覺得，現在却猛發覺鷄婆婆面孔比常人狹窄得多，當中由額頭鼻子嘴巴以至下巴都向外突出，無怪以「鷄」爲名，果然很像鷄的尖窄面孔。鷄婆婆又道：「男人總是這副樣子的，其實不要緊。」

方師爺立刻鬆口氣，但鷄婆婆說下去又使他吃驚流冷汗。她道：「你覺得啞女人如何?」

方師爺道：「她很好，小可和她本是奉堂主命令，小可絕沒有這個胆……」

鷄婆婆道：「常言道是『色胆包天』，任何懦弱男人的色胆都很大。」

方師爺道：「但小可在此地色胆一點都不大，請您務必相信……」

鷄婆婆道：「暫時不提胆子一節，我想知道啞女告訴你什麼?」

方師爺道：「沒有，小可雖然遵照您吩咐特別提起沁紅院，又問她以後是否長住那邊?堂主會不會過去等等?她搖頭又用手勢叫我不要問。」

鷄婆婆眼中射出凌厲冰冷光芒，道：「如果你沒說實話，現在還有機會，否則等到蠱毒發作時就來不及啦！」

方師爺臉都嚇白了，連連發誓賭咒。

別人可能不深切瞭解「蠱毒」厲害可怕到何種程度，方師爺不是「別人」。因他親眼看見他哥哥——上一任師爺——痛苦萬狀悽慘無比的死法。

鷄婆婆警告他要聽以免步兄長慘死後塵之時，曾經稍稍表演一下，要他頭昏眼花，馬上就頭昏眼花，要他頭痛肚痛馬上應驗，任他找遍所有名醫都治不好。直到鷄婆尖尖嘴巴吐出「你現在沒事啦」這句話，登時百病消除。

那帶着邪氣的嚴星便是鷄婆婆指定唯一要拚命保護之人，所以方師爺連「報復」念頭都不敢起。

鷄婆婆忽然揮手道：「去吧，你最好別讓大少爺等候，他的劍也會殺人的，窗子我會叫人修理。」

方師爺如逢大赦欠身行禮，忽忙忙走了。

鷄婆婆慢慢行走，寬大的袍袖宛如翅膀。嚴星奔過來一頭鑽入羽翼下。又行數丈便見另一個男童，樣貌裝束等無不與嚴星一樣。

他的神情動作却不似嚴星那樣放縱毫無忌憚，趑趄走近。

鷄婆婆道：「小雨兒，你也過來。」張開另一隻翅膀也把嚴雨裹住。

她羽翼內永遠會散發出各種不同香氣。嗅了便會由頭到脚渾身舒服無比，有時甚至會有極甜美極舒暢的夢。

站在沁紅院門口。鷄婆婆挪開翅膀。嚴星揪住她衣襟，道：「婆婆，別走，我們一齊瞧大爺爺去。」

鷄婆婆搖搖頭道：「去吧，希望你用心記住他教的劍法。小雨比較笨，所以只有靠小星你多用心了。唉，他這套劍法天下沒處可學，萬萬不可錯過機會。」

嚴星道：「大爺爺昨天還說再三個月我一定學得會全套。你爲什麼不進來?」

鷄婆婆道：「我不要進去。但必有一天他會請我求我進去。」她歎口氣又道：「有些事你們小孩子不會明白的。」她轉身走了，微微佝僂的背影顯得伶仃凄獨。

院門內左邊一片油綠草坪，嚴星當先奔入草坪，嚴雨跟在後面，却大有畏懼之態。

他畏懼原因馬上揭曉，那嚴星停步笑得很邪惡的面孔，就想一拳打爛這樣漂亮而又邪惡的面孔。但他却又知道打不得。因爲武功輕功都比不上他，況且自己活在世上唯一原因就是準備替嚴星「死」。替嚴星担當任何災難。人人都這樣不斷告訴他，尤其啞姨，她時時刻刻用手勢告訴他提醒他。甚至常常用拳頭巴掌使他記憶得更深刻。

嚴雨對死亡不甚在乎，因爲他實在不了解死亡，所以亦不恐懼，但「災難」却知道了解得很。他動作很純熟，頭顱屈入懷中，雙手抄在大腿，登時變成一個滾圓人球。

「蓬」一聲人球滾出兩丈。嚴星脚力很不錯，幾乎第三十次踢斷嚴雨肋骨，幸而嚴雨很有經驗，而且全身骨頭的硬度也大有進步。

嚴星與高采烈連踢七八脚，把人球從東邊踢到西邊，踢到南邊北邊。

人球終於停住，那是由於有人用脚擋住滾動之勢。

嚴星跑過來笑嘻嘻道：「啞姨，踢一脚我看看，一定有一天我比妳踢得遠。」

啞女人沒有踢，脚尖動兩下，嚴雨便慢慢放鬆四肢，又慢慢站起身，最後又慢慢拍掉身上的泥土草屑。

他做這些動作時，眼角却看得見嚴星偎靠啞女人身上，甚至擠入她寬袍內。

嚴雨知道啞女人寬袍內沒任何衣物，白皙的肉體一定很滑嫩很溫暖，尤其象徵母親的乳房豐滿香滑，所以他很嫉妒嚴星

能夠接觸到，而且是用面龐嘴巴去接觸。

他祇不明白，何以啞女人閉起眼睛?何以雙頰潮紅?何以會發出含糊難聽的聲音。

他不明白不懂的事太多太多了，到目前爲止，祇明白祇知道他自己很低賤，是嚴星的替身，要替他死替他受任何災難。由於低賤之故，亦同時要忍受任何痛苦折磨。做「人球」讓嚴星踢着解悶祇不過不值一提的小事。

在沁紅院裏沒有可能忘記「血劍」嚴北的存在。啞女人忽然半拉半抱着嚴星跑去，嚴雨無精打采跟着走。

那個嚴肅的眼光銳利如刀的老頭子（其實嚴北的外表遠比眞實年齡年輕得多，看起來絕不像老頭子），嚴雨對他也沒有多大好感，但亦不討厭就是。因爲一來嚴星到了他面前規矩得很，不敢亂說亂動使他少受許多罪，其次傳授劍法時對他們一視同仁。祇不過嚴雨自己底子差，不似嚴星一學就會，幾次傳劍之後，嚴北當然較爲偏重嚴星了。

嚴北仍然坐在那特別寬大空蕩蕩房間當中木板上，似乎永遠不離開也永遠不必躺下睡覺。

房間寬大得不必另尋地方練劍。啞女正要退出，嚴北道：「去叫溫兒過一會兒來見我。」聲音竟頗溫和。

啞女人立刻回以手勢，嚴星自小看慣便道：「啞姨說爹已經出門，現下找不到他。」

嚴北沉吟一下，道：「我三五天內說不定那一天要出門。萬一永遠不回來，啞女你告訴他鷄婆婆就是那個人。」

啞女露出錯愕之色，連連點首。

嚴北又道：「我嚴家祖傳大江流劍法，精妙無匹。到我手中更變爲血劍十八招，敢說天下無敵，可惜溫兒有小聰明而散漫好色，不堪傳承。星兒也有乃父毛病，當然連你啞女也要負很大責任。」

啞女用手勢表示不明白與無辜之意。

嚴北道：「你對待星兒的方法態度，介乎母親與妻子之間。剛才你讓他鑽入衣服裏面，讓他知道如何能令你獲得刺激快感。」

冷冷的聲音在巨大房子內迴响，兩個小孩子都很用心聆聽，嚴雨祇能了解，嚴星却微笑着，笑容旣純眞而又邪惡，使人不能判斷他究竟懂是不懂?

嚴北又道：「因此，星兒八成學不成我的劍法。這兩天能傳給他們多少就算多少。」

啞女比幾個手勢詢問一個問題。

嚴北說道：「雨兒麼?恐怕也很難。他可能把全套劍法記下十之八九，但精要神髓永遠施展不住。」

啞女用手作勢問道：「爲什麼他也不行?」

嚴北道：「因爲他身上有個秘密，你附耳過來，我告訴你……」

啞女聽了之後面露出極驚訝奇異表情，望向嚴雨的眼色也含有說不出的憐憫味道。

嚴北嘆口氣，道：「所以我對待他有點不同，現在你當可明白。我想，鷄婆婆一定也曉得這個秘密。」

嚴雨小心坎中牢牢記住這句話。究竟這是個怎樣的秘密?何以不肯直接說出來?這個秘密又何以對他修習上乘劍術有如此大影响?他决心必須弄個明白。

嚴北又道：「告訴溫兒，將來也告訴小星兒，我的劍法已全部留下，嚴家子孫如果有天資聰穎，意志强毅之士，必能發現並且希望能修習成功，嚴家劍法永遠不得流傳於外人。永遠祇有嚴家子孫才可以修習。如果有外人學去那怕祇是一招半式，一定要殺死他。用甚麼手段都可以，一定要殺死爲止。」

這幾句話不知何故牢牢烙於嚴雨腦中。到後來他長大懂事時，就禁不住時時想起「大爺爺」這番說話。不許外人偷去嚴家不傳絕學的想法。可以理解也可以成立。但「外人」一詞包不包括他在內?如果包括的話，大爺爺又何以親自傳授?如果不是「外人」，那麼誰是父親?是大爺爺?抑是嚴溫?

小腦袋裏裝滿多種疑問，又例如「啞姨」究竟是嚴溫的女人?抑是嚴北的?嚴北那天最後提到「海龍王」雷傲侯是平生唯一一個朋友。而亦在稍後不久，雷傲侯突然失去踪跡，好像浪花消滅於茫茫大海中。這些當世異人高手都到那兒去了?

和尚不是真和尚

羅衣潔白得像雪花，但她肌膚之皎白尤勝於雪。蘇東坡說「扇手一時似玉」差堪比擬。

她的眼睛能夠說話，就算最愚魯的人至少也能夠從她秋水雙眸中，馬上知道她心情的喜怒哀樂。

此外，她的眉毛、鼻子、嘴巴甚至那稍稍薄一點的下巴，每一樣都極美麗精緻，而組合起來却呈現震撼人心醉迷神魂之嫵媚風致。

每天最大的鏢行東主，最負盛名的武林人物，還有許多假藉各種武林人物名義的達官貴人。她只肯與武林中人來往，請帖都是厚厚一叠。帖上永遠沒有「恕乏价催」句子。送帖者必定苦苦等候她的决定才敢回去覆命。

六朝金粉繁華十里，夜夜珠歌翠舞，受盡無數王孫公子或是叱咤風雲的武林大豪包圍奉承。「寂寞」、「愁鬱」等神祇看見這等場面，無不駭然落荒而逃。可是你絕對想不到，她一點都不快樂，簡直形容爲「痛苦」才對。

× × ×

莫愁湖畔水雲寺裏，曉色才透過黑暗洒在粼粼湖波。但微塵和尚已經收拾好行囊（其實只有幾件舊衣服和度牒念珠等物而已）。

微塵和尚實際年齡卅七、八歲，但看起來最多廿五六歲，高大軒昂，面貌清俊。舉手投足間都有瀟洒不覊的動人風度，他爲人的確很脫畧不覊，不拘小節，所以江湖行脚時竟往往扮作各式各樣的人，以免被那襲袈裟所拘束。但這次從少林寺南來途中，正因爲他扮作落拓失意的讀書人，却惹來一生難了的孽債風波。

——他遇見「溫柔鄉」水柔波。

──他不該放浪形骸毫無窒礙與她搭訕，更不該於一路的驛館客舍中與她斗室對酌促膝談笑。

──他不該運用少林秘傳特殊藥物學識，替她配製成功一服駐顏靈藥。

──他不該在揚州與她並轡而行時，高聲朗吟「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的詩句。

總之，他不應該的地方不勝枚擧，反正結局是一個皈依剃度具足大戒的比丘，卻使那艷色傾國的水柔波爲他傾倒，萬縷柔絲都縈繫於他身上。

「等閒得識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禪宗行者到此境界已得到自在方便。

微塵來自少林，而禪宗初祖達摩祖師曾在少林面壁九年。一脈心傳微塵和尚可以對男女之情自在無礙，他可以無男女林。但水柔波絕對不行，她比雪山長壽空行女痴纏萬倍，卻又不能破執轉識。纏上了就牢牢不放，甚至越纏越緊。

水柔波得知微塵竟是和尚時，一度幾乎駭死，幸而昏迷半天就甦醒，微塵此時才深深知道闖下大禍。而從此時開始無量無邊煩惱就淹沒他一生。

微塵在晨曦中走到方丈靜室門口，悄然跪下。竹簾內禪榻上那位雲源大師此刻正盤膝入定呢？抑是用慈悲眼光望着他呢？微塵沒有想及這種事情。他心中甚至什麼都不想。但那顆心卻清清明明能鑑照一切，祇不過內外境相並不攝持同時妄念亦不生起就是了。

廊外院子裏綠竹搖曳，曉風還含有露水的清新香味，早起的畫眉黃鶯等已在樹上鳴唱。

淡淡檀香味透出竹簾，旋即於虛空輕飄，微塵感到身心似乎更安泰輕爽！

你可能未聽說過何以佛門多用檀香？原來世間各式各樣香料據說都有亢奮刺激作用。所以你想製造旖旎情調氣氛，想不知不覺中喚醒情慾。香水是很重要法寶之一！

但卻只有檀香不然，反而能安心寧神，使人清淨專注（天主教的蠟燭，那點點閃耀的光明，想必亦能利用視覺獲致同樣效果）。

靜室內傳出雲源大師平和悅耳聲音，道：「微塵進來。」

雖然微塵來水雲寺將近半年之久，每天清晨照例在方丈門外跪半個時辰之久。但今天卻還是第一次獲得傳召入室拜見，不過令人納悶的是微塵居然沒有一點驚喜神色。揆諸常情既然微塵虛心毅志要拜見雲源方丈，苦等半年忽然得償所願，豈有不喜之理？莫非這裏面還有文章？

雲源方丈很清癯，雖然高齡將近八旬。但精神很好，腰肢筆直面上一片慈祥笑容！

等微塵拜畢侍立榻邊時。雲源老方丈才說道：「你就算見不到我，今天也要走麼？」

微塵道：「是的。」

雲源沉默良久，才問道：「你拿了什麼事物來見我？」

微塵道：「沒有。」

雲源道：「有。」

微塵微微一笑，從袖中取出一宣牋，雙手呈上。那宣牋早已發黃，但折疊齊整乾淨，顯然雖經多年而保存得很好。箋上字跡是瀟洒峭奇的瘦金體。如果是這個軒昂清俊的微塵所書，那就配襯更圓滿了！

那是兩首七絕詩。

第一首是：「習氣喻山山尙輕，幾回啓請出衷誠。細障諸天勘不破，還向人間說愛情。」

第二首是：「談情原不異談禪，豈羨鴛鴦豈羨仙？腸斷如來不得見，祇緣空色欲雙全。」

末後署名正是「微塵」，時間竟是十八年前舊作。像這種滿詩紙「愛情」「談情」「鴛鴦」「腸斷」等字眼，老實說祇有禪宗的和尙才敢寫作！

雲源老和尙頷首道：「好，好，那一年你才十八歲吧？」

微塵苦笑道：「正是，卻想不到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雲源老和尙道：「十八年前的好漢與今日的好漢大有分別。」

微塵道：「無二無別。」

雲源老和尙道：「楞嚴經說『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此第盡。』你今日此去，隨順世緣無窒礙。你不是好漢，也非和尙。」

微塵拜倒叩頭。起身道：「多蒙方丈大師印可。但此人和須密女城，險難無邊。弟子十八年功力恐難保住不失。」

雲源道：「藏土密宗教主蓮花生祖師也說過，『我法如蛇在竹，不昇則墮，無第三途』。可知這種方便法門極爲艱危，如冰稜上走如刀山上行，稍一不愼就粉身碎骨。但你生若不作了斷，日後業力纏縛不知多少刦才出得頭。」

微塵不作聲，默然尋思。雲源又道：「如果是別人，可能會說：旣然如此不如改修淨土，圖個業往生西方，但你是勇者，是大丈夫，若果過得此關，證悟圓滿行解相應，便是天人師，是佛。」

微塵拜倒地上，卻不開口說話。雲源道：「起來吧。老僧正法眼藏微妙法門，四十年來無人可傳，今日該傳授與你。」

微塵這時才稱謝起身。

雲源道：「我禪宗亦稱大密宗。古來大德有行履精密敻絕千古，亦有遊戲自在，酒肉不禁。大機大用，聖者難測，更不足爲俗人道。我今將無上甚深密法交付與你……」

旣然是無上甚深密法，當然很秘密亦很難懂。

因此你我都無須追究下去，以免徒然浪費心力和時間……

水雲寺大雄寶殿上忽然變得熱鬧。每天早上這個時候總是如此！

許許多多從未見過的人（幾乎都是男人），不曉得從那一塊冒出來，燒香禮拜後就隨喜瞻仰。

有些人還跟隨那白衣飄擧的一影入內殿，甚至有人企圖跟她走入後面的禪房精舍。不過他們這個企圖從未成功過。

因爲在那對明澈如秋水的眼光不悅瞪視之下，這些男人都忽然心怯，訕訕轉身行開。

穿過幾座精舍，來到一處花木扶疏所在。祇有一間屋子，清雅幽靜，四下旣無

人會來打擾，亦不虞談笑說話隔牆有耳。

她時時奇怪微塵何以能够單獨佔居如此幽雅地方。

因爲微塵說，本寺方丈雲源大師根本連一面且不讓他見。只不知今天如何？如果一直見不到雲源大師，是不是一直等下去？

禪房內走出一個小和尙，肥肥胖胖方面大耳，兼之眉目清秀，看來甚是聰明可愛。年紀約是十歲或十一歲。

水柔波道：「悟眞，微塵呢？」

悟眞道：「還未回來，所以我想去瞧瞧。」

水柔波道：「不必啦，你陪我等他。反正他會一定回來！」

房內收拾好的行囊情狀一望而知。水柔波盡量使自己平靜如常，道：「他說過要走麼？」

悟眞道：「沒聽說呀，如果微塵師傅走了，我師父又未回來，我如何是好？」

水柔波道：「你還不是老樣子？反正水雲寺又不撵你走，管食管住多好。」

悟眞很認眞搖頭道：「不好，不好，微塵師傅如果走了，我會被人欺負，我隔壁房間的廣開廣化兩和尙，床底暗暗收藏刀劍。他們八成不是眞和尙，甚至我師父也不是眞和尙！」

這回水柔波好奇心當眞引起，道：「連你師父也不是眞和尙？你爲什麼說他不是？」

悟眞道：「他跟微雲師傅，跟這寺裏一些師傅都不同，我說不出怎樣不同法，心裏卻知道他不是。」

這種話跟一個只有九歲十歲大的孩子談當然彼此都很吃力。

水柔波道：「你又怎知廣開廣化兩個和尙會欺負你？他們長得什麼樣子？」

悟眞道：「一個黑瘦個子高高。一個矮胖，總之他們眼睛都一樣，很多地方一樣。」

水柔波有點沒頭沒腦，道：「什麼一樣？跟誰一樣？」

悟眞道：「跟我師父呀。眼睛冰冷冷，全身由頭到脚還有住的用的都乾淨得連螞蟻也不願跟他們玩。」

但水柔波後來已聽不見他說話，因爲微塵已經出現她視綫中！

高大頎長身形，瀟洒笑容和優雅動作。縱然隱藏於袈裟之下，仍然充滿活力和魅力。世上像這樣男人能有幾個呢？

水柔波深深嘆口氣。自古紅顏多薄命。這話一點不錯！

如果她甘於平淡，如果她沒有選擇能力。則命運安排她與某個男人她就予以接受。日子是否能快樂些好過一些？（當然並非完全滿足）？

奇怪的是微塵好像有很大改變，例如自從他恢復和尙面目之後，連手指尖也不曾碰過她的衣服！但現在他卻一如從前行走江湖時一樣，豪邁大方地拍拍她纖細肩膀，表示關心以及見到她的喜悅。

同時他又輕輕鑿一記悟眞肥禿頭顱道：「整天到處跑，這是做和尙規矩麼？」

悟眞捧住頭，水柔波睜大眼睛，都望着他發呆，微塵說道：「你們怎麼啦？難道我變成怪物？」

水柔波問道：「你遇上什麼事了？」

悟眞也道：「我情願大大被你鑿栗子，但你好像整個人都不同了。」

微塵笑道：「沒有什麼。我居然蒙老方丈召見，心裏很愉快。」

水柔波道：「但你打算走，對麼？」

微塵道：「人人都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固然應無所住，身體何嘗不然？其實走來走去那怕是天涯海角，卻仍然不在娑婆世界中，所以暫時還不走。」

悟眞歡呼道：「你不走？那太好了。最好永遠不走，我天天給你打掃房間洗衣服鞋襪天天服侍你，哈，哈……」

微塵忽然側耳聽一下，眉頭微皺，道：「柔波，你認爲會是誰呢？」

水柔波微笑道：「不知道，祇知一共兩個人，他們偷聽我們對話有何用意？」

微塵忽然掏出幾個小瓶子，一個給悟眞，一個給水柔波。道：「請你們收好別丟失了，這是我少林無上靈藥『六度慈悲散』，珍貴靈效天下無雙，就算被毒死，祇要身體還未完全冷卻據說也救得活。」

水柔波不勝之喜，拔開瓶塞，她根本不必湊近去嗅，因爲數步之內已是芳香撲鼻。她珍而重之藏起，道：「我好喜歡這味道，就算過一千年一萬年之後我一聞就記得。小山，你第一次送東西給我你知不知道？」

微塵俗家姓山名凝之，所以水柔波稱他「小山」。

他微笑一下，這種瑣碎小事怎會記得呢？相信世人很少男人會記住或注意這種事情。不過，女性記得這些小事卻亦不是不好，反而能顯示她的眞情和細心。但無論如何世上之事由於本身祇是一種過程現象，本身原是虛幻不實一定會隨時空消失。所以沒有「絕對」可言。

你可從不同角度觀察同一件事而得出不同的結論。並且每個結論都正確。

所以你永遠找不到一個「絕對價值」。也就是說世上沒有一件事在不同的時空裏永遠是對的，或者祇有一種結論。

悟眞居然識趣走開。

禪院內只有微塵和水柔波，秋風把四下竹樹吹得簌簌作響，平添無限幽趣！

水柔波聲音很好聽，輕輕道：「你常常說人生祇不過是大大小小痛苦煩惱而已。這話一點不錯。如果我和你離別固然我覺得很痛苦煩惱。但外面那些人豈不也正是一樣？他們得不到我，個個苦惱不堪。就算其中有人得到我，祇怕也仍只有苦惱而不是快樂。」

微塵道：「你不嫌這種話題太嚴肅太枯燥無味麼？」

水柔波道：「不，如果你態度不變，我永遠拒絕接觸這種話題，其實我何嘗不想了解多一點？」

黃金琵琶魔音功

微塵道：「可惜世上並無絕對標準，也可以形容爲沒有『眞理』。你剛才提到苦惱，殊不知苦惱就像能載舟又能覆舟的水一樣。苦惱可以使你活不下去，但又可以變成解脫的力量。所以你說苦惱是好的呢抑是不好？」

水柔波艷麗得叫人心軟的面靨上，露出專注尋思表情。

她眼波表示的喜悅或不歡情緒，完全因爲美麗面孔而發生力量。

無數男人僅僅看見她不悅眼波就在後殿停步不敢跟入，爲什麼不敢？

可是「美麗」固然能征服男人使他們臣服裙下。但也使他們不能忘記，使他們寧可不顧一切不擇手段追求。因而亦使得不到安寧。

所以，如果套上「金剛經」著名程式的說法：「我是美麗，即非美麗，是名美麗」。

這種深奧理論思想現在就可明白顯淺解釋出來。用凡俗人眼光看水柔波，她的確美麗無比——「我說美麗」。

可是我們明明知道隨着年華環境遷移，她的美麗必將如春花萎落，僅屬虛幻現象——「即非美麗」。

然而在眼前的「時空」中，你看見的就是此一美麗形象——「是名美麗」。

微塵忽然壓低聲音，道：「眞理雖然可貴，却往往使人頭昏眼澀，恨不得睡一大覺等到醒來有精神時再聽再談，可惜你我現在都沒有時間睡覺養神。」

水柔波道：「爲什麼？」

微塵道：「因爲有一個人我經常警戒注意他有無出現。今天他終於露面了。」

水柔波大感興趣，道：「喲，你是少林寺七大高手之一，居然也有使你頭痛的强敵？他是誰？我瞧瞧他去好麼？」

微塵道：「你開什麼玩笑？我被人硬湊入七大高手中，其實我除了跑得快之外別無本事。」這話是眞是假不得而知。不過如果「跑得快」也能名列少林七大高手之中。相信少林寺老早就得關門了。

微塵又道：「他現下就在前殿。他來得眞巧，何以昨天不來又不等到明天才來呢？」

水柔波道：「昨天明天跟今天有何區別？」

微塵道：「區別上在昨天明天我都可以陪你。祇有今天不行。」

水柔波道：「昨天已成過去。我祇重視明天，你眞能陪我一整天？」

微塵道：「何止一整天一年都行。」

水柔波歡呼一聲，道：「既然你今天沒空。我且回去，明兒再來。」

微塵笑道：「我會去找妳，希望你還認得出我就好。」

水柔波又歡呼一聲道：「莫非你用俗家人打扮來找我？哎，多謝老天爺終於讓我盼望到。你可知道我多想再瞧見你一襲長衫的打扮。好斯文好有味道……」

悟眞小和尚不知從何處鑽出來，插嘴道：「水姑娘連叫兩聲，嚇得我趕快跑來瞧瞧。你叫什麼呢？微塵師傅決不會欺負你，這兒又沒有別的人。」

水柔波笑容好看極了，連悟眞也瞧得楞住。她道：「你跟我到我家去看看好不好？」

悟眞大喜道：「好呀。不過我仍然得回來等我師父，雖然他不是眞和尚，我還是得等他。」

水柔波牽住他走過禪院和精舍，經過後殿，終於在前殿亮相。

殿內所有活動似乎突然全部停止，所有的眼光凝集在她身上。但她祇看見一個人。此人衣飾名貴華麗，却剪裁得極合身而又沒有銅臭俗氣。腰間一口長劍使他冠玉似的面孔多幾分英氣。

他的雙手十指修長潔白，比女人的手略大却悅目好看之極，唯一使人有絲絲驚疑的，是那對靈活有神的眼睛深邃銳利以及似有還無說不出邪惡的意味。最要命是「似有還無」，永遠使人不能肯定。

但因此亦發射無限魅力——因爲人並不是一定反對邪惡，很多時候反而會被吸引得身不由己。

表面上一切平靜正常得很。水柔波和悟眞回到居寓。突然之間，「痛苦」「不安」「寂寞」等苦惱全都無影無踪。

水柔波好想大笑大叫抒洩充滿歡樂的心情。甚至秋寒浸骨天氣中她都想從燕子磯跳入長江中。但她也知道小和尚悟眞絕對不會同意，可能誤會她發瘋。所以這些想法完全胎死腹中不能實現。

悟眞得到她允許拿起放在馬車坐墊邊的琵琶。他幾乎拿不動，褪下布套才發現琵琶不是木頭的，整個都是黃澄澄黃金所製。無怪以悟眞雙臂有數百斤之力的大力神童，也幾乎出洋相。

他撥彈弦綫，竟然全無聲響。這使他感到很沒趣。咕噥道：「又重又沒有聲音，算是什麼玩意兒呢？」

水柔波道：「泰山你去過沒有？」

悟眞道：「沒有，但泰山很有名，我知道。」

水柔波道：「泰山派在天下武林中也算是很有名的大門大派。」

悟眞道：「對，我也聽過。」

水柔波道：「但泰山派人數一向不多，在江湖上走動的弟子更少，所以泰山派的絕技世上知道者不多。世上但知泰山派秘傳『石敢當』神功是天下第一硬功。其實泰山派亦有陰柔路子的絕藝。我的金琵琶魔音就是了。」

悟眞道：「你講了半天，究竟這金琵琶能不能彈奏呢？」

水柔波道：「能彈。可惜我一彈奏你就受不了。就算你不怕別的人也不行。」

悟眞訝道：「怕什麼呢？我師父常常說我是聾子。因爲有時很響亮很突然的聲音他會駭得跳起來，但我却不會駭着。」

這回輪到水柔波十分驚訝，道：「他駭一大跳而你不會？你聽不見麼？」

悟眞笑笑道：「別的人我決不告訴他，但你不同，我告訴你。其實我老早就聽見，等到很巨大聲響來到我早已知道，我爲什麼會駭一跳呢？」水柔波呆了一下才道：「這樣說來世上當眞有天生不怕魔音絕技之人了？」

悟眞用不明白的眼光望住她，說道：「你不相信麼？我耳朶很靈，靈得有時人家剛張開嘴吧還未發出聲音我就已經聽見了。」

水柔波想一下才道：「妙極了，我們試試看。我的琵琶普通人一聽都會像你師父駭一跳（其實當然不止駭一跳），不知你聽了會怎樣？試一試好麼？」

悟眞大喜道：「好，現在試吧！」

水柔波伸出頭去向馬車夫吩咐一聲。

馬車駛行的很快。

過了雨花台，折入荒僻山路。最後停在路邊古樹下。水柔波一手抱琵琶，一手拉住悟眞。下得馬車向那精壯而又老實車夫阿金道：「我們到那邊山脚逛逛，你在這兒等就行。」

車夫阿金雖然恭謹應了，但心中却很不以爲然。那麼漂亮的姑娘祇帶一個小男孩往荒山亂跑，自然是很危險令人不能放心的行爲。

他的担心並非多餘。因爲轉眼間四匹馬停在車邊。四個騎士他認得兩個。

其一是英俊佩劍雙手很美觀好看的公子哥兒。另一個頭尖面窄一副壞蛋軍師樣子的人，他們剛才都在水雲寺上香隨從。

至於其餘兩名騎士俱是勁裝疾服大漢，一望而知是那公子爺隨從護衞。

公子爺問道：「水姑娘呢？」

車夫阿金自遲疑一下，忽見一棵一尺直徑的樹嘩啦倒下。原來一名勁裝大漢拔刀一揮就砍斷此樹。

當然，任何人的脖子硬不過徑尺大樹，阿金不但從實說出方向地點，還說得很快。

眼看四人棄馬入林去了，阿金忽然也從另一邊奔入林中，心想好歹也得急繞過去試試看能不能早一步通知女主人。

山脚下草坡很少樹木或石頭，水柔波道：「够遠啦，這兒誰都聽不到這琵琶聲了。」

悟眞道：「琵琶聲原來這麼寶貴，既然別人連聽都聽不到，我更要聽了。」

水柔波拿掉套子，「琤琮」一響，悟眞的心就跳一下。

祇見她抱着琵琶好像舞蹈一樣忽而遠送，忽而划撥，動作優美之極。

同時櫻唇輕啓悠悠唱道：「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無故人……無故人……」

歌聲配上琤琮琵琶音韻，眞教人神魂欲飛，尤其是這「陽關三疊」詞意悽愴悲涼，簡直是說那個人不祇是出陽關而是走向陰間去了。

悟眞的心跳得很厲害，聲音響得連自己也嫌吵耳。

忽見林中奔出三人，一個尖細腦袋讀書先生打扮，兩個佩刀勁裝大漢。

他們一邊奔來一邊亂舞亂跳，尤其每一下琵琶聲傳出他們就跳得老高。

讀書先生還未奔到山坡就忽然跌倒。另兩大漢則一直奔近水柔波向她撲去。

悟眞方自大驚，却已看見水柔波金琵琶翩翩旋舞之際將兩大漢擊倒，琵琶歌聲才一齊停歇。

公子爺這時忽然出現，緩步走上山坡，鼓掌道：「好一闋陽關三疊，我嚴溫也得全力運功制馭心神，那小和尚敢是你的徒弟所以行若無爭？」

水柔波認得他，這個人的確與衆不同，你必定能在千百人當中一眼看見他而看不見別人，微塵說的必是此人無疑，但爲何忌憚他特別提起他？

嚴溫微笑道：「水姑娘是天上仙子謫降凡塵，妳決不是普通一般女孩子，所以我很坦白問你一句，如果我想得到妳我這一生一世有沒有希望呢？」

水柔波心中不盡驚異之情，她從未見過如此瀟洒自信如此漂亮好看的人物。

這個人明明是武林人物，但無論從那一方面都找不出「武」的味道。如果他出現於山凝之（微塵）以前，說不定……但可惜他出現得太遠了。

水柔波搖搖頭不作聲，甚至不給他一個微笑或皺眉。

嚴溫面色忽見蒼白，深呼一口氣才道：「泰山派金琵琶果是名不虛傳，不但我三個手下喪了性命，連妳的車伕亦死於那草堆內，他一定是想趕快向妳報訊，告訴妳有我們這樣四個人來到。」

水柔波那對眼睛不但露出驚訝哀悼表情，還表示譴責嚴溫連累別人之意。她仍然不作聲，是不屑與嚴溫或任何男人（除微塵悟眞外）講話，抑是別有原因？

嚴溫又道：「你知不知道金琵琶魔音本來稱爲『青塚遺音』？」

水柔波微微搖頭，這個漂亮男人爲何跟她講個不停。

嚴溫掩飾不住失望神色，輕輕道：「難道世上沒有任何男人，值得你開口講話麼？」

水柔波仍不作聲，她知道最好不開腔最好一個字都不講。

男人就是如此奇怪的，如果你不想與他相交來往，你最好連一句話都不跟他說，否則定必後患無窮。

嚴溫考慮一下才又道：「你剛才走了之後，水雲寺住持雲源大師忽然出現於大殿，還有一個和尚叫做微塵跟着他，之後發生一件十分奇怪之事。」

悟眞小和尚固然嘴吧都張大了，連水柔波亦不自覺很注意地感興趣望住他。

嚴溫道：「雲源大師忽然當衆打微塵一個耳光，那時人人都愕住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後面還有更奇怪的事。」

水柔波知道如果不出聲問他，他鐵定不再講出一個字。

她祇好問道：「什麼事？」

嚴溫忽然現出殘忍而又滿足的表情。他那張漂亮臉龐也變得更蒼白，接着吐出兩大口鮮血。

水柔波道：「如果你已被我魔音所傷，何以還要不停講話？要是不講話一定可以壓得住傷勢。」

嚴溫用手帕揩去唇邊血跡，恢復乾淨漂亮外型，才道：「有幾個人死得很慘，是我親眼所見。」

水柔波皺眉道：「我並不想聽這些事情。」

嚴溫道：「請你耐心一點，當然與妳有很大關係。」他又現出殘忍笑容，眼睛射出邪惡光芒說道：「他們面孔完全潰爛流膿，全身到處都有蛆蟲蠕動，因爲他們雖然還未死，其實已經是一具屍體。」他盯住水柔波，又道：「妳當然不想變成這樣子，我知道，可惜妳一定會變得那麼可怕。」

水柔波現出瞋怒之色，不過她縱然生氣發怒，仍然極美麗動人。她道：「你祇想快點死掉，而且希望死於我手底下對不對？」

嚴溫縱聲而笑，笑聲也很邪惡可怕。

「你錯了，我祇要有一口氣就死不了。但妳却很慘很慘。」

水柔波暗中運氣查看過全身內外都無異狀，忍不住斥道：「你一定是瘋了？」

嚴溫道：「我有一個很親很親的人，給我一服蠱毒。據說那是天下無雙沒可能解救的絕毒。我曾經想多要一些。但他認爲男人一輩子祇要一服就足够了。」

水柔波不禁問道：「何以男人一服就够？」

嚴溫道：「他說因爲男人一輩子都難得碰到一個既得不到又絕不肯讓別人得到的女孩子，我覺得這話很有道理。」

水柔波道：「可是我並沒有感到絲毫不妥。」

嚴溫道：「當然，當然，『孤獨迷情蠱』妙處就在於此。你如果一輩子保持『孤獨』，又能够保持『無情』你永遠活得很好。」

反過來說當然就大有問題。

水柔波心中映出微塵的影子，不禁一驚。保持孤獨還不算太困難，但如果要對他「無情」辦得到麼？

嚴溫泛起微笑，現在看來很溫文爾雅一點也不可怕。他道：「妳面色忽然蒼白很多，一定是想起某一個人，我勸你最好不要想，因爲你多想幾次之後，會變成全身無力，隨便那一個男人都可以欺負你，同時你從骨髓從心底感到奇冷難當，滋味非常難受。」

水柔波的確已感到心臟骨髓冒出陣陣寒冷。

因此她知道嚴溫不是嚇唬她。

悟眞小心靈中感到嚴溫正在欺負水柔波，但嚴溫腰間有劍。

不過他也有他的辦法，當即急奔而去，轉眼抱着一塊長形石條奔回來。

那石條最少也有百來斤重，但悟眞居然能高高舉起，怒聲喝道：「走，不走就砸死你。」

水柔波柔聲道：「你們都不要動粗，悟眞，把石頭丟回原處，等下才過來。」

悟眞眼睛在嚴溫配劍上轉幾轉，終於聽話去了。

嚴溫笑得很溫柔，道：「現在你一定明白我爲何千方百計要你開口說話。如果你永不開口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很不希望看見妳美麗面孔長出許多潰爛流膿的大瘡。那時候不但是我，隨便任何男人看見都會嘔吐。」

水柔波面色蒼白得比白紙還甚。她暗暗提聚全身功力，下了決心好歹趁現在還能够出手將這個「惡魔」殺死。

却聽嚴溫道：「不過也許你朋友能帮你解毒。如果他不行，還有我，我過幾天自然會找到你，我一定要親耳聽到妳的回答才死心。」

因此水柔波改變主意沒有出手，憂慮而又痛苦地目送嚴溫揚長而去。

她忽然覺得很冷，因爲她想起微塵。更因爲她從來都是無限柔情地想起他。

現在他明知應該不要「柔情」，但辦不到，而且生命中若是沒有了「柔情」，活着又有什麼意義呢？

「孤獨迷情蠱」難道眞是天下無雙的絕毒，有沒有人能解得此毒呢？

高手中的高手

水雲寺的大雄寶殿現在一個人影都沒有。因爲所有的人（鏢客大盜以及各式各樣江湖武林人物）都擠在雲源老方丈那座禪院內。原因是這麼久以來誰也不知道水柔波何以天天來此寺上香？何以上過香就往後面跑。

現在已有了答案，她爲了一個和尙，而這個和尙現在正在方丈室內。所以，人人都湧去那禪院，等着瞧瞧被天下最美麗的美女水柔波看中的「和尙」。

當其時祇有一對夫婦還抱着一個嬰兒悄然離開。

似乎那尖細腦袋的方學香師爺散佈的消息，他們完全不感興趣。

他們的確對微塵和水柔波完全不感興趣，祇對「空前絕後」嚴溫極爲關注。

他們一直來到碼頭，茫茫江水自古至今都向東流。

他們也都望住東面，順流而下最大的碼頭就是鎭江。

女的很年青但不漂亮，因爲她眉毛畫得又粗又濃，臉上脂粉太厚，嘴唇亦塗染得有如血盆大口。

不過她如果洗淨鉛華，現出本來面目，一定有人認得她就是杭州著名美女馬玉儀。

而且那男人如果弄掉眉毛鬍鬚等僞裝，更多人會認出他就是「沈神通」。

馬玉儀望住一艘待發快艇，深深歎口氣，道：「我忽然希望你能忘記從前一些事情。」

沈神通親一下小兒子，道：「你那件事情，我可以忘記。但可惜並不祇這一件。妳眞的已認出他那雙手？」

馬玉儀湧出淚珠點頭道：「是他。」

沈神通道：「他就是大江堂堂主嚴溫。我本來就很懷疑他。你仔細聽着，如果我兩天不回來而又沒有人捎信給你，你立刻把這封信交給茂興綢緞莊的林掌櫃。」

馬玉儀眼光中無限驚惶也無限傾慕。明明是萬分危險之事，他爲何還要去做？但又爲何他如此做却博得女人的崇拜和傾慕？

× × ×

本來極幽靜的禪院一旦擠上三十多人，雖然沒有人開口，却也失去「幽靜」氣氛。

方丈室竹簾深垂，隱隱傳出老和尙和靄平靜聲音。甚至還聽得見「生起次第」，「圓滿次第」以及「提、調、降、散」等奇異不可解的專門名詞。

人人都凝神聆聽，都猜測老和尙可能正在傳授奇異深奧的武功。

祇可惜沒有人聽得清楚，更無一人能够明白了解。

忽然一陣嘻哈笑聲使大部份人感到納悶驚訝。因爲這陣笑聲正是香積厨下，看柴火以及在膳堂用齋時替大家擺碗筷端菜盛飯那個肥胖長工。

人人都叫他老洪，人人對他都很熟悉，他何以此時此地來到方丈禪院？

祇見他左手提着一桶熱騰騰白菜稀飯。右手拿着一個長柄飯杓，穿過衆人來到

方丈室門口。

原來他送稀飯來，人人不訝疑亦不向他多看一眼。

老洪跟任何人都嘻哈熟落，當下向旁邊一個人問道：「王大鏢頭，怎的大伙兒都上這兒來啦？」

王鏢師反而笑問道：「老方丈要吃稀飯？」

老洪胖胖臉上笑容很惹人好感，道：「是呀。但老和尙却不是一定要吃，如果老和尙不叫我拿進去，我等一下就走。」

他居然已忘記問題尙未得到答案，嘻哈連聲向各人招呼問安。

菜粥香氣四溢，時已近午，衆人聞了都不覺飢腸轆轆。

老洪肥大身子忽然打個轉，宛如中瘟的鷄鴨，砰一聲摔倒，聽那响亮聲音隨便誰都知道不是磚地就是骨頭必有一樣碎裂。磚頭既比骨頭硬，想來必是老洪的骨頭摔斷很多根。

衆人詫訝聲中，幾個最靠近老洪的相繼跌倒，個個都是一倒下去就昏迷無聲。

有人叫一聲曰：「是什麼人使毒？」

人人紛紛閉氣查看，但一陣和風吹過，居然寒冷得有如嚴冬朔風，風過處登時有十幾個人跌倒全身僵木，不過眼睛仍然睜開，僅僅叫不出聲而已。

禪院內轉眼祇剩下五個人仍然屹立不動。其中一個瘦削中年人舉步向院門奔去，但脚步歪斜竟自摔倒於院牆下。

一個年約五旬的錦袍大漢擺擺手，後面兩個中年漢子分別向兩邊躍開。

他們飛躍之勢使得賸下唯一的年輕人微微動容，而且立刻堆起謙恭笑臉，向發號施令的錦袍大漢抱拳躬身行禮，接着慌忙退到禪院角落遠處。

錦袍大漢扭頭望住他，目光嚴冷如刀，道：「你是誰？你認得我？」

那年輕人遠遠欠身應道：「小可陶正直。雖然未見過前輩，但看了這兩位兄台靈翔身手，已知道你更是非同小可。否則以西門雙飛燕他們兩位名震武林，豈肯任你調動？」

錦袍大漢眼光緩和不少，道：「好眼力。你既然也能抗拒毒力，可知武功修得不同凡响。但你爲何不離開而縮到院子角落？」

陶正直道：「小可剛剛出道，所以如果有機會見識開開眼界自是求之不得。」

錦袍大漢見他態度禮敬言語謙恭，微微一笑，先向西門飛燕比幾個手勢，然後道：「陶正直，你當眞想開開眼界？」

陶正直連忙大聲應道：「當然是眞的啦。」

錦袍大漢向他比兩個手勢簡單明瞭，隨便是誰都能明白。他道：「你不妨走出院門瞧瞧，便知使毒之人是誰。」

陶正直道：「好，小可的確很想很想知道。」

話聲方歇，只見他轉身躍起數丈，扳住牆頭向外面望去。

他望去之處與院門方向一西一北，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却見牆外也是個院落，有兩個僧人正側耳聆聽這邊院子動靜。

陶正直哈哈笑道：「喂，你們怎可把詐語當作眞話？」

兩個僧人詫駭顧視時，眼前一花，每一邊已多出一人，正是西門雙飛燕。

祇見兩僧又揮袖又吹氣又踩脚。但西門雙飛燕凝立如山。每人看住一個和尙，眼光中全無喜怒哀樂。

陶正直又哈哈笑道：「憑你們兩個也想毒倒西門雙飛燕？別做夢了。如果你們毒功已施展完，不妨用武功拚一拚。祇不過他們有一條規矩，如果你們敢動手，他們便記住一共拚了多少招。直到你們落敗被擒，那時一招割一塊肉。拚十招就是十塊肉。」

祇見兩僧身軀顫抖顯然甚是害怕。他又哈哈一笑，道：「如果你們不敢用武功拚鬥，那就割下鼻子斬掉一隻手掌，便可放你們逃生。哈、哈、哈，這就是他們西門雙飛燕的規矩。嚐過滋味的沒有一百也有八十人。你們快快說一句，動手還是不動手？」

兩僧親眼見到西門雙飛燕身法快逾鬼魅，功力深厚得不怕所有毒功，根本沒有一拚之力。但拚命固然後果嚴重之極，而不拚的後果亦是奇慘。不禁駭得全身抖個不停，面色慘白得快要昏倒（却又不敢昏倒）。

連西門雙飛燕也覺得陶正直很會嚇人，很是有趣，死死板板的臉上透出了淡淡笑意。

陶正直大喝一聲，兩僧駭得跳起好幾尺高。他道：「你們究竟拚是不拚？若不立刻回答，就當作不敢動手拚命。每個人都割下鼻子斬下一隻手掌。」

兩僧一個高瘦，一個肥矮。高瘦和尙道：「廣化，左也不行右也不行，不如拚吧！」

矮胖的廣化和尙道：「唉，難道你忘記了西門雙飛燕這兩兄弟曾經在三招之內殺死苗疆黑石砦四個寨主之事？」

高瘦和尙道：「我幾時忘記了？」

廣化和尙道：「那你一定忘記了我們曾經跟黑石砦那四個寨主之一動手拚鬥的事。」

高瘦和尙抗議道：「我怎會忘記？」

廣化和尙頹然道：「那你的帳是怎樣算的？我們當時只不過拚了十二招就負傷落荒而逃。而你居然要跟西門雙飛燕拚鬥武功？」

高瘦和尙張口結舌說不出話。矮胖的廣化和尙又道：「但說不定我們趕緊解去衆人所中之毒，西門雙飛燕兩位大俠心裏一高興就放過我們這一趟。」

高瘦和尙忙道：「對，對，待我問一問他們……」

牆頭上那陶正直又大聲道：「笑話之至。西門雙飛燕幾時賣過別人的賬？被你們毒倒那一夥亂七八糟傢伙與他們非親非故。憑什麼因爲他們的賤命而饒了你們狗命？」

高瘦和尙身子一挺，彷彿高了大半尺，厲聲道：「好吧，依你說我們今日非殘即廢，活着也沒意思。陶小子你下來，我廣開先弄死你。好歹也撈一個墊底。」

陶正直笑道：「我爲何要下來？難道我活得不耐煩？而且你萬勿忘記，西門雙飛燕有一位就站在你旁邊。你必須先鬥倒他才輪得到別人。而我敢打賭你一定毒不

倒他，動手拚命也不行。」

廣開雖是賦性凶毒莽撞，但一加一等於二的帳還是會算的，不覺頹然，凶氣全消。

眼看已是無可變易的結局。這意思就是說那廣化廣開兩毒僧若不能擊敗西門雙飛燕，他們祇好接受非傷即亡的命運。

祇聽陶正直又道：「咱們吵鬧了半天，禪院裏倒下一大片人。但有兩件奇怪不過之事你們知不知道？」

廣化廣開當然不知，連西門雙飛燕也感茫然，所以很想聽聽。

陶正直道：「第一件你們究竟何故施毒？此地的人來路大都不同，你們怎可能結下這許多仇恨？」

廣化倒也精乖，立刻應道：「我們跟別人全不相干。但那廣安老禿賊恰好今天回到此寺，又假扮作鏢師混在人堆中。」

陶正直道：「廣安也是和尚？與你們有什麼關係？有何仇恨？」

廣化道：「他年紀雖老，却是我們的師弟。他偷了本門秘笈，比叛逆之罪還重哩。」

陶正直道：「第二件奇事是本寺老方丈以及微塵和尚。如果是你們眼見房門外發生這許多事情，你們能够不出來瞧瞧？你們還能够若無其事談禪論道麼？」

廣化廣開齊聲道：「當然不行。」

陶正直回頭用巴結諂媚神色望住錦袍大漢。

錦袍大漢曉得他意見，頷首道：「依你說該當如何？」

陶正直道：「好不好叫他們到房裏把老少和尚都揪出來？」

錦袍大漢道：「這主意不錯。」

陶正直眼睛轉回廣化廣開身上，冷冷道：「你們耳朵若是不够靈光，最好通通割掉。反正留着也沒用處。」

廣化一把扯住廣開躍上高牆，一面說道：「我們這就動手，我們耳朵靈光得很呢。」

陶正直冷冷道：「別動。」

廣化廣開果然立刻就呆如木鷄。

陶正直道：「你們看見沒有？院子裏橫七豎八許多人都是你們做的好事……」

廣化廣開惶恐驚懼交集，簡直不知怎樣做才對。

因爲他們每個人都感覺出有一件尖銳堅硬之物，頂住後心要害。

凡是練過武功之人都能知道那是鋒利的刀劍凶器。

又凡練過武功之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能無聲無息用刀劍頂住你後心要害，你最好放棄任何掙扎。

陶正直很不高興地道：「你們沒聽見我的話麼？院子是不是橫七豎八躺着許多人？」

廣化訥訥道：「那麼你們也應該看見廣安老禿賊啦？」

他們一齊點頭，一齊用手指住相距不遠院牆邊一個昏臥的人。

陶正直的身子隨着他們手指所指之處飛去，雙脚站穩之時，手中一柄長刀老早已頂住那人胸口要害。

因此那人亦等如無聲無息不知不覺早已被人制住。

那人正是最後才假裝昏倒的中年人。

他還選擇牆脚躺下大有深意。一來容易溜走，二來想看見他的人非入院走近不可。

誰知陶正直七講八講就將廣化等二僧順理成章地弄上牆頭。

兩人在牆上望下來當然一眼就瞧得清清楚楚，不必走近以致打草驚蛇。

陶正直冷冷道：「廣安，你把戲拆穿，我的把戲也要玩完啦。」

那中年人睜眼望住胸口利刀，額頭冒出熱汗。

陶正直道：「你不必太害怕，大不了胸口多一個洞。」

胸口多個洞誰能不害怕？廣安心裏直咒罵。但陶正直說的話他却不敢漏去一個字。祇聽他又道：「西門雙飛燕用劍頂住廣化廣開背心，他們大不了也不過背心多一個洞穴而已。」

廣化廣開身子一震，差點從牆上一頭栽下。

陶正直又喃喃道：「現在我也不知怎麼辦才好？若是教你們就此入方丈室揪那老少兩個和尚出來，好像又太便宜了你們了。」

錦袍大漢和西門雙飛燕都不作聲。

於是陶正直又道：「不如你們師兄弟三人先鬥一場，看看誰有資格入方丈室抓人好麼？」

廣安和廣化廣開本是敵對的兩方，居然一齊出聲應好。

他們互相殘殺，旁人祇不過看耍猴戲而已，但却有一種慘厲之感。

兄弟鬩牆同室操戈絕對不同於一般的仇殺拚命。連錦袍大漢西門雙飛燕都微皺一下眉頭。

陶正直笑得却很開心，道：「妙極。毒教之人就是這麼厲害，現在叫他們當中隨便那一個殺死他的親老子都肯幹，快快動手。」

他一收刀，中年人便跳起身。廣化廣開也躍落院內。六隻眼睛都射出怨毒陰鷙光芒。

錦衣大漢和陶正直忽然一齊躍上院牆。這時方丈靜室門口一個人坐起身，却是那個伙頭軍老洪。

他嘻哈連聲說道：「我怎的忽然睡着了？嘻哈……人人都睡着啦。這是怎麼回事？」

僵臥的三十多人忽然有六個躍起。院落中登時熱鬧起來。

老洪叫道：「哈哈，陳鏢頭，張先生……」他聲音忽然咽住，好像被人叉住喉嚨。

原來那六個人雖是跳起身，但兩目茫然瞪視。而且站姿僵木，不似是有生命的人類。

連老洪都發覺不對，牆頭上錦袍大漢西門雙飛燕陶正直四人當然更早就已發現了。

詭秘可怕氣氛籠罩院落中。老洪道：「嘻哈，這是怎麼回事？救命呀，嘻哈……」他雖然仍然有嘻哈笑聲，但任何人都聽得出他很害怕以及眞的在叫救命。

陶正直道：「那六人好像已被毒力控制，雖然會行動，却不會思想。」

錦袍大漢道：「陶兄眼力不錯，想不

到年輕一輩又出了像你這樣一位高手。」

陶正直忙道：「前輩太過奬了。小可祇不過比別人小心些。所以混了兩三年還沒有遭遇意外。祇不知道這種能控制利用別人身體的毒功，叫什麼名堂？」

假扮中年人的廣安應道：「這是本門最厲害的『毒虱行屍』秘功。他們暗中放出無數跳虱，凡是被毒虱所咬，人畜立即中毒，都變成行屍。但諸位知不知道，何以祇有六個人變成行屍？」

陶正直道：「會不會是毒虱數量不够多？或是他們功力不够精純？」

錦袍大漢沒有回答。西門雙飛燕那兩張平板臉上既無表情又無聲音。

事實上他們根本從未開過口說過一個字。

廣安應道：「都不可能。他們既然敢來找我，一定已練成毒虱行屍秘功。可惜我發現得慢了一點，所以仍有六人變成行屍。不過他們的本領也祇到此爲止。如果他們知道我已找到『九葉一枝花』，殺了他們也不敢來找我。」

廣化廣開都駭然失色，矮胖的廣化和尚首先道：「師兄別誤會，我祇是奉命前來，身不由己，小弟怎敢對師兄無禮？」

廣開比較拙於辭令，訥訥道：「對，對。我也不敢……不敢無禮。」

廣化突然一掌拍中廣開的胸口，怒聲道：「都是你不好。是你一力主張來找廣安師兄麻煩。還說不敢無禮？」

廣開面色變得蠟白，幾次張開嘴吧想說話，却沒有一點聲音。

眼睛也很快就呆滯失去神采，終於連一句話沒說就癱倒在地上。

人人都瞧得出那廣開顯然被廣化一掌打死。

當然那廣化諂媚奉承廣安的用心何在，亦無人不知。

錦袍大漢西門雙飛燕三人眼中都露出鄙視廣化之意。這等出賣同門甚至親自出手暗算但求苟活的行徑，誰都瞧不起。

但陶正直却笑道：「有趣得很，廣安不可出手。」

「如果那六個行屍居然會衝入方丈室那就更好了。」

廣化忙道：「當然可以。不過廣安師兄身上帶着毒門至寶『九葉一枝花』，行屍們就不聽話了。」

錦袍大漢忽又覺得陶正直的主意的確很好。道：「很好，讓行屍們試一試。」

西門雙飛燕突然一齊俯衝下去，各自劃出不同角度方向的弧形。

廣安和廣化忽然同時感到寒冷刀鋒抵住後背。

那種寒冷就算是普通人也自然而然知道是「殺氣」。冷得使人從深心直擅抖出來，冷得任何勇氣意志都如雪獅向火，霎時消逝得無影無踪。

錦袍大漢道：「九葉一枝花是什麼事物？」

廣安道：「祇是一種罕見草藥。普通人得到全無用處。但我們毒派中人却視爲至寶。」

廣化沒有駁他，可見得廣安講的是眞話。

錦袍大漢道：「拿出來。」

廣安駭一跳，道：「你……你要去也沒有用處……」

錦袍大漢冷冷道：「我沒有用？不錯，但送給別人就很有用了。」

廣安臉上表情好像想哭出來，道：「我……我願……願意替你做任何事，殺任何人……」

他背後一陣劇痛，即使看不見也能知道後背斜斜開了一道口子。也知道雖然沒有傷筋動骨，却大量流血。

果然一轉眼間已經全身虛軟，傷口劇痛也使他頭暈目眩。

但那「九葉一枝花」絕對不能拱手讓人，世上任何人都不知道我多麼辛苦以及歷經多少危險才找到這宗寶物。我寧可死一百次……誰也休想搶走它……

錦袍大漢眼光嚴冷如刀，道：「拿出來，饒你一命。」

廣安搖頭道：「不，你休想。」

後背又是一陣劇痛，這是第二道傷口了。

廣安可以感覺得出熱熱的血急速消失。神智也忽然消失。

陶正直道：「廣安如果不死，我至少有十種法子可逼他拿出『九葉一枝花』。但可惜他巳經死了，而我們却不知道那是甚麼東西？」

錦袍大漢道：「他暫時死不了，至少一兩天之內決不會死。你有什麼法子逼他呢？」

陶正直道：「他很愛乾淨，由帽子到鞋襪都一塵不染。如果把他丟到糞坑，他一定比任何人都痛苦也比死掉還害怕。」

廣化身子震動一下，顯然他不但害怕，甚至連聽見就駭個半死了。

陶正直又道：「泡製廣安之事不急，却祇怕那些行屍是不能等候太久。」

錦袍大漢點頭示意。廣化馬上感到後背微疼，知道是刀鋒割破衣服，還刺破一點皮肉。

廣化連忙道：「我馬上照辦……」說時摸出一枚銀哨子吹出一種嘶嘶聲音。

六個行屍先是蹦跳幾下，然後似是恢復平日靈活動作和氣力。

他們個個是武林人物，身手矯健孔武有力。忽然一下子都衝到方丈室門口。

但他們却進不去，因爲老洪——肥胖笑口常開的伙頭軍，站在門口，一手提着粥桶，一手拿着長柄飯杓。

他笑聲好像含着憤怒，這一點使人很奇怪。

因爲通常「笑」是表示歡愉。而你正當歡愉之時又怎能憤怒呢？

祇見他第一杓熱粥倒在一個行屍的面上。

粥巳經不很熱，却很粘糊，使人睜不開眼睛。但活人才需要眼睛，「行屍」也會用眼睛瞧看然後用腦子判斷麼？

總之事實上第一個行屍砰一聲跌倒。跟着第二個第三個。一轉眼間六個行屍全部倒地全不動彈。

老洪道：「嘻哈，沒有人吃粥了。但我這一桶怎麼辦呢？」

其實那一桶熱粥百分之七十淋在三丈外的廣化身上。像變魔術一樣，無人看得清楚。

另外百分三十絕不部份落空，祇有幾點濺中長刀。就是頂住廣化背心要害那一把。

那把鋒利長刀本來是在西門雙飛燕兄弟之一手中。

這一個是弟弟，名叫西門右翔。他當時運足全身眞力貫注掌指，却仍然抓不牢長刀。

眼睜睜看着那刀脫手飛出，劃出一溜精光飛過院牆。

連陶正直也不禁變了顏色。「老洪」這個胖子兩三個月來幾乎天天見面。誰知他居然是武林高手？甚至是高手中的高手呢？

陶正直的挫敗，並非由於武功高低強弱。他向來不在乎這些觀念。

他認爲智謀計略手段比武功更重要。

所以老洪居然比他更深藏不露，才使他區眞正正大爲震驚。

不過好在目前的局勢對他很有利，因爲他這齣戲此一場面中祇不過是配角，正反兩方的主角都輪不到他。

在人生任何一種舞台上，做配角其實比主角更有意想不到得多。亦更沒有危險又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好處。祇不知你相不相信？

老洪笑咪咪，臉上的兩道目光果然射向主角——院牆上那錦衣大漢。

一照面之間用熱粥（就算暗器）能把三丈遠的人擊倒不算難事。

但能夠把西門右翔長刀震出手却不是小事情，講出去很可能沒有人能相信。

錦袍大漢道：「你的武功天下數不出二十個人，你要我猜麼？」

老洪嘻哈笑道：「不，不必，因爲就算你數完廿個人，仍然沒有我在內。」

錦袍大漢忽然改變目標，道：「陶正直，他是誰？」

陶正直搖頭道：「小可初出茅廬之輩，怎會識得這等絕世高手呢？」

錦袍大漢道：「既然他自稱不在天下廿名高手之內，當然我也不曉得他是誰，但我至少知道他是個和尚。」

陶正直道：「我雖不敢肯定，但看來他八成是少林寺的和尚。」

老洪道：「嘻哈，我實在忍不住請問兩位，何以我是和尚，何以又是少林寺的呢？」

錦袍大漢道：「因爲你那桶粥沒有潑在西門右翔身上，因爲西門右翔還沒有該死惡跡給你親眼目睹，但廣化和尚却有。除了和尚之外，那有這許多麻煩想法的？」

老洪不禁豎起拇指，道：「施主觀察力之深微精當，天下難有其匹了。嘻哈！」

輪到陶正直說話，他道：「聽說少林寺卅二種神功之中有一種叫做『遊戲風塵』。練成之人整天都笑口常開。而除了練成秘傳少林寺神功的人之外，誰能在三丈外一舉手就殺死廣化？」

老洪驚訝地望住陶正直，這個青年無疑巳是一流高手，可是他顯示的爲人性格氣質都很令人担心。

如果祇是殘酷邪惡還不成問題，反正世上有正人君子有仙佛聖賢，也就一定有小人和邪魔外道。

但令人担心的是陶正直此人不但不「正直」，反而極爲卑鄙奸惡。他隱隱有一股無賴氣質。

天下任何正邪規矩都不能束縛他或影响他。

「卑鄙」「無賴」比殘忍邪惡還要可怕一百倍一千倍。

因爲殘忍邪惡之人還會遵守某種規則，或者自己創出規則而自己也會遵守，所以並不卑鄙無賴。

但卑鄙無賴之人一定殘忍邪惡，却不遵守任何規則，更不會遵守自己訂立的規則，所以這種人最可怕。

他如此年輕，有沒有機會有沒有可能改變呢？

老洪皺起眉頭尋思。他名字當然不是「老洪」。

他俗家姓洪沒錯，但在少林寺法名「笑塵」，是少林寺七大高手之一。

他雖然是四大皆空六根清淨的和尚，但行走江湖年深日久，腦筋並不古板僵化，所以他想出一個辦法。

他道：「俗語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今天就算跑得了，最後還是要跑回少林寺，所以覺得這句俗語簡直太對了。嘻哈……」

錦衣大漢顯得有點審愼，道：「大和尚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洪道：「我意思是說大江堂也跟敝寺一樣。跑得了你却跑不了大江堂。」

陶正直笑道：「大師這話就大大欠考慮了，大江堂當然跑不掉。但如果這位前輩並非大江堂之人，你怎麼辦呢？」

老洪搖一下頭，搖頭原因是這年輕人又再露出「無賴」本性。連人家自己都不否認，你陶正直一把嘴幹什麼，人家有字號有身份豈能瞪着眼睛胡賴不認帳呢？

錦袍大漢冷哼一聲，道：「陶正直，你在此如有貴幹，請。如果沒有，請。」

笑塵（老洪）嘻嘻笑容對着那年輕人，陶正直忽然發覺變成主角中的主角。

無論從任何角度衡量估計，都絕不可同時招惹這兩路人馬。

因爲其中任何一路都極難對付，何況兩路合起來。

陶正直非常識相，就算有人出一萬兩黃金，他也不肯做這種主角，所以他立刻跑掉而且跑得非常快。

沒有外人在塲，錦袍大漢神色立刻很緩和還堆上微笑，抱拳道：「大師可是少林寺七大高手笑塵和尚？」

笑塵和尚道：「施主一定是大江堂龍牙香主『抽刀斷水』呼延逐客。」

錦袍大漢嘿然道：「大和尚好眼力，本人十年足不出戶，也未出過手，却不料仍然逃不過大和尚的法眼。」

笑塵和尚道：「敝寺雖然與世無爭，但武林中有那些名家高手却不敢不知道，嘻哈，像呼延施主這等當代刀法大家，更不可不知道，嘻哈。」

他的笑聲本來就不代表「感情」，所以即使談論着很嚴厲的事情，亦沒有扞格納鑿之感。

笑塵和尚又道：「西門昆仲也是刀道中名家，他們雖是向來與大江堂各走各路全不相干，嘻哈，但敝寺聽到的秘密消息却說他們竟是呼延施主的弟子。嘻哈，看來那神秘消息居然很有點道理。」

呼延逐客皺起濃眉，額上幾條橫紋露洩半生風霜之痕跡，亦洩露心中對「少林寺」的敬畏意思。

少林寺千餘年來，巳是天下無人不知的大叢林，除了「禪宗」初祖達摩西來便於此寺駐錫面壁九年的原因外，少林武功更是家喻戶曉。

後世甚至多把少林寺當作中國武術發源聖地。（這種觀念在事實上當然失於偏頗。）

既然連這種秘密少林寺都能查得出，看來少林寺比「刀王」蒲公望更可怕得多。呼延逐客心中不禁歎口氣。

十年來足不出戶，十年來每天披星戴月苦練刀法（他成名巳有二十餘年之久，近十年來練刀祇不過更刻苦更沉潛用心而巳。）成績如何祇怕少林寺比我自己更清楚呢！多可怕！你自以爲最秘密有一天可以震驚天下之事其實人家早就知道了！你若想知道這種心魂震慄的滋味，祇要用力扼住咽喉就可以嚐到。

西門雙飛燕兩兄弟身材一點都不嬌小如燕子，但動作之矯捷靈動簡直跟燕子沒有分別。

他們忽然巳站在笑塵和尚兩側，刀身閃耀着眩目精光。

他們向來呆板的臉上也突然有生氣有表情。

左邊的老大西門左翔道：「師父，這位大和尚既然是少林七大高手之一，豈不是比任何人都重要。」

他眼睛死盯住笑塵，話却是對呼延逐客說的。西門右翔也一樣，說道：「對，別的人別的事都可以不管，却不可以放過這機會。」

笑塵居然好像明白他們沒頭沒腦的說話，笑道：「嘻哈，你們說是機會，我却說是刼數，世人的觀點立場往往不同，所以才有無限悲劇，嘻哈……」

呼延逐客額上的皺紋忽然更深更多。

他沒有作聲，但顯然內心正作巨大而又勢均力敵的掙扎。

西門右翔又道：「師父，如果笑塵和尚碰到『血劍』嚴北，如果他們非動手不可，你看誰是强人誰是弱者？」

呼延逐客仍不作聲。西門左翔道：「大和尚，你能不能回答我們？」

禪房內談經論道的聲音一直沒有停過，這時却忽然停了。

笑塵和尚搖搖頭，道：「嘻哈，我不能。」

呼延逐客忽然道：「你輸了，如果是血劍嚴北，他一定能夠回答。」

西門左翔道：「師父，弟子兄弟打算聯手向笑塵和尚請教十招。」

呼延逐客道：「使得。」

笑塵和尚道：「嘻哈，你們兩把刀可不是開玩笑而是眞能要命的事情，呼延逐客施主我且問你，如果十招下來我贏了便如何？嘻哈……」

呼延逐客道：「大師若是贏了，我們能逃則逃，若不能逃自是任憑發落。」

笑塵和尚道：「嘻哈，如果不勝不敗呢？」

呼延逐客道：「本人親自向大師請教，也是十招，當然是以一對一。」

笑塵和尚道：「如果我敗了呢？」

呼延逐客更不思索，道：「我們轉身就走，從今以後永不與少林和尚動手。」

這一番對話最感茫然是西門雙飛燕兄弟，至於笑塵和尚後來也爲之迷惑了。

因爲笑塵原本打算突然提出「微塵」，他也是少林七大高手之一，料必可使對方大吃一驚，誰知呼延逐客的答話如奇峯突起。

他們贏了反而轉身就走，反而答允今後永不向少林僧侶動武。爲什麼？有誰想通這道理？」

大衆沉默好一會，西門左翔忽然道：「大和尚，連我都不明白家師的意思，不過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很高興。」

笑塵和尚苦笑道：「嘻哈。」

西門右翔接着道：「贏輸都祇佔便宜而不吃虧，難道你還不放心麼？」

笑塵再苦笑道：「嘻哈，對，我不但不放心，反而更加担心，嘻哈，我決定答應你們，不過最好另外找一個地方，這兒是佛門清淨所在，不便動刀動劍，何況廣安命似懸絲，還不知救得活救不活。」

西門左翔道：「廣安是毒教中人，救不活也不打緊。」

笑塵笑道：「不對，不對，救活一個廣安，很可能由他救活很多其他的人。」

他說這話時心中仍然在想，何以呼延逐客聲明贏了之後反而要轉身走路，在少林寺的資料顯示，他十年之前已是一代刀法大家。

經過十年來潛修苦練當然更厲害。但厲害到什麼程度？少林七大高手能不能與他匹敵？「血劍」嚴北果覺贏得少林寺七大高手麼？

龍虎生死門

南方的人永遠想像不到「晝短」的味道。

每當枕上夢廻，看看天色仍然暗黑一片。每當夕陽剛剛消失，忽然已經夜色籠罩了大地，有時你會大吃一驚，至少痲木好一陣。

尤其當你被噩夢圍困，你當然更感到「長夜」漫漫，更希望曙光照亮大地。

不過現在且別提「長夜」。單祇是「短晝」已經很不幸了，白晝可以代表光明、溫暖、青春、快樂、希望以及無限燦爛，無盡憧憬。

這一切一切如果消逝得太快，誰能不爲之悲哀歎息呢？

× × ×

笑塵和尚與呼延逐客西門雙飛燕約定於東校塲見面。

聽起來這不過是武林中常常有的印證武功甚至最多不過是「拚命」塲面而已。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如果你知道呼延逐客的雄心以及他刀法特色。你一定會加以深思不肯妄下結論。

——呼延逐客的雄心不是獨霸天下號令武林，也不想要財富權勢甚至美人。

他祇想擊敗「血劍」嚴北。

但血劍嚴北亦祇不過是踏脚石，他眞正目的要擊敗「刀王」蒲公望。

血劍嚴北和刀王蒲公望孰强孰弱，世上絕對無人知道。但呼延逐客却敢肯定敢保證，任何人如果能擊敗血劍嚴北，一定也可以擊敗刀王蒲公望。

——呼延逐客刀法特色說來簡單，但做起來却不容易，簡直極之困難。

因爲他的刀一出鞘，不論是立刻攻出或者站了三天三夜才出手，他一定能够在這一招當中知道「勝敗」。

知道勝敗之後，又一定能在三招之內結束拚鬥。如果他刀法功力勝過對方，此三招之內能結束一切已經很不容易。

如果他知道贏不了對方又如何呢？難道也會在三招之內結束一切？

老實說連身爲少林七大高手之一的笑塵也不知道這些幽微隱秘之事。答案是來自另一個人。

他告訴笑塵和微塵，呼延逐客的刀法就是這麼「邪」。雖然他自知不敵，也能够三招之內結束戰事。

因爲他把自己生命投進刀招之內，所以結局非常慘烈可怕。他與敵人都同歸於盡。

既然交戰雙方都死了，戰事當然立即結束。可惜笑塵微塵知道呼延逐客刀法之秘奧時，已經約好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所以除非笑塵食言背約，除非他肯把少林寺千載威名從此斷送，否則他非依約應戰不可。不過你用不着太担心，因爲少林七大高手絕對不能失約失信。最大不了也不過賠上笑塵性命而已。

順便要交代的是那呼延逐客的刀，名稱相當奇怪，叫做「悲魔之刀」。刀刃極爲鋒利不在話下。特徵是最靠近刀尖處，兩邊都有一滴「眼淚」。

當然不是眞的淚珠，而是兩顆眼淚形狀的鑽石閃耀千萬光芒，祇要刀尖到了你面前，你一定可以看見象徵「悲痛」的眼淚。

× × ×

曙色來臨時，水雲寺總算恢復平靜。

受傷的廣安被救活之後，不敢不盡力替中毒之人解毒。

還有六人死亡，私下及官方都有些痲煩手續，所以直到天亮，笑塵才有機會講話。

微塵換上了俗家裝束，瀟洒而又俊美，連笑塵也不覺讚歎一聲。

但他們馬上展開一塲激辯。微塵極力想赴呼延逐客之約。但笑塵却堅持不許。

微塵雖然列擧種種理由，甚至使笑塵無法反駁，但笑塵最後使出殺手鐧。

他以師兄身份要他聽從命令，這一來微塵即使不聽命令，也不便公然駁回了。

他們來到水柔波住處。一個婢子揉着惺忪睡眼告訴微塵道：「山大爺，小姐吩咐過祇要看見你，就請你趕快到她房間裏去。」

微塵雖然很洒脫，到她香閨也不算一回事。

但當着師兄總不免有點那個。祇好乾笑一聲道：「你去告訴她還有客人。」

那侍婢道：「不行，你快去，她房間裏還有一個小和尚。」

微塵笑道：「一定是小悟眞。」

侍婢道：「他們兩個樣子都很不好，都好像生病，但她和小和尚爲何都脫光衣服？」

一男一女脫光衣服，下文不問可知，何必奇怪？

但問題是小和尚祇有九歲十歲左右，祇是童子而不是男人，所以侍婢覺得奇怪而微塵笑塵都感到萬分不妙。

微塵已不理會水柔波脫光衣服這一點，也忘記了師兄在側，一陣風似的衝入臥室。

羅帳沒有垂下，被衾之內有兩個人。床前地上散落這兩個人的衣服。

微塵俯低身子看看兩人面色，立刻掀開被子。

小和尚果然赤身裸體却縮成一團。而水柔波也一絲不掛，伸展晶瑩豐滿四肢擁

抱着小悟眞。

以小悟眞的年紀當然不至令人想入非非。

但水柔波的肌膚乳房大腿等却散發無限誘惑魅力。

祇要形勢許可，任何男人一定忍不住而會伸出情慾之手碰觸她。

微塵居然也不例外，伸手摸她。

笑塵已經感到疑惑，所以站在房門外面。

忽聽微塵叫道：「三師兄，快，快來看看。」

笑塵奔入房內，赫然看見床上水柔波四肢攤開，玉體橫陳。

這等陣仗確實很少經驗，笑塵不禁停步移開眼睛，苦笑道：「嘻哈，這房間普通得很，根本沒有看頭。」

笑塵總算還能够發出苦笑聲，道：「嘻哈，人分男女兩種，我早就知道，所以也沒有什麼看頭。」

微塵道：「不是叫你欣賞，而是情況很不妙。連小和尚也不對路，他們發生了甚麼事？」

笑塵過來一看，忽然也伸手摸她，額頭手臂心口小腹等許多地方都摸摸或者捏捏，後來還把她整個人翻轉瞧瞧。

在他眼中，顯然這個豐滿美麗充滿誘惑的女性裸體，祇不過是一件值得而又必須觀察研究的物件。男女界限，禮教禁忌等都失去意義。

他們又把小和尚觀察研究過，才蓋上被子。

笑塵道：「小和尚沒有性命之虞。但純陽之氣洩漏過甚。多病短壽免不了。」

微塵道：「她呢？」

笑塵道：「她很痲煩，痲煩得你無法想像，嘻哈，我管小和尚，你管她。」

微塵尋思一下才道：「她無疑已遭受暗算。但却不是我們少林寺能醫治的內外傷。」

笑塵道：「如果找得到『大自在天醫』李繼華，那就一定沒有問題。問題却出在找得到找不到他？嘻哈，我現在就救小和尚，將來還得傳他上乘內功才可以消災消難。」

他伸手抓住小悟眞脈門。

又笑道：「但得了我少許眞元之內力，祇不知將來會不會像我一樣整天嘻嘻哈哈？」

但他們仍然估計錯誤。

小悟眞甦醒時笑塵已耗了大量而不是少許眞元內力。

因此笑塵聽了微塵的話祇能連連嘻哈苦笑。

微塵祇說了一句話：「呼延逐客交給我。」

× × ×

殘坍荒廢的將台上，呼延逐客挾刀屹立。秋風中錦袍的袂袖拂動，獵獵有聲。

而他却有如石像，沉默無聲而又雄偉挺拔。

十年潛修苦練，摒絕繁華聲色。如今眼看秋日下連天衰草，忽然泛起陣陣蒼涼之感。

人生最鼎盛的壯年無聲無臭地在刀光練功中度過。這一生所賸的還有多少日子呢？

但無論如何，今天已邁出第一步，少林寺七大高手雖然不是老一輩人物，雖然祇是近十餘年才名滿武林。

但以少林寺武學的博大精深以及人才之衆，能够名列少林寺也公認的七大高手，任何一個都絕不好惹。

退一萬步說，今日就算贏不了，但能找一個如此對手同歸於盡亦沒有什麼遺憾了。

有人踏過茂盛野草大步行來，西門左翔忽至已攔住去路，毫無表情地瞅住他。

來人是個中年商賈打扮，穿着甚是光鮮。

左手托住一個銀盤，銀盤裏十二顆龍眼核般大小的明珠，色澤勻潤而圓；一匹翠玉馬高達一尺，雕工精美。

西門左翔縱是未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走路。一望而知明珠翠玉俱是稀世之寶，價值連城，不覺一愕。

中年商賈和氣笑道：「借光借光！」

西門左翔冷冷道：「你找誰？」

中年商賈道：「老兄你一定沒有看見我拿着東西，你最好看清楚一點。」

西門左翔道：「看清楚又怎樣？」

中年商賈道：「那就快點讓路，我是送東西的，絕不是來搶刼的，這一點，你老兄諒可相信。」要是有人托着無價之寶去搶刼，除非瘋子才幹。

西門左翔覺得很有理，側身閃開，問道：「東西送給誰？」

中年商賈漫聲應道：「當然誰贏了就歸誰。老兄你的腦子有點問題。如果輸了性命，就算貴重十倍之物送給他也沒有用呀！」

西門左翔又愕一下，喃喃道：「這話說得也是。」

中年商賈一邁步就「滑」過他老遠。

因爲他一步足足跨出十五尺，整個人簡直是滑過空氣而不是走路。

另一邊的西門右翔也從草叢中現身，攔住一個俊美青年和一個十一二歲小和尚去路。

他認得那青年正是陶正直，眉頭略皺道：「你似乎是很空閒。」

陶正直陪笑道：「二俠別生氣，小可正是閒得發慌，所以跑來瞧瞧。二俠你想想看，今天這塲盛會那一個練過武的人肯錯過呢？」

西門右翔的確無法說他不對，目光轉到小和尚身上。

祇見他眉目清秀，但身上那件僧服却因爲太大而縫綴多處。例如雙袖太長，雙肩下垂，所以拉疊起來用綫草草縫住。腰身以及下擺也一樣，所以看起來很滑稽。

「這小和尚是誰？」

小和尚應道：「我從少林寺來的。」

西門右翔道：「就算你來自少林，但此地不是嵩山。」

小和尚道：「我聽說笑塵師叔要來，而且要跟一個人較量武功，是不是眞的？如果不假我當然要來替他他吶喊助威。」

西門右翔忽然感到很頭痛，因爲至少這小和尚絕不能攆走，而陶正直也頗有道理。

這時他忽然看見一個熊腰虎背大漢從

正面中路大步走向將台。所以他捨下陶正直和小和尚，迅速飛身攔截。

那邊的西門左翎也像燕子凌空飛到，但兩兄弟的落脚點居然在大漢背後，所以那大漢可以繼續行去全無攔阻。

陶正直不覺瞧得呆了。以西門雙飛燕的輕功居然會落後一步？那大漢究竟是誰呢？

西門兄弟有如燕子雙飛，身子沾地立即飛起。他們仍然一左一右側掠繞截，快得宛如電光石火齊齊落在大漢前面擋住去路。

但這對兄弟冷漠呆木的臉上却忽然露出驚訝神色。因爲那大漢居然連瞧也不瞧他們一眼。

那大漢面龐略略仰起，神色嚴肅，眼光深沉而又銳利如刀，望着將台上的呼延逐客。

將台高度祇有四尺，却甚爲寬廣，就算擠上四五百人亦不擠迫。

呼延逐客站在台邊俯視那大漢，眼神也一樣冷漠鋒利。

西門雙飛燕回頭看見呼延逐客神態，登時知道一件事，這個大漢就是他「等候」的人。

但他們約好的本是笑塵，何以忽視變成這個軒昂豪雄大漢？呼延逐客何以一瞧便認得出？西門雙飛燕無法解得此謎，祇好躍回台上。

台下霎時已多出三人，一個是托着那盤明珠玉馬的中年商賈；另一邊却是陶正直和小和尚兩個。

呼延逐客退後數丈騰出地方。那大漢一躍而上，銳利目光掠過陶正直及小和尚時，沒有任何表示，其後却凝注那中年商賈面上。

中年商賈泛起和氣笑容，道：「我祇不過是個不速之客，這十二顆明珠和翠玉馬也祇不過表示一點敬意，希望你准許我參觀龍爭虎鬥！」

那大漢微微一笑，道：「雷老闆好說了。在下少林弟子山凝之，祇學過幾年粗淺功夫，怎敢當得舉世無雙名家法眼？」

陶正直甚至西門雙飛燕兄弟都不覺呆住。「山凝之」之名雖然當眞不見經傳，但他能代替少林七大高手之一的笑塵赴約，而呼延逐客居然亦接受毫無異議。可知此人非同小可。

但他對那中年商賈老闆竟然如此客氣敬重。雷老闆是誰？又何以帶來極貴重值錢的珠寶？他是不是想收買勝方之人？

雷老闆陪笑連連躬身道：「山大俠言重了。你們兩位都是當世無雙高手。在下有幸目睹兩位出手印證武功，實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

呼延逐客聲音嚴冷，道：「雷老闆，你肯來此，當然是我們的光榮。但你怎麼知道是這件事？是不是那陶正直洩漏的消息？」

雷老闆還未回答。

那邊的小和尚忽然大聲道：「哎呀哎呀」叫嚷，又尖聲叫道：「喂，喂，你爲何捏住我脖子？我又不認識你？」

祇見陶正直一方從後面捏住小和尚頸子。笑嘻嘻道：「對，我們不認識。但你剛才不是說過是從少林寺來的麼？」

小和尚全身已不能動彈，祇可以叫嚷。他道：「對呀，我從少林來的，誰說不是？」

陶正直哈哈一笑，道：「但可惜連少林山凝之大俠也不認識你，我瞧你八成是冒牌貨，我不知道誰指使你來，但你必定存心搗蛋，所以我先抓住你，免得大家以爲你是跟我一道的。呼延前輩，小可有沒有做錯？」

呼延逐客揚聲問道：「你有沒有洩漏消息？」

陶正直忙道：「沒有，絕對沒有，小可未得前輩指示之前，怎敢隨便亂講出去呢？」

他那副曲意奉承的樣子和聲調，連呼延逐客也皺皺眉頭。

雷老闆道：「呼延先生，實不相瞞，在下得知這消息的經過很曲折，來源却是少林方面。」

山凝之哦一聲，消息如何洩漏他並不在乎，但那小和尚却很奇怪，明明看來很眼熟。

但少林寺千餘僧衆他都熟稔之極，却又明明沒有這個小和尚啊！

雷老闆又道：「呼延先生，當世武林中儘多異人高手，但『强人』却很少很少，我希望你是强人而不僅是高手而已。」

呼延逐客露出訝色，道：「武林近年出現有『惡人譜』。惡人的意義很簡單明白，但『强人』是什麼意思？武功很高也不能算是强人？爲什麼？」

陶正直諂媚地插口道：「呼延前輩一定可以稱爲强人，因爲武功最重要。」

一

雷老闆向他微笑，仍然極爲和氣，可是眼中却含有鄙夷不屑之意。

他轉回頭向呼延逐客解釋道：「武功高明不一定是『强人』，因爲世上很多事情往往不能憑武功解決。換之言『命運』常常使人啼笑皆非，常常使人有力無處使。我的意思你一定很了解很明白。」

呼延逐客點頭道：「我明白。」

雷老闆道：「强人的意思是指命運不能够或者很難擺佈支配的人，不論從事那一種行業，亦不論年齡性別，一定會出現這種『强人』。不過修習武功的人却比較容易顯現這種特徵，尤其名家高手，抗爭命運之跡象更顯著更尖銳，你同意麼？」

呼延逐客道：「我同意。」

雷老闆道：「你呢？」他眼睛轉望山凝之。

山凝之道：「既然我是山凝之，我同意你們的看法。」

呼延逐客道：「那麼，你究竟是不是山凝之？」

山凝之道：「如果我不是山凝之，我是誰呢？我爲何是山凝之而不是別人？」

呼延逐客道：「喂，你究竟是誰？」

雷老闆笑笑道：「他就是山凝之。」

呼延逐客道：「你看他腦子沒有問題吧？」

雷老闆道：「一點都沒有，祇不過，凡是鑽研佛理的人，多多少少總有點奇怪想法而已。」

山凝之道：「這種評論很主觀，不過姑且存而不論，我祇要講一句，凡是眞正皈依我佛希求般若智慧的人，都是不甘被

命運擺佈而力圖抗爭的强人。」

雷老闆道：「這問題討論至此暫時結束好不好？因爲我講了這麼多話，其實另有用意，而現在已達到目的，所以不必再談論下去。」

呼延逐客道：「你還有甚麼用意？」

雷老闆道：「我怕你們馬上動手，以至有些人來遲而趕不上。」

呼延逐客和山凝之一齊皺眉流露心中的不悅不滿。

因爲這一場拚鬥關乎生死，跟普通印證武功以武會友完全不同，而雷老闆居然邀人來觀戰，居然還替那些人設法拖延時間。

陶正直一隻手捏住小和尚後頸，另一隻手揮動加强語氣，道：「雷老闆，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人家生死相搏的大事，你却還邀請朋友來看熱鬧……」

他越講越激忿，聲音也嚴厲很多，道：「如果不是恐怕攪和呼延前輩他們兩位，我非教訓教訓你不可。」

雷老闆笑道：「我做生意人講究和氣生財，絕對不會跟你打起來。但當然我也不是好欺負的，我會找朋友出頭要回這個面子，就算呼延先生支持你也不行。」

陶正直仰天大笑，道：「如果呼延前輩支持我，你找任何人來都沒有用。」

呼延逐客雖然不作聲，却也板起面孔，顯然對雷老闆非常不滿意。

陶正直嗤笑作態，道：「雷老闆你找得出什麼朋友替你撑腰呢？不是我陶正直誇口吹牛，你的朋友祇怕連我這一關都過不了，更別說呼延前輩那一關了。」

他話聲忽然咽住，簡直好像被人突然扼住脖子。

因爲他驀地感到不妥，而且是非常嚴重的不妥。

那是一般極可怕會使人全身毛髮豎起的寒冷「殺氣」。

陶正直回頭轉眼瞧去，喝，寬廣將台上忽然變成十分熱鬧。

首先有四個人散開站着，看樣子好像不是一道來的，全是中年人。

兩個沒帶兵刃（可能慣用隱藏衣服底下的軟兵器）。另兩個其一壯碩高大，左脅挾着一把長刀。濃眉下那對眼睛像豹子一樣。站的姿勢很平常普通，然而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威風氣勢。任何人一望而知縱然千軍萬馬潮湧殺到，亦休想將他衝退半步。

另一個站在對面三丈遠之處是個高瘦個子，腰間佩着一口劍。

外表很斯文，相貌淸秀。但那陣使人股慄的殺氣竟然是他發出的。

陶正直祇碰到那高瘦中年人眼光一下，便不由自主咚咚心跳，掌心也沁出不少冷汗。

他暗暗叫聲「我的媽」，發誓絕對不可以惹上這個人。但心中又禁不住忖想道：這人不知是誰？看來並不兇惡。但何以懾人心胆至此，何以如此可怕。

他總算把眼光挪到更後面的地方。

祇見一頂珠圍翠繞錦緞軟轎仍然懸空架在兩個精壯轎伕的肩上。

轎子兩邊各有一名白衣侍女，都年輕而又貌美。軟轎簾子已掀開，裏面一個高髻宮妝少婦面目如畫，像仙女一樣。

看過這許多人之後，陶正直不覺眼花繚亂，心中也一片迷亂。

他很希望能够定下心神想一想，但偏不行，因爲他一轉眼又看見呼延逐客神態大大不對。本來很威風的人，現在却變成垂手肅立，換上一副規規矩矩樣子。

既然呼延逐客是靠山，而這座靠山却忽然崩坍或消失，當然會出現很令人恐慌不知所措的後果。

雷老闆和靄的聲音傳來，道：「陶少爺，我的朋友你已經看見。依我看那個佩劍的最斯文，一定最容易對付，就請他出頭幫我要回面子好不好？我完是爲你着想，所才以看上他。」

陶正直最怕就是這個人，雷老闆偏偏選中他。所以當然「不好」。他面色變得很蒼白，訥訥道：「他……他是誰？」

雷闆老道：「他祇是一個小人物。我祇希望他就算過不了你這一個關，也不要送了性命就上上大吉了。」

陶正直忙道：「我……我……我也是小人物。」

雷老闆道：「不，你用嵩陽大九手的變化手法，拿住小和尚後頸要穴，而你手脚配合的姿勢居然修習的是武當正宗內功，而且火候很不錯，如果你是小人物，我都變成螞蟻啦……」

陶正直臉色大變，自從闖蕩江湖三年以來，曾經擊敗過不少名家高手（用種種手段方法），但從無一人能瞧出他的手法，他的武功來歷。雷老闆究竟是什麼人？他怎能有如此駭人聽聞的眼力。

雷老闆笑道：「我可能看對，也可能看錯。但這一位朋友，不是佩劍那個，而是這邊矮矮瘦瘦貌不驚人的這一個，他的眼比我的好，因爲他比我年輕，現在我請他看看你的出身來歷以及武功等等。」

那人雖然矮瘦，雖然貌不驚人，却有一股使人不敢多望一眼的尊嚴氣度。

但雷老闆居然敢這樣對他說話，可見得一定是老朋友了。

矮瘦個子馬上用平淡而淸晰聲音說道：「陶大少爺出身望族大戶，自幼受慣寵愛，所以養成自私性格。但其後家道中落，寄居別人籬下。所以很能適應冷酷人世。這是講得好聽而已，如果不好聽，就叫做……叫做……」

雷老闆提醒他道：「是不是卑鄙或者無恥呢？」

矮瘦個子接着道：「正是、正是，雷老闆果然比我行。陶大少爺口音已告訴我們，他是川陝交界人氏，至於他的武功，無疑紮基礎於武當俗家高手華人望門下，因爲華人望『公劍山莊』正是在陝川交界的大巴山脚，離巫山祇有兩百餘里。」

後面這兩句話不知道說給誰聽。不過大家看見陶正直那種驚心動魄，面靑唇白樣子就足以忘記很多其他小事末節。

矮瘦個子仍然用平淡却十分淸晰聲音說道：「不過陶大少爺所學相當博雜。除了武當正宗內功心法之外，還學會嵩陽大九手，兵器使的是『霹靂錐』，這種外門兵刄世上知道懂得的人不多，我是從他斜繫背後的角度以及胸前繫帶特別的繩結看出來的。」

陶正直面上簡直找不出一絲血色，蒼白得驚很怕。任何人如果被陌生者一眼就看穿看透這許多隱秘，能夠不昏倒已經是奇跡了。

雷老闆和靄聲音（其實陶正直覺得可恨萬分）說道：「陶正直，現在是不是輪到我這個佩劍朋友呢?」

陶正直雙膝一軟跪在地上（另一隻手仍然捏住小和尚後頸，似乎駭得忘記放手）道：「雷老闆，我跪下道歉，都是我不對。」

雷老闆怔了一下，轉眼向「那些」朋友望去，祇見人人都對陶正直露出鄙夷不屑神色。他歎口氣道：「陶大少爺請起身，我們的過節一筆勾銷。」

陶正直連連道謝之後才起身，他的「無恥」又救了他一命。但是不是值得呢?

雷老板又道：「你能夠學到『今劍山莊』華人望嫡傳正宗武當武功，另外還有嵩陽大九手，更學會了外門兵刃『霹靂錐』，你已經算得是不世奇才。如果你多注意多修養人品志節，一定可以有驚世駭俗的成就。」

陶正直看見小和尚轉頭向他吐舌頭做鬼臉，一時倒也想不到這個小傢伙何以還能動彈?而反大吐苦水，道：「你裝什麼鬼臉，你懂得什麼?他又懂得什麼?你如果死了還談什麼人品志節，還能談到成就麼?」

小和尚道：「我不很懂得這些問題，但我却知道如果卑躬屈節可恥地活着，倒不如拚着一死希望有所成就，死並不是最可怕的事，活得卑微低賤更不值得……」

陶正直一怔，道：「這話怎說我不明白?」

小和尚沒有理他，因爲貞貞正正的主角已經取回應有地位。

所有目光都集中於呼延逐客身上。因爲他忽然恢復威猛自主的氣概。

他神情沉鷙聲音平靜，道：「山凝之，請準備出手!」

山凝之微笑一聲，抱拳道：「請!」

所有的人似乎都因料想不到立即出現的情勢而愕住。因爲山凝之一說出「請」字，便跟着一拳打出去。

老實說山凝之這一拳絕對不能形容得如此簡單馬虎。祇因他這一拳雖是忽然打去，但拳風呼嘯震耳，使人覺得他的拳頭簡直好像一座「山」，就算不是山，也至少是一塊重逾萬斤的大岩石或大鐵鎚。但另一方面那呼延逐客也同時掣出長刀，作勢欲劈。

他雖然祇不過「作勢」而未曾劈出，可是那種無堅不摧的威勢，居然能抵消對方拳頭的驚人威脅壓力。

山凝之拳頭祇打出一半就陡然煞住去勢。

呼延逐客的長刀則豎立作出揚斫架式，亦沒有眞個劈出去。

陶正直聽到小和尚喃喃道：「好刀法，眞了不起。」由於他自己感到緊張得透不過氣，所以心中甚是氣惱，叱道：「閉嘴，別擾亂人家。」

與此同時其他的人反應表情雖不盡相同。但却也不過只是驚訝程度大小之分而已。

然而雷老闆却忘形大叫道：「等一等，等一等，你們先別打。我要瞧瞧呼延老兄的刀。」

此時日光已偏斜而畧覺衰弱無力（秋深太陽往往如此），却足夠照出刀尖兩邊那兩顆「淚珠」，還閃出七彩光芒。

山凝之（徵塵和尚）退後一大步，收回拳頭。

呼延逐客刀勢緩緩垂下，冷冷道：「雷老闆，難道『物』比『人』重要麼?」

雷老闆道：「在我的立場來說，是的，有些物比人還重要，請你不要見怪。」

呼延逐客想一下，點頭道：「普天之下，祇有你一個人有資格講這句話。」

他們警對話人人都聽見，陶正直吃驚道：「哎呀，這傢伙敢情就是『海龍王』雷傲侯?」

小和尚應道：「唉，天下名人之中還有那一個姓雷的?當然是雷傲侯了，他開的那的一家當鋪『藏龍大押』連皇帝的寶物也要送來給他鑑定。」

陶正直訝道：「你一個小和尚怎知道這許多事件?」

小和尚笑道：「你記性眞壞，我既然從少林寺來，而少林寺連雜工都知道天下有那些出名人物，我當然知道啦!」

陶正直斥道：「胡說，少林寺都是和尚，他們出家人怎會整天談論之事。」

小和尚道：「那一定是我記錯了，對了，是別人告訴我的，不是在少林寺聽到的。」

陶正直頗有怒意，罵道：「你下次再敢順嘴胡說八道，老子先捏死你。」

小和尚扭回頭向他齜牙而笑，道：「千萬別捏，你瞧那雷老闆拿了人家的刀左看右看不肯放手，八成見寶起意打算吞沒那口寶刀。」

陶正直道：「呸，你眞是胡說八道專家，他就算見寶起意，也不能現在就下手啊!」

說到這裏，他忽然大吃一驚，連手也有點發軟發抖。又道：「喂喂，小和尚，我的拇指和中指拿住你左右『天窻』穴對不對?」

小和尚笑着點點頭道：「對呀!」

陶正直又道：「我食指頂住你後腦風府穴對不對?」

小和尚道：「對呀，爲什麼問呢?」

陶正直駭得眼睛直眨道：「我制住你三處穴道，你何以還能動彈，還能夠回頭衝着我笑?」

你一定以爲陶正直是個傻瓜，因爲他可以問天下任何人却不應該問小和尚。

但事實上却是因爲武學中挪移經穴的功夫最是艱深難練。

而且任是最天才傑出之士，亦非有苦修三十年以上極深厚內功不可。

小和尚連頭帶腳也沒有卅多歲此其一。何況三處穴道都絕對沒有「挪移」的跡象此其二。

陶正直修習的是武當派正宗內功心法，所以敢肯定小和尚沒有挪移經穴。

却正因如此陶正直才更加驚駭疑惑，難道他抓在手中已抓了半天的竟不是人而是「鬼」?如果不是鬼，他使的是什麼功夫?

小和尚笑道：「你眞笨，這是因爲我個子太小而已。你試過用這種手法抓小孩子沒有?」

陶正直一怔，但覺這話似乎有理，應道：「沒有，當然沒有。」

他們說話之時，正是「海龍王」雷傲侯鑑賞寶刀之際。所以除了雷傲侯之外，人人都有空閒聽他們對答。

雷傲侯反覆審視此刀以及近尖端處兩顆眼淚形狀的巨大金剛鑽。面上的神情一片肅穆尊敬。

但絕對不會有人誤會，以爲他是一輩子第一次看見最貴重的寶物!

人人都了解他祇不過投入全副心神鑑定和欣賞這一值得他鑑賞的寶刀。

雷傲侯外號「海龍王」，意思不是說他水底功夫好，而是說他藏寶之多有如海龍王。

在傳說故事中，海龍王的水晶宮裏寶貝之多冠甲天上人間。而且水晶宮裏就算隨便一塊石頭也是無價之寶!

他在武林中的聲名既大而又秘密。「大」的意思是說天下名門大戶的主腦人物都知道他。還有就是眞正高明厲害的獨行大盜也知道他。原因就是他鑑賞天下寶物那眼睛，這對眼睛二十年來天下典當行業任何老朝奉都尊他爲第一。所以他也是典當業之王。連皇宮內的奇珍異寶也往往要送來讓他鑑定。

由於雷傲侯這種本事很特別，所以大家都自動帮他守秘密，以免他因藏寶多而遭受無謂侵擾。而使大家失去這對眼睛。

雷傲侯武功當然也極好，秘傳「七尺飛紅」乃是武林一絕。所以他其實也並不怕有人打他主意。

而他的眼睛鑑賞武功時也跟鑑賞奇珍奇寶一樣永無差錯。

所以他不出手便罷，一出手必定能教敵人沒有招架之力，因爲他一眼就找得出對方武功弱點之故。

沒有人知道雷傲侯對呼延逐客那柄寶刀評價如何?亦不知道他還要鑑賞多久?

但也沒有人催他。因爲他這樣看法必有原因。講出來就算不大有趣也一定可以增長見識。所以人人都很想聽。

但如果催他的話，他就可能不講一句話了。這一來催他的人必犯衆怒。

此地的「衆」，每一個都很可怕。如果有兩三個聯手出擊，誰也抵擋不住。

就算天下武林公認武功第一的少林寺方丈鐵脚神僧恐怕也不行。

陶正直忽然發覺人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面上。但顯然不是欣賞稱讚他長得俊美（他的確長得很俊很漂亮）。所有眼光都含有譏笑甚至憐憫的意思。

你如果試過跟一個很愚蠢無知的人談話，你對他所說的話，根本連「愚蠢」兩字也懶得評論，也懶得對他說。

你祇微微而哂瞧他一眼，對了，就是這種眼色表情。

陶正直本非愚蠢無知之輩，所以他能夠立刻知道人家眼光中輕視的含意。

但問題是什麼原因使他們都輕視自己呢?難道仍然爲了剛才跪下求饒之事?難道因此他講任何話都會遭受如此輕視?

他最覺得受不了的是稍遠處那個坐在轎子裏的宮妝美人。

她很雍容華貴，好像神宮仙闕裏的美人。

陶正直忿然想道：我一眼就瞧得出你不是什麼好貨色。你表面上很華貴高高在上（她的轎子仍然架在轎伕肩膀上）。但其實是個任性放蕩的賤婦罷了，連你也敢輕視我瞧不起我?

好，很好，你們這些老王八蛋小王八蛋賤婦都瞧不起我。

我却一定要做一件你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我要殺死你們，我要你們禍延子孫。我用我最尊貴的母親發誓……

誓詞提到「母親」，使他不禁想起母親。陶正直覺得想哭。因爲他居然不知道母親的樣子。

有些自稱是他母親或者別人（例如他父親）要他這樣稱呼的女人，都是賤貨，祇值得痛恨。

陶正直心中除了仇恨，想哭等情緒，另外又暗暗吃驚!

這個發誓的人眞是他陶正直麼?他早已習慣卑微屈辱祇求活下去的生活（雖曾殺死過一些名家，却都是在百分之百把握之下做的），他何以突然不能忍受「輕視」呢?

尤其是這些人無一不是當代最厲害可怕的人物，就算被他們奚落輕視甚至打罵又有什麼關係?而且憑他這塊料豈能殺死他們。

但「誓」已經發了，並且是用「母親」之名發的誓。後悔已來不及，也絕對不能違背誓言。

他忽然又發覺根本已沒有人注意他。

在這些當世武林第一流人物眼中，他大概連一隻螞蟻也比不上吧?

所有的目光都回到「海龍王」雷傲侯身上。

這個天下古今無雙的鑑賞大家腰肢挺得筆直，雙手捧住寶刀，整個人散發出一股說不出醉人的神采。

你祇看見他的樣子，就絕對會相信他口中說出每一個字!

雷傲侯的眼睛終於離開寶刀，緩緩掃過呼延逐客以及其他人。

人人都知道他要開始品評那刀了，所以更聚精會神。可惜這時人人都聽到一陣很不尋常的聲響。

那是馬車馳駛的聲音。本來很平常不過，但正在此時而又對正此地駛來就變得不尋常了。如果是普通人絕對不會前來這種荒寂地方。但若是武林人物尤其是有資格曉得這一場拚鬥的名家高手，又絕不會乘坐馬車以致弄出驚天動地的聲音。來者究竟是什麼人呢?

雷傲侯說道：「看來咱們祇好等一下了。不過我要提醒各位一聲，現在白天很短，一到黃昏，轉眼天色就黑了。」

馬車越來越響。其實一點不算響，祇不過這些人個個耳朶太尖，極細微的聲音都聽得見，何況馬車馳驅?

大家靜靜地等了一會，馬車終於出現，一直駛到台邊。

跨轅趕車的居然是個小和尚，這就使得很多人都感到詫異了。

馬車簾子早已敞開，所以人人都看得

見車內有個妙齡女郎。

由於每一個人的眼力都比平常人好一百倍不止，所以這個女郎那種美麗立刻震撼每個人。

她的眼睛不特別大，眉毛不特別長，鼻子不特別挺，嘴唇不特別鮮紅小巧。可是配合起來却閃耀出眩目光輝。

雷傲侯首先舐舐嘴唇，大聲讚道：「絕無瑕疵，眞個是國色天香絕世紅顏。你一定是『溫柔鄉』水柔波了？」

他的眼睛不但鑑賞奇珍異寶或武功是當世無雙。連鑑賞女人也很行。這句評語簡直說到每個人心坎裏。

馬車裏的女郎當然就是武林第一美人水柔波。她很自然地微笑一下，便算是回答。

因爲這種阿諛讚美之詞她已聽了八年，已經不知有多少人說過。

其實每一個能夠當面跟她說話讚美她的人，都比雷傲侯說得更動聽。

所以她全不在乎，亦知道應該如何恰到好處地作出一種表示。她的眼中祇有一個人，就是軒昂而又瀟洒的山凝之。

這一點是人人都能立即看出來的，所以一方面在這些男人心中引起不同反應。

而另一方面山凝之走近台邊跟她說話時，也就無人覺得奇怪以及不必胡亂猜測了。

水柔波的絕艷芳姿使所有的人都疏忽忘記了趕車的小和尙。可見得她顚倒衆生的魅力是何等厲害了！

趕車小和尙就是悟眞，他居然搶先說話，笑道：「嘻哈，師叔別怪我，水姑娘非迫着我駕車送她來不可。」他口中「嘻哈」之聲，居然極像了「笑塵」。

他接着跳上將台，奔到一個穿醬色錦袍的人面前笑道：「嘻哈，李老前輩你也來了，你的藥眞是靈驗如神，你說水姑娘幾時會醒，幾時想吃東西都不差分毫。」

相距不遠的另一個人，就是雷傲侯請他觀察陶正直武功的那一個矮瘦個子說道：「當然啦，大自在天醫李繼華是當世第一神醫。如果他連這些小小事情都說不準，怎當得第一神醫的美譽。」

他停一下又道：「但照我看法，水柔波恐怕還有問題。她耳輪以及眼眶下面顯現少許暗黑色，這一定是中了某種奇毒。何況李繼華兄好像不大敢接受小和尙你的讚美，更證明水柔波大有問題。」

悟眞怔了一下，望住「大自在天醫」李繼華問道：「眞的麼？他是誰？」

李繼華歎口氣道：「一點不錯。他就是天下第一名捕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他眼睛一掃鼻子一嗅耳朵一聽，就能夠知道許多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

悟眞駭然伸伸舌頭，道：「要不是你老告訴我，我絕對不敢相信，嘻哈，做他的朋友一定很倒霉。任何事都瞞不過他，一定很不好玩。」

中流砥柱孟知秋居然點頭道：「你說得對，所以我沒有朋友。」

他那對眼睛大概因身份已洩漏，所以顯得特別銳利。四下一轉，又道：「這裏的人多數都沒有朋友。蘇東坡說『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就是這個意思。任何太尊貴的人，太有錢的人，太有名氣太有本領的人，都很難有眞正朋友。」

悟眞茫然問道：「嘻哈，這却是何緣故？」

孟知秋歎口氣，道：「因爲他們首先就要提防每個人利用他。所以就算圍繞他的人很多，也很多只是稱兄道弟在表面上是好朋友。但其實都不是眞朋友。」

悟眞道：「我寧可窮一點笨一點，多交幾個眞正好朋友。」

孟知秋道：「沒有潛力資質以及運氣的人，想往上爬都不行。這就是命運，註定有人一生很寂寞，內心很孤淒。表面越强的人，就越寂寞。祇不過他不敢眞正去想這件事，更不敢承認而已！」

沒有人出聲反駁或者打岔。因爲孟知秋不是普通人，亦不是個普通的捕快。

他的話每個字都有份量，也可以說是「智慧」。

孟知秋話鋒忽然轉到別處，說道：「雷兄，咱們總算是半個朋友了。所以我不妨告訴你一件事。」

海龍王雷傲侯忙道：「什麼事？」

孟知秋道：「你已經給自己帶來很大的麻煩，因爲大自在天醫李繼華祇有你請得動，連少林寺都不行，所以你不該請李繼華替水柔波醫治。」

連雷傲侯也露出茫然不解之色，別人當然更加迷糊不懂了。

雷傲侯問道：「水柔波該死麼？她還不够美麗所以有人憎嫌她麼？所以我請李繼華救她一命也錯了？」

孟知秋道：「你眞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水柔波既不該死而又美麗，但問題正出在她太美麗了。她雖然美得能使到別的女人都會欣賞她，愛惜她，但如果是你的女朋友就完全相反了。」

雷傲侯的面色忽然變得很蒼白。

高高在上那頂軟轎裏的宮妝美人發出銀鈴似的笑聲，道：「孟知秋，你小心我扯斷了你的舌頭。我不是雷傲侯的女朋友啊。」

孟知秋也笑道：「雷兄，她嘴裏越否認，心裏就越發認眞，你不可不知！」

他一邊說，一邊用極快手法，快得幾乎看不淸楚的手法掣出一條金光閃閃的「鎖鏈」，就是常常見到公門捕快套住犯人脖子的那種鎖鏈，用其中一端在面門之前揮掃旋舞。

等到他說完話，閡起嘴巴，才停止揮舞金鎖鏈。

但當他說話時，人人看得見一道極長極細的銀絲從轎中射出來，銀絲末端有一枚銀鈎，形狀和釣鈎一樣。

那銀釣鈎如靈蛇吐信向孟知秋面門連攻七次。銀鈎碰在金鎖鏈上，發出淸脆「叮叮」聲。

那條銀絲遠達三丈以外，那麼細那麼長，却又抖得筆直，而且倏然收回，可見得操縱指法妙到毫巔而內功亦深厚得叫人難以置信。

如果孟知秋的金鎖鏈沒有及時封死銀釣鈎七次攻擊，他的舌頭便不能留在嘴巴裏了。

孟知秋把金鎖鏈收回腰間的手法也快得達到令人覺得奇怪之程度。

他高擧起雙手表示求和罷戰，大聲道

：「好……算我不該多嘴，我向你道歉，如果你有時間，我在望江樓擺酒請客。」

宮妝美人哼了一聲，沒有答理。

孟知秋又道：「好啦，你別生氣，當你還是那麼小的小姑娘之時我已經認識你，難道你眞是拿我做活靶子？」

宮妝美人聲音不大和善，顯然心裏的氣惱未消。她道：「我還有八種暗器，你面子大，所以我祇用兩三種好不好？」

孟知秋搖手道：「不好，因爲除了談談交情之外，我還有一個道理。」

宮妝美人訝道：「甚麼理由？」

孟知秋道：「你這兩三種要命東西最好留給另一個人，這個人的奇奇怪怪玩意兒比妳祇多不少。我意思是這個人要對付我，如果你看我不行，你這兩三種暗器不但有施展機會，還可以救我一條老命。」

人人都露出驚訝之色。包括那佩劍和挾刀的兩人在內。

陶正直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誰能使名震天下，踩踩脚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都會震動的孟知秋感到那麼傷腦筋呢？

其次，以孟知秋這等人物，在此地這些當中，居然並不特別，至多不過是平等地位而已，放眼天下武林這種人物已經寥寥可數。

那宮妝美人是誰？莫非竟然就是巫山神女宮宮主「風鬟雨鬢」南飛燕？

當然就是她。陶正直恍然大悟。除了這個可怕的「賤婦」之外，誰能施展那麼惡毒厲害的暗器？那銀釣鈎分明就是傳說有十二個武林高手被她拔掉舌頭的「女兒愁」，無怪陶正直一時想不起來。

忍者殺手

因爲釣舌頭祇屬傳說之一。但最著名的傳說不是舌頭而是男人的下體。任何人一想而知，如果男人下體被銀鈎鈎住，自然要他跪下就跪下，叩頭就叩頭，絕對不敢抵抗。而事後當然也免不了有些女孩子會爲之發愁了。

風鬟雨鬢南飛燕變得認眞地道：「甚麼？你中流砥柱孟知秋也要找人帮忙？」

孟知秋沉吟一下，才道：「我主要是邀你去散散心，免得你老是記恨着我！」

南飛燕很有興趣地道：「多謝你的好意。我說憑你孟知秋那會當眞找人助陣呢！那個人到底是誰？」

孟知秋道：「是當今天下暗殺道中第一殺手伊賀川。」

伊賀川的名氣當然無人不知。因爲一來他不是中國人。二來東瀛忍術的神秘可怕比起聽慣的武功更易轟動流傳。所以伊賀川的名氣特別響亮。

南飛燕輕呵一聲，道：「原來是他。你們約定甚麼時候？」

孟知秋道：「現在。我希望天未黑齊之前見到他，黑夜對我不利。」

南飛燕道：「好，我們馬上趕去。」

佩劍淸秀的中年人向着挾刀大漢道：「你去不去？」

挾刀大漢聲音正如他豪雄迫人的氣勢，鏗鏘震耳，說道：「魚與熊掌。」

佩劍中年人道：「不要緊。叫呼延逐客他們改明天淸晨。」

最先接腔的居然是美麗得使人心軟的水柔波，她嬌聲喜道：「那好極了。」

雷傲侯做了一件糟糕愚蠢之事。

因爲他竟然跟着說道：「改期最好，我晚上要仔細看看這把寶刀。這是値得仔細鑑賞的寶刀。」

南飛燕冷哼一聲，道：「也有人値得盡心盡力帮忙，對不對？」

孟知秋歎口氣，李繼華搖搖頭。連陶正直也忍不住咕噥一聲「蠢才」。

少林寺山凝之大聲道：「好，就改在明晨在此見面。呼延先生意下如何？」

呼延逐客道：「就這麼說。」

將台上轉眼間祇剩下兩個人。一個是陶正直。另一個自然是被他捏住脖子的小和尙。

陶正直很想跟去瞧瞧孟知秋和伊賀川的約會。一個是殺手道第一殺手，一個是天下第一神探。他們的會面當然絕對不是握握手，說幾句「今天天氣哈哈哈」之類的應酬話。當然是一場千載難逢而又奇怪得令人無法想像的拚鬥。

可惜沒有人會答應參與。他甚至知道如果多講幾句話，很可能連明天早晨此地的一場大戰也失去眼福。

他告訴自己說「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罷、罷、罷！還是乖乖留下來比較妥當。至少明天早晨那一場不會錯過。

小和尙忽然道：「陶大少爺，皇帝算不算最有權勢的人？」

陶正直道：「廢話，當然算啦。」

小和尙道：「我想大解你准不准？」

陶正直冷冷笑道：「你想開溜才是眞的。」

小和尙歎氣道：「瞧，你比皇帝還厲害。人家說人有三急連皇帝都不禁止。如果你不放手，我祇好就地解決啦。」

他解褲子時又自言自語道：「今天鬧肚子準是稀哩嘩啦而且一定臭氣熏天！」

陶正直連忙放手，怒道：「到那邊去解。但如果你敢偷跑開溜，抓回來打斷你的狗腿。」

小和尙按着肚子，顯然是强自忍耐。問道：「我爲什麼要偷跑？你爲什麼要抓着我不放？」

陶正直一想果然毫無道理，但又不肯承認做錯。他老羞成怒喝道：「本少爺自有分數，總之不准你偷跑，你最好記住這句話。」

小和尙道：「好吧。不跑就不跑，你可眞比皇帝還兇。」他雙手揪着褲子搖搖晃晃行去，嘴裏還在咕噥。

陶正直叱喝道：「站住，你叫什麼名字？」

小和尙停步道：「我叫一塵，就是一塵不染的意思。哎呀，不行，我不能站着啦……」一面叫一面飛跑而去，很快就隱沒於將台老遠那一邊底下草叢中。

陶正直過一會就大聲叫道：「一塵，小禿驢，快回來。」

除了秋風呼嘯之外，沒有別的聲音。

陶正直叫了幾次，也去找了一下，才回到台上原處坐下來，抱住雙膝，閉起眼睛。他居然不詫異，不生氣，唇角甚至露出少許得意的笑容。我是愚笨却又喜歡自作聰明，而且沒有骨氣沒有胆量的人。

嘿嘿，最好你們都認為如此。嘿嘿，有一天你們每一個都忽然發現竟然是死在我手中，我担保你們的表情就算天下最好的畫家也畫不出來……」

×　×　×

「步障」就是用長布架設而成的屏障。顯官富貴人家若是攜同內眷郊遊，憩息時往往用步障四面圍住，一來可避風吹，二來也是不讓閒雜人窺看內眷婦女之意。

步障的布大多是青色白色或淺綠色，而且上面還標出來歷姓氏。

使人一望而知，相熟相識的人便可以過去禮敍歡談。

但黑色而又沒有標示的步障却極罕有。因此湖邊那一大塊地方很令遊人側目猜疑，祇是目光被黑色步障遮斷，所以祇能胡亂猜測一下。

有些頑皮小孩爬上旁邊高樹上偷窺，却因為祇見到花樹雜生的那片平地上，祇有一個大漢屈膝端坐，不言不動。覺得很沒有趣味而不再窺看，溜下地趕緊找別的樂子去了。

那漢子身子粗壯，眉濃口闊，身邊有一個包袱旁邊有兩把武士刀，一長一短。

有人走到他面前，所以他睜開眼睛，面上却不禁微露失望之色。

因為來人身量矮瘦，罩着一件黑色披風，面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怎樣看都不似是手段高明得像神話的人物。

「你就是伊賀川?」來人問道。

「你是孟知秋麼?」

孟知秋微笑一下，道：「希望你對我不要太失望。其實你應該知道，幹我這一行的人最好是樣子很普通很平凡，外表上越沒有特徵就越有利，你說是麼?」

伊賀川很禮貌地深深點頭，道：「哈依，是的。」

他那種略略過份誇張渲染的禮貌，居然絲毫不損他的自信和尊嚴。

這一點很有意思，如果是中國人，用同樣聲調和動作，就會使人感到「奴顏婢膝」這類形容字眼。

但伊賀川却使你完全想不到這些，反而覺得他表現出堅定強毅之信心。

秋陽已斜斜偏側到天邊，湖上秋風吹來，挾着蕭瑟寒意。

年紀老大的人一聞到這深秋氣味，就會不知不覺感到時光逝去得很快，而往往祇在幾聲無奈嗟嘆中，一年又消失了。

現在孟知秋最注意到的，不是秋天的蕭索味道，而是短短的白晝快要消失，如果他們爭持到黑夜降臨，對他很不利了。

不過，當然他絕不能急躁。因為不但這個來自東瀛的忍者殺手伊賀川很值得觀察研判。還有此處的地形甚至周圍的一草一木，以及他何以選在湖邊會面?他何以坐得距離湖水那麼近?

伊賀川烱烱眼光從濃眉下射出，銳利而又光亮。這對眼睛顯然經過嚴格訓練，一定可在黑暗中視物，而且一定比貓的眼睛還看得清楚。

伊賀川緩緩伸手去解開包袱。他的手腕粗壯充滿有力的筋肌，十隻手指却一點不粗短，乾净而靈活。

那手非常穩定，任何動作祇做一次就達到目的。所以包袱的結好像從未存在過一下子就可以掀開包袱。

包袱裏是一套黑衣服，黑色頭巾和綁腿帶。還有一雙黑色軟鞋。

這種鞋子在脚趾的部位不是完整的鞋尖，而是分為兩部份，一邊是脚拇趾，另一邊是其餘四隻脚趾合成脚尖另一部份。

伊賀川把外衣脫下，換上這套黑色衣服。當他換衣時可看見貼身有好些小物件。當然不是帶着好玩更非裝飾的。每種小物件一定有神秘莫測的威力。

孟知秋明知伊賀川乃是故意給他看見，一來表現他的風度。二來又有加以威脅壓力之意。這一點屬於攻心戰術。

伊賀川最後戴上黑頭巾，整個人變成黑色。如果在黑夜中，確實很易隱藏身形踪跡。

孟知秋雙手從披風中伸出，吊着一條粗大的金鎖鏈，說道：「我很慚愧。我除了這條鎖鏈之外，就沒有別的兵器了。當然我的拳頭手掌都可以殺人，但却不算是兵器。」

伊賀川深深躬身，道：「孟知秋先生，我對你的事知道得很多，所以你不必解釋。」

孟知秋露出一絲飄忽隱秘笑意，道：「希望你眞的都知道。但恐怕不大可能。你可曾聽過我擅長『左披風，右天龍』的功夫?」

伊賀川微訝道：「沒有聽過，那是甚麼功夫?」

孟知秋道：「很可能是專門尅制你的功夫。不過如果我估計錯誤，今日祇好橫屍此地了。」

兩個人忽然都不再言語，默然互視。

即使是外行人亦一望而知他們業已展開生死存亡的拚鬥。雖然他們的身份一個是全中國總捕頭，一個是東洋殺手。

可是這刻却完全依照武林規矩。不但單打獨鬥絕不動用別的力量。同時，事先還彼此亮出絕藝秘技以免對方全然不知道，因而誰勝誰敗都不會有寃枉之憾。

伊賀川身形微動，孟知秋連退兩步。

但孟知秋馬上發覺這一下應變「錯」了。因為伊賀川雖然縱起，可是並非向他撲來，反而往後面相反方面飛去。「撲通」一聲隱沒於湖水裏。

湖水飛濺之際，孟知秋很小心不讓一粒水珠沾在身上。他的小心一點都不多餘，因為東瀛忍術擅長借物傷人，即使是一粒塵沙，有時也蘊藏莫大威力。

「嘩啦」一聲，那伊賀川從水裏飛上來，右手武士長刀閃出一道耀眼精虹迎頭劈到。

孟知秋分明看見他刀法中一個破綻。可是他情願坐失良機，身形迅如飛鳥斜掠兩丈，但脚尖一沾地却又躍了回來。

這一下倏去倏回的動作好像沒有意義，但其實伊賀川飛撲帶來的無數水珠便完全濺不到他身上。

伊賀川已經屹立地面，雙手握住刀柄蓄勢待敵。這時他身上的水居然完全沒有了。

孟知秋道：「這是水之忍術麼?」

伊賀川道：「是，我很佩服你。」話聲方歇，他忽然一交跌倒。

孟知秋又看出起碼有兩個空隙可以攻入

人，就算不能一擧斃敵，至少也能使對方十五招之內全無還手之力。

但他反而退了一步，全身連頭帶脚都被黑披風遮蔽得嚴嚴密密。

利時間無數塵土飛揚濺射，以至當孟知秋的頭伸出來之後，抖抖披風落下許多塵沙。

伊賀川疾躍起身，健軀一旋，頓時一片光芒閃射，而且發出種種破空之聲。

孟知秋左手不知如何已提住披風領口繞身旋捲，不但擋住正面射到的暗器，同時亦把一些從側面或背後兜襲的暗器通通掃落地上。一共竟然多達五種。

任何人祇要能够同一時間發出五種暗器，又用五種不同手法，這個人在江湖上必定是極可怕的人。

秋風忽然減弱，甚至已經息止。

伊賀川像鬼魅一樣躍入樹叢草堆中，說也奇怪，那片草堆和樹叢既不茂密，面積也祇是很小一塊。

可是伊賀川居然好像化做清風無影無踪。也好像有七十二變本事，忽然變成樹叢草堆的一部份。孟知秋仰天以及向四面深深吸氣嗅聞，哈哈一笑，道：「好香，這就是用毒之忍術麼?」

他認識「大自在天醫」李繼華，就算不是朋友，李繼華也不能讓他被人毒死。

何況孟知秋本身對這一門本來就很不錯，很有研究。

孟知秋一面拿出一塊小小的鏡子，迎着已經很斜的夕陽，小鏡反射出一道極亮光芒，照在那一小片樹叢草堆上。

他果然看見伊賀川用一種很奇怪姿勢伏在其中。如果不是這道強烈的陽光，確實使人瞧不出那是一個人而不是樹枝樹葉和茂草。換言之，伊賀川全身色彩都跟樹一樣。

伊賀川迅即滾開躲過鏡子反射出的陽光，手中已拿着一把銀扇刷刷連搧，頓時風聲大作。孟知秋全身被烈風吹得衣袂飄飛。「風」的本身並不可怕，除非是龍捲風一下子把人帶到百數十丈高空，摔下來祇好變成肉泥。

但這股接續不斷的烈風却使他感到「閉氣」，也即是呼吸很困難甚至可能不能呼吸的可怕感覺。

此外七八團火光突然從四方八面出現，一齊向當中的孟知秋滾去，熊熊烈火甚是炙熱，絕對不是障眼幻術。

孟知秋一下子又縮在黑色披風之內，居然不逃不避。強勁的風力使聚集一團的火勢更猛烈可怕，孟知秋已經埋葬在火堆裏面，瞧不出是死是活。

火光漸漸暗淡減弱，風聲却反而激烈銳昂。一時有如千軍萬馬潮湧殺到，一時又有如山崩地裂，好像有無量的巨岩大石滾壓下來。

直到現在為止，那伊賀川的攻勢宛如排山倒海滾滾滔滔，由最先的「水」之忍術開始。接下來就是「土」。第三種是「暗器」。第四種是「遁藏」。第五種是「毒」（其實當時遁藏和毒兩種忍術是同時施展的）。第六種是「風」。第七種是「火」。第八種是「聲音」（六七八三種忍術亦是一齊使出）。

伊賀川能使出如此之多威力各不相同的忍術，已經够駭人聽聞的了。但那「中流砥柱」神探孟知秋居然能够擧重若輕一一化解，更是匪夷所思，教人不敢相信——連伊賀川也不敢相信。

祇見孟知秋的黑披風旋轉飛起，宛如一朶蕈狀黑雲把熊熊烈火完全迫開，火光一散便熄滅了。

但天崩地裂鬼哭神號的可怕聲音，使任何聽到的人都不自由主心寒胆落，不知不覺會全身發抖。無數火燄剛剛熄滅，四方八面的地面忽然冒出絲絲縷縷白霧，晃眼展佈甚廣，而且越來越濃密。

孟知秋已封閉「聽覺」，使對方「聲音」之忍術失效，並且緩步向伊賀川行去。但白霧忽起，等如連他的「視覺」也封閉了。

他睜大雙眼，全身絕大部份隱蔽在黑披風內。忽然看見霧中出現一對眼睛，沒有頭沒有面孔以及身體，祇有「眼睛」。

這對眼睛深沉無比，又有奇異力量使你不能不注視它們。而可怕的是它們使你好像站在百丈高樓老是要往外面跌墜。又似附身在千百丈峭壁上，祇要四肢之一發生滑脫情事，便會掉下去跌得粉身碎骨。

孟知秋微微而笑。他知道雖然「霧之忍術」使他看不見伊賀川身形以及面孔，祇看得見正在施展「攝魂」忍術具有魔力的眼睛。但却敢打賭伊賀川一定能看見他的微笑！

微笑的意思是說「聲音」「霧」「攝魂」三種忍術都無奈他們。因為當你震駭於視聽完全失靈，而又心神迷蕩慄慄危懼如將陷於深淵之時，你絕對擠不出任何樣子的笑容！

因此孟知秋這個「微笑」比言語表達得更清楚明白。

於是鬼嘯神哭天地崩壞可怕聲響首先停止，白霧中的眼睛亦倏然隱去！

白霧依然瀰漫四周。微笑從孟知秋面上溜走，換上一副聚精會神到極點神情。

孟知秋已經從情況變化的次序中得到不少資料。例如伊賀川施展「聲之忍術」時，必須同時使出「火」或者「霧」以掩護自身安全。因為當他全力發出種種巨響異聲之時，他本身很脆弱不能應付任何攻擊！

「攝魂」忍術也一樣，必須用其他方法掩護隱蔽！

但既然「聲音」「攝魂」都撤回不用，何以仍然白霧迷漫?在茫茫霧中伊賀川既然能看得見他，當然還要利用這種優勢。所以孟加秋立刻聚精會神於「聽覺」。剛才他封閉聽覺，現在却全神運用受過特別訓練的聽覺。他聽見調息呼吸的細微聲響。

還聽得出這個人站在何處，距離有多遠。

最重要一項資料是：伊賀川呼吸雖然很快調勻穩定，却可見顯然內力已損耗甚多。

因此他忽然間揮出一道金光。那條燦爛如黃金的鎖鏈宛似神龍飛舞，「叮」一聲掃中一把長而微彎的東洋長劍。

此時孟知秋竟然用盡全力，金鎖鏈根本是施展「棍」的招數，硬碰硬磕一連五次猛擊敵劍。到第六招金鎖鏈「橫掃千軍

」，「叮」一聲將長劍掃上半空。換言之，伊賀川的兵刃已經脫手飛出，已無拚鬥之力！

孟知秋採用這種「硬拚」手法，原因就是「聽」出伊賀川內力耗損甚鉅。

孟知秋也已經算準一件事。那就是伊賀川兵刃一旦脫手，一定急急逃遁決不戀戰。所以他也已經準備好。

孟知秋果然「聽」見伊賀川身形掠空飛去。他甚至聽得出伊賀川是用一種極肖似蝙蝠的姿式身法，這是東瀛著名的「蝠遁」。

但「蝠遁」的尅星却是「天龍抓」奇功。偏偏孟知秋正是中土武林唯一練成這門絕藝的人。

伊賀川已經飛上黑色步障外那片樹林頂梢。白霧籠罩範圍廣達二十丈方圓。現在已被拋在身後脚下。

夕陽即將消逝。黃昏秋風中充滿寒夜氣味。

伊賀川瞬間已決定自己從此亦將如夕陽下山一樣消隱無踪。雖然太陽下山明朝依舊爬上來，但他却不同，他將永不重現江湖！

你一旦看見過蝙蝠在薄暮中覓食飛行，牠們永不直綫長程飛行，而是倏忽轉折方向變幻不定。所以看得你眼花頭昏。

但一道人影却宛如奔雷掣電直綫飛射，忽然已掠過伊賀川身邊然後沉墜沒入枝葉中。

伊賀川在樹梢上飄忽如風掠出十七八丈，忽然大吃一驚。因為他不但全身氣力突然完全消失。而且他也看見自己肚子有個大破洞，肚子裏的腸臟都沒有了。

他很想回頭看看自己的大腸小腸掛在枝梢是怎樣的景象，他也想像有些肉食鳥類明天清晨喧噪奪食的情景……

他從數丈高樹巔跌落地面，反而清醒睜大了眼睛。他看見孟知秋平凡得甚至蠢俗的面孔。

但這張平凡蠢臉孔的嘴吧却吐出智慧而又有人情味的話：「伊賀川，我有時會用五年十年或者更長時間才動手抓人。」

伊賀川很清醒，聲音却很微弱無力：「血劍嚴北呢？」

孟知秋道：「他？我已經等了二十年啦，我向來在沒有把握以前絕不動手，所以你不必難過，因為我在你身上也已花了十七年心血之久。」

他嘆口氣又道：「十七個年頭不但很長久，長久得連襁褓中嬰兒亦已長成變成大人。同時我還得忍受種種壓力煎熬的痛苦。」

十七年當然是很長久的時間，人生中能有幾個十七年呢？有時我們不意碰到朋友，驚嘆着說「啊，咱們已經十年沒見啦！」當時我們可能感觸良深，但也可能祇是嘴巴說說而已。其實却是極之殘酷可怕的事實。因為「時間」是世上最冷酷無情的東西，甚至比死亡還可怕。

孟知秋又道：「如果連你的劍術算在內，你一共施展十二種忍術，我萬分佩服你，世上恐怕已無人能達到這種成就境界，即使你東瀛故國也恐怕無人達到此種成就。」

伊賀川擠出少少笑意，道：「連最後的蝠遁一共是一十三種。你認為那一種最不容易應付？」

孟知秋道：「最難應付的却是你最弱的一環，那就是『埋伏』之忍術，由於這門忍術既可單獨顯現威力，又可隱藏於其他各種忍術中。可以貫穿全局使其他忍術增添無數威力，所以早在十年前我針對這點下了不少苦功，我甚至不惜卑詞厚禮找到『巧手天機』朱若愚向他請教。他的機關埋伏之學天下無雙，你當然知道這個人了。」

伊賀川道：「我知道。我前年才找到他想拜他為師，可惜他忽然病歿。祇不知他一身巧奪天工的本事有沒有傳人？」

孟知秋道：「我不知道，朱若愚脾氣很古怪，就算他有得意門生，恐怕也不會告訴別人。但總之我雖是得到他指點，却仍然感到毫無把握對付你『埋伏』之忍術。所以你看，我不得不極力熬到你逃遁時才有機會反擊。你今天雖然敗了，却的確不必難過。假如不是碰到我，而我居然又是肯化費十七年時間找出辦法的人，否則你一定能夠稱雄天下。」

伊賀川道：「我不難過，一來敗於你這種人物手底並不寃枉。二來人生總有結束的時刻。啊，天色好像已經黑了！」

孟知秋道：「是的，白晝越來越短，現在天已經黑了，今天已經落幕，一切都要等明天才開始……」

但伊賀川却已沒有「明天」，他雙目瞑合靜靜離開人間。其實每當一天悄然逝去，世上任何人都永不知道是否還有明天，更不知道明天會是怎樣的日子！

神女遇着脂粉客

明天究竟是好是壞？是悲是喜？誰能知道？誰敢確定呢？既然白晝很短促，跟着來的必是漫漫長夜！

有些長夜很平凡地在醉夢中渡過。但有些長夜却能夠發生許多奇怪可怕之事。

「奇怪」意思包括想不到的浪漫香艷遭遇。「可怕」則免不了仇殺死亡……

梳妝台上擺滿各種名貴珍飾，釵鈿耳環，項鍊釧鐲等等，沒有一件不是珠光寶氣閃耀着各種眩目光彩。黃金白銀在這些珠寶之前簡直變成泥沙一樣不值錢。

但房門和窗門都沒有鎖上，好像擺明歡迎樑上君子光顧，或者有意誘惑婢僕來個順手牽羊。

不過如果你知道這間華麗而又擺滿珍貴首飾的香閨，主人竟是天下武林一流高手的「風鬟雨鬢」南飛燕。你就不會覺得詫異奇怪了。

第一點南飛燕不但輕功獨步武林天下無雙，而且是暗器大家。九種暗器有九種不同手法，厲害可怕得難以形容。

第二點這些珍飾以及居室一切華麗佈置，都是「海龍王」雷傲侯的。雷傲侯當然希望她肯「笑納」那些珍飾。但南飛燕却一點不放在眼裏，以她的身份地位以及天生麗質，還有什麼他得不到的呢？既然東西不是她的（她還未肯笑納），就算被人偷去也不相干。

當然世事就是那麼奇怪，以南飛燕這種人物，居然也有她求不得的東西。

「但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她欠缺的就祇有這一樣。雷傲侯最可惡的地方就是他肯給南飛燕一切最奢華享受，最貴重的首飾。却不肯給他最眞摯的愛情。

所以南飛燕用整塊紫水晶雕成的酒盃，喝着遠從波斯運來冰鎮的葡萄美酒。但心裏却還恨恨想着怎樣「修理」雷傲侯，便不必訝異亦不必怪她了。

香醇却又微微酸澀的葡萄美酒入口雖然冰涼清冽。可是她却渾身發熱，簡直坐不住。一會起身脫一件外衣，一會起來脫掉裙子……

不久他身上竟然絲縷不存，因此他雖然仍然心煩身熱，却已沒有衣物可脫了。

鏡子裏反映出她豐滿白晳的玉體，應該堅挺豐滿部份如乳臀等。仍然像二十歲時一樣。應該細小得一隻男人手掌可以捻住在的纖腰，也絲毫沒有變粗。

眉如春山眼似秋水，玉靨嬌艷如芙蓉初開。自從豆蔻年華（十三四歲）之後，雖然經歷二十年江湖風波歷練。但鏡裏貞貞朱顏依舊嬌艷，身材也依然充滿彈性，充滿深淵似的誘惑。

雖然有過很多各式各樣的男人。但何以仍不能忘懷那天殺的可惡之極的雷傲侯呢？

尤其是雷傲侯居然那麼體貼水柔波，更是令人不能忍受。

哼！水柔波不見得美到那裏去。但居然稱為武林第一美人，見她的大頭鬼。等我用「鳳雙飛」打瞎她的眼睛，或者用「女兒愁」扯斷她的舌頭，又或者用「玉盤連珠」使她變成大麻臉。那時候看她還是不是武林第一美人？抑是武林第一醜人？

但忽然間她滿胸妬恨消失得無影無踪，因為她聽見有人在窗子外面偷窺。

南飛燕雖然是赤身露體，甚至由於煩躁而變成半躺半坐，形狀非常不雅，因而窗外的瞽伯可以一覽無遺。但她一點也不在意。她祇研究一件事，那就是此人竟然能潛近窗外，不知是由於她心情煩躁而疏忽大意？抑是此人功力奇高？

要知南飛燕以「暗器」獨霸武林。這一門絕藝首先要練的就是眼睛和耳朵。眼睛是白天時出手對付敵人或者應付反擊，耳朵則是沒有光綫時代替眼睛。此所以那人能夠潛近窗外而她居然不能提早發現，實在值得研究。

南飛燕想了七八種狠毒對付的方法，但一想到假如瞽伯的是雷傲侯的話却又不妥。

一想起雷傲侯，她忽然全身又軟又熱，情不自禁輾轉反側。

一時雙腿緊併絞磨，一時又四肢伸展攤開……

窗戶本來半開半掩，突然「砰」的一聲輕響，原來那瞽伯居然越窗而入。

就算是普通人跳越這道窗戶，亦不至於弄出聲響來，因而連南飛燕也當眞駭一跳。

南飛燕忽然夾攏雙腿，兩手掩住乳房。滿面驚訝之色（絕非假裝），道：「唉，我的老天爺！怎麼會是你呢？」

那人雖然由瞽伯變成了明火執杖，但一副目瞪口呆，驚艷垂涎的樣子，居然不會回答。

南飛燕長長嘆口氣，全身鬆弛露出無限嬌慵之態，輕輕道：「你的確是我唯一想不到的人。」

她停頓一下，又道：「當我忽然發現窗外有人之時，你猜我已經想過多少個可能來找我的人？」

那瞽伯這時才會應道：「我祇知道雷傲侯。你第一個人一定想她，對不對？」

南飛燕道：「對，但他根本不必在窗外偷窺。」

瞽伯聲音中竟大有妒意，道：「雷傲侯隨時都可以得到你？」

南飛燕不但用力點頭，還說道：「對，一點不錯，任何時候祇要他想要，我都會送上去，而且任他為所欲為……」

瞽伯呻吟一聲，話聲變得有點模糊，道：「還有誰呢？」

南飛燕道：「由今天見到的孟知秋，大自在天醫李繼華，甚至此宅的男園丁都想到，偏偏沒想到是你。」

瞽伯又呻吟一聲道：「難道你連水柔波的男人山凝之那個少林和尚都想過？」

南飛燕道：「何止是他？我甚至連刀王蒲公望，血劍嚴北都考慮過了。」

瞽伯大吃一驚，眼中情慾光芒登時減弱大半，訥訥道：「那兩個人就是刀王蒲公望和血劍嚴北？唉，我何以想不到？」

南飛燕嘆一聲：「刀王血劍只可以唬唬別人，你別忘記我是神女宮宮主，他們還不一定配得上我。」

瞽伯身子向後縮，怯怯道：「當然，當然，小可更沒有資格，小可在你面前祇是豬狗而已，但你實在太漂亮了。小可簡直暈了頭變成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南飛燕伸長四肢，以致乳房輕輕跳盪。她不但動作上發散出强烈誘惑力，甚至口中還說道：「你不是癩蝦蟆。你武功名氣雖然遠遠不及那些人，但你年輕英俊，我向來喜歡年輕有活力的人。」

瞽伯登時胸膛挺高，眼睛和臉上都不掩飾流露出慾望。南飛燕又道：「我忘了你叫甚麼名字呢。」

瞽伯道：「我姓陶名正直。」

南飛燕喃喃道：「過來吧，陶正直，希望你懂得怎樣滿足女人，任何其他事情以後才說不遲……」

女人有時很難滿足，但有時又非常容易，容易得使你不敢相信。

因此當南飛燕嬌喘大作哼聲不絕之時，陶正直忍不住在他耳邊問道：「你一定很久很久沒碰過男人了？」

南飛燕搖頭哼哼唧唧地道：「不，幾乎每天都有男人。」

陶正直訝道：「但你的樣子好像已有許多年沒有男人！你一直都如此淫蕩？」

南飛燕道：「是，一直都是，你可喜歡？」

陶正直道：「當然喜歡……」

過了許久他們才繼續談話，這時兩個人已經靜靜躺在床上。南飛燕道：「你喜歡我淫蕩，却祇不過因為我不是你的妻子，如果我是你的妻子，你的答話絕對不一樣。」

陶正直認眞的想一下，才道：「恐怕不是這樣。因為我忽然發現我竟願意有一個淫蕩的妻子，唉，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也弄不清楚！」

這個問題當然很少人會無端想到。

所以陶正直的回答既正常而又不正常。正常的是他從未想過，不正常的是他居然發覺自己願意有一個「淫蕩」妻子。

南飛燕笑得很邪氣，道：「如果我眞的是你妻子，但我却天天換男人，你也願意？也不反對？」

陶正直道：「我要想一想，不過好像不會反對……」他猶豫一下，才問道：「但你却很嫉妬雷傲侯對別的女人好，爲什麼你看不開？」

南飛燕道：「我不知道。」

陶正直道：「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你對他未免太過份一點吧？」

南飛燕道：「我明知不對，但我仍然忍不住很嫉妬，我自己也沒有辦法。」

陶正直眼光一閃，說道：「既然如此，你祇好想法子修理他懲罰他，你說是不是？」

南飛燕道：「我越來越喜歡你了，你告訴我，怎樣修理他，才使他感到眞正痛苦？」

陶正直道：「雷傲侯跟別人不一樣。別人不覺得痛苦的事，到他身上可能變成痛苦萬分。」

南飛燕大喜道：「快告訴我，我該怎樣做。」

陶正直答道：「明天早晨呼延逐客和山凝之一場決戰一定非常精采，一定不是時時會有的決戰。」

南飛燕道：「我看也沒有甚麼了不起，不見得比孟知秋，伊賀川精采。」

陶正直道：「你可以不看，但雷傲侯要是看不到，必定痛苦萬分，引爲平生之憾！」

南飛燕凝眸想一下，笑道：「有理，你眞是天才，但明晨之戰還是小事情。我問你如果名滿天下的刀王蒲公望和血劍嚴北作殊死之戰，你認爲到底誰會贏呢？」

陶正直大驚道：「天下誰也猜不出結果，莫非他們眞的有決鬥的可能？」

南飛燕道：「不但有可能，簡直巳決定馬上決鬥，我正是因此才從巫山趕來南京。」

陶正直拍一下他肥白的屁股，道：「好極了，祇要你有法子使雷傲侯錯過這一次決鬥，他就算不自殺，不一頭撞死，至少也要鬱鬱寡歡許多年。」

南飛燕笑了幾聲，忽然嘆氣道：「我本不想這樣對付他，但誰叫他竟敢不把我放在心上呢……」

陶正直想起雷傲侯，又想起自己懷中這個赤裸美女居然如此傾心於自己，使他生出她巳歸屬於他的感覺（例如妻子）。突然感到一陣強烈刺激，匆忙而又粗魯地壓住她。這一刹那間，他彷彿明白何以喜歡妻子淫蕩得人盡可夫的緣故……

九葉一枝花

陶正直是不是不正常，是不是變態呢？答案很肯定只有一個字——「是」。

不過從人類觀點看却又是正常現象。人類不可能個個是正常人，當然也應該有不正常的人（何況很多所謂不正常祇不過以當時社會價值觀念評估，並非眞理）。

由此却可引申出來一個看法——包括正常人和不正常人方算是完整「人類」。

如果以個人來說，善與惡同時存在於一身方是完整的「人」。

問題是你能不能抑惡揚善，從其中得到最佳協調而成爲受尊敬的「善」人？

這兒要進一步引申的觀念便是說，世上一切事物（精神物質都包括在內），總是有正反兩面。而評價則視乎正與反兩面調協的結果。例如陶正直能夠做到強者才做得到之事，但他表現却很懦弱。但他究竟是強人抑弱者？當然我們必須看他如何協調自身的强弱才求得出結果。

又例如當某甲極冷酷地全力精密計算怎樣一舉殺死一千個人。此時某甲無疑是最冷血的兇手，是惡人。但如果他此舉可以救一萬人，甚至十萬人性命，他却又是最慈悲最有愛心的人。此處可以看出「冷酷」與「慈悲」的協調的結果。

所以大致上可以認定，「價值」其實就是矛盾協調的結果。

此所以耶穌基督從「愛自己」或者「愛世人」的矛盾衝突中獲得舉世讚歎。佛家的「悲智雙運」則開闢無盡深邃清涼境界（慈悲是感情巓峯，智慧則是理智極點。誰能於同一刹那間既充滿最豐富最强烈感情，而又充滿最客觀最冷靜的理智？）上述境界皆是感情理智融洽諧協的極致。

雖然我們都響往、讚歎甚至追求這種既偉大而又平凡的境界——神性。

然而我們却因爲邪惡氣質和獸慾而墮落——魔性。亦可簡直稱爲魔鬼。

徘徊於冷酷及仁慈之間。徘徊於奸詐及正義之間，徘徊於上進及墮落之間，徘徊於智慧及愚昧之間。還是許多說之不盡，而這就是「人」。

山凝之本來不大願意談論這些形而上的理論。但廣定和尚（假和尚，其實是毒教高手，小悟眞的師父）以虛心態度問及。而看來他的思想很混亂很迷惑。加以廣定今晚帶走小悟眞之後，將來恐怕不易再見。所以山凝之講得很詳細。

現在舒適溫暖的房間內祇有山凝之和水柔波。雖然夜色剛剛降臨，但其實一轉眼就天亮——假如你明晨巳訂下生死決戰約會的話。

在銀燈下，水柔波看來又另有一種描寫不出的美態。她不必做作，不必搽脂抹粉，更不必學西施之捧心。但一顰一笑却都美不可言。

山凝之凝視她久久都不移開目光。

當然，她也不時凝睇山凝之。但可有誰能知道她此刻除了擠滿了芳心的柔情之外，還有甚麼想法？他會不會想到明晨一戰，如果是山凝之敗北，竟是他濺血死於「悲魔之刀」下。那時她怎麼辦？跟隨他殉情而死？抑是獨自隱入永無人知的深山孤獨地過活？又抑或是悲傷一段日子之後，心靈創痛被時間慢慢醫治復原，然後又碰到一個可以付予柔情的知己？

這些疑問自是沒有答案，必須讓事實來解答。

水柔波美眸變得火光曚曨，然後淚珠終於沿着玉頰流下，流過那白皙嫩滑的皮膚時，好像能把那嬌嫩無比的臉龐沖出一道情淚之溝。

兩顆淚珠掉落衣襟。當淚珠離開那桃花似的面頰，而又尚未落在衣襟上的刹那。山凝之看得一淸二楚（普通人當然看不見），那兩滴淚珠竟然跟（悲魔之刀）刀尖的淚形金鋼鑽一模一樣。

山凝之輕輕搖頭。他下意識地以這個動作想甩開「不祥」的預感。

他絕不是迷信的人，亦絕無忌諱。因爲凡是眞眞正正的佛教徒必定不迷信。例如禪宗有一位丹霞大師，爲了破除膜拜偶像的迷信。居然拿木頭做的佛像劈開生火取暖。原因很簡單，「佛」本是在你心中，木偶祇不過是象徵。所以敬之則可，迷之便大大不可了！

不過「預兆」却是心靈的超物質的感應。祇不過有如你很熱就會面紅流汗，冷則面青發抖一樣，是一種比事情早一點的徵象而已，並非全屬「迷信」。

山凝之彷彿看見把「悲魔之刀」刀尖伸到他面前。而他却不知何故閃躱不開？

如果你是山凝之，你會對這一生死大事如何應付如何決定。不祥之預兆本身也有神秘力量，會使人大受影響，使人信心減弱！

山凝之和水柔波在燈下默默對坐。他們之間不必山盟海誓，不必提情道愛。一個凄然眼波，一抹溫柔微笑就足够了……

時間過得好快，忽然巳經到了三更時分。

×　×　×

這一夜雖然很漫長，却因爲很多事情而使人覺得並不漫長無聊。

雷府大廳內燈燭高燃，明亮得連掛在牆上每幅價値連城的書畫，其中任何蠅頭小楷都可以看得淸淸楚楚。

紅木質料的古雅櫥櫃，疏落有緻地擺放一些裝飾玩物。既不使人覺得擠擁亦無閒冷之感。

人人都知道這個大廳內任何一件東西，即使是每個人坐的椅子，也必定貴重得使人伸出舌頭而收不回來。

這些人是「血劍」嚴北。「刀王」蒲公望。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大自在天醫」李繼華。當然還有主人「海龍王」雷傲侯。

祇有孟知秋、李繼華和雷傲侯在燈下對酌。琥珀色的美酒盛載在水晶盃，發出誘人的香色。

嚴北、蒲公望兩人分別盤膝坐在兩張羅漢床上，相距祇有十步左右。

他們內心中對於彼此唯一的敵手，同聚一堂又度過長夜，會有甚麼感想呢？

當世之間，論「刀」當然是「刀王」蒲公望第一。論「劍」或者論「殺人」，「血劍」嚴北無人可比。

但這兩個無雙高手一旦出手相拚，結果如何呢？

這個答案天下武林人都想知道。而雷傲侯身爲天下古今獨一的鑑賞名家。想法却和常人有點不同。

雷傲侯並不在意嚴蒲二人之間誰勝誰敗。總之這兩大蓋世高手若是出手相拚，當然一定有一個人敗北。

雷傲侯最重要是「親眼」鑑賞他們拚鬥的過程。雷傲侯深信祇有他這對眼睛，才可以眞眞正正看得出這場拚鬥的「精采」之處。他這個想法絕對沒有誇張自大。因爲廳中所有的人（無一不是頂尖人物）都承認他的想法。

所以如果嚴蒲二人拚鬥之時，雷傲侯居然不在場鑑賞的話！無論是誰都不免大感遺憾！

「血劍」嚴北忽然睜開眼睛，道：「雷傲侯，現在三更了。」

人人都望住嚴北。這個向來極少開口說話的人又道：「但呼延逐客却仍然有點心神不定。莫非當此生死決戰前夕竟會感到緊張？」

雷傲侯好像立刻全盤了解嚴北意思。歎口氣道：「不錯，巳經快三更時分。如果呼延逐客仍然心神不定的話，原因當然是緊張。但面對少林寺七大高手之一作殊死之戰，心中有點緊張並不希奇。」

嚴北道：「我一定要幫他這個忙。」

那呼延逐客乃是「大江堂」三大香主之首，嚴北幫忙他自是合情合理之至。

雷傲侯又歎口氣，才道：「好吧。你說怎樣做，我派人去辦妥。」

嚴北道：「找一個最美麗的女人給他吧。」

沒有人覺得驚奇。這本是消除緊張最佳最自然的辦法（男女均同）。因此人人腦海中都出現同一張美得眩目的嬌靨！

雷傲侯搖頭道：「最美麗的女人祇有水柔波當得起。但她和山凝之在一起。」

嚴北道：「連你也沒有辦法？」

雷傲侯搖搖頭，攤開雙手苦笑。

嚴北道：「[illegible]一齊出馬又如何呢？」

孟知秋立刻嚴肅地道：「不可以。這種事情豈能用強？如果她不甘心情願，徒然使呼延逐客心情更亂！」

他身爲全國總捕頭，像這種恃強違法之事當然不同意亦不能不作反對表示。不過他當然也知道，嚴北蒲公望兩人聯手的話，天下的人加起來也阻擋不了他們。

所以他把問題重心轉移到「效果」上。如果嚴北眞要幫助呼延逐客，當然一定要考慮到這一點。

「血劍」嚴北兩道目光冷銳如劍，筆直射着孟知秋。

這個擧世無匹殺人專家說的話誰敢反對駁回？誰敢得罪暗殺道最偉大的殺手？當然任何人都可以得罪他，如果決定不要性命的話。

情勢必定十分嚴重緊張。因爲本來溫暖如春的大廳內突然變得非常寒冷。空氣也好像凝結而沉重。

「中流砥柱」孟知秋居然能擠出微笑，並且用這笑容迎接冷銳似劍的目光。

他們本來就是死對頭，先天上絕不相容，不能並存於世。

孟知秋親手捕殺的一流高手巳經數不清了。連暗殺道中聲名比「血劍」嚴北更響亮，那來自東瀛的伊賀川，也剛剛伏法死於他天龍抓奇功下。但孟知秋却知道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聲名响亮些不一定表示更厲害高明。這祇不過有些人天性比較喜歡炫耀而有些人喜歡隱藏自己。

如果捕殺「血劍」嚴北成功的話，無疑是他事業的巓峯！那時孟知秋巳經可以

退休，因為世上已經沒有值得他出手的人了！

　嚴北到底會不會出手呢？如果他能殺死全國第一神探。當然也是他「殺手」生涯的巔峯極致。所以對他來說，孟知秋和蒲公望的重要性都一樣。

　但時機是否合適？除了地點的考慮之外，「銳氣」更為重要。孟知秋剛剛捕殺伊賀川，銳氣正盛，信心正强。而現在的地點亦很不適合殺人。

　所以，嚴北終於收回目光。

　大廳登時解凍，又恢復了溫暖如春光景。

　「刀王」蒲公望的聲音雄壯震耳，道：「秋老其實說得很對，水柔波若不同意，對呼延逐客有何益處？不過如果你堅持的話，咱便跟你一齊走一趟。」

　這兩人刀劍合璧，天下的確無人能够阻擋。任何門派亦將如拉枯摧朽般一敗塗地。

　所以微塵（山凝之）是死是活就看嚴北如何決定了！

　「大自在天醫」李繼華這時才開口，道：「慢着！」祗有他敢用這種語氣跟嚴北蒲公望這種可怕人物說話。因為他不但有特殊本事，兼且亦是天下無雙之士——醫藥之道凌古絕今。世上恐怕祗有「大夫」這一行，能够使人送上銀子之後還要千恩萬謝的。普通「大夫」尚且如此，何況李繼華這種無雙大國手？

　李繼華又道：「第一點，你們如果去找水柔波，山凝之必定不肯罷休。因此你們一定會出手，也一定會殺死他無疑。若是如此結局，明晨誰跟呼延逐客交鋒？」

　蒲公望祗打個哈哈，却已震耳欲聾。嚴北不說話大概是懶得得罪這個大國手。

　說話的人居然是神探孟知秋。他道：「少林寺高手很多，上一輩的人不說，目前就有七大高手！山凝之祗不過是其中之一。山凝之若是死了，自然會有別人代替他。」

　李繼華搖頭道：「不對，少林目前雖有七大高手，但在此地却祗有笑塵和微塵山凝之。可惜我知道笑塵真元耗損太甚，十年之內絕對不能復元。」

　孟知秋笑一下道：「大國手，你有所不知，少林當今七大高手之首已經在此，他也曾在東校塲點將台上露過面，祗不過你沒有注意而已。他甚至也有去參觀我與伊賀川那一戰。」

　李繼華訝道：「哦，是那個小和尚！如果他就是一塵大師，他的童子功可眞的很了不起啦！」

　他一定是猜中了，因為沒人出聲糾正。李繼華却又道：「但第二點理由你們絕對無法反駁我。那就是水柔波現在是我的病人。」

　嚴北和蒲前望居然都不作聲了。蒲公望為人豪爽不覊，所以甚至露出苦笑的表情。

　本來「病人」算得什麼理由？簡直不通之至。但李繼華認為是他的病人就不同了。因為任何人都有一旦可能變成他的病人，而任何人絕不希望失去資格而被他拒絕。

　李繼華又道：「水柔波已中了一種天下古今最厲害的蠱毒『孤獨迷情蠱』，這種病人很少見到，也很少人值得我花心血醫治。」

　嚴北是全廳最沒表情的人，但這時却最先現出驚訝之色，問道：「你肯醫她？你進得好她？」

　李繼華道：「如果找到合適的藥，當然醫得好她，哼，世上還有病症能難倒我李繼華的不成，你問得好笑得很？」

　嚴北居然也會道歉，祗怕是平生第一次，所以聲音生澀，道：「對不起，祗不過我聽過這種蠱毒無可醫治，連施毒放蠱的人也沒解藥。」

　李繼華頷首道：「你說得對。不過有一種藥物叫做『九葉一花』，世上無毒不解。祗要懸掛胸口，中了任何絕毒昏迷甚至死掉。但不久仍然會活轉過來，當然治這種蠱毒還得配合其他一些藥物才行，並非掛在胸口那麼簡單了。」

　雷傲侯道：「這種藥物連我都沒有，你難道有麼？」

　世上也祗有他敢這樣講法，換了別人一定被視為發神經病。

　李繼華承認道：「我的確沒有，否則早就醫好她了，所以水柔波如果現在被男人碰過，也鐵定活不到六個時辰。子不見午，午不見子，大羅神仙也救她不得？」

　原來如此，怪不求他的病人不許人「碰」。

　孟知秋道：「你可有把握找到『九葉一花』那種藥？唔，這名字眞奇怪。」

　李繼華道：「當然沒有把握，那是天財地寶，一兩百年才有人找到一棵半棵，而且一定是毒教之人找到，別的人既不會費心去找，亦不知道它的無窮好處。」

　雷傲侯道：「既然如此，水柔波豈不是沒得救了？」因為是他受少林寺之託而出面找到李繼華替水柔波醫治，所以他當然很關心。

　李繼華傲然一笑，道：「不一定，我正在研究一種奇異的方法，當然也很困難，一定要有一個純陽之體的男人，既愛她而又被她所愛。她既不能讓男人碰，我却偏偏要那男人碰她，同時加上一些藥物就可以解救了，不過我還要時間仔細考慮清楚，這可不是開玩笑事情。她那麼漂亮，死了固然可惜，而我的聲名更要緊。所以絕對不能失敗！」

　人人都無法參加意見。祗有恭聽的份兒。

　嚴北過一會才道：「雷傲侯，你家裏有什麼女人？」

　雷傲侯居然面色不變，道：「有不少，除了粗蠢丫環僕婦之外，還有十二個歌姬侍妾。」要知在那個時代根本沒有「婦解運動」，根本談不到女權，男人可以把姬妾像禮物一樣送給朋友。

　像宋代有個書生詹天遊，當時的人都認為他風流才思一時無兩。有一天駙馬爺楊鎮在家中設宴請他。楊駙馬有十個出色美貌姬妾（連公主也不能禁止丈夫納姬妾），當然要叫小姬出來唱歌跳舞以助酒興。其中有一個名叫粉兒的美麗可稱為「絕色」，所以詹天遊一見就為之魂飛天外。他才思高妙敏捷，即席塡了一首詞。前面幾句讚美粉兒的美貌，最後兩句是「玉梅

梅花下遇文君，不曾眞個也銷魂」。楊駙馬撫掌大笑而又十分欣賞這一句「不曾眞個也銷魂」便把粉兒贈給詹天遊。這就是「眞個銷魂」的香艷典故。

　但也看得出從前的男人很威風很有地位權力。

　女人則眞是可憐動物或玩物（除了明媒正娶的髮妻以及生了兒子的姬妾之外。兩者均受宗法嚴密保護，地位非常穩固，甚至穩固得連現代女人也要羨慕）！

　雷傲侯連身子也不必離開椅子一寸，祗須拍一下手掌，馬上就有一個樣子伶俐的僕人飛奔入來。然後把他意思傳出去！然後十二金釵一齊擁入來，盛妝艷抹香風陣陣。

　他們都長得不錯，體態也窈窕或豐滿，燕瘦環肥式式俱全。

　可是沒有一個男人點頭，他們甚至不須投以第二眼。因為第二三流的貨色終歸入不了第一流人物的眼睛。

　雷傲侯一揮手，衆姬如潮水一樣退出大廳，但香風仍然縈繞於衆人鼻端。

　他笑一下，道：「所以我不敢作野人獻曝。你們有甚麼主意？」

　其實他必定已猜出別人的主意，甚至可能一開始就知道會有何種結果，所以他由開始之時就不時苦笑，直到現在仍然苦笑。

　「血劍」嚴北深深盯他一眼，說道：「庸脂俗粉當然不行，那就祗好找南飛燕了。」

　南飛燕外號「風鬟雨鬢」，是巫山神女宮宮主，手下最少擁有百來個美女，但女人的潛力絕對不能以「個人」計算。所以神女宮勢力龐大得很，在江湖上簡直沒有任何門派胆敢招惹。即使是少林武當等大門大派，聽到「神女宮」也心跳頭痛而退避三舍。

　除此之外，南飛燕本身輕功號稱天下第一。他當眞能够躍起三、四丈之高。這還是小事，最驚人的是他還可以在空中「走路」，而且可以走上很久還不掉下來。

　更可怕的是南飛燕「暗器」，也是地下無雙，她有九種暗器，是用九種不同手法施展。

　所以，就算嚴北蒲公望或者孟知秋，全都不敢惹她，因為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南飛燕非常美貌，面孔身材皮膚等絕對是一流人才。何況她對當世第一流的男人都很有興趣，就算是最沒有表情的嚴北她都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

　故此沒有人尤其是男人敢惹她敢得罪她，除非是太監或者傻子。

　雷傲侯深深歎口氣，南飛燕當然並不祗專屬於他一個人，不過顯然由南飛燕對他的確有特別情意。

　所以要他去找南飛燕，叫她讓別的男子發洩緊張獲得鬆弛，他就算不介意，但面子也不好過。

　然而這種事情當然嚴北不肯親自出馬。所以雷傲侯歎完了氣，仍然不能不提出解決辦法。

　他道：「我叫一個會說話的人去找她。但却一定要嚴北蒲公望你們同意承認是你們的主意。而且你們非常堅決，非要她來不可。你們一定得答應這一點。」

　嚴蒲二人都不遲疑點頭應允。他們兩人這輩子怕過誰呢？尤其是兩個人聯手之時，任何强仇大敵都不必考慮，何況南飛燕最懂得這種事，亦不介意使人男獲得大鬆弛（當然都是一流高手她才願意）。她當然肯做，事實上她這方面的服務亦是一流的。

　雷傲侯又拍一下手掌。他面上仍然掛着苦笑……

金色母蜘蛛

　陶正直已經醒了，雖然他支出體力很多。但他不但年輕，同時武功確實練得很不錯，祗不過他從來不肯顯露而已。

　南飛燕赤裸光滑柔軟豐富的肉體使他又昇起慾望。外面傳來更鼓聲，才敲三更而已。

　南飛燕的呼吸噴到他的面孔。他口氣已稍微有點異味，所以陶正直面孔仰高一點避開了。陶正直身體剛剛有反應想有所行動，忽然聽到奇怪的聲音，他立刻裝睡，熟睡得像肥猪一樣。

　門環敲擊聲使南飛燕馬上醒了。

　她聽和嗅過陶正直的呼吸，却禁不住長長歎口氣。歲月眞不饒人，任何濃妝艷抹任何最好的香水都沒有用處。祗能作表面上的掩飾。

　祗要午夜夢迴之時，你馬上就可以發現年輕人的口氣不會有可怕的味道，但年華老大的人，却會感到難以忍受。

　南飛燕從一個小玉瓶取出一粒紅色丹藥噙在口中，這是當世大國手李繼華替她配的藥丸，保證一含入口中，口氣就變成十分芬芳可愛。

　她推醒詐睡的陶正直，陶正直立刻像八爪魚一樣纏繞她身體，接着翻到上面壓住她。

　南飛燕當然感覺出他明顯的企圖。心裏雖然喜歡他强烈貪戀的表現，但既然深夜有人敲門，一定有要緊「事」。

　所以她夾緊兩腿道：「有人敲門。」

　陶正直仍然沒有停止活動，好像要瓦解她的守勢。

　南飛燕道：「有人敲門就是找我有事啊……」

　陶正直道：「讓他等一下吧，我捨不得……」

　南飛燕沒有掩飾內心的不耐煩，道：「別胡鬧，既然有事就要先弄清楚怎麼回事。」她隨手推開陶正直，祗披上一件質料稍厚紫絨披風，就走出去。

　陶正直雖然翻臥在溫暖柔軟的床上，可是心裏却湧起被人推落冰冷黑暗污穢洞穴之感。

　當他瞧着長可曳地紫絨披風裏住那具光滑健美裸體時。心裏却忽然湧起說不出的憎恨厭惡。並且奇怪自己何以會被這具裸體挑起强烈情慾。

　他很清楚感覺到這個女人日後支配他控制他。任何時間任何情形下，祗要她認為該怎樣做。你便祗有依從的份，你如不依從，就會被她一腳踢開。

　外面還有一個房間，然後才是南飛燕跟來人說話的小廳。

　陶正直雖然沉墮於「毒恨」深淵中，

但傳入來的交談內容却又使他感到陣陣莫名亢奮。

所以南飛燕回到房間，雖然見他好像死豬一樣仰臥着，却一望而知絕對不是死豬。

南高燕用七種不同的香水塗抹全身不同部位，使房間內香氣瀰漫。濃冽得任何鼻子也至少三天之後才能恢復正常嗅覺。

她一面塗香水抹胭脂，一面說道：「雷傲侯叫我馬上去，有要緊事。」

她從鏡子裏看見陶正直眼中泛濫着情慾。當然還有其他很明顯徵兆。本來他的表現也算正常，如果一個精壯小伙子眼看裸體美女化妝而全不動心的話，反而要懷疑那小伙子有問題。但他眼中情慾光芒却強烈得不大正常。南飛燕回想一下，登時記起何時見過他露出過這種眼光，亦明白他何以如此亢奮。

她懂得男人很多的奇怪心理，也知道有些事在你毫無反應，但在他却可能刺激得亢奮如狂。這時她忽然決定帶他一齊去。看他那時會有怎樣的表現？

紫絨披風回到香噴噴有如絲緞光滑的身體上。但仍未完全合攏，由胸口直到足踝裂開一道縫隙。

南飛燕轉身面對陶正直，看見他眼光在裂縫上下巡弋，看見他舐咀唇好像饑渴的野獸。

「雷傲侯派人來說，呼延逐客有點浮躁，大家正幫他想辦法，我也去幫忙。」

陶正直居然還能思考還能說話，道：「決戰之前任何人免不了會浮躁不寧，這有甚麼辦法可想？」

南飛燕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辦法。但如果忽有變化，我意思說任何武功有時也有失常之變，何況這種制馭心神功夫？所以如果發生問題，男人就祇好找女人，而女人則可找男人或女人。」

陶正直道：「你去帮他，是不是用女人的身份？」

南高燕說道：「我是女人呀！」

陶正直發出有如呻吟的歎聲，道：「雷傲侯明知如此也肯找你帮忙？」

南飛燕道：「他恐怕也沒有法子不肯。因爲如果不是血劍嚴北和刀王蒲公望的壓力，他才不管呼延逐客的生死勝敗。」

陶正直又呻吟一聲，道：「這樣說來，他們根本是送你給呼延逐客發洩？」

南飛燕道：「雖然如此，我仍然是你的。我甚至可以嫁給你，做你的妻子！」

陶正直跳起身，幾乎向她撲去。但南飛燕不耐煩地皺眉的表情阻止了他。南飛燕道：「穿衣服，我要你親自送我去。」

陶正直立刻照做，他心中亢奮有增無減。

南飛燕是不是女巫？她怎能如此洞悉各式各樣男人心理？呼延逐客見到她獲得她之後，會不會得到鬆弛而贏得這一仗？會不會反而更心亂更浮躁不寧？

× × ×

「悲魔之刀」在明亮如晝燈光下閃出精芒而又寒氣侵膚。雷傲侯剛從架上取下此刀，拔出來看了幾眼。南飛燕就進來了，香風薰得滿堂皆香！

沒有人向陶正直多看一眼，更無人問他何以會跟南飛燕在一起，陶正直卑恭地縮到一隅，暗暗打量在座這些都是天下無雙之士。

南飛燕道：「雷傲侯，你如不想浪費時間那就快點把有關此刀故事告訴我。」

雷傲侯苦笑一下，道：「你至少坐下來聽聽好不好？」

南飛燕搖頭道：「我不坐。我不是留下就是離開！」

雷傲侯目光轉回刀上，立刻露出心醉神馳神情，道：「好刀，好刀。但目前我祇知道此刀來自天竺，是千年以上神物。初步估計相信是耆那教天衣派的兩大重寶之一，耆那教絕對不是婆羅門教，相反的此教正是與佛教一樣都反對婆羅門教（即今之印度教）。耆那教分天衣和白衣兩派。天衣派門徒都裸體以天爲衣。耆那教徒深信用極端苦行殘虐自己的方法可以解除業力免墮輪迴。

「戒律嚴得駭死人，對其他生命則又極端仁慈。甚至隨身帶着枯枝蘆葦，隨時輕掃道路以免無心踏死微小生物。」

這耆那教在印度是有名的「三教六派」之一。主張「戒律」「智慧」雙管齊下求取被業力及輪迴所束縛之解脫。由於此教重視苦行殘虐自己，所以佛教稱之爲「苦行殘身外道」。他們有許多古怪荒謬的折磨殘身之術，總稱爲「無量苦身法」。

能夠跟雷傲侯談下去的人，居然是南飛燕。她道：「既然耆那教仁慈得連蟲蟻也生怕踏死，却又何以會有這等殺人利器？何以又尊爲兩大重寶之一？」

雷傲侯道：「問得好。傳說此刀具有邪異魔力，耆那教徒深信若是被此刀所殺，便是業力太重，被斬斷善根，永恒沉淪於輪迴中。所以密密收藏以免落於別派人之手中，重寶其實就是珍視密藏之意。」

「悲魔之刀」這個名稱已古怪得可怕。但更想不到此刀竟是由天竺傳來，如果你是耆那教徒，你的苦行你的信仰被此刀一揮而萬刦不復。當然也會視爲被可怕的「悲魔」吞噬。

雷傲侯又道：「此刀刀身鐫刻文字是巴利文，是幾句刀訣。另外還有幾行字我居然能弄明白，非常有意思。」

悲魔之刀兩顆鑽石淚珠形光芒閃耀，隱隱浮動奇異的氣氛。

雷傲侯道：「那兩行跋語說：大奸大惡的人，遇見此刀如蛾撲火，身不自主須臾命絕。又說：主刀之人性必火烈，荼毒天下反變刀奴。唉，眞有意思之至。」

大家正在尋思，雷傲侯忽然向蒲公望揚刀作勢。

南飛燕立刻道：「喂，傲侯。你就算有這把刀在手，我保證你絕對打不贏蒲公望的横行刀，你是不是中了邪？」

雷傲侯把「悲魔之刀」歸鞘遞給她讓她拿着了，一面說道：「我祇是叫蒲老不必掩耳朵而已，我怎敢跟刀王動刀子？」

人人這才知道刀王蒲公望竟是運功封閉聽覺，不肯聽到雷傲侯對「悲魔之刀」評論介紹。因爲也許有一天他手中的「横行刀」會碰上「悲魔之刀」。

他接着又道：「南飛燕，我請你來並非爲講評此刀。是爲了呼延逐客不能平靜鬆弛，明晨之戰當然大有影響！」

南飛燕瞪他一眼，道：「你又想把我送給男人，利用我的身體使他鬆弛？」

雷傲侯道：「這是最自然、最有效、最古老的法子。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於世上。」

南飛燕眼睛一轉，看見陶正直雙頰熱紅。他顯然已感到萬分刺激。

雷傲侯又道：「我祇不過想問問你的意見。」

南飛燕搖搖頭，情勢立即變得不妙。果然她斷然拒絕道：「不行，我不幹。」

雷傲侯目光在嚴北蒲公望面上停留一下。似乎已得到答案。才道：「假如嚴蒲兩位聯合要求妳。妳答不答應呢？」

南飛燕本身雖然也是第一流人物。但嚴蒲二人聯合起來實是非同小可。而且他們絕對說得出做得到。任何人若是被這當世兩大宗師聯手夾攻，別說逃生活命，祇怕連多支持一招也難於上青天。

她緩緩道：「他們的面子當然不同，不過我也不能白做事。我有條件，他們如果不答應，最多比比輕功。」

當世輕功「風鬟雨鬢」南飛燕第一。世人都知道，嚴北蒲公望當然更知道。

輕功用來攻擊自然很有用。但用來逃走更有用。所以南飛燕的意思人人皆懂。

嚴北道：「蒲兄怎麼說？」

蒲公望宏聲道：「很公平合理，我祇希望她提出的條件也一樣公平合理。」

南飛燕道：「譬喻說桌子上擺着燕窩魚翅。我說我祇吃魚翅不要吃燕窩，我要你們支持我的決定這種條件合不合理？」

蒲公望道：「簡直合理得一塌糊塗，你吃不吃與我們有何相干？」

南飛燕道：「當然不相干，可能有點失望，因爲可能燕窩是你們出銀子買的，不吃豈不糟蹋東西？」

這些一流人物無一不是一點即透的老江湖。嚴北道：「祇要大家不太難過，我們自應答允。」

南飛燕道：「好，就這麼說。我的條件等時機到了才說。你們一定沒有損失，祇要到時支持我就可以了。」

看來她老早已經算好情勢之發展，所以老早就想好了條件。雷傲侯暗吃一驚。感到很不妥當。但一時也猜不出她的心意。祇感到自己一定倒霉。

× × ×

男女之間祇要有種種條件配合，總必是互相吸引而且愛慕的（異常者除外）。

你也許說「感情」如果要談條件，就失去價值。不值得歌頌，不值得崇拜嚮往，甚至不值得追求。

這話很對。不過此處所謂條件，祇不過有如你種花。你必須有「種子」。種子亦即是男和女。然後必須有土壤，有陽光，有雨露還有適合的氣溫。

土壤陽光等等都是「條件」，所以男女之間的感情也必定要有條件。條件並不是「購買」，更不是「交易」之意。

當種子萌芽之時，如果忽然被山上滾石壓住，被斷樹壓住。或者沒有陽光雨露，嫩芽從此枯萎不得成長。男女之間的感情亦復如是。

但有時偏偏會在石縫、巨木下，甚至在乾涸沙漠中，也能長出艷麗芬芳花朵。

男女之情亦復如是！

美人與俠士

南飛燕站在榻前，靜默地注視榻上打坐的男人。

南飛燕也是當今武林第一流人物，所以一眼望去就已經知道呼延逐客調息養神的情形。所以她並不是看他身心體力等狀況。而是像善於相馬的人端詳一匹名駒，她善於相「男人」，所以看得出許多別人看不見的事情。

這時呼延逐客也睜開眼睛，看見床前的美女。也看見她徐徐撐開紫色披風。由頸到脚下，整個身體的正面都赤裸呈現。雪白的肌膚閃出誘惑妖艷眩目色澤光采。

呼延逐客嚴厲刻板面容立刻大見鬆弛。他認得南飛燕，知道她的成就，她的地位。以她這樣高不可攀的美人，當然不是任何人輕易能看見她的裸體。因此在心理上呼延逐客已經十分滿足。由於滿足便立刻得到鬆弛。

南飛燕聲音柔膩迷人，道：「我祇是一個女人，你却是一個男人！」

呼延逐客道：「我知道。當你是一個女人之時。妳是女人中的女人。我從未見過你這樣的女人。你眞是任何男人夢想中的女人！」

南飛燕坐在床邊，腴胖而又堅實的雙腿以及緊膩小腹露出披風外。她任何舉動以至於站立或坐下，都像舞蹈一樣美，散發出無限魅力。尤其是紫色披風特別襯托出她的肌膚的雪白柔嫩。

呼延逐客道：「我不但感激妳，而且我自己覺得好像已變成人上之人，突然充滿前所未有的信心，妳眞了不起，妳使男人感到他眞是一個男人。」

南飛燕道：「我必須承認你的話很動聽，使我心花怒放使我想投身你懷中。」

呼延逐客道：「我是心中的話，妳一定不知道。我十年來幾乎沒有跟女人講過話。當然更沒有同床共衾。我幾乎已經忘記女人……」

南飛燕道：「你潛心練刀那是沒法之事。但現在不同，你現在祇需要鬆弛，任何一絲緊張都對你不利。普通人對男歡女愛床笫纏綿之事認爲耗費精力。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你當然懂得，是不是？」

呼延逐客道：「這一定是嚴北的好意。刀王蒲公望亦一定支持他。這是我的想法，因爲他們都不希望我落敗。」

南飛燕驚訝道：「這倒是眞的，但爲甚麼？」

呼延逐客道：「因爲我是試劍或試刀的理想人選。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南飛燕點頭道：「對！連你的寶刀也可以拿走。」

呼延逐客道：「不！此刀我已托付了雷老闆，他會交給我兒子。」

南飛燕喃喃道：「如果雷傲侯辦不到這件事。他一定非常非常痛苦……」

呼延逐客道：「但就算他做不到，此刀亦一定會回到我兒孫手上。因爲我的精魂一定附在刀上。我會弄死所有存心佔奪此刀的人。」這話大是凄厲恐怖。

南飛燕打個寒噤，道：「幸而我絕對沒有垂涎之意。我祇不過是一隻母蜘蛛而

已！蜘蛛當然不必使用悲魔之刀。」

呼延逐客訝問道：「母蜘蛛？我不明白？」

南飛燕媚笑道：「你很快就會明白。我不但是母蜘蛛，而且是金色母蜘蛛。」

她後來（隔了相當久而充滿激情動作的時間）又道：「呼延逐客，你知不知道母蜘蛛很可怕？因爲每當公蜘蛛百般獻殷勤終於得償大慾之後。母蜘蛛忽然忘記卿卿我我熱熱烈烈纏綿的過程。她會一口咬住公蜘蛛不讓他逃走。然後慢慢把他吃掉，當作一頓美味滋補的大餐……」

如果這些話早點說，任何男人的慾火都會馬上冷却變成全世界最無能的男人。

呼延逐客苦笑一聲，道：「我雖然不在乎生死。但如果死在床上而且是死在妳手中，想像中眞是洩氣眞是可怕。妳打算殺死我？爲甚麼？」

南飛燕道：「我是金色母蜘蛛，你記住我這句話。目前我祇想吃掉別的公蜘蛛，不想吃你。」

別的公蜘蛛是誰？她爲何要「吃掉」人家？呼延逐客想不通。事實上他並無意再想。因爲一來他深心中忽然燃起的戀情已經完全熄滅。就像被滾下來的大石壓毀的幼芽從此枯萎。二來他非常渴睡。那怕祇閉一會眼睛都好。所以他一下子就跌墮夢鄉，把現實世界暫時拋諸腦後。

× × ×

自從早先南飛燕離開大廳之後。廳中幾個人的眼睛就聚集在陶正直的身上。

陶正直本已縮在角落，這時還拚命向後縮。如果他的氣力够大的話，遲早一定把牆壁擠塌。幸而不久他們已開始交談。不管他們談些甚麼，陶正直祇要那五對鋒利得有如刀子的眼光不要對着他就行了。

雖然陶正直已立誓殺死這些人（都是舉世無雙之士），並已開始進行，但能否成功他當然一點把握都沒有。這些人如果很容易加害殺死，怎能擠身第一流人物之列？

雷傲侯正在解釋耆那教婆羅門教佛教的不同。他的學識果然廣博得使人吃驚，人人都祇有聆聽的份。但陶正直却居然暗自搖頭歎氣。

雷傲侯馬上發覺而問道：「這些偉大的理論那一點你不同意？陶正直，你爲人卑鄙或高尙，勇敢或懦弱，你選擇正道或權謀手段等等，都跟你的人生觀有關係。我們不妨稍作討論，反正長夜漫漫……」

陶正直縮縮脖子，但看見沒有人有一點點反對或異議意思，胆子便大了。道：「如果有輪迴有下一輩子，如果那些宗教的大師們眞的相信這些理論。最好就是顯示些神異奇蹟給我們看，我才相信，否則都是迷信。我們爲何要崇拜木石做的偶像？爲何要相信縹緲荒誕的神話？爲何要接受不能證實的思想？」

大廳中居然有四個人連連頷首，祇除了雷傲侯。但雷傲侯並無受挫神色，反而微微而笑。陶正直詞鋒却也更見鋒利。又道：「成功的人那是因爲他們的努力，決不是神仙菩薩所賜，叩十萬個頭都得不到，你必須努力。有些人拜一輩子神，結果可能很悲慘。總之，求神拜佛只是愚夫愚婦所爲。任何理論必須能够證實，必須能看到、聽到、摸到。」

現在所有目光集中雷傲侯身上，看他如何回答。雷傲侯道：「你可以代表年輕人以及注重物質享受的人的想法，現在以至將來都一樣。不過我先問你幾個簡單問題，免得我竟是誤會了你。」

陶正直大聲道：「好，請問吧！」

雷傲侯道：「第一點，你反對宗教信仰和祭祀，是否因爲你認爲沒有神靈？」

陶正直點點頭。

雷傲侯又道：「第二點，你反對輪迴果報，以及天堂地獄最後審判等理論，原因是根本沒有靈魂？」

陶正直點點頭。

「第三點，這個宇宙世界之形成，萬物的生滅存壞等現象，都不過由於物質聚合的作用。至於心靈精神不過是隨向物質聚散的？並無獨特價値？」

陶正直連連點頭。

「第四點，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你認爲不對。命運運氣都不過是偶然而已？」

陶正直雖然點頭，心中都不禁泛起疑慮。爲何雷傲侯每個問題都說到他心坎？而他自己根本不能整理得如此井井有條。但雷傲侯何以能够？

「第五點，」雷傲侯繼續道：「你認爲人生應該及時行樂，應該享受。甚至不妨打破道德的束縛？」

「第六點，除了現在看得見聽得見感覺得到的才可以相信之外。其他方法所獲得的理論一概不是眞實一概不可相信？」

陶正直的頭都點痠了。

「第七點。」雷傲侯還居然滔滔問下去。「你認爲人不過也是物質合成！一散即歸於無有。所以人既沒有來生，並無須追求解脫？」

陶正直終於開口，道：「對，我都承認是這樣想法，但這是甚麼意思？」

雷傲侯淡淡道：「沒有一點意思，我祇不過告訴你，你這種想法並不獨特希奇，幾千年前就有人完全想過。不過能够整理和了解的人大多數反對這種思想。而世上大多數平凡庸碌之輩却不知不覺用這些想法（不是理想）了却一生。」這些就是「唯物論」！在印度是順世外道「卡凡迦」派。在中國楊朱一派大致相近。

你可曾走過廟宇教堂時心中嗤笑一聲「迷信」？如果試過，你不妨想想看你可曾試過去了解佛家的思想體系？可曾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又知不知道現在很多的廟宇供奉滿天神佛，使人完全弄不清楚是佛寺抑是道觀，原因祇是騙人歛財的神棍所做成？最重要是你知不知道眞正的佛家道家信徒，根本上就並不重視更不迷信那些神像和佛像？

陶正眞忽然縮回角落，身子比剛才縮得更小。

如果你的「高見」人家能够一目了然一口說出，而你却完全不知道，不了解人家的「道理」，你當然會設法去了解一下才可以反駁。何況陶正直自己知道，他活於這世上究竟有沒有「理想」呢？

答案好像是「沒有」。

每個人都想出人頭地，甚至每天都幻想一番，但可惜「出人頭地」、「成功」

這些名詞都很空泛抽象，並無具體內容。

你通常不去分析「權力」、「財富」究竟是甚麼？有何意義？得到了之後除了幾年或者幾十年生活風光奢華一點之外，還存留些甚麼給你？難道如此短促如此寶貴的「一生」，就僅僅是爲了追求這些？

假如人生以得到權力財富爲目標，何以你幸而得償所願而竟不覺得一直都快樂？何以你有時發現那顆「心」像吊在半空中，竟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做才好呢？

所以世上有許多智慧的人，爲了求道（眞理）而不惜放棄了權勢財富。當然你不一定要放棄才可以追求眞理。例如清朝著名的雍正皇帝。他不但是治理天下出色的皇帝。而且他是佛教極有成就的大居士。即是著名的圓明居士。又例如宋代名相張商英，皈依後稱爲無盡居士。他一生榮華富貴，但却也是有大成就的佛教徒。

由此可知追求眞理並不一定要拋棄一切，更不必殘身苦行才能達到解脫目的。

× × ×

以榮譽生命作爲賭注，這種豪賭一生中可能有多次，尤其是武林高手級人物。但祇許勝不許敗。失敗者連性命都輸掉，自然永無翻本的機會。

不過決戰雙方總會有一方是輸家。所以站在自己立場來看，當然絕對不可以「輸」。可是輸的機會却永遠存在。無論準備得多充份。無論你是何等絕頂高明的人物，「輸」的機會仍然是存在。

所以決戰前夕雙方內心都不免緊張。即使你打坐調息，使自己進入無思無慮完全鬆懈靜止狀態，但在某種角度看仍然算是緊張的表現，因爲既然你極力排除緊張，就足以證明「緊張」的的確確存在了。

明日之戰

山凝之睜開眼睛，神態非常安詳。

他首先看見的是水柔波嬌靨，帶着一份憂愁。但淡淡的一抹愁色，反而使她看來更爲美麗動人。

凄艷之美可能是世上最容易感動人的一種「美」了！但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太過。越是接近巔峯就越危險。

太凄艷當然不好。如果你曾看過水柔波此時神情一眼，你一定終身難忘，也因此你可能不會再被任何女人感動了，因爲別的女人已不値一顧。其他方面也是一樣。古代詩人眼見高山入雲因而不勝羨慕嚮往，想像應該攀越絕頂峯巔，那時放眼一看，羣山都在腳下變成小小一堆泥土——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但可惜詩人却沒有想到爬上絕頂先要鍛鍊體魄和技巧，登山工具還要準備齊全，而過程中驚險百出，幸而能到達峯頂的話，大概祇有倦意加上一點征服快感而已，「詩意」老早就掉墜山下了。何況山巔絕頂風急霧冷，沒處躲藏。正如袁世凱妄想做皇帝，他的大兒子袁寒雲寫詩勸說：「絕憐高處多風雨，莫上瓊樓最上層。」

山凝之忽然記起悟道以後曾經作過一首詠「曇花」的詩。

其中有兩句極適合此情此景，尤其是水柔波何嘗不像美麗的一現曇花呢？

——莫道黃花明日事，劇憐紅粉此時顰（註）。

若以佛家說法，第一句是「空」境（明知世上一切都是明日黃花）。而第二句却是承認無限時空內的「有」。

因爲在此時此刻，銀燈吐出柔和明亮光輝，照出明眸皓齒綺年玉貌。還有十分凄艷之美。當然誰也不能硬是說她不存在，硬說她是虛無的幻影。

但可惜這種「有」，眞如曇花一現。永遠是變幻的是不永恒的，所以從本質來看，却又變成「空」的了。

水柔波道：「還有好一會天才亮。」

山凝之道：「我知道。」

水柔波道：「你再用一會功好麼？」

山凝之道：「不必了。」

水柔波道：「你全身之骨節必剝剝的響。你至今還是純陽之體？」

山凝之道：「我是的。」

水柔波道：「看你平日俗家打扮的，那和風流倜儻不羈的態度，眞叫人難以置信你還是純陽之體，現在我放心了。」

山凝之訝道：「純陽之體當然好一點。但我練的不是童子功。不像一塵師兄已練到全身可以縮小如童子，所以我就算娶妻生子也無妨碍。一塵師兄就不行了。」

水柔波靦覥一笑道：「你今生還想娶妻生子？你敢是忘記自己已經是和尙？」

山凝之道：「老實告訴你，我常常會忘記。但當然我不會娶妻生子。其實娶妻生子也好，明晨之戰也好，都不過是業力幻相。觀世音菩薩告訴舍利子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既然世上一切都終必是變幻不永恒的，我何必還作繭自縛？但我也不必遁入深山不必棄親絕友。並不必故意去逃避名利權勢。這就叫做：隨緣消舊業，不更造新殃。」

水柔波微笑道：「你們禪宗連和尙都那麼瀟洒，我永遠講不過你。」

山凝之微笑道：「罪過，罪過。其實還不算瀟洒。這叫做『脫網金鱗猶滯水』。應該到了『將頭臨白刄，猶似斬春風』之時才庶幾近之。」

水柔波道：「到底這一次決戰你有沒有把握？」

山凝之尋思一下才道：「我現在祇需要促膝談心。我可以得到最大的鬆弛。」

水柔波嘆口氣道：「你永遠都不給人一個明確答案的麼？」

山凝之柔聲道：「這句話我可以明確回答你。有些答案我明知也不講出來，那是因爲我對那答案可以毫無阻碍可以自由自在。但別人却不行。我這個回答你一定滿意，一定明白吧？」

我雖然明白却不滿意，水柔波暗嘆口氣。你用「智慧」變成一座山阻隔在我們之間。又變成一把金鋼王寶劍割斷千萬縷情絲。我怎能滿意呢？

更聲隱隱隨風傳入，竟已是五更了。

註：借用南懷瑾先生「觀曇花有感」詩。全詩是：「離根偶謫落風塵，香色依然淸白身。莫道黃花明日事，劇憐紅粉此時顰。輕雲將護春如夢，雨露難留幻似眞。眼界大千無淨土，爲誰惆悵說前因。」

（本篇完）

本篇到此暫告結束，欲知後事如何請看本故事之二：「烟波江上使人愁」。

奪命銀星傳奇故事

鐵翅·文　盧令·圖

武林惡煞

魔頭存心壞

血閻羅

江湖上轟傳着幾件新聞……

峨嵋名宿方志凡全家被殺。並且禍及少林，丐帮兩派人，合計統算，人死了近百，個個是江湖上二流尖的人物，有十來個簡直稱得上一流之好手……

還有奇怪的事情，武當門的道士，竹山教的長者，加上黃河等等派別的好手，亦死了不少……

熊耳山試劍亭，有着七判官的屍身。

也有十來個崑崙、崆峒的名家……

在灑池境外的青龍崗，又發現了武當名家，被目爲叛門出教的桓英奇，與九名武當南派能手，同歸于盡。值得奇怪的是，武當南派有名的三玄眞人，也死在另一邊……

誰有這大的能力——自然而然的，武林道中人，一致公認是：那個無形魔頭已開始正式向中原武林道，顯示實力了……

爲了這件事，五大長老不得不提前出關！突然之間，他們全感到了，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在威脅他們……因此易地開會，以謀善策……

五派人士之互不相下，經已成了公開秘密。此次五老會議，誰也心知肚明，更且在所謂大力外鑠之時，他們不得不看到了，長此以往，那麼，自己人窩裏反，勢必助長外人之實力……互相殺戮不已，分明是代惡魔，自戕

挑撥各幫派

枝幹……該收手了，該全力對付這個無形魔頭了……

今年之比劍論藝，全部同意暫停。將這個武林惡星兇煞解決之後再作商量——

還是少林長老有主意，他提出，如果，有誰能第一個揭出魔頭之眞面目，那麼，此人算是代自己門派立一大功，至於能手刃此獠，就得尊之爲盟主！

當然，此魔非同小可，如果，須得五派子弟相助，只要言之成理，此一門派，順理成章，爲一行之主帥！

五派長老個個贊成……

「如果由我發現，揭破此魔之眞面目，又該如何？」

突然，山門外傳來了一聲極深沉的語聲，五長老個個是武林中，不可多得之奇才宗主，對這一聲說話，個個心中凜然，此人好功力，雖然字字清晰，不狂不叫，可是，說話人，分明運用了極深之內力，將語音穿牆過壁的，送了進來。此人是誰？敢來此地示威？

五老明知來者不善，可惜，他們無法獲悉此人之來龍去脈，因此，也不便，實也無法出聲招呼！

一陣步聲……山門外走來了不少人，爲首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生得魁梧結實，一身白袍，可是在兩袖間，却各繪着血也似的，一個骷髏！大風吹起，這袍袖抖動，骷髏頭簡直像作勢欲飛相仿……

「血閻羅……」少林長老低噫了一聲

道。

不錯，來人正是新近崛起江湖，而揚名武林的衡山新主者，血閻羅屈武年，至於後隨的十三人，正是森羅殿上的十三鬼王。

五派長老誰也想不出，血閻羅的來意……不過，熊耳山頭發現了七判官的屍體，分明，屈武年是有心來搗蛋。

衡山派已沉了卅多年。可以說，只不過有幾個衡山子弟，在傳延着法脈。他們不求在武林中，耀武揚威，只求保得衡山一派的名兒而已……

多年來，衡山門中，有幾個居士，有幾個尼姑，那裏想得到，會出了個轟天動地的人物來……

今日，屈武年只不過施展了一下透穴傳聲法，五長老已發現，屈武年名不虛傳……功力不凡。

少林長老韋釋玄本是個居士，而今也已換了佛裝。出家人總算火性不大，因此，他是打了個問訊，沉聲說道：「衡山再現法光，居士領導有方，可喜可賀……」

靈和道長也接了口：「非但可喜可賀，簡直是可敬可佩，釋老，到今日，老道算是眞正的理解到，擇徒須嚴之眞義來，你看，衡山門中，收了屈世兄這樣一個好徒兒，哼哼，一個人就此撐起了個衡山派來……」

「道長言重了……」屈武年是不領情呢！「在下何德何能，撐得起衡山？再現法光這個贊語，不敢拜受，事實俱在，衡山英名數百年，列祖列宗，積德聚福，源遠流長，即使有奸宵，或者無恥之輩橫加暗算，迭施陰謀，哼哼，衡山派也從未倒了下來……在下是適逢其會，偏遇機緣，得列門牆，奮勉從事……不是在下撐起衡山，是衡山栽培了在下！」

說得冠冕堂皇。但是，却言中有骨，韋釋玄尙可。靈和道長幾乎落不了下台。

「在下有事請教……今日不揣冒昧，上得山來，哼哼，五大派各有高手埋伏……哼哼，看來，想把我等衡山末流，逐下山去。有些用暗器，有些施陰謀，有的……出手動刀……」

五派長老誰也聽明白了，山下有人出了手。現在，屈武年雖安然上山，那麼不問可知，五派門人吃了個跌……

「屈先生，你看清了有我崆峒派中人在……」

「崆峒派，好像沒有。但是有七星門，是否傳聞失實，否則，據我所知，七星門已托庇在崆峒門中了吧……」

崆峒主者九嶁老祖却是一聲吼：「誰叫他們來的……」

「不，九嶁道兄，別追究這件事……」靈和道長阻住了九嶁。冷冷的看了屈武年一眼道：「想必有不少不知高低的門衆，爲屈大俠所殺……」

「哈哈哈……」屈武年一聲卡笑。然後，手一指靈和道：「你以爲屈某揹了個血閻羅的名！就眞正的代閻羅收小鬼？你以爲……你的那些下三流徒衆，值得我出手……你不怕污穢，姓屈的却嫌有辱呢！再說……我上山，是來討教一件事，我又不想代人作刀，我更不想耗費無謂之心力呢……」

原來，他是有事請教，這「請教」兩字，却是輕重難分的啊！比武交手，拚生鬥死，大可說是請教啊。當然也可以說是請教一個問題，解釋一個疑團，這也可以說是請教。甚或武技交流，相互切磋硏究……也在請教之範圍內。不過，今日，血閻羅來得突然，又加在山下打了架！看來，此人不懷好意！

又何況，他的說話，言中有骨，還有，他好像對靈和道長有着某種成見……

韋釋玄是武林尊危泰山北斗之少林門中主者。並且年高德劭，他隱隱然在平時發言。有着一行之首之表現。故而，他是穩聲沉氣地：「請問屈世兄有何賜教？」

「敝派七判官，雖說不上有什麼大仁大義，當不上大俠之稱謂。但是，也並無一絲半點，穢行劣跡之可言。江湖上，比武打鬥，招深者佔上風，學武不精，習藝不純，落一個命歸黃泉，却也平常。可惜！七位賢弟，根本不是死在比劃爭勝之上……敢問，五位長老可知到其中原由？」

嗨嗨，七判官之死，他們認定了是那個無形魔頭之所爲。屈武年那會不知就裏……再說，來問我們。我們誰又該知道的？現在這屈武年看來還不相信是這個無形魔頭所爲的。

韋釋玄是囁嚅地：「難道屈世兄不知有個無形魔頭？」

「是誰？誰是那個無形魔頭？」

「說來慚愧，到現在，我們中原武林道，尙未查探出這惡魔之來龍去脈。唉，也可以說，是我們之恥辱，而今，我們就是在商討，研究對付無形魔頭之道……」

「我說你們之中，就有一個無形魔頭在？」

啊！衆人不禁面面相覷，他們誰也爲這句話，打擊得心神怔忡……

別以爲閑閑一句話。話中却含有深意啊！

事實俱在，誰又敢保證，他們中沒有一個是無形魔頭？五派人的門下，個個被捲入漩渦，爭天下第一，奪武林盟主稱號，說穿了，與無形魔頭有何分別？他在暗中殺、爭、佈策！挑撥離間！這是在削弱五派之元氣，而其中一個主者是魔頭化身，到時又會如何？

他故意隱身幕後，殺了個差不多時，他是可以名正言順的來擺佈其他四人！由於敵暗我明，不，其中一個主者他是更爲清楚明白：到那時，還有什麼五大派？可能是唯我獨尊了啊……

五個長老不禁面面相覷……

武當名宿衞春暉是深沉多智，他突然想起了一個主意，長身而出，對屈武年是作了一揖道：「屈世兄，好主意，不過，口說無憑！我相信，你也根本拿不出個證據來，如果我說你無非是要我們自起猜疑，而遂你之陰謀而已，那又如何？」

這一番說話，令在場人就如當頭棒喝，恍然大悟。

可是，屈武年在沉聲說道：「你說我是無形魔頭？」

「或者如此，那又如何？」

「七判官全死在熊耳山？」

「對，請問七判官爲何赴熊耳山！」

「就如在下今日這樣，我們衡山派爲

人小覷，雖然我們是不敢妄自尊大，可也不甘人下。當然……武學之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們總得有個見識，以作衡量……因此……我那七位同門，先來熊耳山，有所佈置，希望到時能暗中得窺，天下這五大門派之神功絕技，以作借鏡……」

「不見得，想來個大兜亂，令我們五派下不了台是眞的！屈世兄你說……是也不是？」

「容或有此意，不過，我屈某也不至於用陰謀傷人。可是，我那七位同門，却爲陰謀毒藥所害……請問，我如果是無形惡魔，我那七位同門會莫名其妙，中毒於熊耳山？」

「喔！如此說來，貴同門也是爲無形魔頭所害？」

「大有可能！」

「你已查出綫索來了？」

「我當然有綫索！」

「無形魔頭是誰？」

「奪命銀星主人……」

啊！衆人又再震住了。奪命銀星失傳江湖已有百年，這個厲害的神兵利器！那會再出現在人間……

還有，屈武年如果他沒有確鑿的綫索，怎會說出奪命銀星之名來？如果，無形魔頭眞是奪命銀星之主人，那麼，這塲武林風波是越加猙獰可怖了！

「難道我們五人之中有人持有這種利器……」

屈武年的眼光一直盯在靈和道長的身上，這可令其他四人動了疑……

靈和道長是峨嵋派中，最具聲望的長老名宿。不過，他爲人偸小，善詐，實在有他的缺點在，至於他是無形魔頭……衞春暉第一個又起了疑心。

「屈世兄，你對靈和道長有着懷疑，抑或，別有不滿之處！」

衞春暉不愧人稱爲智囊。他非但善於推度分析，更且善於一句話，將問題之中心擊中。現在，他對屈武年之注視靈和，首先有了個極有力的反擊了。

韋釋玄、邢紫衣，九揎老祖全不是笨人，也憬然有悟，可能……屈武年對靈和別有過節……

靈和也在拚命想：幾時與這個閻王見過面，交過手……再不，是門下對他無禮，引使他如此深恨自己，或者想用上了這種嫁禍手法……逼死自己？

衞春暉一言解圍，靈和心中感激，可是，得乘勝追擊：「奇怪，我與這位屈世兄，素未謀面，爲何他如此的，再三的脅迫於我……」

「我脅迫你？……」

「至少，我相信，你是並無眞憑實據……還有，屈武年，如果我眞的是奪命銀星主人，哼哼，我怕你早已沒了命。我大不了背負個殺人滅口之罪名，可是……我可以爲所欲爲……」

「不要臉的鬼東西，你除非用毒，否則，你殺得了我？我已知你有如此陰狠暗器，我會讓你如此方便出手？」

屈武年說的，未嘗沒道理。但是，在塲四長老都是不再相信屈武年了。爲什麼？因爲，他們誰也有單獨與靈和道長相處之時，如果，他眞的是無形魔頭，眞的有奪命銀星，他猝然下手，至少，他是大有成功之望。挨次收拾，然後他出面主持喪葬事宜，這武林盟主，就得落在他的手中。再以盟主身份，號召天下武林捉拿無形魔頭，試問：誰又能捉得到……

分明是他的不是。而屈武年是有意來搗亂，突然，衞春暉對其他四長老打個眼色……身形動，好個武當名宿，但見他軟綿綿拍出一掌，這一掌看來輕飄飄，毫無着力之處。但是，他却是挾了無比之柔力而臨……

屈武年見衞春暉出手，他是一卸身，好，就可見這個衡山主者，果然功力不凡，衡山派的鐵掌陰陽搧揮出，抖出一股又勁又疾之神力，堪堪才將那武當之綿掌卸去……

衞春暉是出手不讓人，身形宛如個陀螺般一轉，好個太極環，立即將屈武年圍住……

惡陰謀中顯魔頭

屈武年雖說爲武當太極環所困，可是，他早就立志與五老一比，所以，他的衡山掌法，着實下過一番苦功，更且在五年前，巧得前古玉版坎離拳經，憑其天賦異稟，悟性極高，在三年中融會貫通。現在的衡山鐵掌，是具備了以火濟火，以火禦火之無比猛勁，如果不是衞春暉乃武當門下，唯一得獲三丰眞傳的眞正好手，那麼，也是難以抵禦屈之神掌鐵拳……

一股熱浪，一浪猛過一浪，向衞春暉反尅反鑠！不想衞春暉現在是好整以暇，他看來是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擧手投足，無比的輕盈、柔軟，好如他根本不需用勁運力，只是輕飄飄，軟綿綿的，點，挑，剔，揮，黏，合，離，卸……連稍用重力的擊，打，搥，撞招式，一個也不使，一招也不發，却已與屈武年門了個旗鼓相當。在場的全是一代宗師，武學大家。他們看出了武當門中的精粹內家功夫，而更見到了無晉晉名的衡山派，竟然有這好的掌法神功……

突然，衞春暉是一聲長笑道：「住手！」唷，這就可更看清了武當大師之驚人功力，他是在打得如此燦爛緊張之際，說停就停！並且，大喝叫住手之時，他更將屈武年所發出之拳力，一含一收，立即一吐一推，人，已借力輕飄飄的，脫出了圈子……

屈武年到底不是凡庸，人家的收力吐力，他是清清楚楚的感覺到。衞春暉宛如名家拍板那樣！一絲不錯，拿揑得準，更吞吐有序的，還了過來……自己因己力之返來，稍有阻碍，而人家却已借此一瞬之間，脫出戰圈了。令自己追也無法追……

「果然好本領！」

「閣下更不弱！」屈武年這句話，可不作僞。

「足下並非無形魔頭，我可保證，但是，靈和師兄，也不是無形魔頭。至於閣下如此的强加罪名，看來，你是有意逼他出手……或者，希望我們五老內鬨……」

「原來，你是來試在下的！」

「也可說是打探眞情！」

「好，不愧人稱閣下爲智多星……唉

，走！」

「且慢！」

「什麼？你們想留下了我？」

「不，我們正在研究對付無形魔頭之計！閣下不遠千里而來，定是胸有成竹。或者，可以令我們有所認識，多點訊息！剛才我們已說過，如有人能揭穿無形魔頭之眞面目，我們就會奉其爲主帥！而閣下看來是別有所得，可否和衷共濟……可否！同襄大事……」

「啊：你……」

「我這是在代中原武林道請命啊！」

衞春暉的說話是眞誠的，誰也該聽出來，他這是仁義爲懷，而且胸懷磊落。屈武年看了在塲人一眼，突然，他看到了靈和時，面上不自禁的露出了卑視之色！在塲人個個老於世故，閱歷豐富，即使稍有擧動，焉能瞞得過他們這些人的耳目？但是，他們誰也不明白，屈武年與靈和道長，那會結下的仇！

「屈世兄！到現在，老道尙未明白，你與我究竟有何過節？還有；你說我們中，必有個無形魔頭！你這是個挑撥離間之毒計！如果不是衞大俠，只怕，你已得遂心願了！」

靈和道長的說話，分明是在提醒他們，要他們留意，屈武年決不是個好相與。

衞春暉沉聲道：「靈和道友，你我終得以中原武林道爲重啊，說實在，這多年來，你我爲爭這撈什子的天下第一，武林盟主，實實在在巳漸入魔道。五派人士，爾虞我詐，此爭彼殺的，可作了不少孽，今天，我本來就有意想當衆說明，我退出這個爭奪是非之地。不想，爲一個無形魔頭，將我拖住了身……靈和道友，屈世兄或者是心有毒計，他也眞希望這一個挑撥離間，疑神疑鬼之計奏効。這可也不必怪他，爲了爭奪這些，試問；五派人士又有那個不出盡心力，希望坐收漁人之利的？……現在，却引出個眞正魔頭來了……所以，我看，不必再自己人打起來……」

「衞大俠，你的說話，句句在理。姓屈的，誠如爾言，我初初，確實心懷叵測，我也覬覦盟主之位。尤其是你們小視了我衡山派，我實恨不能來個大倒翻……令你們一個也下不了台……這才稱我心意。現在，我不想，也不敢如此狂妄……可是，我不屑與這小人坐在一起議事……」

「這又爲什麼？」

「他……哼哼，這是個一派長老？不，一個卑怯無恥的小人而已！他收買了五聖門，他又勾結了竹山陰靈門！從三年前，已開始在祭煉五毒鈎，陰靈牌……他希望在你們一個不防備下，中其奸計……」

啊！衆人不禁大爲驚訝，有這種事？

靈和道長是有些扭揑不安了，突然，他是悽然一笑道：「屈武年，你，那會打探到這些秘密？」

「靈和，豈不聞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今日山下，就有五聖門、竹山陰靈敎中人出現。他們或者是天奪其魄，也可能是你那賢高徒們的安排，希望今日出手，助你成功。不想，我那十三鬼王，有不少與竹山陰靈敎有關連，憑仗他們的關係，爲我得悉了你的陰謀！」

「什麼陰謀？」

「毀了少林，由靈和主持，可是，少林門中卅六種神技經譜，交付陰靈師太……崆峒門中的混元十三齊則交付五聖門中的金頭天王！」

「靈和……你……」

「是他挑撥離間……」靈和掙出了這句話。可是，這句話却毫無分兩，至少，在座人沒一個會相信。

事實俱在，屈武年依然是個陽分可交者。他直言用計，直言因受輕視而不憤，可是，他決不至於粘污戲作人情。靈和爲人貪小，施奸，人所共知，至於勾引外敎，陰謀暗算……却也不寃枉了他……

韋釋玄首先哈哈一笑道：「靈和道長，你只管與這些魔崽子結合，看看少林可有伏魔之神通！」

邢紫衣素不喜說空話，此時，他聲如洪鐘的對靈和道：「老叫化等着你……」

衞春暉却擺了擺雙手道：「何必爲一時意氣，而亂了大事，目下，眞正可怕的對頭，不是靈和，乃是無形魔頭，我眞怕，這又是一個圈套，這又是一個陰謀！」

「誰的陰謀？」

「無形魔頭！」

衆人異口同聲的叫着。衞春暉在等衆人稍爲平靜時，這才繼續了他的說話……

「這是個極陰狠的毒着……而靈和道友是中了圈套。可能連陰靈師太、金頭天王也被牽入了這個圈套中，屈世兄，你說是竹山、五聖門下土對你說的？」

「唉，如果我所料不錯，這無形魔頭，眞是個百年僅見的厲害傢伙！靈和道友，我相信你是竹山敎中人與你接洽，決不是陰靈師太，也不會是金頭天王……」

靈和目下心灰意懶！聽衞春暉如此問他，他不禁心神一凜！一想，對，自己大弟子青鹿子引進了陰靈敎中健者，五陰使者任公糾，提說祭煉陰靈牌！

然後，由任公糾引來了金頭天王寵姬童翩翩，一切全是這兩人代爲策劃，代爲奔走，代傳師命，或者天王的意旨……而自己正爲着兵刄上的威力，不如少林、崆峒，而拳脚上又受制於邢紫衣及衞春暉，五毒鈎可以運氣逼毒，陰靈牌更可以尅制邢紫衣的盤挑十三棒。又何況，陰靈牌中的十三枚陰靈離魂釘，可以暗中出手，制服衞春暉等。到那時，自己是可以救活他們，不過，毀了他們功穴，叫他們奉己爲主……

他只不過想作自己成功的美夢。但是，他實在沒與金頭天王，陰靈師太會過面，在他以爲，一門之長，是不該自墮身份，去見外人……

可是，衞春暉已有所驚覺，他已明白，不說出詳情，看來，自己是得與中原武林道脫了節……

因此，他點了頭，他更說明了自己爲宵小所累……

衞春暉嘆了口氣道：「我怕，金頭天王與陰靈師太門下，也巳有了這惡魔的臥底。釋老！邢老，九揎道長，這個惡魔的臥底人，向這位屈世兄洩底，我們勢必恨極靈和道友之自私與卑鄙。我早就說過，爲了爭個虛名，又有誰不變得私心自用，至於步入魔道，也就順理成章啊！」

衆人不禁全有自慚自艾之意了——因

爲，衞春暉越剖，道理越明……

各位試想，如果我們一齊指責靈和道友，後果又該如何？逼得靈和道友與我們脫了節，逼得靈和道友不得不加緊與五聖、陰靈合作……到那時候，可能靈和會聯手童翩翩毀了金頭天王，助童翩翩爲五聖主者……」

啊！衆人不禁聳然動容，這件事，果然大有可能。當然，推理而下，既然能助童翩翩毀了金頭天王，當然也可以助任公糾奪陰靈師太之位啊！

「不錯，如此，我們失去了峨嵋派。不，反友爲敵，更增加了兩個對頭……試問，我們又該怎樣對付這個魔頭？靈和道友當然也會受人脅持，而不克自拔，可是，靈和道友却又不得不將中原武林門戶間的秘密呈出……以後，我們在魔頭眼中看來，一無隱秘之可言，唉！中原武林道之滅亡，看來爲期不遠了——」

誰也相信，老實說，衞春暉說的決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合情合理的推測。五長老全是心事重重——現在，衡山派的屈武年已自然而然的成了一門代表……只有衞春暉他在籌思對策！

一定得召集所有門派之主持者，更不能隨意行動，因爲誰也得防魔頭之偷襲！

可是，漸漸突出了，衞春暉是比較最危險。因爲，武當門巳四分五裂，還有，衞春暉又是個獨善其身的人，他不收徒，他更不喜有俗事羈身，除了自己夫人外，他只是潛心武學。現在，他變成了孤掌難鳴。如果，無形魔頭向他出手、發難的話，相信他是極難脫得了身。

他們全有心勸阻衞春暉，不料，衞春暉是微微一笑道：「看來，我最險，可是，以我猜想，我却最平安無事。老實說，魔頭決不至於獅子搏兔，而向我先下手！並且，如果他眞的來了，哈哈哈，就算是我衞某之不幸，說到底却是武林之福！」

「爲什麼？」

「因爲，我至少可以見到此君之眞相。即使我死，我也會留下訊息！然後，合天下中原武林之衆，鬥一個無形魔頭，只要有眞面目，眞來歷，我想，還不至於毀不了這個惡魔……」

衆人聽出來，衞春暉願意以身試驗……個個不自禁的頓生欽敬之情！

「可惜，我怕他不會找我，而找其他道友……現在，唯一要事是，嚴密監視門下，可有形跡可疑之臥底之徒！」

轟然一聲，在座人個個起了身。因爲，他們全有了個啓示對，如果查出臥底之人，或多或少，可以追索出些綫索來！

靈和道長是首先出了門，因爲，他的大弟子青毘子就是個極可疑的人物！

何況還有任公糾，童翩翩……對，只要在他們身上用功夫，靈和道長相信，一定有不少綫索，可供參閱。

衆人全出了暫居之地白衣庵！然後各各趕回本山，然後，暗中考查門下……

且說韋釋玄才回少林寺，向主持師兄澄海源禪師說明了此行經過，不想外面雲板三响，分明來了拜廟之人！少林寺數千年聲譽，在武林實在有無比之潛力，而平常根本沒人敢來拜廟。說實話，這拜廟是假，闖少林是眞。韋釋玄首先感到奇怪，自己才到，後脚就來人拜廟，此人分明緊隨在自己之後，自己那會一無發覺？難道自己是年紀越老，功力越退了……

知客僧入報，來人竟然有七個之多！嗨嗨，這就更令韋釋玄難過了……人來得不少……他們又怎能避過自己的眼光？難道這批人會飛天遁地？

澄海源禪師是出了門。因爲俗家事務，得韋釋玄處理，即使韋釋玄已換了僧裝，可是，尚未剃度，因此，他也得隨了主持出殿相迎……

來人乃是丐帮四大長老三大護法。嗨嗨！這就奇了，丐帮爲什麼到少林寺來！

再說丐帮中人，又有誰不認得韋釋玄！不想今日，這七個老化子，却誰也不瞧韋釋玄一眼……施禮送茶完畢後，第一護法祁嘯月首先離座向主持道：「請韋長老交出做帮主。」

此言一出，闔座哄然——

丐帮少林之爭

韋釋玄是比較沉着，並且，由於衞春暉之料斷，想到這一着，可能又是這個無形魔頭，在中間搗鬼，他不禁默思對策。因爲，這是關係着整個江湖之大事，處理不好，那麼，首先少林與丐帮，先得爲離間之計所算……影响所及，那麼，峨嵋、武當、崆峒也會被波及……

四長老、三護法見韋釋玄沉吟不語，越發坐實了他們的判斷。其中陸長老炎，又是個火氣特大，最沒耐心的人，他是跨前一步，厲聲說道：「韋釋玄，有什麼難言之隱？你既敢做，何怕認……你扣押帮主，你假意爲善，你希望由你兒子來接替丐帮主之位？看來，你才是那個攪得江湖六缸水混的，眞正無形魔頭！」

嗨嗨，事情越出越奇，而罪名也淸楚明白。聽陸炎的語氣中，自已假意爲善！大有可能邢紫衣首先遇難！自已先出手相救，後扣押爲人質，最後是脅逼邢紫衣退位！可是，他們那會如此淸楚……

陸炎又說道：「我們接到老帮主的密號傳訊，還有，沿路的指示……」

「陸長老，敢問，最後的指示在那裏出現，從那裏斷了踪……」

「在嵩山脚下。」

「咱們去看……」

「好！」

「且慢！」澄海源禪師突然阻止了韋釋玄。老禪師習靜多年，雖說不大干涉江湖糾紛，但是，他到底是一門主持，對無形魔頭牽扯起的江湖風波，他也有所聞。再說，韋釋玄之所以離開少林；親赴白衣庵，就是爲求共同對付這個魔頭之策。現在，人才歸，而變巳生，老禪師無論如何有所担心，担心韋釋玄之輕涉虎口！

「萬一，別有陰謀阻攔，你又待如何呢？」

「弟子就憑仗伏魔韋陀訣，與敵周旋到底！」

「好漢怎敵人多！」

言簡意賅，不錯，一個人去，未免是太冒失了。

這一次澄海源禪師的法諭，心禪院中，多年不出禪房的九位老和尚現身了。在這九位絕頂武學高手之陪伴下，一行人離

少林下山了……

澄海源禪師看這些人走了之後，突然，他是低喝一聲道：「二位師弟，小心在意！」語聲畢，只見兩條黑影，大袖飄拂的，向山門外投去，一晃無踪……

鐘鼓聲隱隱傳來，正是午課時分！

四長老、三護法是老江湖，頗具機智。即使他們心中是萬分恨極了韋釋玄，不過，他們決不敢輕舉妄動，現在，離開了少林寺，也可以說，韋釋玄巳失去了地利……哼哼，到時候，不論軟說或動强，他們也不再懼怕！教稱魔教，帮稱丐帮，派號少林。全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大門戶。可以說是互不相讓。今日，或者會派、帮來個大爭鬥……

一行八巳來到了嵩山脚下，再走出前十來里，正是開封縣境。突然，陸炎怪叫了一聲！「刷」的一聲响，一道血紅的火光，直竄天空！一聲爆音。旗火化爲點點血光！就如下了一蓬血雨相仿。

樹林中，走出了一羣人，全是化子打扮。

韋釋玄不禁面色微變，而那嘯月却冷冷的說道：「是眞不能誣，是假不能恕，韋長老，請……」

「祁長老，你我也有個相識，我可不明白，你們如此大張聲勢，所求何事？」

「只要你好好交出我家老帮主，你我之間，就可無事，否則……」

「老夫是來尋求個淸白，如此作爲，未免太小氣……」

「事逼於斯，又且爲大衆所准，祁某也就無可奈何？」

「列位丐帮弟兄們，韋釋玄如果眞的扣押了你們的老帮主，試問，我敢單身前來，請求證明？爲了我怕少林、丐帮，也中了外魔的挑撥奸計，我是力求有個澄淸。然後再求如何打開僵局！而今，你們却一口咬定我是個兇手了？請問，我是兇手，有何證明！」

「你看來！」陸炎分開丐帮徒衆，指着一顆樹根處……突然，陸炎一聲怪叫道：「咦，到那裏去啦……」

這是一顆普通的山樹，韋釋玄可不明白，陸炎他這是在幹什麼？並且，經過他這樣一叫！立刻引來人，也引來嗡嗡的喧叫聲！

到底出了什麼事？

原來，此地本來有丐帮帮主所留之密號通訊：現在，沒有了！

在場人有不少是江湖上奔走有年之老前輩。丐帮帮中，却也不乏精英，他們誰也明白，此地，有他們這些長老沿途留訊引來的丐帮徒衆，在此地，沒有三百五百，也有一二百號人，可全是丐帮中人。至於少林中人，在這一段時間中，根本沒人出現，試問又是誰來取去這帮主之訊號？

現在，丐帮可落了個下風……

可是，韋釋玄是沉着的。衞春暉的說話，立即在他腦中盤旋。老人是明白，此時決不可自亂陣脚，一定得鄭重其事，一定得心平氣和。但是，以禪院中的九位高僧，却有了不忿之心。和尚修煉有年，可以戒貪、戒痴、戒嗔，但戒不了受辱之感。並且，他們看到丐帮長老的粗魯、狂暴、盛氣凌人之態度。更看到了韋釋玄的處處容忍。有時，這幾個臭叫化，更是對其充滿卑視敵對之意，他也不加理會，當然，韋釋玄眞的做了如此不法、昧良之事，別說心禪院不能放過他，就算戒法堂也不能饒了他……

那想到事情有了大變化！必須看到的訊號不見了。嗨嗨，那不是這些臭叫化，血口污人！

心禪院九老中，心恍、心智、心越、心凡，比較冷靜。而心參、心迦、心音、心蠻、心曼比較激動。其中心迦巳是趨衆而出……

尚幸韋釋玄看出不對，他首先一聲佛號，將心迦一阻。別看這一阻，却是阻止了一場大風波！

本來，丐帮四長老，三護法有些爲難，如果，心迦他據理逼詢，那麼，這些化子早已因帮主失踪而亂了套，偶然的發現，帮主留訊，說是爲韋釋玄所扣，他們就此趕上少林，現在，七大長老是看出來了，中了奸人之狡計了，訊號失踪，分明其中有着極大的陰謀，他們有些後悔。但是江湖上奔走的人，誰也重臉，寧可自己認錯，決不肯爲人揭穿，如果心迦當衆直斥其非，好，勢必至於言語失和，而鬧一個被逼翻臉，死不認錯，那麼，這時候，丐帮，少林，就會大打出手而大傷元氣了。

並且，他只不過求取一個淸白，根本不願追究什麼的理！還有他却希望從這件事的變故，提醒天下武林道……

而今……急需要向他們提出，應防內奸……

所以，他是阻止了心迦及其他八老。然後，他是一回頭對祁嘯月道：「嘯老，你我相識，巳有廿來年了，這廿來年中，可曾聽說過，小兄弟是個昧良無耻，暗計傷友的人？老實說，我們全老了，這動腦筋，推理分析，實在不及年輕人！

「自從無形魔頭出沒江湖的事，風波四起，而殺戮不巳。衞春暉、衞大俠他却看出了，武林風波，方興未艾！他在白衣庵前說明了，非但不可爭什麼武林盟主，天下第一，更不可忽略了這個魔頭！

「他怕中了敵人之奸計，而無形魔頭之奸計，却又層出不窮。他可以逼反正派人士，他可以收買邪派人士。他會派人臥底，他更可以陰謀挑撥，暗算害人……

「嘯老啊！現在，事情巳擺得十分明白，邢帮主是可能失落敵手。但是，依他之能耐，我相信，敵人也極難討得了好。反而，我担心，有人利用了貴帮的獨門傳訊法，將你們引來了嵩山，而邢帮主却在西北！一人苦鬥，無人支援……」

丐帮徒衆聞言全有着感動！四長老，三護法原是明白，韋釋玄的說話有理！

「嘯老，先得詳加甄別徒衆……」

轟的一震，祁嘯月就宛如爲電雷重擊了一下。而突然樹林深處，傳來了兩聲宛如龍吟之長笑。衆人循聲注視，只見樹林中，走出一個面如冠玉，飄然有出塵之概的中年和尚，大袖飄拂中，另一手却提了一個人……此人的打扮，乃是丐帮中人！

那中年和尚將那化子放下，對丐帮七老打了個問訊，然後，他對韋釋玄道：「韋師弟，歸去乎……」

「不……元法師兄，我得與他們一齊走！」

中年和尚不禁一凜，看了韋釋玄一眼道：「這是爲什麼？」

「唉……衞春暉說得對，得代天下武林道請命啊！」

元法大師正是少林主持所派出的另一股監視人之一。也仗他，看到了那個丐帮弟子，行動鬼祟，當他乘衆人注意着韋釋玄說話時，他就想偷偷溜！那想到，才掩入樹林深處，長草叢中，嗨嗨，他眼前只見一個大和尚向他笑，笑得挺自然。可是，這賊化子他自己做事自己知，他不怕殺人，他却怕露出馬脚。如果，一個推一個的詢問，丐帮本有考察徒衆行事功過之道，那麼，自己勢必會被問出破綻。反正此地之事，看來難得圓滿，那麼，溜之乎也，向師主報告一切，自己就可以與心上人見面……因此，他想走，而和尚阻住他，他那會不焦燥？

逼不得巳，他也向和尚笑，然後，手一抖……自以爲，距離這近，這散花弩又密又多，和尚，你的死期到了，死到了陰曹地府，可別怪我……他一心打着如意算盤，他那裏知道，元法大師乃是少林四金剛之一。本身擅長金剛神通，這散花弩對付一般武林道，效果極佳，對付佛門高弟，那可算你撞正了金剛！如果不是元法大師深明師兄之心意留活口，那麼一個反勁倒打，這化子可能立即送了命。

現在，化子是看散花弩激射而出，和尚是手忙脚亂，有不少枚分明打中了和尚，而和尚是停住了；沒有死。只見他又抖了抖袍袖，日光下銀光閃閃。有不少釘在袍袖上的散花弩，悄沒聲的，跌在長草叢中。化子這才發覺不妙時，對不起，一條黃影到，一股似山般的壓力，向他當頭壓來。他只覺得全身被擠逼……一閃一窒，他巳暈死了過去！待等他醒來時，他巳爲人安置在執法長老白吟風的面前！而少林和尚是走了個乾乾淨淨……

「韋老！是我們的不是……」祁嘯月，陸炎全有着愧意！

「唉，審問此人要緊……」韋釋玄提說了一句！

白吟風是冷靜的，他將仆倒在地的化子抓了起來，也不見他有何動作，而化子是一聲抖戰的慘叫，喀喇喇一陣响，化子巳如一堆軟泥！

然後，白吟風沉聲道：「喬大年，朱應山！」

丐帮徒衆中，立即走出兩個六袋弟子，向白長老作揖行禮！

「將這該死的豬狗帶走！」

「遵法旨！」兩人走下，扛頭抬脚的，將那化子架走。

「范艮，宮引天。」

又有兩個六袋弟子走出聽命。

「覓地審犯！」

「着！」兩人退下，然後，各展身法，向樹林深處投去。

「韋長老！其實，這件事是我丐帮中的事，你是一片好心，你希望獲得個清白。唉，我們誰也相信得過你，你又何必跟了我們這一大羣老小化子，奔波跋涉……」

「嘯老！我與貴帮主幾十年的交情了啊，再說，我並不是爲了他一個人，爲你們丐帮，爲整個中原武林道，我也義不容辭啊！」

「好，憑你這一句話，我們算你是我帮之貴賓，恭請韋翁你，觀審評刑！」

「不可！」

「韋翁，你不可推却……」

「此乃你們門戶中事……」

「難道……你就不能暫時代替我帮主之位……」

「這個……」

韋釋玄不禁被問住了……事實俱在，丐帮中，也着實的有此暗湧，如果不是邢紫衣聲威俱著，也眞難壓服這些長老、護法。現在，邢紫衣失踪，眞應了句羣龍無首。如果不有所安排，那麼，長老、護法就會鬧了個四分五裂……爲朋友，爲江湖道，爲對付無形魔頭，他該參預其間，做個家卿，代他們有所參詳杪斎！

韋釋玄是正色地點了點頭。而前面傳來了一點火星，祁嘯月道：「好！找到了審犯之地，我們走！」

白吟風是拔步走先，然後，丐帮徒衆，各依袋之多少，而列隊前進，一二百個乞丐，個個是靜悄悄，默默的走着山路。

不久，巳來到了地頭。

丐帮法壇

這裏是個山坳，坳中有幅小平原！而這裏巳被安排了幾塊大小的石塊，算作了座位。

祁嘯月在前，白吟風則在他左側，雙手環拱，一只破缽，尺寸極大，而缽口斗，橫放着一柄金光耀目的匕首，這是丐帮執法長老之信物：戒刀！

四長老、三位護法坐下了。韋釋玄也在丐帮長老之堅持下，坐在第七位上！

祁嘯月喝一聲：「帶叛犯……」

脚步聲中，只見喬大年與朱應山巳將個骨骼被抖散的化子抬上！現在，他們除了放哨、護壇之外，所有丐帮子弟，全巳看清了這叛徒的面容。而所有人，個個忍不住驚叫了一聲：「是他！」

此人身揹七袋，生得神態英挺，雖然一身破衣，却掩不住他的俊俏之容！還有，他是邢紫衣的得意弟子，顧阿泉……就是他，竟然是個叛徒……

事實上，白吟風一見顧阿泉，他巳十分明白，邢紫衣是爲其所賣。也只有他，學得老帮主的傳訊法號！唉，如果不是少林僧的出手，那麼，丐帮大有可能，毁在此人之手上……

可是，他爲什麼如此昧良，他竟敢危及自己的恩師，難道他忘了！他爲惡奴所害，他姊姊被逼奸不從，而死在了財主手中，如果沒有帮主經過，將他救了，他早巳死在那惡奴之手！

帮主看他聰慧，又且是個貧窮出身，飽受欺凌，是個極好的幼苗，他收了這孩子，教他武藝，更且將丐帮第一神功六陽潛化掌法，授了十五招……

初出道，事事在老帮主身邊，顧阿泉也眞機警可愛，他打出了個玉丐的名號。十年來，他奔東走西，他爲丐帮也立下了極大的功勞，最近，更授命其爲一方主者可是……他……竟然出賣師門，丐帮？」

白吟風鐵面冰心，不想，也會讓顧阿泉的絕滅天性之行，而激使他熱淚盈眶！

「白長老，你怎麼了！」

「我！」白吟風看了陸炎一眼，搖了搖頭。然後，一整面色，沉聲對顧阿泉道：「顧阿泉，你可知罪否？」

「冤枉……」

「你是冤枉的？」

「我……弟子是冤枉的！」

「誰冤枉你了，講！」

「這，弟子……爲少林寺僧偷襲！」

「在何處偷襲？」

「在——在——」

「顧阿泉，你該明白，丐帮徒衆，集會相合，不奉命令，不准擅離。而你，乃是一方之主者，你那會知法犯法，而獨自離衆入林！與此可見，你分明有畏罪之念，還說什麼冤枉不冤枉？」

早巳說過，顧阿泉他自己作事自己知，他實在是畏罪潛逃，還有！他是明知有不少地方，嚴防內奸時，極難自圓其說，韋釋玄之提說，他巳明白，師主之所以說韋釋玄難鬥，看來，他巳有所警覺。而依照丐帮之規律，勢必要依次而自向列代帮主之牌位，說明近來之行動，就算各長老也不例外，可是，自己將說些什麼？

自己不帶副主者魯亦羣赴會，就是個大破綻，而他們勢必會扣押自己，找到魯亦羣作證……

魯亦羣早巳爲自己害死，他又怎能說自己害死魯亦羣，如果不說，他又怎能交出個魯亦羣來？

老實說，他奉命被逼而來，只求能看到少林、丐帮火併，自己乘機一走了事。稍有風吹草動，他明白，他是只能一走了之……

不想，現在依然落得個身落人手！師主之命，不可不遵，可是，遵命而來，却落得了個如此下塲！

白吟風的說話越來越凌厲，事實俱在，身爲執法長老，如果沒有點推理分析之道，那能坐此重位，担此重任……顧阿泉的出走而被擒，白吟風再回憶前情，立即發覺顧阿泉有不少可疑之處，還有魯亦羣呢？

「我且問你，你是在江西境內行道的啊！那會在河南境內出現……」

「我……是見……帮主訊號！」

「帮主訊號是通知你？通知你在河南境內與我們會合？即使如此，魯亦羣又在何處？」

「他！」

「講！」

顧阿泉不知怎麼說，事實俱在，他爲江西武學名家解仁恭之女，千面觀音解雲嫣所迷，爲魯亦羣發覺，解雲嫣是邊助邊慫恿的，將個魯亦羣襲擊！然後，一不做，二不休，他算是被陷入了個深阱中了。

當他得悉，解仁恭還有個主者時，他恍然有所悟。他想反抗，他想掙扎，可惜他爲解雲嫣所迷。一則，解仁恭又點了他幾句，說明如果他反抗，那也可以，算他的女兒白跟他好了一塲，請他立即離開解家大宅。至於前事一概不提！當然，將來，顧阿泉爲丐帮發覺殺友、犯戒，身受釘封大刑，這也請他原諒，不克前來相救！

顧阿泉心神俱震，說實在話，他的而且確犯了丐帮門中的大罪！而釘封……他心頭一寒，他從沒見過丐帮中，有人受過如此大刑！但是，聽帮中前人說，這釘封大刑，可說是慘無人道，全身得爲三百六十六枚長釘，釘住通身穴道，然後，有人護送封盒，到每一方，每一壇，召集所有當地徒衆，驗明正身，說明罪由，走遍天下十八省，好，才得歸天！

顧阿泉那會不怕，即使他巳明白，解氏父女之陰狠，他却巳無法可求解脫！解仁恭是惡魔，而解雲嫣更是個陰魔，纏住了他不放！

他被逼無奈，他將從白衣庵下來的邢紫衣騙入了解氏父女之陷阱中！

但是，他們無法解決了他，而新的命令又來……立命顧阿泉，引使丐帮長老走入歧途……

因爲邢紫衣被陷入阱時，他巳沿路留下訊號，雖然顧阿泉毁去了不少，可是，依然有漏網之魚，四長老巳兼程趕來！

無形魔頭正在支持另一件大事，不克抽身自來，他這才命令解氏父女逼顧阿泉出手……

現在，顧阿泉又該說些什麼？

突然，外面傳來叱喝聲，怒罵聲！分明，外面有强敵入侵，奇怪，又有誰，敢來闖丐帮議事之重地？

韋釋玄是心神一震，他沉聲道：「我去看看，你們儘快審訊！」

七長老點了點頭，而一條灰影起處，韋釋玄巳直向山坳外撲去。

斜陽下，只見前面有着三個身材相仿的黑衣人。而手執一柄仙人拐，仙人拐大部份該用雙，因爲開闔封閉，少了一柄，難免功力削弱。可是，這三個黑衣人的單拐，却是別有一功。雖然有七個丐帮好手，有的用棒，有的用手，有的用毒蛇作兵刃，飛躍遁閃的，與三人打了個難解難分。但是，看得出，三人三拐，佔得了個極大的上風。

韋釋玄是老江湖，眼光如電，三幾個回合下來，韋釋玄暗叫一聲奇，他巳看出來，這三柄仙人拐，分明是卅年前，威震江湖的四川蒲家拐！又名天玄鎖龍拐！

四川蒲家只有一次出川入湘，爲助君山管家，與當時聲勢第一的黃河龍君相爭，蒲玄子一拐震七義，鐵掌毁龍王，而揚名天下。從此之後，蒲玄子再也不在江湖露面，可是，今天，難道他的後人，竟然鬧到了中原？

韋釋玄是身形疾動，一聲長嘯道：「敢問三位，與四川蒲家，有什麼淵源？」

三個黑衣人正在展開了三元降龍拐法後，見一老人，凌空投來，三人實是名門之後，出手行事，絕非狂妄，無禮之人，他們此來，只不過是聽了新交好友之言，前來助友救人！當他們與丐帮弟子交手時，巳看出這些丐帮子弟，功力不弱，並且，也不如傳聞中，那麼兇橫無禮。所以，出手發招，全是留下三分餘地，否則，眞可能爲他們傷了人！鬧出個大風波來！

現在看到了韋釋玄，三人更是一凜。他們年紀雖輕，可是，出身名門，師長又是極具見解的成名前輩，其中一個，更是武林中的萬事通。所以，將三個人訓練得

極有眼光。與衆不同。韋釋玄雖說是一個飛騰，一句說話，三人全已發覺，來的老人，功力簡直在師長之上……

三個人是一打眼色，手乃一抬「三元通令」，嗆啷啷的一片繁响中，好功夫，三拐頭各點一點，而將七個化子的兵刄點開了，人，已倒彈出外！

韋釋玄不禁喝一聲采，年紀輕輕，已能學得如此之精粹手法，身法，步法，而且雖說倒退，而封閉嚴謹，法度縝密，七化郎雖說功力不凡，却也因三人之退，退得嚴絲合縫，毫無破綻，這就令他們無法進逼，追困，三個小輩，的是不凡！

「在下韋釋玄，不敢請教三位世兄之姓名來歷！」

為首一個少年，他面色一變道：「來者莫非是天龍八部之首！少林健者韋老前輩！」

「這是武林中人，謬讚小老……所加虛名而已！」

「啊！韋老前輩，這……」小伙子滿面尷尬之色！

「這位世兄，何必如此侷促，有話慢慢講！」

「這，喔，韋老前輩，在下姓仇，這兩位是我師兄蒲皓，蒲皎！」

「果然是四川蒲家之後！」

「我——我叫仇天還！前輩，你忘了我了！」

「啊！」韋釋玄一聽此言，不禁大為愕然，忘了？這，難道是個熟人？

「廿三年前，在漢水邊……如果沒有前輩，我們全家早已為涼州大豪張荃所殺了！」

啊，原來是他們，廿三年前，對啊，廿三年前，甘涼道上，有名俠盜仇飛鷹，為了得罪了張荃，盜去張荃黃金白銀，引使張荃會同臯蘭七怪，青海三兇，千里追殺。本來，仇飛鷹也不會怕他們，再說，他刦富濟貧，問心無愧，只因愛妻蒯冷虹待產，不得不退出涼州道……

結果，還是因生產延誤，在漢水邊與張荃等人會面。仇飛鷹雖說武功高强，一則担心妻兒，一則雙拳難敵四手，雖然他打出了十七枚鷹嘴錐，傷了七怪中的四怪，也壞了青海三惡中的大、二雙惡，自己也難脫張荃的騰蛇圈。妻子是産後失血，無法可以相助，看來，只有等死之分，就在此時，韋釋玄現了身！

韋釋玄是剛將伏魔韋陀訣習成。又加後來生力，一鼓作氣，再加上少林之尊的稱號，令張荃等人氣勢大餒，一個個為韋釋玄趕走！

韋釋玄此時，還有一分豪情壯志，趕走了仇氏之寃家對頭後，更陪同了仇氏夫婦過漢水，然後，進巫峽入川！一到四川境界，才殷殷話別！

蒯冷虹是蒲玄子之小姨，故而仇飛鷹的兒子成了蒲氏之弟子！因為，飛鷹已為騰蛇圈毁了功！

仇天還是一直聽父母提說過韋老之大恩大德，並且，此次出川，他們是奉命前來偵查無形魔頭的根由的。當蒲氏弟兄與仇天還出門時，仇飛鷹再三關照天還，得好好訪查韋老，並向其請安敍說！

可是，他們一出川，就交了幾個朋友，而今日，卻為朋友接來助拳，當他們發覺所對付的，竟然是丐帮，三人心中已有些為難，再見到韋老，自然更尷尬了！

韋釋玄問明白，他們是來助拳，立即詢問，他們的朋友呢！可是，三人尚未回答，身後傳來幾聲爆音！

三人面色一變道：「他們那會走在我們前面！」

韋釋玄也發覺不對，沉聲說道：「三位世兄，此時不是議論前後，追究是非之時，走！」但見他身形動，人已如勁箭脫弦般，向山坳中投去！

仇天還等三人也已啣尾趕入，而眼前，剛才審犯之地，却見一股烟霧升起！突然，幾枚碧光晶瑩，尺許來長的光虹，由烟霧中射出，仇天還仙人拐，抖起一團金虹，嗚嘩，琤琤聲中，雖將暗器磕飛，竟然會拐彎捲到！

「是桑大姊們，你們這是幹什麼？」

三人的出手，將尺許來長的碧光磕飛之後，而烟霧已漸漸的消失，可是，却不見他們的朋友現身！

再看看前面，有幾個化子已倒臥在地，其中有一個老化子在叫：「顧阿泉呢，那叛徒呢！」

魔頭現踪

韋釋玄明白了剛才發生的事變——有人利用地遁掘隧之法，突然發難，搶出地面，濫發暗器，乘虛而入，將顧阿泉刦走了。

丐帮中好手，有的分佈在外護壇，有的並未趕來赴會。為四長老、三護法就近召集的，倒是五、六袋弟子較多，除了七個高明人物外，由於事起倉卒，七長老顧了弟子，忘了叛徒，這才造成了如此之窘境，而丐帮之受創還不算巨大！

然而祁嘯月是大感難堪……

其實更難堪的是：蒲氏雙小及仇天還等人。

三個小輩全是聰明而反應敏銳之人物，他們已明白到，自己分明為人利用，做了他們牽制丐帮的急先鋒！雖然，他們尚未清楚整個的實情，也極難判斷出誰是誰非。由於這幾個新朋友的故弄玄虛，掩掩藏藏的動態，不得不有了陣戒心。

韋釋玄究竟是老江湖，首先，他請祁嘯月等人，嚴命手下，廣佈眼綫，查叅可有值得懷疑人物，那怕是一絲一髮之微，事有可疑，就得呈報。或者，請求派人，詳細核實。

第二，詳加考覈徒衆，以免再有不幸之事發生。韋老更沉聲的對他道：「越是親近，越得小心！」

第三，如果眞有發現，立即四處傳訊，韋老得運用五派人物，聯合對付這個無形魔頭了。

為了免生枝節，他是絕口不提蒲氏雙小，仇天還之事，反而，在丐帮之事，告一段落時，他與三小同行！

韋釋玄在與三小相對之時，這才開始詢問，他們的朋友是何等樣人……

三小可也說不出個名目來，只不過說，是一對姊弟，在開封附近，為救助幾個村民而與當地惡霸打了一架而結識的……

韋老是個通達事故之人，聽三小的說

話，其中有些不盡不實，並且，在提到這女的時，三小全有股神色不自然之感，韋老心中不由一凜！

無形魔頭素來擅長此種陰謀狡計，這三個小輩英俠，莫要情關勘不破，而鬧得個身敗名裂……

老年人是十分明白，血氣方剛，而又自命不凡的小輩人物，除非有極大之定力，否則，這情字一關，最難以勸說。一個不巧，反而會逼得他們，更快的為情俘虜，韓老雖說是個閱歷豐富之老人，却也為這一件事，弄得他感到進退兩難……

「老前輩，你為何沉吟不語！」仇天還也看出老人的神態有異！當然，他也有着某種自疚……

「這對姊弟姓什名誰？何派人士？」

韋老的問話，令他們全有些難以啓齒的表示。

事實上，三人所逢的這一對姊弟，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有着不少疑點，並且，連姓名也有可能是不盡不實，至於門派來歷，三小更是難以回答。

那麼，三小那會與她倆一見如故？還有，三小又怎會甘心情願的，充當他們的爛頭蟀！

為什麼？為什麼？

不必韋老詢問，三小自己也已感到，在韋老面前，有了犯罪之感了。

三小面紅耳赤，韋老心知肚明，他只能萬分婉轉地，對三小道：「老朽並不是你們的長輩親人，所以，也不能干涉三位賢契之一切行動，不過，此事關係重大，對中原武林，有着極可怖之關連。這幾年來，由於老朽等的狂妄自大，為求爭奪天下第一，領袖武林之虛譽，以致有意無意的，助長了惡魔之兇威……

「我們非但獨善其身，更且私心自用，而任令魔焰四飛，更且造成了個可乘之機，而今，悔之已晚，上月白衣庵一會之後，只得力求挽贖前愆，希望除此魔頭，而求個安和太平。但是，這魔頭，魔法神通，陰狠狡猾，善於伺人之隙，善於乘人之危。更能投彼之好，而入其彀中而不覺。三位賢契，老朽不懼明刀眞槍，所担心的是，為其所愚而不自覺，待等羅網深縛，陷阱深入，到那時，只怕悔之晚矣！」

三小個個心頭大震，老人的說話，分明是有着自己已為魔頭看中……

三小不自禁又想起了那個少女……一身青衫，清麗脫俗，並且，對貧窮之莊稼漢，村中婦，是如此之感情深摯，當他們想到，少女為個孩子之被打，而泫然欲涕之情形時，他們無論如何不相信，這樣個少女，竟然是魔頭的手下……

當然，她出手懲罰那個惡霸，身法手法，尤其是那種令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絕穴手法，隱隱然，透着些邪門古怪，但是，她是十分坦白說明，她恨極了這種惡霸强梁，還有，她自小就受盡了這種磨難……

有感而發，出手稍重，她可並不錯……

又何況，在盧家集，他們莫名其妙的與十來個江湖人物相遇了——這件事到現在還是不明白。這些人為什麼找上了他們——猝不及防，三小幾乎吃了個大虧。嗨嗨，就是這一對姊弟，如飛將軍自天而降般，也看不出她們用什麼手法，精光電射之下，為她倆驚走了這些强人……

三小自然而然，得說上幾句客套話，那想到少女是微笑着說：「說不定，我姊弟是設局來騙你們上鈎的……」

現在，可眞有些故佈疑陣之感了。

但是，三小却誰也不忍心，由他們口中說出句：「這是個魔女！」

實在，少女生得俏麗如神……

可是韋老的說話，宛如當頭棒喝，這件事，關係着整個武林……

而少女之利用三小闖壇，而她則破土救人，救的正是個追究無形魔頭的有力綫索……分明，無形魔頭是十分重視着這個顧阿泉。

更可能，從他身上，可以找到了無形魔頭的眞正面目來，可惜，不，應該說，可恨的是三小他們，竟然中了美人計，而壞了他們的大事。

仇天還是沉聲道：「韋老前輩，一切總括是我們年幼無知！子侄們定當設法，找出此女……」

「到那裏去找？」

「天涯海角，也得找她出來！」

「難道你們連她的來龍去脈也不知，就謬托知己？而莫名其妙的，代她闖圍入伏……」

三小面色一紅，仇天還道：「韋老前輩，事實如此，我們也無話可說，無地自容……」

「唉，仇賢契，這不是隨意說兩句無地自容，可以解了糾紛！老夫只怕你們……依然有麻煩……」

「什麼麻煩？」

「謬托知己，而渾忘一切！」

「那有此事……」蒲皓簡直想賭神罰咒了。

突然，那邊飛也似走來七條人影，正是丐帮中人，為首一個，八袋長老，一見韋老等人，他是面露欣然之色道：「韋長老！速向汝陽進發！」

「什麼？有消息！」

「請看……」只見那化子手中有一塊翠綠色的竹牌，牌上兩個字：「汝陽」！

韋釋玄認出，這正是丐帮的六面翠玉令之一。竟然有汝陽之行，分明，汝陽有訊息傳出……

韋釋玄看化郎們急於奔走，知道丐帮認為此事重大，他們還得就近召集能手；，韋老只得與三小同行……

在盧店集打尖，韋老先進了店，而三小是跟隨在後，準備進店，突然，有個看來年歲廿左右的青少年，向仇天還打了一恭道：「仇兄，還認得小弟否……」

仇天還一見少年，不禁面色大變道：「什麼？你……」

「是我啊！仇兄，啊，兩位蒲兄，做什麼啊？不認識小弟了？啊呀，你們的記憶力，也太差了啊！」

仇天還一伸手，抓住了少年，道聲「走」！他是與蒲氏雙小打了個眼色，拖了少年就走。

少年却也好，既不掙，又不阻，跟了少年就走……

走出村鎮，到一荒墳叢中，仇天還只才喘了口氣，少年却恨恨的看了天還一眼

道：「什麼事啊？」

　仇天還可也突然之間，呆住了。半晌，半晌，他才嘆了口氣道：「姑不論是與否，朋友，依我看，你我……不該再見面的……」

「為什麼？」

「你我心照不宣！」

「奇怪，我可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即使如此，仇某告別……」

「慢！」

「快走吧……」

「總得讓我有個明白。」

「你自己總該知道自己的事，你是什麼來歷？我是何人門下？或者，你們是別有打算，甚或別具陰謀，朋友。你我總算相交一場了，何不留個好情份……何必非得……」

「仇朋友，你以為越說越明白，而我，可越聽越糊塗。究竟，我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了……還有，我們我們的，請問我們什麼地方，讓你看出來是別有奸計，另有陰謀的？我今天來，完全出自朋友之誼……」

「啊！」仇天還簡直讓這個少年，弄得啼笑皆非！

「信不信由你……仇朋友，可有胆，跟我走一趟！」

「到那裏去！」

「可能是龍潭虎穴！可能是地獄、道場！」

「喔！」

「我姊姊在等你！」

「什麼？她……」

「她被困於龍潭虎穴……」

「眞……」

「敢不敢去闖……」

「哼哼……你何必來騙我。」

「我幾時騙你了。」

「方才你說，見我為全朋友之誼！而今又胡說什麼地獄，道場，龍潭，虎穴……這不是騙我？」

「那麼，你敢不敢受我一騙？」

「你已騙過我一次了，還不夠？」

「哈哈哈……為朋友兩脅插刀，亦所甘心，說什麼夠與不夠……」

　仇天還是心神一整，然後，把手一恭道：「你就算沒結交過我這個朋友……」

「那麼，你就得當我是陌路人！」

「以後，你我不可再見……」

「哼哼，如果我偏要見你，那又該如何？」

「說不得，將你之面目揭破，我，交給韋老前輩親自處理……」

「哈哈哈……」少年朗聲大笑。

「你笑什麼？」

「我笑你迂腐不堪，大丈夫敢作敢為，敵友更須分清。如此優柔寡斷，仇天還啊，仇天還，我怕你早晚為魔頭所逼，而抱恨終天！」

「你說什麼？魔頭？什麼魔頭……」

「珊弟，走！」

　是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可是，不知發自何方。這聲音好如散在四週般……不過，仇天還却心中一凜，宛如為劍刺一般，有着陣辛酸之味，他面前，依稀又看到了那張俏麗如神的面龐，自己……突的有所警覺，不好，自己分明已為情絲所縛。

　定一定神，只見那個少年，已沒入了山墳叢中。而後面已傳來了韋老的呼叫之聲……

　仇天還回頭看見老人趕到，面上立即為羞慚之色所佈滿，韋老却是毫不在意地問道：「人呢？」

「走了。」

「喔，走得眞快！」

「侄兒該死。」

「唉，走吧，總得吃飽了肚子，好辦事吧……」

　仇天還他明白，老人是故意放了自己一馬，不過，一回店舖，相信定有不少訊問，自己該如何作答？

　突然，仇天還心中有了陣寒意……莫非是老人別有巧計，或者，他已發覺自己為魔女所陷，他希望將自己作餌，而引其上鈎。啊呀！眞的如此，自己又該如何？

　坐視不救，還是……

「難道，我們不能將她引入正途？」

　韋老的說話，令仇天還宛如黑暗中，見了天光，他不禁狂叫一聲道：「對，引她入正途！」

魔影縱橫難猜度

　韋釋玄與仇天還等人，在盧店集一個小飯館中用膳。韋老雖着僧衣，且有居士之名，對飲食一道，却是夙習難改。即使在小飯館中，也點了幾味新鮮、實惠的菜餚。一邊飲酒，一邊在計劃，並間中說些佛家議論……韋釋玄對佛學之造詣極深，且又善用文辭，尤其是現在，小鎭野店，鬧中帶靜，正適合他的詭詭道說……

　其時，午末未初，小鎭中，下市較早。這個時候，已離上客。不想，就在此時，來了一輛金碧輝煌的大車，停在小店外，車夫下了車，放下了脚墊，開了車廂門，只見下來了個身材苗條，美目盼兮的少婦來。

　而少婦後面，却跟隨着兩個老人，這一對老人，乃是孿生兄弟。可是，兩人下車，一踏步……已可看出，兩人實是江湖上，一流之好手！不過，看情形，又如那少婦之下屬。

　韋釋玄可沒見過這少婦。更想不起這一對孿生兄弟是何來歷。如此排場，却來到了如此的小店，分明是冲着自己一行人來的……

　這少婦環珮叮噹，人入店堂，一股幽香，四下佈滿。韋老與三小全是聞香眉皺……看來，這少婦是個妖淫之輩，因此，四人對少婦存了輕視之念——但是，久走江湖，薑是老的辣，香氣才入鼻端，第二個念頭立即升起。韋老是運功一試，果然有多少阻塞之象。啊，這是什麼妖香！他是一面運氣逼毒，一面已用指蘸酒，寫了三個字，「香有毒」，三小個個機警，聞言留神，這一阻攔！好，就此斷定，這些人是冲他們而來……

　突然，老人又發現了店堂中所剩餘之客人……老人心中暗叫一聲！老糊塗啊！那會如此的疏忽……

　河南民風慓悍，尤其是山民、獵戶，更是粗獷氣質。韋老行入小飯店中，來來往往的，有着不少是山中獵戶！老人故而不加提防戒備。再說……有了三小與那魔女的事情一打岔，他是更加的，全神貫注在魔女身上，而忽略了，此地也是個火藥坑……

　少婦出現，那幾張剩餘的食客桌上，有人向四人注了目……這一個注目觀看，立即將本相顯現！那裏是什麼獵戶山客，根本是武林人物的化裝……

　韋老是不敢怠慢了，他一施眼色，預備奪路而出，最好，搶了那輛金碧輝煌的大車去……

　不料，他這裏才長身，少婦却微微一笑道：「老爺子，請稍安毋燥……」

「妖婦……」仇天還劈口罵了一句，不想，心一寒……後邊的說話已說不下去了。

「嘻嘻——你說我是妖婦，好，我就承認是個妖婦。不過，嘻嘻嘻，你中了妖婦的毒，如果沒有妖婦的解藥，那麼，一個時辰之後，毒潽肺臟，對不起，得將你的畢生功力毀了……」

「是天葵千涎香！」韋釋玄陡然的想起了這種西域傳來的毒香，他脫口而出。

「老爺子，果然見多識廣——我知道，我這股神香，是難對付你數十年之功力。但是……却可以對付他們三個小輩啊！然後，唉，眞不好意思，我算是用了些陰謀！可連老爺子你，也被波及了……哈哈哈——」

　妖婦笑得挺高興……事實俱在，韋釋玄算是進退兩難了。現在，自己憑仗功力，殺出去，綽然有餘。但是，自己是出去了，這三個小輩又該如何？由得他們……這成何體統……眉頭一皺……他是立即打定了擒賊擒王之主意。得扣住那個少婦……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哼哼，扣住了妖婦，就可得解藥……

　韋釋玄是突然竄出……既不見他有何動靜，更不見他運氣使勁，可以說是說來就來，人已向那少婦撲到！

　少婦面色微變，而左右却有一股熱力，似較剪相交的，阻在韋之面前……韋釋玄只覺得一陣火熱之勁力來阻，韋釋玄現在是打的速戰速決主意，他根本不希望令對頭有喘息轉圜之機會，有人來阻，他是韋陀伏魔訣中的金光迦葉掌法抖開，喀喀兩聲，這一對紅袍孿生兄弟的手腕骨，竟然為韋老一招震斷……

　想不到橫行江湖多年的天南雙煞，今日竟然為韋老一招震斷腕骨。這可以說是兩弟兄，從來未有之大辱。但是韋老却威風凜凜，兩弟兄連個强掙的機會也沒有。如果韋老專心對付雙煞，那麼，雙煞就得立即尸橫就地，好在，韋老一心在扣住少婦，故而雙煞一退，他是全力撲向少婦！

　少婦看來武功不算太高，但是轉身小巧功力極佳，韋老如此厲害縝密的伏魔天羅籠罩下，少婦不知用的什麼身法，細腰連扭，而環珮聲中，為其扭出重圍……

　韋老一招不中，二招未發，眼前一蓬火光！好個韋釋玄，立即想到，敵人在如此情況下打出來的暗器，一定具有救命奪圍之神勁，絕不可等閑視之。故而，身形動，人如平地升天般，又如為人一抖而上那樣，竄空而避。紅雲打空，而中了前面的桌枱，一陣爆音，火雲針將些木器炸成粉碎……如果人為其所中，焉有倖理……

　韋老是避過了火雲針，那想到時機一失，再想扣押少婦，這就難了……

「老賊，還不住手……」

　韋老聞言，不禁淒然一聲長嘆。嗨嗨，想不到自己一世英名，竟然為宵小所毀……當然，自己一走了之，乾手淨脚，可惜這三個小輩英俠又該如何？

　韋老回頭一望，果然三小已為那些喬裝獵戶的漢子扣住了！現在：「老實說，就算是放他們走，他們也難求得個太平！」

「韋老爺子，好功夫啊，一舉而毀了天南雙煞的雙手，這等功力，令人驚佩！而我……」

「妖婦，你待怎樣……」

「我，唉，也算我的運氣好，也算是我命不該絕……唉，其實，老爺子，你想得到解藥啊，很好，我可以免費奉贈，不過……只求你一件事……」

「你講！」韋老明知言辭爭辯，於事無補。現在是只得見事行事。

「請老爺光臨寒舍……」

「我是個老飯桶，我吃得多，又吃得刁，我怕會吃窮了你……」

「好啊，我就看看老爺子如何吃窮了我？好，老爺子先將你的右手交給我！」

「啊！」

「老爺子你的功力太强，我眞怕你的少林神功會毀了我！或者，這是我的不情之請，可是，老爺子，誰叫你是老前輩呢！嗯……」

　這少婦說話，眞眞假假，有時詐嬌，有時假作天眞。可是，不論是故作嬌媚，假作天眞，而這說話之中，滿含着兇、刁、狡、毒之趣……而令人既恨又憤，既感且懼！就拿現在，她在逼韋老自毀一掌，她還得假作小兒女撒嬌的神態，來刺激這位少林名宿。

「韋老前輩，不可……」仇天還有氣無力的說着。

　叭的一聲，那個監押仇天還的大漢，抖手就是一個滿臉花，打得仇天還滿口是血。仇天還出道迄今，幾時受過這些……他正想自殺……前面又傳來了少婦的說話：「仇天還，你想死，沒那麼便當。如果，我請不到老爺子，那麼，我會把你們治得死活皆難，然後，引你們到四川閬中府，請你父母師長出來……」

　韋老聞言更是一凜，非但得毀了我，還得波及四川蒲家……韋老也不禁心亂神煩……

　突然，來了一陣香味……似蘭非蘭，似麝非麝——但是，令人心神一曠……

　又聞得一聲幽幽的嘆息……在場人個個為這些突然而來的變故，怔了一怔……一個面目俏麗，可是，神氣極冷的少女，緩步走入！仇天還不禁驚叫一聲：「你……」

　少女是理也不理的，走近了韋釋玄，她對老人是微微一笑。然後，她一個回身，一指少婦道：「可惜……」

　少婦莫名其妙的感到一陣寒戰，而少女却緩緩的走向仇天還等人：「唉，珊弟來報信，你不聽，現在，他是不想再見你

們了，我，因爲受過你們的好處，我不能不來一次！啊！你是紫面虎，你是黃河三龍，你是馬三侃，你是七巧帮中的……哈哈，連你兩個天南雙煞也出世了……很好，很好，可惜……不見了姬長空，姬長空呢……」

少女是目中無人的，指指點點，誰也弄不明白，她在搗什麼鬼？當她對每人指到家後，她問了個姬長空，那個嵩山叛徒……其中黃河三龍中的鬧海龍正想出手，突然，他是面色一變；一陣寒戰，人已跌翻在地……

「可惜，可惜！」少女見鬧海龍跌翻在地時，她搖頭嘆息了兩句可惜，然後對韋老道：「走吧……」

「走？」饒是韋老他多經事故，富有見識，可也不明白少女究竟在搗什麼鬼！

「就這樣走？」

「不走又該如何？難道老人家你又喜歡陪伴死人……」

「死人……那來的死人……」

「這些全是死人啊？你不知道？」

啊——韋釋玄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什麼？這些鮮龍活跳的人！竟然是死人……他們……老人尚未想出個頭緒來！只見那個打仇天還的漢子，大叫一聲，身子一躍十來丈高，可是，墮下時，好如一無重心般，直摔在地！可憐，只見他在地上又迸又掙的，才三幾下，咯咯聲中，莫名其妙的，將自己全身骨骼震斷，這才噴出口鮮血！死了！

「因爲他出手傷人，我讓他死得慘些，也算代你報了些仇……」

少女好如談家常那樣！可令三小心中，又驚又凜。韋老突然面色一變道：「姑娘尊姓……」

「我，姓桑……」

「眞的！」

「我爲什麼要以父母所賜之姓名來開玩笑……」

「你是何人門下……」

「這個與老先生你有什關連……」

唉！」韋釋玄不禁嘆口氣，心想；這確實無什關連，不過少女行動詭秘……

「老先生，我可以交一個人給你，還有，我也可以饒了此女性命……然後，我相信，你是可以從這一對男女身上，找出你們所想得到的綫索！」

「啊！你交一個人給我？誰？」

少女拍了拍手，只見一個少年，揹了個化郎打扮的人，來到店堂中，拋下那化郎，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那個顧阿泉……

少女又來到了少婦身前，她玉手輕拂……少婦面色大變，一陣劇烈的抖戰後，她宛如一隻鬥敗的母狼那樣伏地喘息……

顧阿泉一見少婦，他叫了聲：「雲嫣……」不想少婦是喘吁吁的罵道：「沒出息的叫化胚……」

「桑姑娘……」

「仇先生，還有兩位蒲先生，但願後會無期！」

「且慢！」

「老先生想阻止我姊弟……」

「老夫拜受大賜！如果不是姑娘仗義出手……」

「老先生不必如此客套……」

「姑娘有恩於小老，不，有恩於中原武林……」

「不見得，可能，小女子也有大仇於貴派！」

「你說什麼？」

「老先生，江湖間這恩怨嘛，本就極難算得準……」

「可是，這兩人是追踪無形魔頭的唯一綫索，而你……却交付於老夫！」

「忘了是我由丐帮手中搶來的……並且，搶的時候，我利用了他們，又打傷了不少丐帮徒衆……」

「這——」

「並且，我也可能由他口中問出了個來龍去脈……」

韋釋玄是越來越儍了……

少女的說話是越來越充滿了謎……突然，她是福了一福！道聲：「我去也——」好，只見青影一晃，疾如飛鳥般，向鎭口投去，後面跟了個少年……

她是誰？此來何意？爲什麼搶走顧阿泉。既搶走又送回來……還有，她的出手！她到底是何門何派？而姓桑的，那裏有過成名的英雄，並且出手如此詭異、可怖的？姑不論如何，她們絕對不是無形魔頭手下！而追索無形魔頭，得由這一對狗男女身上問訊——

「姑不論如何？」韓老嘆了口氣道：「這武林道風波是越來越洶湧可怕了！」

——完——

蟠龍脚戰虎爪

麥海雲

舊日有許多拳師所學習的武功，係由許多種門派結合而成，很難說是某一門派，不過，大部份的拳師都係有一兩種絕招傍身的，碰上了緊要關頭，就把那種絕招施展出來，故此，成名的拳師互相較量高下，那一場搏鬥一定十分激烈，現時我想談的就是中山五區的名拳師鄧耀，他的蟠龍脚十分厲害，多次把强敵殺退，値得讚揚。先說中山五區，其中有一區叫做株州，株州的墟場係附近十多條村村民交易的地方，每逢墟期，附近各鄉的人都去趁墟，因爲賣買的時候往往由於價目上的爭執，發生惡鬥，故此，族大人多的村民就佔了上風，如果某一條村聘請名拳師到該處做教頭，一方面把拳脚教給鄉中子弟，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確有些斤兩，威風凜凜，別人看了不敢鬧事，那就反而減少許多爭執，故此每一個名拳師有機會到株州搵食，都係武功超羣的。其中登龍沙的教頭鄧耀，所教的是洪拳，他更加出色。

鄧耀年約三十，確是彪形大漢，不過，他所教授的拳脚武藝以及舞獅等各種技藝，都是循規蹈矩，沒有强敵挑戰，很難講得出他究竟有甚麼驚人絕技，直到他跟梁彩根正式交手然後顯得出他的威風來。

梁彩根在坦州主持武館的教務，仍係

用正宗洪拳作爲標榜，不管練武的工具或者舞獅的陣容，都比較登龍沙充足，而且梁彩根在株州墟場十分活躍，每逢墟期，他就率領株州的子弟，一方面趁墟，買賣百貨，同時在墟場裏面，或者茶樓酒館當中故意談及武藝，誇張梁彩根的拳脚乃係正宗洪拳，並非別的教頭能够相比，這樣子的作風，很快就傳入教頭鄧耀的耳中，鄧耀看見梁彩根如此囂張，少不免有點戒心，於是他故意打扮做賣魚佬的模樣，在墟場各人圍觀梁彩根門徒表演拳脚之際，細心看看，覺得那些拳脚出手太短，只係用來自衞，攻人不够凌厲，只係洪拳裏面雜牌貨色，沒有把對方看在眼裏。

如果他只是隨意看看，擺在心裏，那就不會發生爭執，不過，他係洪拳的教頭，回到自己範圍之內，在登龍州祠堂裏面教授拳脚之際，偶然談及梁彩根的徒弟出手太短，並非正宗的洪拳，他只是隨口說說，不過，登龍州的徒弟跟坦州子弟一向有來往，左傳右傳，那些話傳到梁彩根的耳中，當然是加醬添油的，因此之故，梁彩根認爲鄧耀故意給他惡意的批評，等於剃眼眉，立心跟鄧耀較量高下，早就有所準備，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株州的墟期，一直都是在關帝廟前擺設什物買賣的，那一間關帝廟香火很盛，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日就係關帝神誕，附近各鄉的鄉民，往往聯羣結隊的前往該處賀誕，有些武館預先購備獅頭鑼鼓，趁勢舞獅賀誕，顯顯威風，梁彩根既然準備向鄧耀襲擊，就先行召集一羣坦州的青年，準備到時大打出手。

當時中山縣長唐紹儀，對中山縣的情形十分熟識，知道各鄉往往借着關帝誕辰鬧事，故此他預先派了一隊縣兵前往該處，準備鎭壓，梁彩根獲悉這一項情報，知道前往關帝廟前打鬥這一條路行不通，便想出另外一個辦法來，他知道登龍州舞獅到關帝廟必須經過一條田基，叫做大基，坦州亦有一條細路直通大基然後到關帝廟的，那一個地方正是三叉路口，既然他們無法在廟前向鄧耀的子弟挑戰，索性在三叉路口截擊，打定主意，便即吩咐坦州青年子弟，懂得拳脚的鄉民依計行事。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坦州那一隊舞獅的人馬，吃過早飯，就在村口門樓集合，遙聽鼓聲，預料登龍沙的獅子就快從大基遠遠的舞來，立刻雷鼓出動，從小基衝出去，直到大基，故意相撞，坦州舞獅頭的一個彪形大漢是梁彪，亦即梁彩根的首徒，一來他的武功較爲深厚，二來他是偸襲性質，由小基舞到大基，突然把獅頭向登龍州的一頭獅子直衝過去，兩個獅頭相撞，對方舞獅的人沒有準備，竟然給他連人帶獅跌落田基，因此大動公憤。

跟隨在登龍州獅子背後的人都有兵器在手，年少氣盛，知道對方有意挑戰，雖然教頭鄧耀並未到場，他們已急不及待了，揮動刀槍向舞獅的梁彪圍攻，梁彪那帮人正是希望對方動手的，因此展開惡鬥！

由於梁彩根教頭在陣中指揮作戰，對方那邊缺少教頭鄧耀，所謂蛇無頭而不行，相鬥之下便會吃虧，假如兩帮人馬苦鬥下去，登龍州的鄉人一定鬥輸，但因大基相鬥之際殺聲震天，驚動了在關帝廟附近駐防的縣兵，立刻出動百多人到場制止，拘捕幾名手執武器的鄉人，其餘的人看了紛紛散去，這一場打鬥無形中就此打消。

後來各有各到縣府裏面保人，不過，打鬥的結果就難分勝負，再又因爲雙方有人受傷，梁彩根自己在場也無法取勝，當然是傳了出去比較丟臉的，因此他的心裏非常懷恨，決心報復。

由於縣兵鎭壓，這一場打鬥失敗，他也不敢鬧事，既然雙方派父老出來調停，把拘捕的人保釋，於是關帝誕的一天，就風平浪靜。到了第二天，梁彩根憤憤不平，索性單人匹馬到鄧耀經常去飲早茶的地方，闖入茶樓，立刻大踏步衝過去，站在鄧耀那張枱前面，大呼小叫，說：「鄧耀，昨天你惡够了，你的徒弟傷了我十多個徒弟，我要找你算賬。」

鄧耀看見他來勢洶洶，知道這一場惡鬥是無法避免的，好漢不吃眼前虧，索性從椅上一躍而出，三幾步就跳出門口，說：「梁彩根，如果你一定要找我較量，我們就在門外的空地交手，免得打爛茶樓裏面的枱椅，驚動茶客。」

鄧耀說得這樣硬，顯然是準備搏鬥的了，梁彩根當然不會退避，他也飛步走出戶外，還沒有站穩，便向鄧耀搶攻。

梁彩根最擅長的一招叫做車輪虎爪，普通虎爪最惡的一招只是罩面虎爪，向對方臉孔一個虎爪罩下來，如果抓着臉孔，五隻手指使勁一揸，對方必然受傷，無法再鬥，反之，對方橫手擋格，那一隻虎爪抓住對方的前臂，跟住第二隻虎爪再上，一手使勁把對方前臂拉過來，另外一隻手仍係罩面虎爪，那就佔盡上風，就算對方逐步退縮，梁彩根左右兩手忽上忽下的展開車輪攻勢，有如幾隻老虎的虎爪一齊撲攻，實在不容易招架，故此梁彩根認爲必勝，他連人帶馬，直衝過去，先向鄧耀兜心一拳，看來好像黑虎偸心，實則右手打出之後，並未打到盡，左手就以罩面虎爪出擊，同時右手收回少許，又向對方迎頭搶攻，所用的又是虎爪，這幾個虎爪一齊出擊，照道理說，鄧耀無法抵擋了，他做夢也想不到鄧耀居然有另外一個絕招解救，而且打贏，當時鄧耀退後兩步，突然把整個身體蹲下，僅用左腿壓地，右脚伸長，有如掃堂腿，但却不是用脚根壓地的，只係用左脚支持整個身體的重壓，右脚橫掃，有如車輪，這種脚法就是他最擅長的蟠龍脚，專破對方中上門搶攻。

由於梁彩根只知集中力量向對方臉孔用虎爪密集出擊，不提防鄧耀忽然蹲下來，而且好像車輪似的用橫脚掃來，避得過一脚，無法避第二脚，登時仆倒，鄧耀再加一脚，他就被踢到一丈過外，然後站起來，巳經氣力盡消，不敢戀戰，抱頭鼠竄而去，尾隨着梁彩根同來的徒弟，發覺形勢不妙，紛紛散開，有些門徒伴着師傅一齊離去，於是這一場打鬥就此結束。

鄧耀那一招蟠龍脚一向沒有施展出來，故此，梁彩根絕不防範，假如他到處表演這種絕技，梁彩根早有了防範，未必打輸，上述這場惡鬥證明了蟠龍脚係專破中上路搶攻的脚法，同時反映出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身懷絕技的教頭，愈是把自己最擅長的一招掩飾得好愈加有利。（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五

溫涼玉・文
盧令・圖

闖蕩江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蕭秋水發現木葉與李沉舟搏鬥時所使用的兵器，竟是他父親的佩劍——「長歌」，他猜想他父母的行踪，或許與少林有關，所以一見木葉敗走，便隨後追趕，想向木葉問個究竟。他一路追去，追到騎鶴鑽天坡時，忽然聽到有掌風與劍風之聲。於是循聲前往察看，只見一個山洞之中，有八個人在拚鬥，且均已力竭氣衰，彼此均在調息，蕭秋水見木葉也在其中，便靠近去查詢父母的消息，木葉據實以告，蕭秋水一聽到雙親凶多吉少，不由呆立當場。洞中八人，自知已無生望，八人心想後繼有人，便各將自己的絕技傳與蕭秋水……

昔日患難交　原來是損友

血祭長歌

人。斜飛入鬢的眉，深湛而悠遠，空負大志的眼神！

劍。三尺七寸，古鞘，劍鍔上細刻篆字「長歌」。

地。嵩山少林寺。

× × ×

蕭秋水跪在墓碑之前，沒有慟哭，但淚流滿腮。

雪已在樹梢輕微消融。是雪來了嗎？——是雪近了。

然而蕭秋水却覺得春寒料峭，忍不住抱緊雙臂。

他背插的劍，也沾滿了雪花。

× × ×

古松旁，墓碑邊，有三個人。

這三個人已經等了很久很久了，他們知道，碑在，蕭秋水只要未死，就一定會來拜祭的。

他們是曾與蕭秋水「四兄弟」之一的左丘超然，以及廣西五虎之一開平羅海牛，以及龍川殺仔三人。

× × ×

蕭秋水緩緩自地上站起。

然後他向三人抱拳。

三人默默抱拳，向他行來。

殺仔還是不減當日威風，他小聲說話猶粗音若風箱：「蕭大哥，我們兩廣八虎已經約好了幫手，總聯絡處就設在湖南，專門對付權力幫、朱大天王等狗賊的。」

蕭秋水頷首道：「很好，很好。」目光却移向左丘超然。

龍川殺仔說的性起，繼續講下去：「我們就暫且把那組織稱作『神州結義』，乃沿用蕭大哥所創的名字……」

蕭秋水眼睛一亮，說道：「『神州結義』？」

殺仔「得」地一彈大拇指，摟着蕭秋水的肩膀，道：「對！就是『神州結義』！我們這就去會合！」

蕭秋水道：「我？要我去……」

殺仔道：「是瘋女、阿水姐她們要我和阿牛出來接你的。」

羅海牛接道：「正是。他們現下就要開『長江大會』，挑選盟主，蕭大哥快去一趟。」

殺仔也甚得意道：「這些結集的人士，多是來自各地的年輕練武人，也有一天嘀咕喃嘸的書生……他們都有胆識，不畏強權，近日來以抗暴論，蕭大哥你最出名，你去，他們一定選你……」

「蕭大哥是衆望所歸；」羅海牛長袖善舞式地說，聲音微帶顫抖。

「蕭大哥是人中豪傑，我等特來請您過去一趟，並願爲您効忠，至死不渝，如若違約，天打雷劈，橫屍神州……」

殺仔濃眉一皺道：「阿牛你又何必出口那末重呢。」

羅海牛淡淡然道：「因爲我問心無愧嘛。」

蕭秋水一直被二人七口八舌的纏得騰不過來，好不容易才搶了這個機會問左丘超然。

「你不是與梁大哥等一道的嗎？他們呢？到那裏去了？我一直在找，找上了金頂……」

左丘超然木然，蕭秋水再問：「左丘，你……」

倏然之間，左丘超然出手。

一出手，左手拿住蕭秋水尺撓二骨上的「曲尺穴」，右手拿住肩胛骨與鎖骨之「肩井穴」，左膝頂往左肋尾端之「笑腰穴」，右腳踩住足部之「湧泉穴」，一下子，制住蕭秋水四處要穴。

× × ×

蕭秋水嗄聲道：「爲什麼……」

左丘超然冷冷地道：「我不是權力幫的人。」

蕭秋水啞聲道：「你究竟是誰？」

左丘超然道：「我是朱大天王義子，我要拿的是『天下英雄令』。」

龍川殺仔一聽，怒眉上揚，眼碌得銅鈴般大。

他「呀」了一聲，大步踏來，伸手往左丘超然頭上一揪，罵道：「你媽的王八兔崽兒子！你居然是朱大天王的伙計混吉來臥底？你他媽的嬲種攪到咱們『神州結義』來了？你有沒有帶眼識人呀你！我龍川阿殺只要在，就捶扁你的豬腦袋……」

左丘超然默然，依然只用手擒住蕭秋水，既沒避，也不擋格。

蕭秋水心中閃過一絲不祥之感覺。

就在殺仔大手觸及左丘超然刹那，羅海牛閃電般拔出殺仔腰掛的石鎚與鐵釘，在阿殺愕然回身之際，他一釘就插在殺仔心口，血濺如雨，殺仔怵不敢信，羅海牛森冷着白臉，一搥就釘了下去。

殺仔的慘叫，動地驚天。

蕭秋水就算能出手，也看得出殺仔已無望了。

殺仔捂胸喘息着，說一個字，流一口血：「你們……你……」他兩邊都狠狠的瞪着，終於帶血的手指罵向羅海牛：「我……我做鬼都不……放過……你……」

然後他就倒了下去。鮮血流濕了一大片，整大片的草地和冰屑。

× × ×

蕭秋水冷然。

羅海牛陰毒的眼神望向蕭秋水，滿手沾血，一手持搥，一手執釘，向蕭秋水一步一步走來，並且桀桀笑了起來。

蕭秋水覺得那笑聲好像那已死去的唐朋，他幽魂而且全是惡的一面呈現在他面前——

可是他並沒有毛骨悚然。他冷冷的望着他，比他望着隨便一條狗的眼神還不溫暖十倍。

羅海牛桀桀笑裂了口，萬分得意地道：「你又猜我是誰？」

蕭秋水忽然笑道：「你知道我最喜歡什麼人？」

羅海牛見蕭秋水居然在這種情況之下，還笑得出來，眞是嚇了一跳，向左丘超然打了個眼色，左丘超然表示拿得穩定時，他才敢答話：「我怎知道。」

蕭秋水悠然道：「我最喜歡的人，是仁、義、忠、信之輩。最恨的人，是不忠，棄義，背信，無仁的人；」蕭秋水又補充了一句：「但這些都不是你。」

羅海牛當然不會自作多情到以爲蕭秋水在讚他，正如唐朋也不會無恥到以爲唐方會喜歡他；但他是以爲蕭秋水是罵他，可是蕭秋水沒罵他，他笑道：「原來你不恨我。」

蕭秋水也笑道：「我當然不恨你，」他笑着又加了一句道：「因爲你根本不是人。」

他微笑望着因氣而慘白了臉抖着身子的羅海牛，又輕輕問了一句：「殺害自己兄弟的人，能算作人嗎？」

× × ×

羅海牛忍無可忍，他一緊張，全身就抖，這是因爲小時候有羊癲症所致。他很想長袖善舞，却總是舞不開來，他好久才從牙齦迸出幾個字：「左丘，殺了他！」

然而左丘超然沒有立刻下手。

羅海牛氣得抖得像隻冷凍了一夜的禿毛狗，忿然切叫：「殺了他才搜『天下英雄令』！」

左丘超然還是沒有做。

羅海牛怒極，抖着聲音叱喝：「你不忍做，我做！」

他拿着釘鎚，大步走過來。

就在這時，他忽然發覺左丘超然眼色有些不對。

左丘超然在制着蕭秋水，但他的眼神却是哀憐的。

蕭秋水却眼神悠遠。

等他發覺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左丘超然鬆軟如一團白粉般散仆下去了。

羅海牛第一個意念想走，但因離蕭秋水已太近，手中又拿着武器，而且他見過蕭秋水出手，以爲一定制得住對手，所以大喝一聲，釘鎚齊鑿——

× × ×

就在這刹那——

羅海牛的腰背上「突」地凸露了一截劍尖。

明亮的劍尖。

如雪一般的劍尖。

發着水波一般的漾光。

血溢出，標落在草地上，腥紅一片，

但劍尖的本身，卻絲毫沒有沾血。

只是雪花恰在這時飄落在劍尖上，劍尖上有雪。

只沾雪，不染血。

——寶劍「長歌」。

× × ×

羅海牛的喉頭裏格格有聲，也許他還想强笑「桀桀」幾聲罷，然而此刻已經再也笑不出聲來，反而是笑出血來了。

蕭秋水冷冷的望着他，道：「這是你出賣兄弟，所得的報應。」

他「嗖」地抽回長劍，劍歌身依然一片清亮。「我殺了你來祭我的劍。」蕭秋水說：「它第一次飲你這種非人的血。」

羅海牛似乎拚命想擠出一種笑容，以使他死得漂亮一點，但就在他剛想展開一個笑容的刹那，他的神經已不能控制他臉部的表情！

他死得像追悔什麼似的，甚是痛苦。

蕭秋水在看着他的劍。雪亮的劍。

然而他想起昔日在五龍亭上的故事，那些勇奮救人，大聲道出「永不分離的廣西五虎」的英雄好漢們。

以死人的血來悼祭，這是血祭罷。他想。

——殺不盡的仇人頭，喝不盡的英雄血。

——斬盡天下無義、不忠、背信、忘恩的人，交盡下天熱血的好漢、歃血的英雄！

想到這裏，蕭秋水忍不住大喊一聲，松林震得松針如雨落！

「殺！」

× × ×

蕭秋水變了。

他有了他自己的劍，他自己的武功。

顯然他失去了唐方，不見了友朋。

他變了。

× × ×

左丘超然臥倒在地上，不敢發出一聲呻吟。

他竟對這曾朝夕相對的「大哥」，發出了第一次有生以來的强大恐懼。

他的骨節，就在他要發力折磨壓制在蕭秋水四處要穴上的時候，對方全無眞力的軀體上，忽然自本來人體的最軟弱點，崩發出極其强大如排山倒海的功力，迅速且無聲息的將他吞滅，擊散了他全身的關節骨骸。

他全身已散，是蕭秋水揪住他，是以才不倒下。蕭秋水放手，他就鬆脫在泥地上。

「他又爲什麼要這樣做？」蕭秋水看着地上的羅海牛屍身，這樣地問。

他問的當然是還活着的左丘超然，既然已死了的羅海牛不會作答，左丘超然只好答話了：「他跟我一樣，都認朱大天王作乾爹。」

蕭秋水冷笑。「他要那末多乾兒子來幹嘛？」

左丘超然一笑，有說不出的曖晦與苦澀。「因爲他沒有老婆。」

蕭秋水忽然瞭解了左丘超然那苦澀的笑容指的是什麼了。

朱大天王喜歡的是年輕男子。那麼羅海牛等在他麾下的身份，乃跟孌童沒什麼分別了。蕭秋水於是也明白了，左丘超然爲何與權力帮作戰賣力，但又在生死關頭不肯救他。

兩帮人馬比起來，反倒是權力帮光明磊落得多，也正常得多了。

攻擊浣花劍派時，反而權力帮在攻，並與白道正面衝突，對消實力，不若朱大天王，暗中進行狙殺與追覓「天下英雄令」的企圖。

蕭秋水暗中嘆息：「你們願意這樣做麼？」

左丘超然沒有搖頭。他不能搖頭，因爲脖子頸骨已扭歪。但他能說話。

「羅海牛自大，認爲他長袖善舞，從善如流，地位應在其他幾條小老虎之上，所以實行出賣，第一個就先要撂倒你，再由朱大天王另立偶像，來取代你的地位，奪得領導『神州結義』的宗主權。所以他出賣你。」

蕭秋水湛然的眼神望定他：「但是你呢？」他緊緊追問：「你又是爲什麼？」

左丘超然苦笑。「我的師父是項釋儒……養父是鷹爪王雷鐸……父親是左丘道亭……我不忍見他們死！」

蕭秋水皺眉問道：「這麼說……令尊等俱掌握在朱大天王的威脅之下了？」

左丘超然因筋絡之疼痛而不能言。蕭秋水改換話題，急問：「梁大哥、老鐵、小邱等……是不是在你們掌握之中？」

左丘超然想點頭，但稍動之下，痛滲出了眼淚，蕭秋水接近他的背心，一股熱流，周遊左丘超然全身，左丘超然强撐一口氣，答：「是。」

蕭秋水又問：「他們在那裏？」

就在這時，閃光突現。

蕭秋水跳開，飛劍居然一折，雙雙射入左丘超然眼中。

左丘超然慘叫，折斷的手，兀拚命想撫住臉。

那人飄然下來，劍光一閃，斬斷了左丘超然一雙手。

左丘超然嚎叫，全身不住發抖，聲音如瀕死的野獸低鳴。

那人聽了却笑了，好像左丘超然的嗚咽是說給他聽的笑話一般好笑。

× × ×

就在這時，劍光一閃，左丘超然就沒了聲息。

劍芒是蕭秋水手中發出來的。

但他的劍，就似全沒出過鞘一般。

他的劍，剛才確是爲了早結束左丘超然的痛苦，而發出過的。

那人很年輕，一雙長目却很鋒銳，開始斂住了笑，瞇起眼看着蕭秋水腰間的古鞘劍。

「我叫斐小葉；」他瞇起眼睛笑道：「我是一個很有名的殺手，你大概聽說過罷。」他道。

× × ×

柳隨風在走出浣花蕭家的時候，曾記起適才在劍廬，感覺到一個少年高手的存在，然後他尋思索遍，有幾個初崛的少年高手，包括了東海林公子，蜀中唐宋、唐絕，還有一人，就是這天山劍派的後起之秀斐小葉。

在當時，權力帮總管柳五腦中飛快閃過的資料是這樣的：

——斐小葉，用柳葉劍。好鬥，喜一切鬥爭、殺戮、騙詐、狙擊。

但是在柳隨風的檔案裏，他不知道斐小葉是朱大天王的義子，而且是義子中的頭領，最兇悍的一名。

× × ×

天山劍派傳到了「飛燕斬」於山人，已經到了鼎盛之際，不但門徒衆多，連劍法也到了頂峯時期。

天山劍法向來講究輕、靈、快、捷，但到了於山人手中，長劍「如雪」，據說曾以一柄劍，攻得令十七名使劍高手，一劍都來不及還。

而他練劍，在天山的壑谷絕崖間斬落飛燕，百試不爽，故名「飛燕斬」。

這劍法厲害，還是其次，但在天山絕嶺上向天宮飛掠的燕子躍起斬落，輕功着實到家，於山人的劍法，可以說已無懈可襲，但斐小葉是他的高足，却能自創一套巧妙的劍法。這就是「柳葉劍」。

向來只有「柳葉刀」無「柳葉劍」。

柳葉劍着重靈、輕、快、便，斐小葉便把柳葉刀的製法與優點，全都移注到劍上來。

柳葉劍法不斬飛燕，斬柳葉。

風中的柳葉，輕、飄、無依，更無處着力，比飛燕更難斬。

斐小葉則足踏在水上斬之。

能足踏於水上，才能借力，但輕功比於僅穿於絕壁危崖間，又巧妙了許多倍，所謂「水上飛」，是極難的輕功提縱法。

也只有在足尖能借水之柔勁時，才能斬落水邊之柳葉。斐小葉一旦學成，殺生無數，奸淫、盜擄、無所不爲，武林中能制得他的，也確無幾人。

× × ×

蕭秋水聽說過這個人，是從他的好朋友林公子處得知的。

那時候，東海林公子正要找斐小葉比武。

林公子與斐小葉齊名，但林公子轉述給蕭秋水知道爲何要追殺斐小葉時，聲音因憤怒而顫抖。

因爲那時斐小葉已在三日間殺了六十七名無辜的人，其中泰半是不曾練過武，僅只是爲了斐小葉爲了要研究他的劍法怎樣才可以更完美無缺地殺死別人，而且儘量讓鮮血不致噴洒到自己衣襟上。

第一次決鬥

蕭秋水道：「很好？」

斐小葉皺眉問道：「哦，很好？」

蕭秋水道：「我有一個朋友，叫做林公子，聽說過罷？」

斐小葉瞇起眼來笑道：「哦，他嘛，刀劍不分的傢伙，想必也男女不分——爲什麼『很好』？」

蕭秋水說：「他想殺你，『很好』的意思是：我可以代他殺你了。」

斐小葉一怔，旋又哈哈笑道：「你就爲這點殺我？」

蕭秋水道：「不止。」

斐小葉問：「還有的原因呢？」

蕭秋水道：「因爲左丘。」

斐小葉奇問：「你要代他報仇？」

蕭秋水肅然道：「正是。」

斐小葉詫異地道：「他——他出賣了你。」

蕭秋水穆然道：「可是他曾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兄弟——」

「一朝是兄弟，一生是弟兄。」蕭秋水補充地加了這一句。

× × ×

斐小葉怔住，隔了好一會，又哈哈地笑起來。

「這點我倒沒料到了，」斐小葉邊笑邊道：「不過我殺他，倒不是爲了他出賣你，而是他想出賣朱大天王，」斐小葉斂住了笑，盯住蕭秋水道：「他適才的話，有對天王不滿之意。」

蕭秋水冷冷地望定他道：「你是朱大天王的人？」

斐小葉點頭，然後又瞇起了眼睛。「剛才你閃躲飛劍，身法好快。」

「……」

「你剛才說要代林公子殺我，想必是要以浣花劍法來嚐嚐天山劍法的神妙？」

蕭秋水搖頭，伸出一隻手指：「我用浣花的劍，未必用浣花的劍法，如果眞的是浣花劍法，那我的人是浣花子弟，就算用一根指頭殺了你，你也是死在浣花的劍下。」

斐小葉冷笑道：「天山劍派的眞義，可從來沒有光說不練。」

蕭秋水，沒有再說話，只是緩緩拔出長劍。

劍鞘斑剝，劍身雪亮。

古劍「長歌」。

× × ×

「好劍。」斐小葉不禁脫口讚道。

然後他就拔出了他的劍。

眞是一把神奇的劍。

× × ×

這劍輕薄如紙，但美如仙物。

這柄劍竟似用明珠造的。

單是劍鍔的鑽石柄子就已價值不菲。

斐小葉無限珍惜這柄劍，這柄淡彎如眉月的劍。

這劍不似用來戰場上用的，而是應在家裏當瑰寶珍藏的。這柄劍能在比鬥中發揮多大的效用？

× × ×

斐小葉瞇起眼睛，小心翼翼地問：「這柄劍的價值，你的眼睛不盲，當然能看得出來。」

蕭秋水點點頭，斐小葉驕恣地道：「這是一柄最能殺人的劍。」

一說完他就出了手。

一下子便分出了勝負。

而且分出了生死。

× × ×

一下子是極快。

但在這極快的瞬息間裏，有許多的變化。

至少六七個變化，兩三個心理轉折。

× × ×

斐小葉先出招。

他一劍斬出，他的劍招雖與師父於山人迥異，但仍是「斬」字訣多於「刺」字訣。

蕭秋水橫劍一格。

他用的是武當劍法的「橫江勢」攔住。但他的「長歌」劍一觸及「柳葉劍」，柳葉劍就「叮」地斷了。

斷掉的一截，約半尺長，恰好飛落在婁小葉的左手裏。

婁小葉一手抄住，閃電一般，以斷刃向蕭秋水當頭斬到。

其中已經包含了幾個微妙的心理變化，即是婁小葉算準了蕭秋水知道他重視這柄價值不非的寶劍，所以必用削鐵如泥的「長歌」劍去抵制它。

而「柳葉劍」其實只是這劍的斷刃一端，一經擋格，必定斷裂，婁小葉趁蕭秋水躊躇於震斷對方寶劍之際，左手施眞正的「柳葉短劍法」搏殺之。

這必能將蕭秋水殺個措手不及。

這計劃前部份全無預算中實現。

蕭秋水確用劍擋架，柳葉劍確然中斷——可是蕭秋水看出了這一點，才故意去冒險行這一點。

——用奇兵去攻襲，否則，可將計就計。

這就是將計就計。

首先，蕭秋水斷定不可能是浪得虛名之輩的婁小葉，不可能用一柄中看不中用的劍來毀性命。

——會用劍的人，斷無可能用一柄不能用之劍。

——除非是無用之用方爲大用的劍！

所以蕭秋水故意中計，去震斷對方的劍。

——但他的心神並未被那華麗的劍所吸引。

斷刃飛出，蕭秋水已憬悟到婁小葉的計策。

就在婁小葉左手抄住斷刃的時候，蕭秋水已一掌劈了出手。

指壓自療法

頭部的指壓法

蔡大夫・文

（姿勢）

受方要仰臥。指壓者要面對受方頭部正座（如1圖）。指壓者要把自己的膝蓋頂住枕頭上邊，雙手輕放膝上。指壓者以這種姿勢做幾次深呼吸，以求身心的統一。

第1圖

第2圖

（第一操作）

指壓者要將雙手母指尖端相接成八字型，而使手指全部成W型態。然後從受方的正中線髮際開始到頭頂上如第3圖的1～6點位每點各壓三次。（參照91頁第2圖）

髮際
頭頂（腦天）
正中線

第3圖

（第二操作）

右手輕放右頭頂部，用左母指從頭頂往左側方各三點地到髮際各壓一次（共十八次）（參照第4圖）

左
右

第4圖

（第四操作）

跟第一操作同一場所，但自1～6各壓一次（如第5圖。）

（第五操作）

從頭頂用雙手母指，同時朝左右各壓三點，如第4圖，雙手共三十六次（參照第5圖）

正中線髮際1點處

（第六操作）

跟第一操作同一場所。但從第6點位慢慢地加壓，每次壓五秒左右，壓了之後才慢慢把壓力鬆開放手。（參照第3圖）。

第5圖

蕭秋水的左掌，切在婁小葉的斷劍身上。

斷劍極脆，「崩」又飛扔一截。

就在婁小葉的斷刃劈至蕭秋水額頂前一刹那，停住了——因爲另一斷劍已飛射入婁小葉咽喉中。

這斷劍插斷了婁小葉的氣管，摧毀了他的力量。

× × ×

婁小葉動作頓住，敗。

他倒下，死。

× × ×

婁小葉用那「柳葉刀」易脆的特性來殺他，他就用同樣的特點來殺了婁小葉。

婁小葉等於死於他自己的劍下。

戰鬥只有一下子，但變化行轉無窮。

× × ×

稀稀落落的掌聲，自松林那邊傳來。

松林裏走出一個人，淡青衣，沾雪花，微笑。

蕭秋水目光收縮，感到親切，也感到震奮。

一種如臨大敵的震悚。

這人正是柳五。

柳隨風。

× × ×

柳隨風一面拍手，一面笑着走出來，雪花在他走動時簌簌落下，他一定是站在松林裏好久了。

「好，好劍法，對方用第一截斷劍對付你，你借他第二截斷劍殺了他，他死時還握着第三截斷劍……好，好，單是如此，已是第一流武林高手。」

蕭秋水看着這個人，這個傳說紛異的人，曾經神奇地從和尚大師、天目、地眼以及一干武林高手的制服與圍困下神秘地消失。

這是一個武林中至爲頭痛的辣手人物，行踪至爲飄忽，這人的可怕，甚至比之與權位極高高在上的李沉舟，或者還要可怖。

柳隨風笑了。「我不是找你比鬥的，帮主有令，待你和皇甫高橋分出勝負後，他才准我甚至他自己，來跟你或皇甫決戰，這才比較有意思。」

蕭秋水緩緩收劍，沒有答話。

柳五說：「我有三大絕技，這是武林人所共知的。其中一項，是殺和尚大師的暗器，另外兩種，我還沒有施展過。」柳五笑了笑又道：「你的武功，精進奇快，現在的實力，恐不在和尚大師之下，我本極想與你比鬥……但不敢不遵守帮主的命令……帮主要我看你如何殺婁小葉，把情形告訴他。」

蕭秋水道：「我也見過李帮主對敵之場面，他造成聲勢，使章、萬兩位前輩以爲他要出擊烈火神君，是故蓄平生之力，然而他却平靜無事，並不攻擊，令章、萬二位逼使將體力全洩——就在這刹那，他才襲擊，先傷章、萬二人，再殺蔡泣神。」蕭秋水此刻侃侃而談，與數月前於劍廬論劍時之相比，一是武術之熱心者，一是武道之宗師。

「然後李帮主又搏殺木葉、虎豹兩位大師，他與木葉對峙，袪開木葉大師的主力攻擊，卻先擊倒場外的次要對手虎豹大

師，並以此打擊木葉大師戰鬥信心，再傷退木葉大師……李帮主的出手、策略、兵法、鬥志、武功、運用，是我平生首見，欽服之至。」

柳五深表同意的點頭，道：「不管是與帮主爲敵或爲友，沒有人不佩服他，除非是連佩服的程度都談不上的人。」

蕭秋水淡淡地問：「你來只是爲了觀戰？」

柳隨風笑着淡淡回了一句說：「你說呢？」

風輕輕吹過，蕭秋水却鷄皮疙瘩般一凸起。

柳隨風的話說得很輕，比風還輕，但在蕭秋水的感覺裏，柳五一說了那句話，連風都重若擂鼓。

柳隨風曾失手被蕭秋水擒住過：但蕭秋水的感覺中他以前所見過所鬥過的人，任何一人，只要跟柳隨風一比，都不知去了那裏。

蕭秋水與人鬥爭，向未生過畏懼心，如今站在隨隨便便的柳隨風，却眞正有了驚慮。

柳隨風忽然一聳肩，道：「我也想，」他的話如風送刀鋒，接着道：「可惜我不能，」蕭秋水感覺到風勢都平和了下來，柳隨風又說：「帮主不許。」蕭秋水頓感如釋千百斤重負，全身都輕鬆了下來。

「不過……」柳隨風笑道：「總有一日的，只要你還在……」

蕭秋水冷冷地回了一句：「只要你不死。」

柳隨風笑了，笑意有隱伏如刀鋒般的譏誚，他突然問：「你想不想知道梁斗等人的下落？」

蕭秋水一震，道：「當然想！」

柳霍風笑道：「左丘死了，不能告訴你，我却知道他們在那裏。」

蕭秋水狐疑地道：「是你們幹的，還是朱大天王的人做的。」

柳隨風笑道：「當然不是我們。」

蕭秋水道：「那你怎麼會知道？」

柳五哈哈一笑，神秘地道：「因爲他們抓走的人中，有我們的人，我們的人留下綫索，我就知道了……」

柳隨風一面笑一面說：「我的答覆不知你滿不滿意？」

蕭秋水冷冷地道：「除了還沒有告訴我他們在那裏。」

柳隨風大笑：「你到陝西終南山去看看罷，只要在灞水銷魂橋上，找到一個沒有釣絲的漁人，你就可以問到你想找的人下落了。」

蕭秋水還在設法記住地名的時候，柳隨風已隨一陣風過而不見。

他的聲音却清晰地傳過來，帶着笑意：「我這樣的輕功，你會是我的對手？」

——昔日地眼大師等十數高手包圍，柳隨風身負重傷，也是在一瞬間消失不見的。

——風過處，柳隨風就消失了。

——這樣的輕功，恐怕世界上也沒有第二個，因爲沒有第二個柳隨風了。

但是蕭秋水靜靜地自忖，回答了柳隨風的話：「輕功不代表武功。」

（未完）

兩月完俠情中篇小說

文·馬騰
圖·盧令

一劍挽狂瀾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邁武與少林圓智大師、武當冲虛四劍及兩派門下一行數十人，追入一個小鎭，在一家酒店歇息，衆人據案就坐，然後叫來饅頭素菜淸茶，大家便吃喝起來，誰知進食不久，除了圓智這一桌六人外，其餘衆人俱中毒倒地。原來是勾魂娘子預先在食物中下了毒。這時，杜年率領帮衆三十多人，將圓智等人包圍，接着，左右護法使嚴烈，袁泰相繼出現。要脅圓智、冲虛等人棄械就擒，否則即將少林、武當衆弟子盡戮。圓智不忍犧牲衆多弟子，只好棄械，四劍、楊邁武也跟着放棄武器。於是袁泰指揮徒衆押解少林、武當衆人上車而去……

計議先救人

斜陽在天。

衰草凝綠。

秋風蕭索，落葉紛紛。

許自强一行人，急如秋風，奔行在一條滿是落葉的荒徑上。

他們想趁天黑前，趕到前面的一個城鎭投宿。好可惜，他們被人截住了。

截住他們的不是別人，正是高樓劍，凌醉等人。

許自强一見前路被截，急喝一聲：「退！」

後隊改作前隊，想溜！

怎溜得了！

退路也被截斷了。

左右亦有人出現。

前後左右，將他們圍困了。

「呵呵，許莊主，你不在風雲莊作你的莊主，跑到揚州作甚，現在又想溜，對不住，留下吧！」站在前面的，正是「酒丐」凌醉！

「衝！」許自强更不打話，當先向右

合力搗黃龍

面人數比較少的丐帮弟子衝去，企圖衝出包圍。

但衝出不及兩丈，一人如天神下降般從側面落在他身前九尺處，擋在他面前！

許自强悶聲不响，如一頭蠻牛般，一頭猛衝向擋在面前的人！

人未到，手中軟劍筆已直刺向那人咽喉！企圖硬闖出圍！

面前那人朗笑一聲，手中長劍一圈一絞，舞起一片光幕，護住頸項。

「叮」一聲脆响，許自强貫足內力的一劍，像刺在一堵鋼牆上一樣，被反震之力，震得軟劍如弧，人也被震退一步。

臉色刹那大變，站穩脚步，許自强駭異地盯注着面前這個氣定神閑，劍眉朗目，瀟洒高雅，狀如富豪公子般，年若二十六七的年青人。

他眞不敢相信，眼前這公子模樣的年青人，不但輕描淡寫地封擋了他這凌厲迅急的「穿喉一劍」！他這一劍，不知毀了多少高手，如今不單被他擋煞，還將他震

退一步，怎能不令他驚駭。

「你是誰？」他不由脫口驚問。

「在下高樓劍！」高樓劍淡淡地說。

「原來是你！」許自强神情一震。「果然名不虛傳！」

「過獎了，在下怎及得許莊主，雄霸江北，設賭開嫖！」高樓劍不屑地說。

許自强臉色微紅，繼之勃然變色，厲聲道：「高樓劍，不要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高樓劍冷冷一笑，「許莊你主，爲虎作倀，爲一已之欲，喪心病狂，殘害人命，令到武林動亂不安，可謂人人得而誅之，在下欺你又如何？」

許自强被說得羞悔成怒，切齒獰笑道：「高樓劍，莫以爲本莊主怕了你！許某和你拚了！」

人如瘋虎，手中軟劍如靈蛇閃動，左刺高樓劍心臟，右刺肩井，左六右五，刹那刺出十一劍！

高樓劍不閃不避，雙目精光如電，注視着電閃刺到的軟劍，倏的白光一閃即沒，「嗆」一聲大响，許自强十一劍化回一劍，軟劍無力地垂下，臉色蒼白如死人！

他到現在也不知高樓劍用的是何手法，快得令他看不清，來不及變招，一劍就將他十一劍擊散！

「許莊主，現在回頭還來得及！」高樓劍看着頹喪萬分的許自强善意地勸說。

這時，風雲莊一班高手，及天地帮揚州分舵主任發等人，皆被高樓劍的神威震住了，加上四周强敵環伺，俱不敢妄動！

慘笑一聲，許自强仰首向天，大聲道：「我還有何面目苟活，亦愧對師門！」

手起劍落——

高揚一見，長身撲前，同時大喝：「不可！」

一個人決心要死，別人又如何能阻止得了呢！

血光現，身軀倒，許自强已然自刎身亡！

高樓劍望着倒地氣絕的許自强，怔住了。

一條嬌俏的身形撲奔到高樓劍身旁，嬌聲道：「劍哥，此人死不足惜！」是崔青青。

高樓劍側首注視着崔菁菁，搖頭道：「菁菁，妳說錯了，他最後的表現，以一死謝罪，也不愧是條血性漢子！」

崔菁菁目中不由露出尊敬之色。

截住天地帮及風雲莊一撥人後路的祖誼，宏聲喝道：「許自强已一死贖罪，各位莫要執迷不悟，自尋死路！」

「咱們願棄暗投明！」以任發帶頭，天地帮及風雲莊一干人，均紛紛棄械跪伏在地！

「好！好！快起來，和尚可不高興這一套。」草頭和尚眼見一下子解決了一場惡鬥，高興得嘻哈直笑。

趙恕指揮一衆丐帮弟子，上前拾起了棄在地上的兵器。

「各位，從此就是自己人了，希望各位同心協力，平息這場武林動亂，造福蒼生！」高樓劍朗聲道。

「謹記公子教誨！」任發等人齊道。

「時候不早，高公子，咱們也該離開此地了！」凌醉望着含山的紅日。

「老前輩，咱們葬了許莊主再走。」

高樓劍以劍掘土，崔菁菁帮手，不一會，挖了個深坑，將許自强埋葬了，並在墳前立了一塊石，用長劍刻了許自强的姓名。

乘天未黑，他們趕回揚州！

× × ×

「金帮主，到底一統盟的是總壇在哪裏？」高樓劍望着坐在窻前的金銀重。

「這個，高公子，很抱歉，金某在一統盟內，職位不高，從沒到過總壇，故此不知道。」金銀重抱歉地說。

「一統盟的盟主，金帮主可曾見過？」凌醉問。

「凌老前輩，晚輩也未見過，許莊主一定見過，可惜他死了，不過，一統盟內的人，都不稱呼其爲盟主，而稱呼他總座。」金銀重說。

「那麼，金帮主，你還知道些什麼？」草頭和尚忘不了喝酒，話未問完，已舉杯就唇。

「金某還知道，江湖上所有黑道中人，皆被他網羅了，而不少門派，亦被他收買了——貪圖他許諾的利益。」

「你知道的，有哪幾個門派？」崔菁菁問。

「有南海門，大刀會，天山派，烈火門，不怒帮，鹽帮，崑崙派，百花山莊，在下就知道這些門派帮會，可能還有很多是金某不知道的！」金銀重將知道的一口氣說出。

衆人聽得悚然一驚。祖誼道：「想不到他們網羅了這樣多門派，看來他們野心不少！」

「金帮主，他們除了要雄霸武林外，還有何目的？」高樓劍凝重地問。

「據我所知，野心不小，第一步將武林控制了，進一步乘時而起，爭逐天下！」金銀重沉聲說。

衆人不由嘩然出聲，這消息太驚人了，想不到野心如此大，竟然敢爭奪天下！

「金帮主，」凌醉目注金銀重，「你說的，可是千眞萬確？」

「老前輩，晚輩怎敢胡說！晚輩就是被許莊主說動了，才加入一統盟的！」金銀重急聲說。

「許自强和你說了些什麼？」崔菁菁問：「是否很大的利益？」

「崔娘姑問得好，正是很大的利益，許自强親口對在下說，事情如能成功，凡是加入一統盟的人，都成了開國功臣，封妻蔭子，哪個不想，在下就是被他說動了，才加入一統盟。」金銀重咽了口唾沫，「誰不想博取一官半職，光宗耀祖。」

「怪不得有這樣多帮會門派加入了一統盟，」高樓劍道：「連崑崙派這樣的名門大派，也被利祿薰了心，看來，不知道的，一定還有很多！」

「要是讓一統盟控制了武林，天下不大亂才怪！」祖誼憤然道。

「高公子，看來一統盟的勢力很龐大，要消滅他，只怕不易。」凌醉担憂地望着高樓劍。

「老前輩，爲了武林安寧，天下蒼生百姓不受戰火荼毒，就算赴湯蹈火，身歷萬刦，晚輩也要阻止，消滅一統盟的妄行！」高樓劍激昂地說。

「高公子俠胆仁心，胸懷家國，老化子萬分敬佩！」凌醉不由對高樓劍肅然起敬。

「高公子說得對，如今天下動亂，民不聊生，再讓一統盟胡攪，那時就會天下大亂，家將不家，國將不國了。」祖誼激動得站起身。

「劍哥，依小妹之見，咱們先瓦解一統盟的力量，令到它基礎動搖，削弱它的力量，然後，再一舉消滅他。」崔菁菁握拳作狀。

「菁菁，這辦法是好，不過在目前情況下，咱們要採取雷霆一擊的辦法，擒賊先擒王，打蛇在七寸上！」高樓劍環顧了在座衆人一眼，「要知道，咱們若再採各個擊破的辦法，那不知要費了多少時間，萬一被他們羣起而攻，咱們就完了，所以，趁他們氣候未成，力量分散，咱們急謀採取閃電手法，一擊將其總舵摧毀，將那『總座』擊殺！那時，羣龍無首，他們自然成不了事！這是最簡捷有效的辦法！」

「好主意！和尚首先贊成！來，喝一杯！」草頭和尚不等衆人有所反應，已喝了一杯。

「高公子高見，老化子贊成，」凌醉沉吟一下，「不過，咱們現在還不知一統盟總壇所在地，如何下手？再者，咱們人手不够！」

高樓劍一笑道：「老前輩，貴帮耳目遍天下，相信不難偵查到，至於人手方面，只要老前輩出面召集貴帮弟子，加上少林武當兩派門人，相信足够了，兵貴精，不在多！老前輩，你以爲如何？」

凌醉一翹大拇指道：「高公子，果然英雄出少年！」

高樓劍連忙謙遜幾句。

「不知圓智大師他們現在哪裏？」崔菁菁焦盼地說。

無人可以作答。因爲衆人都不知圓智大師等人的下落。

× × ×

連圓智大師自己等人也不知道他們現在身在何處。

因爲他們一進馬車廂，就被一陣烟氣焗昏暈了，等到他們醒來時，已身在一處地牢中。

地牢陰森黑暗，只有一盞黑暗的油燈，發出昏濛濛的光暈，顯得地牢越發慘淡，還好，除了死去的門下弟子，一個也不少，全被囚在地牢中。

圓智大師等人均感覺到渾身無力，試一運眞氣，發覺身上七處大穴被點，故此渾身無力。

被勾魂娘子迷魂軟筋散迷到的兩派弟子，仍然軟倒在地，昏迷不醒。

圓智大師、冲虛等七人皆無可奈何！

× × ×

大堂上聚着不下三十人。

長髯老者居中高坐，左右兩排椅子，坐着男女老少人等。

長髯老者顧盼自豪，心神舒暢。

目光迅速環顧左右手下一眼，輕咳一聲，待衆人靜下來，將目光轉注着他，才滿意地展顏笑道：「各位，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們！」

衆人欠身恭聲道：「請總座明告。」

手撫長髯，威態十足地宏聲道：「少林圓智，武當冲虛等四劍，及兩派數十名弟子，全部落在本座手上！」

衆人齊聲歡呼叫好。

待衆人靜下來，才又道：「如此一來，就可以威脅少林、武當，令他們不敢輕舉妄動，高樓劍沒了少林武當兩派作靠山，他就沒有了影响力，也無所作爲，待查明了他的下落，一舉將他擊殺！到時，就沒有什麼人能威脅到本盟，本盟就能控制武林，覷準時機，揭竿而起，逐鹿天下，哈哈，哈哈哈……眞是天助我也！」

左右兩排座椅上人，很多都是武林有名人物，聞言俱各喜上眉梢，齊聲道：「恭喜總座，屬下等托總座蔭庇！」

長髯老者環顧左右道：「各位，若事成，皆爲開國功臣，到時，本座不會虧待各位，榮華富貴，享之不盡！」

那神態，儼然天之驕子。

衆人又是一片讚頌之聲。

目光注視着右面座上幾位，以嘉許的語調道：「左右護法使，杜令主，勾魂娘子，洗令主，爾等各記一大功！」

五人齊起身離座，抱拳躬身道：「謝總座！」

待五人坐下，長髯老者威嚴地道：「各位，本座賞罰分明，各位只要效忠本座，前途無可限量，何愁大事不成。」

衆人齊聲應道：「屬下等誓死效忠總座！」

眼見座下衆人那種誠恐誠惶的樣子，長髯老者不由仰天哈哈大笑，笑聲在大堂上迴响，久久不歇。

突的一青衣人直奔上堂，單腿跪下，恭聲道：「稟總座……」

長髯老者見青衣人直奔上堂，登時臉色一沉，打斷了那青衣人的說話，沉聲道：「什麼事，快說！」

他怪責青衣人不識時務，在他興頭上闖上大堂，打斷了他的興頭。

青衣人惶聲道：「稟總座，剛接到一個壞消息。」

一聽「壞消息」三個字，長髯老者不由緊張起來，俯身道：「說出來。」

衆人皆目注青衣人。

青衣人感受到衆人的目光，不敢抬起頭，惶聲道：「許令主自刎身亡，兩位褚護法，及金旗主一撥人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而任令主一撥人及許令主帶去的一干手下，投向了高樓劍！」

長髯老者聽得臉色數變，握拳切齒道：「又是他，好個高樓劍，本座要將你碎屍萬段。」

雙目一瞪，轉注杜年，沉聲道：「杜令主。」

杜年垂手站起，卑恭地道：「總座，請示下。」

「任發可是你的人？」長髯老者目光如刀，盯着杜年。

杜年赫得手心揑汗，惶恐道：「回總座，是屬下的人！」

長髯老者一瞪目，沉聲道：「既是你的人，可知罪？」

杜年一頭是汗，顫聲道：「屬下知罪，望總座寬宏！」

「坐下！」長髯老者臉色稍霽。

杜年長舒了一口氣，知道一場風暴已過。

「任發簡直丟盡本盟的臉，杜令主，姑念你對本盟忠心不二，功多勞苦，不予追究！」

杜年忙又起身恭聲道：「謝總座。」

長髯老者轉望青衣人道：「還有何消息？」

青衣人透過一口氣，道：「稟總座，綫眼查不到高樓劍一干人等的下落。」

「不惜代價，務要將他的下落查明！」長髯老者又吩咐：「一有消息，立刻稟報。」

「是，屬下告退。」青衣人便退身一旁。

堂上各人，皆不敢出聲，望着長髯老者。

長髯老者語氣稍緩地道：「高樓劍不除，始終是一大患，雖然他現在人單勢孤，但亦不能輕視，杜令主，勾魂娘子，洗令主，你三人速到揚州附近查探高樓劍的踪跡，不論用何手段，務必將他一干人擊殺！」

杜年，勾魂娘子，洗伯寧一齊站起身，齊聲道：「屬下領命。」

長髯老者沉思一下，然後道：「本座授權你三人，可隨時調動本盟屬下人手！接住！」

手一揚，一塊巴掌大的雕龍金牌飛擲向杜年身前。

杜年忙雙手接住，藏入懷中。

長髯老者肅聲道：「各位，見龍牌如見本座，各位回去後，如杜令主三人有其需要，盡力協助。」

衆人齊聲恭應。

× × ×

高樓劍等人，仍然藏身在揚州城外一處隱蔽的莊院中，平時絕少出莊院一步，莊院外由丐帮弟子守衞、放哨，所以，一統盟的人，追查不到他們的行踪。

草頭和尚悶在屋中，已有幾天，悶得他只好整天和凌醉喝酒，喝得醉醺醺。

高樓劍和崔菁菁站在院中，欣賞着盛開的黃白菊花。

菊花在風中搖曳，隨風送來陣陣沁人心肺的花香，崔菁菁雙目凝注着金黃潔白的菊花，輕聲道：「劍哥，咱們幾時才能脫離這種生活，過咱們自己的生活？」

高樓劍愛憐地看了眼崔菁菁俏麗的側面，也輕聲道：「菁菁，我也不知道，妳可知，我無時無刻想着能够和妳生活在一起，永不分離，不再過問江湖中事，但心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此，妳叫我怎能安下心來，置身事外呢？」

「劍哥，你眞偉大。」崔菁菁愛慕地望着高樓劍。

「菁菁，這不過在盡一己之力，希望天下百姓少受點苦，他們受的苦經已够了，若說偉大，他們才眞的偉大。」

「劍哥，不知藍天、白雲這兩個孩子，已否平安返抵倚劍樓？」崔菁菁忽然問道。

原來藍天、白雲兩童，早被高樓劍遣返倚劍樓。

高樓劍有點奇怪地問：「菁菁，怎麼妳忽然提起他倆？」

崔菁菁眼望遠方，悠然道：「因爲我想起了那段無憂無慮的日子，那時，咱們年紀也和他倆差不多少，那段日子，我永遠記得。」

雙眼迷濛，甜甜的笑意泛現嬌靨，似已沉迷在回憶中。

高樓劍彷彿也受了感染，眼看天上一片淡淡白雲緩緩飄移，輕聲道：「菁菁，我還記得，那時妳最俏皮，經常和我爭鞦韆。」

收回目光，崔菁菁美目深注高樓劍，嬌柔地道：「哪時，你時常讓着我，爲什麼？」

「因爲你是個又可愛、又刁蠻的小姑娘！」高樓劍與崔菁菁四目相接，像磁石一樣，互相凝視。

崔菁菁故作嬌嗔，跺脚道：「我不依，你亂說！」

高樓劍眼看崔菁菁那種宜嗔宜喜的神情，不由從心裏泛出一股深深的愛意，微笑着，忙忙道：「不要生氣，是我說錯了，我再說一次，因爲你是我最愛的人！」

崔菁菁嫵媚地看着高樓劍，無限甜蜜地輕聲問：「眞的？」

高樓劍抬手輕撫她的秀髮，深情地道：「菁菁，眞的！」

「劍哥！」崔菁菁滿含情意地低喚一聲，臉上泛起一層既是嬌羞、又是幸福的紅暈，嬌軀輕輕偎進高樓劍懷中。

高樓劍輕輕摟着崔菁菁，兩人默然無語。

有時候，沉默比說話更能表達情意。就像他們兩人現在的情景。

沉默中，兩人心意相通，彼此體會到對方的深情蜜意。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聲呵呵笑聲驚醒了兩個沉醉在情意綿綿中的人。

高樓劍霍然循聲看去，見草頭和尚正拿着凌醉不離身的酒葫蘆，在向自己兩人，擠眉弄眼，作着怪樣，不由感到滑稽好笑。

崔菁菁從高樓劍肩上抬起頭，看見草頭和尚兀自在怪模怪樣地嘻笑，不覺紅暈上頰，嬌羞無限，但又忍不住噗嗤一聲笑起來：「大師，不在屋裏喝酒，在此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草頭和尚就着葫蘆口，骨嘟喝了口酒，嘻笑道：「崔姑娘，喝酒一定要在屋裏的嗎？只許你倆在院子裏卿卿我我，就不許我和尚對天喝酒？」

崔菁菁嗔道：「大師，老沒正經的，我不依！」

草頭和尚又了扮個鬼臉。

高樓劍笑道：「好了，大師，究竟何事？」

草頭和尚一拍後腦道：「瞧，差點忘了正經事。」

高樓劍道：「大師快說。」

草頭和尚正經道：「剛才接到一個壞消息。」

崔菁菁站直嬌軀，急聲道：「發生了何事？」

草頭和尚沉重地點點頭：「圓智大師、冲虛等武當四劍，還有二三十個弟子，全給一統盟捉了。」

「幾時的事？」高樓劍大驚問：「在

什麼地方？」

草頭和尚臉色凝重：「就在三天前，離揚州大概百多里的一個鎭集。」

「消息可靠？」

「千眞萬確。」

「查到人給捉到哪裏嗎？」高樓劍焦急地問。

「半路上失了踪，追查不到，」草頭和尚道：「咱們還是進去再說吧。」

高樓劍點頭，三人進屋。

屋內，凌醉、祖誼、趙恕早已在座，正自低聲交談着。

三人坐下，凌醉迫不及待地說：「高公子，怎辦？」

祖誼與草頭和尚等人，目光全集中在他身上。

「情況極之不利！」高樓劍道：「咱們要想辦法將他們救出！」

環顧了衆人一眼道：「圓智大師，沖虛道長等在他們手上，他們就可脅迫少林武當兩派，兩派爲了他們，一定投鼠忌器，不敢妄動，那麼，他們就可爲所欲爲，以遂大欲！」

「咱們都不淸楚圓智大師等人被囚之處，如何救他們？」祖誼問。

「只要想想辦法，總能查到的。」高樓劍道。

「高公子，只不知圓智等人是死是活？」凌醉憂慮地說。

「相信他們一定活着，基於上述的理由，他們不會殺圓智大師等人，再說，要殺，他們早就殺了，何必勞師動衆，將他們運走。」

「他們既有計劃這樣做，一定囚在一個極秘密的地方，只怕不容易查到。」草頭和尚一改往常的嘻笑：「就算查到，怕也不易救出。」

「那又未必！」崔菁菁道：「事在人爲！」

「好個事在人爲，」凌醉讚聲道：「崔姑娘說得對！和尚，你怎麼了，往日的豪氣去了哪裏，莫不是酒喝得太多了？」

「各位，」高樓劍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一統盟既已將圓智大師等人捉去，無所顧忌，他們若採取行動，急欲要對付的人是誰？」

「依在下之見，是高公子你！」祖誼沉聲說。

「祖大俠說得對，」崔菁菁道：「上次咱們死不了，他們一定耿耿於懷，那蒙面老者爲了殺你，不惜放弃一處秘窟，可知他們已視你如心頭大患、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故此，他們會不惜一切，對付你！」

高樓劍朗笑一聲：「他們越快來對付我越好，到時，就可快些將圓智大師他們救出。」

凌醉與草頭和尚，祖誼，都不解地望着高樓劍。

「高公子，咱們不明白。」祖誼說。

「在下一說，各位就明白了，」高樓劍微微一笑道：「他們今次如若對付在下，必定會派一些够份量的手下對付在下，到時，咱們只要將他們捉住，不就可問出圓智大師等人的囚禁地點嗎？就算問不出，咱們也可和他們交換。」

「原來如此，」凌醉等人恍然，「不過，高公子，你豈不是很危險。」

「雖然危險，也値得一試，在下決定明天在揚州城公開露面，令他們知道在下的行踪，好讓他們上鈎！」高樓劍淡淡笑道：「不過，却要煩勞各位暗中監視及保護在下！」

「咱們義不容辭！」凌醉等人齊聲應道。

高樓劍目注趙恕道：「趙兄，煩勞你多派人手，四出打探動靜，所謂知彼知己，方能百戰百勝！」

趙恕道：「公子放心，在下已派出不少弟兄，既查探圓智大師等人的下落，復對揚州百里內的動靜密切注視。」

高樓劍轉對凌醉道：「老前輩，咱們人手不多，若他們糾衆而至，咱們很難應付，在下想請老前輩到各地走走。將貴帮各地的人聯絡集合，到時，不論救人或攻擊一統盟的總壇，都需要貴帮的助力。」

「高公子顧慮得對，老化子也久想到各分舵走走，看看各地分舵在天地帮的襲擊下，損失情況如何。好，老化子立刻動身。」凌醉是說走就走。

草頭和尚將手中的葫蘆遞回給凌醉：「老化子，一切小心。」

高樓劍，崔菁菁，祖誼，趙恕，亦一齊起身，抱拳道：「老前輩，多加保重，快去快回！」

凌醉擺手道：「各位不用送了，老化子定會盡快趕回來！」

「老祖宗，弟子送你一程。」趙恕搶上前去。

「好，你就陪老夫走一程吧，」凌醉在門口攔住了衆人，「各位請回吧！」

衆人只好在門口一齊抱拳一揖，望着凌醉隨着趙恕，快步奔出莊院。

× × ×

高樓劍與崔菁菁坐在第一樓臨窗一桌，邊喝酒，邊眺望窗外行人，指點談笑，狀極悠閒。

樓上座無虛席。

一個小二謹愼地捧着一碗鮮魚羹，送到高樓劍這一桌上來。

「公子，姑娘，鮮魚羹來了。」小二將托盤中的湯碗放在桌上。

高樓劍和崔菁菁正自倚窗談笑，聞聲轉頭，高樓劍不經意的望了小二一眼，目光一落，落在小二剛想收回的右手上。

小二殷勤地道：「公子爺，姑娘，請趁熱用，涼了，味道就不鮮美了。」

高樓劍與崔菁菁被那陣陣升騰起的濃香逗引得直吞口水，兩人拿起湯匙，各自盛了半碗。

崔菁菁掐起一湯匙，準備一嚐鮮味，突然，高樓劍伸手按着她拿湯匙的手，道：「小二哥，慢走！」

轉身想離去的小二，聞言止步轉身，道：「公子，有何吩咐？」

高樓劍含笑望着小二，道：「小二哥，咱們忽然不想吃了，但如此美味，倒了可惜，賞給你吃吧！」

崔菁菁初見高樓劍一手按着她持匙的手，不讓她吃，有點莫名其妙，正想開口，被高樓劍一個眼色止住了，到口邊的話只好硬生生吞回肚裏，不解地望着高樓劍

，現在聽他如此一說，有點明白了。

小二連忙搖頭道：「公子，小的怎敢？公子還是趁熱吃了它！」

高樓劍仍然含笑道：「小二哥，有什麼不敢的？是我賞給你吃的，你就趁熱吃了吧！」

端起面前半碗鮮魚羹，送到小二面前去。

小二雙手推擋道：「公子，快不要如此，倘被掌櫃見了，會責怪小的！」

高樓劍道：「小二哥，掌櫃如若責你，一切有我，放心，吃了吧！」

一個在讓，一個在推，吸引了不少酒客在看熱鬧。

「嘩朗」一聲，瓷碗在兩人推拒間，握不牢，掉在地上。

羹湯四濺，「吱」一陣輕响，崔菁菁臉色不由一變，霍然從椅上站起來。

她看到翻濺在樓板上的鮮魚湯，冒起了一陣黑烟，樓板竟然焦了一大片。

「好厲害的毒！」高樓劍一手疾抓小二手腕！

一抓竟然不中，小二在高樓劍指尖觸膚的瞬間，撤腕退身，竟被小二閃開了。

「好身手！」高樓劍目光一亮，沒有進逼。

崔菁菁亦沒有動，全神戒備着，以防突來的襲擊。她心裏明白，既然敢下毒，對方一定還有第二着。

那小二見事敗，閃避開高樓劍一抓後竟然不逃，就站在高樓劍五尺外，望着高樓劍，一瞬不瞬！

樓上的食客見發生了事故，胆小的匆匆結帳離去，胆大的則留下看熱鬧。

不過，樓上的食客走了一大半，只剩下靠近高樓劍這邊的一小半人。

高樓劍視如不見，目光注定在那小二臉上。心頭一動，問：「你不是男人？」

眼前的小二明明是男人，高樓劍怎會說不是男人。莫非他眼花？或神智不淸？

崔菁菁耳聽高樓劍如此說，目光注視小二，怎也看不出他不是男人。

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一聲媚笑起自那小二口中，手在臉上一抹，一頭黑髮瀑布般落下，現出一張妖媚的女人面目。

果然不是男人，是個女人——勾魂娘子！

手裏拿着一張人皮面具，媚目流盼，在高樓劍臉上打着轉，騷媚入骨地嗲聲道：「高公子果然高明，喲，竟然識破了妾身的身份！」

高樓劍淡淡一笑道：「勾魂娘子？」

「正是妾身。」勾魂娘子妙目一瞟，「高公子，想不到你會認識妾身，我好高興！」

崔菁菁看着勾魂娘子那風騷的醜態，不由皺起了眉頭，心裏暗罵一聲：「好不要臉的女人！」

高樓劍目光如刀，說道：「在下並不認識妳，不過，一看妳那樣子，就認出是妳，再說，聽聞勾魂娘子是個用毒的高手，不是妳，還有誰？」

「喲，公子好銳利的目光，請問，如何看出鮮魚羹裏有毒？」勾魂娘子不相信高樓劍能憑視覺與嗅覺，發現了自己下在鮮魚羹裏的毒，她自問下毒手法高明，而那種毒藥，亦是無色無味的。

「在下看不出魚羹下了毒，不過，妳有一個破綻，令在下起了疑心。」高樓劍安然坐着。

勾魂娘子蕩笑一聲：「高公子，可否明告？」

「妳的雙手露出了破綻，雖然妳很仔細，刮去了甲上的蔻丹，修短了指甲，但——」高樓劍故意停頓一下。「妳的手太乾淨，也太白嫩了，絕不像一個指甲縫藏滿了污垢的小二的手！」

「果然精明，目光銳利。連這樣微小的事也注意到。」勾魂娘子嘆服。「但你又怎樣認出妾身是女人？」

「好簡單，」高樓劍淡然道：「妳雖然戴了人皮面具，但改變得了面目，改變不了妳的雙眼，我從妳那雙像要滴出水的雙眼，判斷妳是個女人！」

「喲——，」勾魂娘子消魂地瞟了高樓劍一眼，「原來高公子對女人這樣有研究，妾身佩服。」

「言歸正傳。」高樓劍冷冷盯着勾魂娘子道：「爲何要毒殺在下及崔姑娘？」

滿含妒意地望了崔菁菁一眼，妙目溜回高樓劍英俊的臉上，媚笑道：「爲了妒忌！」

這當然是假話。

「在下沒心情和妳說笑！」高樓劍寒着臉叱道。

「啊，何必兇霸霸的！」臉上媚笑依然，口裏却惡毒地道：「爲了你不識抬舉，好管閒事，一再和本盟作對！」

高樓劍反而笑笑口道：「勾魂娘子，在下不明，妳加入的是什麼盟？」

「一統盟！」勾魂娘子一字字說出，袖一揚，一蓬烏光飛罩高樓劍崔菁菁兩人！身形同時飄退。

這女人好狠毒，說動就動。

高樓劍表面鬆弛，其實暗中早已戒備，雙手一伸一抬一扔，整張桌面翻倒，桌面迎向罩射而到的烏光，飛了過去，同時手一拉崔菁菁，兩人閃在桌面後！

在這樣的距離下，要不是應變神速，眞還閃不過疾射而至的一蓬烏光！

就在兩人同時飄身在桌面後的同時，一劍一槍，「嗖」的疾刺兩人腰脅！

槍刺高樓劍，劍刺崔菁菁！

但聽一陣篤篤連响，勾魂娘子袖中射出的三十六口銷魂釘，大半射在桌面上，小半從桌子兩側射過！

槍劍如電閃，一發即至。

就在銷魂釘射落桌面，槍劍觸及兩人腰脅的刹那，高樓劍、崔菁菁兩人身軀猝然崩彈起，一個鯉魚倒穿波，兩人倒竄穿窗而出，落向樓外！

槍劍猝然間刺了個空，收勢不住，「叮」的一聲，槍尖劍尖，擊個正着。

由此可知，槍劍刺的部位，準確無比，不差毫釐，若高樓劍兩人慢一步，立死當場！

槍劍一觸即分，坐在高樓劍一桌左右食桌上的兩人，正是襲擊高樓劍，崔菁菁的兩人！

兩人身形同時撲向窗口，而勾魂娘子亦一躍上前，也不理街上行人，撒手又是

一蓬淬毒暗器向下罩射！

使槍劍的兩人，一手扯去臉上人皮面具，縱身向窗外躍落，追擊高樓劍，崔菁菁兩人！

使槍的不是別人，正是杜年！

而用劍的是冼伯寧！

樓上小半沒有走的人，全是他們帶來，喬裝改扮的人。

小二與掌櫃，不知到了哪裏。

勾魂娘子見杜、冼追擊高樓劍兩人，也不怠慢，身形一轉，嬌喝一聲：「下樓！」帶着一羣手下，旋風般衝落樓！

高樓劍，崔菁菁離地還有二丈多，猝覺頭頂有異，急聲道：「小心！」長劍已然在手，舞起一片精幕，護住頭頂！

崔菁菁亦已覺察，劍光一現。同時護住頭頂。

但聽一陣「叮叮」連响，罩下的一蓬暗器，全被擊落。

好在街上行人被兩人從天而降的身形嚇得紛紛走避，多已閃避進兩旁店舖中，不然，不知又有多少人遭殃橫死！

脚未沾地，頭頂急風激射而至，高樓劍，崔菁菁心知有人追擊，劍光再起，高樓劍像頭頂長了眼睛，竟然連擋杜年臨空急刺而下的十一槍！

杜年十一槍皆刺在高樓劍身上。

更巧的是，崔菁菁長劍一起，「噹」的一下大响，竟然將冼伯寧脫手飛擲而下，像流星飛墮般的長劍格飛，長劍哪個方向也不飛射，偏偏斜飛向杜年股間。

杜年猝然之下，身形下墮與長劍飛的速度同樣快，未容他有所反應，長劍「噗」的射入他股上，悶哼一聲，整個人帶着一蓬血花，急速地墮向地上。

冼伯寧由於長劍刺擊不着崔菁菁，邀功心切，才脫手擲出長劍，那知却反而傷了杜年。

高樓劍脚才沾地，長劍筆直舉刺，正好迎上杜年下墮的身形。

杜年股上插着長劍，痛得渾身微顫，咬牙忍着，眼見高樓劍舉起的長劍正指着自己下墮的身形，不由臉色煞白，手中長槍如星火閃滅般快速刺向高樓劍頂門！

槍長於劍，他料定高樓劍的劍不及他槍快，必會擋格或閃避，但他估對了一半——注定他慘死當場！

高樓劍正如他所料之一半，在槍尖臨頂時，倏的橫移五尺！閃避刺臨頭頂的一槍！

但在閃避前的霎間，長劍却脫手飛擲而起，筆直射向杜年腹間。

身、劍與同樣快速的速度撞擊在一起，但聞一聲慘叫响起，淒厲刺耳，高樓劍向空上擲的長劍將杜年由腹至背，刺了個對穿！長劍一大截劍鋒，沾着血漬，透突出背，劍把則緊貼腹部！

一蓬血花如暴雨般洒落長街，長槍「噗」的插在地面石板上，石板迸裂，長槍入土四尺！

於此可見杜年這一槍之威力！雖然他已氣絕身亡！

雙手仍緊握着槍桿，杜年雙目暴瞪，一臉悽厲之色，屍身落地，握槍不倒！

長街兩面店舖中躲着偷看的路人店家，看見杜年那可怖死狀，不由驚叫出聲！

高樓劍看也不看杜年一眼，身形一晃，躍到杜年身前，一伸手，握住劍把。一抽，將長劍從杜年身上抽出，劍身猶自滴血，斜竄五尺，一劍電疾刺向落在崔菁菁身後六尺的冼伯寧。

冼伯寧長劍還留在杜年股上，手上沒了兵器，恐防崔菁菁還擊，身形本和剛落地的崔菁菁成一直綫，在離地面還有丈高時，猛然腰腹一折，在空中一個翻滾，在崔菁菁身後六尺外落地。

杜年中劍，慘叫，血雨暴洒，他身在空中時全聽到，看到，嚇得他心胆俱寒，腦中只是一個念頭，逃！所以他身形剛落地，足一蹬，彈身又起，往後倒掠，冀圖逃遁！

他已被杜年的死嚇破了胆，鬥志全失了。

怎知身形才彈起。高樓劍已劍在人前，如激矢一般射向他身側，心內大驚，眞氣一吐，身形硬生生落回地上，以閃避高樓劍流星般刺向腰側的一劍！

身形落地，心頭劇震，整個人像一段木頭一樣豎在地上，臉色煞白，動也不敢一動。

他心慌意亂，一心只顧閃避高樓劍刺來的長劍，忘了還有個崔菁菁，待到他想起，已然遲了，崔菁菁一枝兩尺長劍，劍尖抵在他背心上！

他總算比較幸運，沒有像杜年一樣死去！

高樓劍動作好快，就在冼伯寧受刺的剎那，一指飛點而出，連點冼伯寧身上七大穴，手一抄，接住了冼伯寧軟倒的身軀，疾喝：「走！」

挾起冼伯寧，率先向長街西面走去！

他已瞥見勾魂娘子從第一樓中衝出！

崔菁菁跟在高樓劍後面，為他斷後，飛奔而去。

這一切，只不過發生在一瞬間。

勾魂娘子衝出第一樓門口，一眼就看到這驚人變化，她想不到就在她從樓上衝下來的片刻，竟然發生這樣大的變化；一代梟雄，天地幫幫主，一槍斷魂杜年竟然被殺，而冼伯寧更被擄！

「冼伯寧萬不能被他們捉去！」這是勾魂娘子第一個在腦中閃過的念頭，嬌叱一聲，翠袖飛揚，一蓬烏光疾速向正在飛奔而去的高樓劍三人射去！

她想連冼伯寧也殺死！

因為死人是無法開口說話，將秘密洩漏。

那蓬烏光，竟然比兩人飛奔的速度還要快，剎那間射到兩人身後。

崔菁菁迴身舞劍，劍光連閃，將射向兩人——應該說三人，身上的淬毒暗器，全部絞落在地！

可是，還有不少，從兩人左右上下飛射而過，但一根暗器也刺不中兩人。

勾魂娘子眼見暗器奈何兩人不得，銀牙一咬，嬌喝：「追！」當先一躍，追向兩人！

緊隨着勾魂娘子衝出的一統盟手下，發一聲喊，跟在勾魂娘子身後發足狂追。

高樓劍挾着冼伯寧，身形如風，快速向前縱掠而去，也不管街上行人的反應！

前面是個十字街口。

高樓劍與崔菁菁，剛奔至十字街口，突的左右兩邊街口，同時閃出四人，四件兵器，猝然襲向兩人身上！

左面是砍山刀，峨嵋刺——荀勝，阮木！

右面是八稜鐧，鐵骨扇——溫若，陸榮中！

四件兵器，挾着破空聲，飛擊而至！

連冼伯寧也招呼上了！

冼伯寧雖然穴道被點，不能動，不能說，但眼睛能看，眼見四人竟連他也要殺，不由驚懼地瞪着雙目，心內驚憤交集！

峨嵋刺如毒蛇般刺向不能動、被高樓劍挾在腋下的冼伯寧腦後！

必欲置其於死地！

冼伯寧眼色也變了！

因為他不能動，而溫若的八稜鐧，陸榮中的鐵骨扇，一砸高樓劍頭頸，一點高樓劍丹田，而高樓劍只得拿劍右手，腋下挾着他，身形已不大靈活，高樓劍斷不會為了救他，而不顧攻到身前的兩件兵器！

冼伯寧現在若能開口，一定會破口大罵！

而荀勝的砍山刀，挾石破天驚之勢，橫斬崔菁菁腰部！

高樓劍飛馳中驟聞左右風聲連响，三件兵器電閃般飛襲而至，衝前的身形不進反退，退後比衝前的速度還要快，像玩魔術一樣，三件兵器同時擊空，高樓劍已然退到崔菁菁身前！

冼伯寧眼見高樓劍反應之敏銳，身法之快，心裏由衷讚服，他眞想大聲叫好，可惜不能開口。

崔菁菁剛想出劍封擋荀勝攔腰斬到的一刀，劍出一半。但聞「噹」一聲大响，荀勝勁道威猛的一刀，竟然被震開！

高樓劍一劍後發先至，劍尖點在荀勝刀鋒上。硬是將荀勝砍山刀震開！

那判斷，出手之準確，勁道之強，令到荀勝呆了呆！

這剎那，阮木三人已同時撲到，三件兵器猛擊向高樓劍，崔菁菁兩人！

而陸榮中的鐵骨扇，更是陰毒，鐵骨扇攻至半途，「卡」一聲，三枚絕命釘，射向高樓劍腋下的冼伯寧雙目，眉心！

這時，勾魂娘子也追至，距離高樓劍，崔菁菁兩人不足一丈！

一揚袖，勾魂娘子一蓬淬毒暗器又出手！

高樓劍在一劍點開荀勝砍山刀的同時，心裏早已有了計較，見左右前後夾攻而到，疾喝一聲：「起！」挾着冼伯寧，一個旱地拔葱，身形筆直騰躍而起。

崔菁菁一聞高樓劍喝叫「起」！身形比高樓劍更快，足下一蹬一彈，早已騰躍在空中。

三枚絕命釘射空，三件兵器亦從兩人足下閃過，擊了個空；而荀勝砍山刀剛至半途，高樓劍兩人已在空中，荀勝只好收刀，騰身躍起，想追擊高樓劍兩人！

那知他身形剛起，一蓬烏光暴射而至，最少有七八點烏芒射向他身上！

他一看就知道是勾魂娘子的獨門暗器——銷魂釘，歹毒無比，中者無救，知道厲害，手中刀在身前幻起一道白光，將十八枚銷魂釘盡數撥落。

身形被迫落地，抬頭一望，高樓劍兩人已挾着冼伯寧，落在右面屋簷上。

暴喝一聲，彈身躍起。

那蓬烏芒不但射向荀勝，竟然亦射向阮木，陸榮中，溫若三人身上！

令到三人手忙脚亂，閃避封擋射來的銷魂釘！

難道勾魂娘子臨陣倒戈！不然，銷魂釘怎會射向四人！

那倒不是，勾魂娘子銷魂釘本是射向高樓劍，崔菁菁及冼伯寧三人，而高樓劍三人站在勾魂娘子與阮木等四人的中間，勾魂娘子為了一擊中的，出手又快又疾，怎知高樓劍比她出手還要快，銷魂釘剛出手，高樓劍三人已騰躍在空中，銷魂釘從高樓劍三人足下射過，剛好射向四人！

四人閃避封擋落銷魂釘，身形同時一起，騰身躍上屋簷，哪裏還有高樓劍，崔菁菁的影踪，只有荀勝一個人呆站在屋簷上，呆望着前方！

勾魂娘子幾乎和阮木四人一同躍上屋簷，見荀勝那樣子，知道被高樓劍，崔菁菁走脫了，但仍問道：「荀兄，高樓劍與那賤人往哪裏逃了？」

荀勝一指正前方，道：「往那面逃了，我躍上屋簷，他們已身在二十丈過外，我料追之無及，所以沒有追下去。」

勾魂娘子一跺脚，踩跌了一片簷瓦，恨恨道：「冼令主被他們擄去！殺不了他們，咱們反而一死一被擄，如何向總座交待？」

阮木，溫若，陸榮中，荀勝四人，陰沉着臉，沒有出聲。

勾魂娘子叱道：「你們啞了？為何你們不答我！」

四人同時身形一震，阮木道：「令主，咱們已盡了全力，屬下無話可說！」

陸榮中道：「令主，事情既已到這地步，當務之急，是盡快趕回總壇，稟明總座，加強防備。冼令主被他們擄去，一定會將本盟不少秘密吐露，以屬下忖測，他們必會迫令冼令主說出圓智等人的囚禁地點，不然，高樓劍不會冒險將冼令主擄去，而不將他殺了！」

勾魂娘子聽得連連點頭：「果然不愧麻衣秀士之稱，一言提醒了我，咱們現在立刻趕回總壇！」

聳身縱落地面，阮木等四人亦跟着躍落地面。

長街上，一個人影也不見，只有十多丈外，杜年的屍體仍握着插入地上的槍桿不倒。

勾魂娘子手一揮，率領着阮木等人，將杜年的屍體抬起往城外飛奔而去。

× × ×

「老前輩，咱們終於盼到了你回來！」高樓劍一見到風塵僕僕的凌醉跨進莊屋院中，忙迎了上去。

凌醉呵呵大笑道：「高公子，莫非有急事？」

高樓劍含笑道：「老前輩，猜得對，咱們個個盼你早點回來，以便着手進行這件刻不容緩的大事。」

凌醉接問：「什麼大事？快說！」

高樓劍望一眼跟在凌醉身後，幾個身穿破衣，但精神矍鑠的老者，一笑道：「

老前輩，急也不在一時，進去坐下再說，老前輩，請問這幾位……」

凌醉已知高樓劍意思，一側身，笑道：「老化子差點忘了介紹，他們是本帮護法，這位是高公子，江湖上傳聞已久，難得一見的倚劍樓主高樓劍！」

幾位丐帮護法，想不到傳聞中的倚劍樓主原來這樣年青，敬佩地抱拳道：「久仰高公子大名，今日一見，何幸如之！」

高樓劍還禮不迭，謙道：「前輩們過獎了，在下高樓劍見過各位前輩，各位前輩請屋裏坐！」

「高公子請。」三位護法同時說。

凌醉笑道：「不用客氣了，都是自己人，走，咱們一起進去！」

拉着高樓劍，走向屋內。

一步才跨進屋門，草頭和尚已怪叫着上前一把執着凌醉，嘻嘻一笑道：「老化子，葫蘆裏裝的好酒？」

凌醉亂鬍一翹，笑罵道：「野和尚，就只想着喝酒，也不問候老化子一聲。葫蘆裏裝的是牛尿！」

「你好好的，問候你作什麼？」草頭和尚怪眼一翻，一把從凌醉腰間摘下葫蘆，拔開瓶塞，用力抽了下鼻子，未喝先醉地道：「唔——，好香，好醇的陳年女兒紅，老化子，你騙不了和尚的，你說是牛尿，和尚就知道是佳釀！」

仰頭喝了一大口。

崔菁菁，祖誼，趙恕，分別上前見過凌醉。凌醉亦為他們介紹了丐帮五位護法，趙恕不必介紹，早就識了。五位長老分別是：夏清，佟深，韓熙，孟秋，司徒然。

眾人落座，凌醉問：「高公子，怎不見了金帮主等人？」

高樓劍答道：「老前輩，金帮主在你後院屋中，正和一個老前輩怎也想不到的人在交談！」

凌醉訝問：「是誰呀？高公子，請快說！」

高樓劍微微一笑，道：「一統盟的令主，洗伯寧！」

凌醉差點從椅上跳起，懷疑地道：「洗伯寧怎會在此？」

崔菁菁道：「他給咱們活捉了來。」

凌醉高興地說：「想不到你們居然將洗伯寧活捉了，此人對咱們大為有用。」

「高公子還殺了杜年。」祖誼帶着讚佩的語聲說。

「高公子，咱們謝了！為咱丐帮除去了一個死對頭。」護法佟深抱拳朝高樓劍一拱。

「前輩，為了江湖武林安寧，在下份所應為，前輩不必客氣。」高樓劍連忙欠身還禮。

「你們想將洗伯寧怎樣？」凌醉問。

「有什麼怎麼樣的？」草頭和尚喝了口酒，「他已倒戈，將一統盟的很多秘密說了出來，他如今已是咱們的人。」

「這太好了，對咱們今後的行動，有利很多，高公子，你們如何說服他的？」凌醉興奮地問。

「咱們沒有說服他，是他們的人將他說服了。」崔菁菁笑笑說。

「他們的人怎會將他說服？」凌醉有點迷惑地說：「高公子，老化子腦海不大靈活，不大明白崔姑娘那句話的意思。」

高樓劍道：「在下說出來，你就會明白了。」

當下將當日在第一樓，和崔菁菁險遭暗算，擊殺杜年，制服洗伯寧，被勾魂娘子等追出堵截，勾魂娘子等欲擊殺洗伯寧滅口等經過，詳細說了一遍。最後道：「老前輩，洗伯寧眼見身受，差點死在自己人手上，心也寒了，對一統盟由是產生了反叛之心，不用咱們對他多說，他一口氣將他所知的全說了出來，他決定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為武林，天下百姓做點事，盡點力，和咱們一同對付一統盟！」

「原來如此，好！這是個好消息。」凌醉歡聲道：「高公子，你們在揚州大有收穫，老化子出外轉了一圈，亦收穫不少，總算不虛此行。」

草頭和尚嘻笑道：「老化子，又在自吹自擂了！」

凌醉瞪了草頭和尚一眼：「喝你的酒吧！」

高樓劍道：「從前輩說話的語調，晚輩猜想，老前輩一定收穫很大。」

凌醉呵呵笑道：「此行不但將丐帮分舵全部整頓重建，還乘機消滅了天地盟幾處分舵，咱丐帮又立起來了，除了本帮這幾位護法，我還帶了不少人手來，都在離此不遠的一處隱密地方集中。還有一樣，我已探聽到本帮帮主，圓智大師，冲虛等人囚禁的地方。」

眾人同時精神一振，喜道：「老前輩，快請說出來。」

草頭和尚興奮得連喝幾大口酒。

「一統盟就將他們囚禁在洛陽城的一座賭塲地室中。」凌醉加重語氣說。

「怎麼和洗伯寧說的不同，莫非他們知道洗伯寧被捉，會將囚禁地點洩露，故此將他們移到洛陽囚禁？」高樓劍道。

「洗伯寧對你們怎說？」凌醉問。

「洗伯寧對咱們透露，一統盟將圓智大師等人囚在金陵一處秘窟中。」高樓劍說：「洛陽鷄記賭塲是一統盟的總壇。」

「這就是了，據消息來源說，圓智大師幾人，都是在三天前才被囚在洛陽鷄記賭塲地窖的，並說那是一統盟總壇。」

「想不到他們會將一統盟總壇設在賭塲，哦，差點忘了，告訴老前輩及五位前輩一件事，據說洗伯寧那天在那秘莊中將在下及祖兄，菁菁三人誘陷在陷阱中的那個蒙面老者，就是一統盟盟主，金帮主口中的總座。」高樓劍說。

「洗伯寧可知他是什麼人？」凌醉急聲問。

高樓劍加重語氣道：「知道！就是江湖上、武林中最負盛名，被人視作淡泊名利，不問世事，早在二十年前就退出江湖武林的『忘憂莊』莊主龍游天龍大俠！」

「是他？」凌醉驚愕得有點不大相信，「半年前老化子還和他在忘憂莊中喝酒弈棋，盤桓了五天才走，怎會是他？」

五位丐帮護法，原來一直沒有出聲，但一聽聞龍游天三個字，俱不由驚呼出聲，可想而知，他們萬料不到一統盟的盟主，會是一個在江湖上被人稱譽的人。

「老前輩，要不要叫洗伯寧來再說一遍？」高樓劍眼望凌醉。

「不用。」凌醉搖手道：「老化子不是懷疑洗伯寧的話，而是在乍一聽說是龍游天，老化子有點轉不過腦筋來，有點驚愕，萬想不到他會是這樣一個人，他裝得作得多像，表面是個冲淡謙虛的人，骨子裏却是大奸大惡！」

「這就叫知人口面不知心，越是大奸大惡的人，表面功夫一定做到十足，足以騙倒天下人，不然，怎會有那樣多的門派，帮會，及武林人，加入一統盟，依在下之見，就是被他平日的偽裝騙了。」高樓劍說，「以老前輩的見識，經驗，不也被他騙了？」

「若見到他，老化子一定要問問他，為何要這樣作？」凌醉憤憤道。

「還不是為了名和利。」崔菁菁淡笑道：「老前輩，不單止你一個被騙，天下武林人，有哪一個不被他的外表騙了？」

「在下乍一聽洗兄說出，也有點不大相信。」祖誼說：「天下武林人，哪一個不稱道他的仁俠胸懷，恬淡冲泊，就因為很多人都被他表面的做作眩迷了，所以他能夠順利組成一統盟，試看，風雲莊許自强出身峨嵋，名門正派，雄霸江北，若不是被龍游天的威名德望所眩，相信他不會加入一統盟，而天地盟勢力與丐帮不相上下，杜年威名赫赫，若不是龍游天這樣的人，又怎會令他放棄一帮之主，甘心聽命別人，落得這樣悽慘下塲。」

「總之一句話，他是披着人皮的狼，披着狼皮的虎！」草頭和尚慘聲道。

「和尚這句話說得好，可謂一針見血！」凌醉轉望高樓劍：「高公子，你不是說有一件大事要對老化子說的嗎？」

「不是老前輩提起，在下差點忘了，」高樓劍說：「咱們既然知道了囚禁的地點，必須立刻將圓智大師等人救出，不然，一統盟脅持住他們，咱們有了顧忌，不敢放開手來幹，只會令一統盟勢力日增，到他們氣候已成，再動他們就難了，武林亦會在他們掌握中。」

「事不宜遲，高公子說得對，咱們商量個辦法，將圓智大師等救出！」凌醉說：「老化子還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各位，老化子已說服了平時和本帮素有交情來往的門派帮會，共同對抗一統盟！」

「老化子，和尚忍不住要讚你一聲，做得好！這一來，增加了咱們的力量，削弱了一統盟的勢力！」草頭和尚說話忘不了喝酒，一句話說完，幾大口酒已到肚。

「這就好，咱們若能將圓智大師等人救出，已有足夠力量對付他們。」高樓劍道：「不過，咱們今次洛陽之行，最好盡量隱蔽行藏，不令他們的眼綫或收買的門派帮會知曉，然後來個閃電行動，救出圓智大師等人，一舉將一統盟摧毀，揭穿龍游天的奸惡目的。」

「洗伯寧比較熟知一統盟的內情，咱們這次行動，最好能夠請他來商量一下。」崔菁菁說。

「崔姑娘說得對，」凌醉轉對趙恕道：「你去請洗兄出來一談，順便去照顧一下帶來的弟兄。」

「是！老祖宗。」趙恕起身離去。

（未完）

練功秘訣之十八／沙包功

靈空子

沙包為硬功之一，然剛柔互濟，亦如紙篷功之非專恃陽剛之勁而勝人也，練時先植木為架，左右前後各懸沙包若干，每包之重約五六斤，包之多寡亦無一定，所懸之繩，宜堅韌，包之高度與肩平，人居架之中央，踏定馬步或弓步，先用單拳擊一沙包，使之向外宕出，待其宕回時，更猛力擊之，務使手腕靈敏，單拳之後，進而習雙拳，先同時向前面之兩沙包撞擊，數月之後，即參差行之，先右拳擊出一沙包，右拳收回，左拳繼之，左拳收回時，適右面之沙包宕回，即更用右拳撞擊之，如是更番擊宕，日必數百度，前面既練習純熟，則更左右再兩側亦先同時雙撞，更進而參差演之，純熟後，前側並行，先雙拳前撞，繼收回向左右撞，左右收回再擊，更迭行之，既熟再併參差之法，先向前後向兩側，參差迭行之，至此則兩手可以參差擊沙包，須手眼敏捷，若一遲鈍，則身必為沙包所中。非練習有素不可，至四個練習純熟，更加後面兩個，先依上法前面左右擊之，然後收拳用兩肘之力，向後撐擊，亦先並擊而後差行之。純熟後，再於前正中加一個，用頭頂擊，再於左右增加兩個，用兩肩左右撞擊，再由後腦在後方加入一個沙包，此時已能擊十個沙包，功已大半成就，惟尚係固定足步之法，然後更進而練習活步擊法，跳躍來往而擊之。拳所不及者，則用脚膝肩膀等部助擊之，務使全身輕靈敏捷。如打梨花之拳，左右前後，無所不至，而功造大成矣，至此則在百十人圍擊之中，亦無人能近其身，而從容應付，不至有手忙脚亂之虞，且人着其拳，亦如沙包之被擊，莫不顛擲而出者，故沙包之功，實為拳技家不可不習之法，最切於應用者也。

留香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紫霞夫人月信來潮，白玉鷄心竟被污血染髒，當她去把白玉鷄心洗滌乾淨時，即見上面有字跡顯現，那就是乾坤一擲秘笈。於是便交與荆一非依照秘笈練習，經七朝夜，終告練成。為了一試該項絕世武功的威力如何，荆一非便偕同紫霞夫人，盧若蘭前往一處杳無人跡荒山野嶺施展。他運功向一棵大樹劈出一掌，但覺威力並不驚人，三人頗感失望，及走前細察被擊的大樹時，該棵樹已倒下了，且連樹後幾棵，也隨之而倒，至此，才發覺乾坤一擲威力，甚於彈丸，三人喜出望外，隨即回程返紫霞宮，途中，聽幾大門派已被神秘組織所敗……

衛武林正道

第二個消息是神秘組織將在八月十五日午時，於華山蓮花峯金天宮舉行芙蓉帮開派大典，並以芙蓉令通知武林各派，以及江湖上黑白兩道稍有名氣的武林同道前往觀禮，接令不到者即以仇敵看待。

消息不算太多，但每一個都是驚心動魄的江湖大事。

荆一非是少林弟子，他自然更關心師門的安危。

因此，他們日夜兼程的趕路，向紫霞宮急馳，在一個風高月黑的夜晚，他們趕到了甘南的武都。

家門在望，他們無暇歇息，在天近黎明之際，他們才趕到宮中。

紫霞宮並未發生任何事故，只是每一個人都像熱石上的螞蟻一般，荆一非等安然回宮，他們總算將懸起的心放了下來。

休息一日之夜，盧若蘭宣佈了一項喜訊，紫霞夫人于歸，荆一非是二度新郎。

婚禮由八手羅刹主持，在莊嚴隆重的氣氛之中，一對新人被送進了洞房、

合力除邪魔

紫霞夫人雖有夫人之稱，她却是一個白璧無暇的處女，而且年齡也不大，比荆一非還小了一歲。

花徑未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一夕歡娛，她成為名實相副的夫人了。

三朝之後，紫霞宮舉行了一個臨時的會議，參加的是八手羅刹，荆一非夫婦三個，及少林十八韋陀中前四名弟子。

首先，荆一非將沿途所聞作了一次扼要的報告，再提出一項問題道：「芙蓉帮於八月十五日在華山蓮花峯開派，咱們也收到一份芙蓉令，如果不準時參加，紫霞宮今後就是芙蓉帮的敵人了，各位師兄對這一點有甚麼意見？」

法雨道：「咱們可以參加，但目的是相機撲滅那般惡魔。」

法輪道：「芙蓉帮能毀滅華山，大敗峨嵋，連本門及武當都受到很大的傷亡，該帮實力的強大當得是武林罕見，咱們要撲滅那般魔道，力量只怕單薄了一點。」

荆一非道：「二師兄說的是，小弟想

先回少林，待請示恩師之後再作決定。」

法雨道：「好，咱們就這麼辦。」

這是一個最為恰當的辦法，自然沒有人提出反對，於是他們留下韓瞎子及幾名老弱看守紫霞宮，翌晨天剛破曉，就向嵩山進發。

× × ×

「若堯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這是唐代詩人崔灝行經華陰，賦華山的佳句。

潼關就在華山的東麓，是晉陝豫三省的咽喉，也是古今兵家必爭之地。

荆一非等一路東來，眼看潼關已然在望，可是紅日却已西斜了。

此時紫霞夫人正走在荆一非的身邊，她向天色打量一眼，道：「相公，咱們得緊趕一程，再晚就不能進關了。」

荆一非道：「話是不錯，但別人不准咱們進關，那有甚麼法子？」

他沒有說錯，的確有人不想讓他們進關。前面的大道設有拒馬，二十幾個懷抱長刀，背負弩箭的勁裝大漢，正攔着他們的去路。

盧若蘭一怔道：「小哥，他們身着勁裝，好像不是官府中人，為甚麼要攔路檢查？」

小飯桶道：「少夫人，待小的前去問問。」

盧若蘭道：「好的。」

小飯桶一提馬韁，奔到拒馬之前停下，雙拳一抱道：「借個光，各位，請將拒馬拉開一點，咱們要趕到關裏投宿。」

其中一名面貌獰惡，留着短髭的大漢道：「要過去可以，先把你們的兵刃留下來。」

小飯桶道：「你們是官府派來的？」

短髭大漢道：「不是。」

小飯桶道：「既然不是官府，憑甚麼要咱們留下兵刃？」

短髭大漢道：「你們是武林中人？」

小飯桶道：「怎麼，是武林中人就得留下兵刃？」

短髭大漢道：「不錯。」

小飯桶道：「有解釋麼？」

短髭大漢道：「你太孤陋寡聞了，莫非你不知道這是華山脚下？」

小飯桶道：「經過華山脚下就得留下兵刃？」

短髭大漢道：「正是這樣。」

小飯桶道：「我不懂，你最好說明白一點。」

短髭大漢不耐的一哼道：「你這小子眞囉嗦，叫你家大人來。」

小飯桶道：「你老兄的嗓門够高，我家大人會聽到的。」

短髭大漢道：「本帮要在華山開派，留下兵刃，乃是武林同道對本帮的一點敬意。」

小飯桶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的，強迫留下兵刃的也算？」

短髭大漢怒叱，道：「小子，你想找死！」

小飯桶道：「別發火，朋友，這件事我作不了主，這回當眞要禀報我家大人去了。」

小飯桶跟短髭大漢的對答，荆一非夫婦自然聽得明明白白，不待他圈轉馬頭，紫霞夫人已經發出一聲冷笑：「好霸道，這是你們帮主的意思？」

短髭大漢道：「是咱們首席護法的意思，妳問這個做甚麼？難道妳敢反抗本帮的規定？」

紫霞夫人道：「咱們不敢反抗，只是對你的話不太相信，除非……」

短髭大漢道：「除非怎樣？」

紫霞夫人道：「除非叫你們首席護法或是帮主親自來說，咱們才會相信。」

短髭大漢怒叱道：「妳好大胆，看在妳是女流之輩，大爺不跟妳一般見識，不過你們要是不願留下兵刃，這條路你們就不必走了。」

紫霞夫人冷笑道：「如果咱們一定要走呢？」

短髭大漢道：「妳要找死，大爺就成全你。」

短髭大漢打了一個手勢，他身旁的夥伴立即摘下弩箭，只要他一聲令下，就可以亂弩齊發。

雙方相距很近，閃避十分不易，這種強勁的弩箭，除了少數幾位高手，很難接得下來。

因此荆一非接口道：「朋友不要誤會，咱們並沒有說不留，因為咱們有幾件兵刃是寶物，不得不慎重一點，拿在下的青靈寶劍來說，就是一件無價之寶。」

他故意拔出劍身，迎着斜陽餘暉，發出耀眼的晶芒，短髭大漢分明是識貨的，因為他雙目暴睜，現出一臉貪婪之色。

荆一非微笑道：「至少咱們應該知道貴帮帮主是誰，首席護法是誰，一旦找不回來咱們的兵刃，也好有個人問問。」

短髭大漢道：「這個我不能說，待本帮開派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其實在下啞拳田獅，閣下也應該有個耳聞，這點鷄毛蒜皮的小事，難道會担待不起？」

啞拳田獅的確是一號人物，在關外更是家喻戶曉，名頭之响，絕不下於一派掌門，像這麼一個頗具份量的人物，在芙蓉帮只是幾名小嘍囉的頭兒，足證這個神秘的帮派是如何的可怕了。

荆一非當然知道啞拳田獅，不禁神色一楞道：「朋友當眞是田大俠？」

啞拳田獅道：「田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為甚麼要騙你？」

荆一非搖搖頭道：「田大俠威鎮關外，名滿四海，怎會為虎作倀，當一個低三下四的小頭兒，在下實在不敢相信。」

啞拳田獅冷冷道：「本帮帮主神明英武，武功蓋代，在下能够當上一個小頭目，已經心滿意足了。」

八手羅刹哼了一聲道：「天生的賤骨頭，那有甚麼法子！」

啞拳田獅面色一變道：「妳是誰？」

八手羅刹道：「閣下好像健忘得很，連老婆子也不認識了。」

啞拳田獅道：「八手羅刹？」

八手羅刹道：「不錯，還要不要留下咱們的兵刃？」

啞拳田獅雙拳一抱道：「不敢，韋老夫人請。」

他吩咐屬下拉開拒馬，恭送荆一非等一行通過，一項劍拔弩張的兇險場面，竟

然奇峯突變，被八手羅剎輕易的解決。

在遠離芙蓉帮衆之後，盧若蘭忍不住詢問道：「娘，那姓田的欠妳的情？」

八手羅剎點頭道：「不錯，一條命的情。」

盧若蘭道：「娘說說經過好麼？」

八手羅剎道：「他做壞事被娘抓到，本來應該處死的，娘却放了他，至於內情妳就不必問了。」

盧若蘭櫻唇一噘道：「娘就是這麼神秘秘的。」

荊一非道：「隱惡揚善，是中國人的美德，妳何必要追根究底？咱們還要緊趕一點，否則就進不了關了。」

他們終於趕進了潼關，在關內歇了一夜，翌晨便向嵩山馳去。

此後他們再也沒有碰到意外，很順利的趕到了馳譽武林的少林寺。

×　×　×

「弟子參見恩師。」

「阿彌陀佛，爲師估計你們應該到了，這位是章夫人吧？」

「是，老婆子見過掌門。」

「不敢，宜禪師弟替本座好好的招待客人，晚餐之後，召集所有執事以上的弟子，在議事廳集會。」

「謹遵法諭。」

這是荊一非等回到師門之後的情景，由上述幾句簡短的對話，可以看出少林掌門的決心，是要與芙蓉帮周旋到底。

晚餐之後，世禪掌門先跟荊一非作了一次長談，然後才到議事廳參與會議。

會議的結論，是少林、武當兩大門派聯合進軍，與芙蓉帮作正邪存亡的最後決門。

在少林寺，掌門方丈具有極高的權威，但以進軍華山，事關少林一派的生死存亡，掌門雖然已經下定了決心，仍然不得不提出來讓大家討論。

不過芙蓉帮的所作所爲，可以說洞若觀火，縱使委曲求全，不見得就能生存下去，在這等情勢之下，世禪掌門的意見當然一致通過。

最後只有鐵杖和尚古智提出了一項問題……

「掌門，本寺聯合武當之事，是否已有協定？」

「沒有，不過這是兩派共同的願望，我想武當不會不同意的。」

「如果武當不同意呢？」

「本門單獨行動，絕不退縮。」

「老衲完全贊同掌門的決定，不過，如果武當能够配合咱們的行動，勝算比較多一點。」

「師叔說的是，本座想勞動師叔走一趟武當，不知師叔是否願意？」

「老衲遵命，我想讓一非同去，咱們於八月十日在潼關會齊。」

世禪掌門道：「好，咱們就分作兩路前進吧，一非帶領原班人馬隨師叔去武當，八月十日在潼關會合。」

×　×　×

武當山發源於秦隴，蜿蜒東行，突起於均、房二縣之間，是一個道家聖地，有陰長生、陳摶、張三豐，周巔等人所留的遺跡。

本山名勝太多，實在無法贅述，登山的路有三條，每一條都有不同的景色，身入其中，只覺得浮雲飄拂，羽流笙簫，渺渺浩浩如同置身太虛一般。

山上道觀很多，都是武當門下住持，金殿在天柱峯絕頂，是掌門住持的地方。

相傳金殿及殿內的祖師塑像，都是黃金雕塑而成，燦爛奪目，栩栩如生，令人嘆爲觀止。

鐵杖和尚等一行人，當晚歇在太和宮，由住持長明道長親自接待。

長明是武當掌門長空道長的三師弟，年歲約莫五十上下。

對鐵杖和尚等的到訪，他感到十分高興，除了派人連夜到金殿稟報掌門外，並給予客人親切的招待。

待吃完晚餐之後，長明道長邀約古智禪師、八手羅剎作了一次懇談。

長明開門見山的道：「老禪師和韋老夫人都是忙人，如今撥冗前來敝山，必然有事見教的了？」

古智禪師哈哈一笑道：「道長快人快語，老衲倒是不能不說了。」

長明道長道：「是八月十五芙蓉帮開派之事？」

古智禪師道：「道長一言中的，老衲奉敝掌門之命，特來向貴派請教。」

長明道長道：「老禪師言重了，此事……唉……」

古智禪師道：「道長似有難言之隱，能够告訴老衲麼？」

長明道長道：「敝掌門準備派幾凡名門下弟子往華山致賀，貧道不同意却無可奈何。」

八手羅剎道：「武當幾度受到芙蓉帮的襲擊，貴門可能遭到不少傷亡，如今貴掌門却要靦顏事敵，就不怕武林同道爲之齒冷麼？」

長明道長面色一紅道：「敝掌門也是爲武當着想，師祖辛苦經營的基業，不能因小不忍而導致淪亡。」

八手羅剎道：「貴派可曾想到委曲求全的後果？」

長明道長一嘆道：「置身虎狼之窟，還能有甚麼好的結果，但以力不如人，咱們別無選擇。」

古智禪師道：「怎樣力不如人？」

長明道長道：「芙蓉帮網羅黑白兩道高手，勢雄力大，沒有一個門派敢跟他爭一日之長短，更聽說該帮帮主胸懷玄機，武功蓋代，咱們跟他爲敵，只有自速其死，所以敝掌門才作出這一痛苦的決定。」

古智禪師面色一整道：「道長這是小看天下之士了，老衲認爲芙蓉帮主必然敵不過大鐵錐！」

長明道長一怔道：「大鐵錐？老禪師是說那曠世絕學乾坤一擲？」

古智禪師道：「不錯，老衲說的正是這項武功。」

長明道長道：「乾坤一擲曠古絕今，習得這項武功，自然可以撥亂反正，可惜盧氏父女與白玉鷄心同時失踪，也沒有人能够找到地獄花及天門水，所謂乾坤一擲，只是鏡花水月而已。」

八手羅剎道：「要是有人習得乾坤一擲呢？」

長明道長雙目大張，道：「這話可是眞的？」

八手羅剎道：「這是何等重大之事，老婆子怎敢欺騙道長！」

長明道長精神一振道：「誰？是老禪師還是章老夫人？」

八手羅剎道：「咱們那有這等福緣，得主是盧駿的東床快婿。」

長明道長道：「那位少俠叫甚麼名號？可曾隨同兩位前來敝山？」

八手羅剎道：「他叫荊一非，是老禪師的侄孫，也是老婆子的義婿，他們夫婦是隨同咱們一道來的。」

長明道長大喜道：「這麼說貧道怠慢高人了，見艮快去請荊少俠來此一敍。」

見艮是侍候長明道長的小道僮，立即應聲奔了出去！

此時荊一非夫婦正在閒聊，見艮由小蕙帶進客房，道：「公子，這位小道長要見你。」

荊一非問道：「哦，小道長有甚麼指教？」

見艮道：「公子，家師有請。」

荊一非道：「好，小道長請帶路。」

盧若蘭道：「我也去。」

紫霞夫人道：「我也要去！」

荊一非道：「又不是打架，去這麼多人做甚麼嘛？何況長明道長只說找我一個人。」

紫霞夫人道：「相公只要說明咱們姊妹是你的妻子，長明道長不會怪罪的。」

荊一非道：「好吧。」

他們在丹房見到了武當派的第三號人物，荊一非抱拳一揖道：「晚輩荊一非夫婦參見前輩。」

長明道長向他們夫婦三人打量一陣，道：「果然是金童玉女，武林奇花，看來天地間的靈氣都集中在少林了。」

長明道長在嘉許，在羡慕，他的神色自然要帶着友善的笑容。

古智禪師與八手羅剎全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的高人，以他們的江湖閱歷，並沒有發現甚麼可疑之點。

但瞧在紫霞夫人的眼中却大有出入，她認爲長明道長的笑容牽强，是硬生生擠出來的，他的目光也有些異樣，當荊一非夫婦進入丹房之際，他曾經閃出一絲冷肅的光芒！

因此，當長明道長在稱頌之時，紫霞夫人却以傳音向荊一非提出了警告！

「相公，武當似非善地，不要承認你習得乾坤一擲。」

荊一非想不到紫霞夫人會提出這樣的警告，神色間不由微微一怔，好在長明道長正在跟古智禪師交談，並未注意到他神情上的變化！

當他們的交談告一段落之後，長明道長立即提出要求，道：「貧道想一覩荊少俠的神技，能不能讓貧道開開眼界？」

荊一非道：「不敢當前輩謬讚，一非只會一點雕虫小技，不值方家一顧！」

長明道長哈哈一笑道：「如果乾坤一擲是雕虫小技，天下武術就全是莊家把式了，少俠挾絕代神功，是武林同道之福，何不牛刀小試，讓貧道長點見聞？」

荊一非道：「前輩誤會了，晚輩只是有幾斤蠻力，才偷偷打造了一隻大鐵錘，想以敝寺百步神拳的招式，用大鐵錐創造一套武功，想不到以訛傳訛，連晚輩的尊長也誤會晚輩習得乾坤一擲。」

古智禪師心頭一動，道：「你這孩子，原來是這麼回事。」

八手羅剎道：「胡鬧，爲甚麼不早說？讓老婆子在這裏大吹法螺，豈不是丟人現眼？」

盧若蘭道：「小哥只是在偷偷的練習，誰知會造成這麼大的誤會？」

古智禪師道：「道長，夜深了，咱們不打擾了，明天再拜見貴掌門，告辭。」

長明道長道：「各位旅途辛苦，的確應該歇息了，請。」

回到住處，古智禪師命令十八韋陀將住處作嚴密戒備，然後面色一整道：「一非，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荊一非道：「侄孫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紫霞夫人道：「稟叔祖，這是孫媳的主意！」

古智禪師訝然道：「哦，說說妳的理由。」

紫霞夫人道：「孫媳發現幾點岔眼之事，猜忖武當可能別有居心……」

古智禪師道：「妳發現了甚麼？」

紫霞夫人道：「傳聞武當曾經遭受芙蓉帮幾次兇悍的襲擊，但孫媳留意查看，却找不出半點搏殺的痕跡。」

八手羅剎道：「這一點老婆子也有些懷疑，就以少林來作比較，聽說貴寺每次擊退敵人之後，必然會全力恢復舊觀，但靈山勝景，仍然留有不少殘跡，武當爲甚麼能够例外？」

古智禪師道：「有道理，還有麼？」

紫霞夫人道：「少林武當，是武林兩大支柱，一向被江湖同道目爲泰山北斗，縱使武當的實力不如少林，相差也不會太多，往日當江湖上發生變故之時，武當也會當仁不讓，此次武當竟會如此畏懼芙蓉帮，豈不令人百思莫解？」

八手羅剎道：「不錯，這的確大反常情！」

紫霞夫人道：「長明道長的神色有異，只是叔祖跟娘沒有留意，基於以上幾點理由，孫媳才傳音一非叫他飾詞應付。」

古智禪師眉峯一皺道：「想起來果然是這樣的，但武當派爲了甚麼？」

紫霞夫人道：「這個……孫媳不敢亂說，明日見到武當掌門也許能够瞧出一點端倪。」

古智禪師道：「今後咱們要多留點心，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紫霞夫人道：「是。」

古智禪師道：「時間已晚，咱們歇息吧。」

他們原想第二天登陟天柱峯，到金殿會晤武當掌門的，但消息傳來使他們大失所望。

傳消息來的是武當第二號人物，長空掌門的二師弟長青道長。

這位道長瘦瘦高高的，留着三綹長鬚，顯得有點仙風道骨的模樣，由於他經常行走江湖，所以跟古智禪師及八手羅剎是素識，甚至紫霞夫人與十八韋陀他都不陌

生，令人想不到的是，他跟紫霞夫人竟然還有一段不算太小的過節。

他來拜候老友，故舊重逢，自有一番歡敍，當他瞧到紫霞夫人之際，面色竟然陡的一變！

「老禪師，咱們是故交，佛駕寵臨敝山，貧道深感榮幸，不過老禪師的友人跟貧道有一點過節，咱們正好算一算舊賬，請老禪師作一個證人。」

古智禪師見他雙目狠狠的瞪着紫霞夫人，自然知道他要算舊賬的對象，遂微微一笑道：「怨家宜解不宜結，老衲作一個調人怎樣？」

長青道長道：「對不起，老禪師，方命之處，貧道以後再向你陪罪。」

古智禪師道：「道長，咱們是來拜候貴掌門的，無論道長有甚麼過節，也應該先公後私，待咱們拜見過貴掌門之後，老衲一定叫你如願！」

長青道長道：「很抱歉，老禪師，敝掌門正在閉關，老禪師來得太不巧了。」

古智禪師愕然道：「會有這種事？昨晚長明道長並未說貴掌門業已閉關？」

長青道長道：「敝掌門是昨晚子時閉關的，所以三師弟並不知道。」

古智禪師道：「這麼說咱們是徒勞往返了。」

八手羅刹道：「請問道長，貴掌門預定何時出關？」

長青道長道：「如果不延長，七天後的子時一定出關。」

八手羅刹回顧古智禪師道：「七天後趕往潼關還來得及，咱們是不是等下去，請老禪師裁決。」

古智禪師略作沉吟道：「咱們等下去吧。」

長青道長道：「老禪師的公事要等七天之後，現在該讓貧道辦私事了吧？」

古智禪師問道：「道長究竟跟誰有過節？」

長青道長道：「紫霞夫人。」

古智禪師故意啊了一聲道：「是她？道長是前輩高人，怎麼會跟一個後生晚輩發生過節的？孩子，還不快過來跟道長陪罪。」

紫霞夫人應了一聲，踏上兩步，向長青道長深深一禮道：「晚輩年輕識淺，不小心開罪了前輩，道長人大量大，請不要跟晚輩一般見識。」

長青道長愕然道：「老禪師，紫霞夫人她……」

古智禪師道：「她是老衲的侄孫媳婦，年輕人不懂事，請道長多多担待。」

長青道長呆了一呆道：「既然她是老禪師的侄孫媳婦，這個樑子就算揭過去算了。」

紫霞夫人再度施了一禮道：「多謝前輩。」

長青道長道：「時間已晚，貧道不打擾了，告辭。」

他走了，古智禪師對這位道長却生出一份好感，因而詢問紫霞夫人道：「霞兒，妳是怎麼得罪他的？」

紫霞夫人道：「三年前，孫媳在懲治一個强徒，他不明就裏，硬說孫媳仗勢欺人……」

荊一非道：「你們一言不合就打起來了？」

紫霞夫人道：「是的，他由於輕敵輸了那次較技，事隔三年，想不到他還放在心裏！」

古智禪師道：「他能够揭過這個樑子，總算不錯的了，以後見到他，在態度上絕不可存有輕視之意。」

紫霞夫人道：「孫媳遵命。」

此後一連幾天，他們都在暢遊，武當名勝古蹟極多，使他們開了一次眼界。

是滯留武當的第五天，荊一非夫婦三個，帶着小飯桶、小蕙、杏子、桃子等四人，一同到南岩遊玩。

遊過五百靈官、甘露井、梳妝台、飛身岩之後，最後來到「龍頭香」。

這是專爲一般善男信女，燒大香、許大願而設，龍頭包括頸部，長約一丈，由巨石雕塑而成。

凡燒龍頭香的，必須由頸部匍匐前進，稍一不慎，就會喪生崖下，落個屍骨不存！

因爲龍頭香的下面是百丈懸崖，但見罡風凜冽，烟雲縹緲，只要投下一瞥，就會目眩神搖，甚至手脚都軟，再也沒有燒龍頭香的勇氣了，所以一般燒龍頭香的，只能瞧着龍頭。

盧若蘭向龍頭香瞥了一眼，道：「好一個危險的所在，如果沒有極大的勇氣，必然不敢前去燒香。」

紫霞夫人瞅着盧若蘭的肚皮微微一笑道：「小妹，要不要許個願？」

盧若蘭道：「許甚麼願？」

紫霞夫人道：「請佛祖保佑妳替相公生個白白胖胖的俊小子。」

這的確是一個最好的心願，因爲盧若蘭懷有身孕已兩個多月了，只是她却俏臉兒一紅，忸忸怩怩的道：「妳先許……」

紫霞夫人一怔道：「我又沒有，許甚麼？」

盧若蘭道：「許妳早點有，一胎生五個。」

紫霞夫人啊了一聲道：「那我豈不變作豬婆了，妳敢繞着彎子駡我？看我饒妳不！」

盧若蘭笑着躲到荊一非身後，紫霞夫人趕過來抓她，兩個人嘻嘻哈哈的一鬧，使這個嚴肅的場所，也變得輕鬆起來了！

荊一非一手一個分別握着她們玉手道：「別鬧，待我去上三炷龍頭香，許一許妳們兩個的心願。」

紫霞夫人道：「好哇，原本就該你去許的。」

盧若蘭道：「好是好，可是沒有香怎麼個上法？」

小蕙道：「少夫人，這兒有。」

在一片石壁之上，有一個一尺見方的凹洞，裏面有紙錢，有香燭，連火石都有，燒香的需要的大致齊備。

這是山上的道士準備的，還是香客留下的，不得而知，反正既然有香，不妨用了再說。

於是荊一非取香三枝，敲燃火石點着紙錢，然後將香點着。

燒龍頭香一般常人必須匍匐前進，爬到龍頭處去燒，在荊一非來說，就不必那

麼麻煩了！

他一身功力武林罕見，一脚踏下去比釘子釘上還要牢靠，無論多大的罡風也吹他不倒，走危崖如履坦途，自然不會有什麼危險。

他緩緩走近龍頭，先跪下去再將手中的香向龍頭上的香爐插去。

忽然一股强悍無比的勁風，向他右脇襲來！

他祗未想到龍頭之下會藏有敵人，自然也想不到在這個地方，這般時辰，會有人對他突下毒手，此時變生意外，他難免大吃一驚！

紫霞夫人也瞧到荊一非的危機，除了大叫「相公小心」，她一點忙都帮不上！

盧若蘭就不同了，她是八手羅刹的義女，暗器的造詣十分高明，當那人影忽現之際，她已經瞧出不好，因而一聲嬌叱，兩點寒星同時向那人飛去。

其實那人出手之急，如同閃電，待她發出暗器，荊一非早已中了暗算了。

彼此相隔一丈，她的確鞭長莫及。

荊一非果然中了暗算，雖然他曾經揮手閃避，左肩上仍然中了一擊。

這還不說，對方這一擊之力，當得是强勁無比，龍頸的寬度不過一尺五寸左右，他被强力一撞，如何還能待得下去。

所幸他應變不算太慢，當身形飛向百丈懸崖之際，左手一把攀住了龍角，右手全力一吐，三點香頭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向偷襲者的面門插去。

偷襲者估不到荊一非還有反擊之力，他只是微微一呆，香頭如同利刄，已經插進他的面門。

一聲山鳴谷應的慘吼，偷襲者摔了下去，面上插進三枝香頭，再摔落百丈深谷，他自然活不成了。

危機過去了，荊一非再回到龍頸之上，他的龍頭香插上賊頭，這個願自然許不成了。

許不成願就回去吧，誰知他却在龍頭上睡了下去。

這可不是睡覺的地方，黃粱一夢，也許會遺恨終身。

紫霞夫人見狀大驚，纖足一點，嬌軀如同彩雲摩空，向臥倒在龍頸上的荊一非撲去。

她無暇詢問原因，一把抓起荊一非，迅速躍了回來。

「相公，你受了傷？」

她瞧到荊一非的左肩，衣裂肉現，血跡殷然，他當然是受了傷。

傷勢不算太重，並未傷到筋骨，但不算太重的傷勢，荊一非却支撐不住。

「我中了一刀，賊人的刀子上塗有劇毒。」

「啊……」

紫霞夫人與盧若蘭同時發出一聲驚呼，她們撕開他肩頭的衣衫，發現傷口一片烏黑，果然是中毒的現象。

盧若蘭運指如飛，封閉了傷口附近的穴道，以防止毒力蔓延，然後嘆一口氣道：「怎麼辦？姊姊，這毒藥劇烈得很！」

紫霞夫人已經取出一隻瓷瓶，倒出三粒紫色丹丸道：「這是我自己煉製的袪毒丹，不知道能不能對症，小杏子，快去弄一碗水來。」

小飯桶道：「我去。」

朝天宮就在附近，片刻之後，小飯桶已提來一壺冷開水。

紫霞夫人將丹丸餵給荊一非吞服。叫他盤膝坐好，就在山邊帮他運氣行功。

一個時辰之後，袪毒丹已經尅制住了劇毒，雖然還不能將毒力澈底清除，最起碼不致惡化。

荊一非睜開雙眼，正待立起身形，紫霞夫人却在他耳畔悄悄道：「不要動，相公，讓咱們揹你回去。」

荊一非道：「妳的解藥有效，我已經沒有大碍了。」

紫霞夫人道：「我知道，但咱們要掩人耳目。」

荊一非道：「好吧。」

紫霞夫人道：「小飯桶，快揹着公子，咱們回去。」

荊一非等回到住處，古智禪師及八手羅刹全都一驚，法雨更是勃然大怒，要去找武當道士討回公道。

紫霞夫人道：「大師兄，咱們不能這樣，那人穿黑衣，不一定是武當門下。」

法雨道：「就算不是武當門下，他們也應該負責。」

荊一非道：「武當山人人可來，他們不會承認的，反正小弟已經不碍事，還是算了吧。」

法雨道：「便宜他們了。」

八手羅刹道：「武當掌門還有兩天就要出關，由現在的情況研判，他們是不會跟我們合作的，老禪師準備怎麼辦？」

古智禪師道：「只見一義，不見生死，武當縱然不合作，咱們也勢在必行。」

八手羅刹道：「如果長空牛鼻子眞是這樣，咱們就不必顧慮甚麼了，一非遭到暗算，不能就這麼便宜他們。」

盧若蘭道：「娘，咱們不能這樣。」

八手羅刹道：「爲甚麼？」

盧若蘭道：「咱們研究過這件事，如果那行刺之人與武當無關，咱們不能責怪他們。」

八手羅刹道：「要是有關呢？」

盧若蘭道：「忍下來，待華山事了，再來找他們算賬。」

八手羅刹道：「女兒，娘不明白，爲甚麼要這樣拖泥帶水的？」

盧若蘭道：「小哥遭到暗算，如果是武當派的預謀，其中就包含了兩項疑點，一是妒才，一是與芙蓉帮暗中勾結，妒才只是心胸狹仄，如是勾結芙蓉帮，問題就嚴重了。」

八手羅刹道：「我明白了，一切聽你們的，不過霞兒的解藥可靠麼？」

紫霞夫人道：「娘放心，霞兒的解藥是用紫泥中所生的紫花做的，這種花也是有毒的，但它却能够解除百毒，越是劇烈的毒藥收效越快，相公所中的毒已經解去八成，三五天內就可全部復元。」

法雨道：「弟妹的解藥還有麼？」

紫霞夫人道：「有，大師兄要？」

法雨道：「不是我要，我是想再給小師弟吃幾粒……」

紫霞夫人搖搖頭道：「不能吃多，否則就會再中紫花之毒。」

此時紫霞夫人的一名部屬奔進來報告道：「禀夫人，長明道長求見。」

古智禪師道：「請他進來。」

長明道長是武當派的第三號人物，也是他們居停的主人，他來拜訪，古智禪師自然要以禮相迎。

「道長請坐。」

「老禪師不必客氣，聽說荊少俠遇到意外，貧道十分不安，特的前來探視。」

「多謝道長。」

古智禪師自持身份，不願說難聽的話，八手羅刹可就不管這些，哼了一聲道：「荊一非死不了，有些人只怕會感到失望呢。」

長明道長面色一變道：「章老夫人這般法說，是連敝派也怪上了?」

八手羅刹道：「三清聖地不禁遊客，老婆子怎敢責怪貴派，不過，咱們是貴派的客人，在道義上，做主人的似乎不能不管。」

長明道長道：「章老夫人說的是，貧道就是奉二師兄之命，前來探視荊少俠的，如果有甚麼需要之處，老夫人儘管吩咐好了。」

八手羅刹道：「咱們不需要甚麼，好意心領。」

紫霞夫人道：「娘，咱們需要一個軟兜。」

長明道長道：「好，貧道立刻叫人準備。」

古智禪師道：「道長，貴掌門是明天出關麼?」

長明道長道：「敝掌門今日午間曾經啓關一次，二師兄在謁見時，已轉達了老禪師的來意。」

古智禪師道：「貴掌門怎麼說?」

長明道長道：「敝掌門以敝派力量微薄，不敢捲入江湖是非，特命貧道向老禪師表達歉意。」

古智禪師明知這是必然的結果，仍然呆了一呆道：「人各有志，老衲不敢强人所難，咱們明晨一早離山，貴掌門及長青道長，請代爲致意。」

長明道長道：「老禪師既然有事，貧道不便强留，明晨定當前來恭送禪駕，告辭。」

翌晨他們離開武當經光化進入河南，然後沿內鄉、盧民，逕向潼關奔去。

他們這一行的人數不少，除了古智禪師、八手羅刹、荊一非夫婦、小飯桶、小蕙、還有少林十八韋陀、及紫霞夫人的男女部屬三十九人。

他們人人騎馬，只有荊一非坐着軟兜。坐軟兜比騎馬舒服，但荊一非却混身都不自在，離開武當的當晚，他提出反對。

「師叔祖，侄孫不想再坐軟兜了。」

「這個老衲不能做主，你去問你的媳婦。」

古智禪師不做主張，也只好跟紫霞夫人商議。

「紫霞，坐軟兜太難受，明天我想騎馬。」

「不行。」

「咳，紫霞，我已經好了……」

「好了也得坐，咱們必須掩人耳目才行。」

「可是咱們已經離開武當了……」

「忍耐點，相公，你是一顆伏子，一枝奇兵，一旦騎馬，就失去伏子奇兵的價值了。」

「妳認爲會有人一路注意咱們。」

「不管有沒有，咱們不能不防。」

紫霞夫人當眞厲害，她不只是逼着荊一非坐軟兜，每晚還逼着他運功，待到達潼關，他已是完全康復，功力的精純，也較往日更甚幾分。

世禪掌門及應禪，西禪，宜禪三老早已在潼關相候，他們帶來三百名精選的少林弟子，準備到華山擺設羅漢大陣。

這等聲勢是罕見的，世禪掌門幾乎在作孤注一擲。他這麼做是對的，芙蓉帮崛起江湖之後，絕不會容許少林存在，一山難容二虎，除非少林派接受他們的管轄。因此，對武當派的不合作，他只是皺了一下眉頭，他的堅强意志並沒有半點動搖。

在潼關歇息兩天，大隊人馬立即向華山進發，在八月十四日的傍晚，他們趕到了蓮花峯的金天廟前。

華山諸峯皆亭亭秀拔，但見奇松蔭道，芳草凝香，景物之美，宛若仙境。

但在每年八月之後，寒風凜冽，冰雪阻道，例須封山，至來年春季開始，才有人入山遊歷。

現在是八月中旬，山中已經開始降雪，一般遊客早已裹足不前了。

但冰雪阻止不了武林人物，此時蓮花峯頭正熱鬧無比。

天下的門派幾乎全都到齊，只要是稍具名望的，可以說一個不少，連已經宣佈不入江湖的峨嵋掌門玉杖禪師，仍然親率門下弟子前來參加這一武林罕見的盛會。

× × ×

十五日是一個灰濛濛的天色，雖然沒有下雪，却也瞧不到陽光。

金天廟前搭有一座高約五尺，寬廣五丈的高台，台前上邊橫掛着一塊紅綾，上貼「芙蓉帮開派大典」幾個金字，兩旁有一幅對聯，寫着「扶明主，安黎庶，一統天下；容萬邦，揚威德，惟我獨尊。」

這是一幅諧音藏頭對聯，對仗雖不工整，口氣却大得嚇人。

高台上方是一幅巨大的黃綾布幔，幔前一張香案，上面擺着祭祀所需的物品。

午時剛到，金天廟响起九响鐘聲，一隊男女少年由廟裏走了出來。

紅男綠女分兩列走出，男捧香爐，女執拂塵，以沉穩的步伐走到台上，然後分左右肅立着。

接着上台的是吳司芒，他担任贊禮，報告隨後登台的人物。

芙蓉帮的五大堂主，三大護法，依次登台，這般人一出現，台下立即掀起一片議論之聲。

芙蓉帮的五大堂主是淮南一霸西門尙武，九指神駝陸峯，流星腿裔雨田，惡丐諸葛靑，風雲兒裴一擎，這行人早已投效芙蓉帮，江湖上人人皆知，倒也不算怎樣出奇。

令人駭異的是三大護法，因爲他們不只是正邪兩道的絕頂高人，而且久已謝絕江湖。

他們是百廢先生，無情上人，及三眼

殘道。

據武林中的傳說，這三人功力通玄，幾乎已達半仙境界，名利二字自然無法羈絆他們了，但他們却晚節不保，當上了芙蓉帮的護法，怎能不使人大爲詫異?

其實最詫異的是荊一非，最難過的却是紫霞夫人。

當日經吳司芒的介紹，荊一非拜見過這三位絕頂高人，還跟他們習過一點根本習不會的武功，惟一習會的是三眼殘道的十二神摩劍法，但却被人目爲魔道，嚇得他不敢再用。

他對這般人已經起了疑心，他們在芙蓉帮出現，自然不算出奇。

他詫異的是這三位絕頂高人，只是芙蓉帮的護法，那芙蓉帮主又該是何等的人物?

一聲長嘆，他向紫霞夫人瞥了一眼道：「紫霞，妳說——啊，妳是怎麼啦?」

他原想跟紫霞夫人討論芙蓉帮主的，估不到他這位美麗的妻子竟然目瞪口呆，一副驚愕不已的神色。

「咳，霞妹子，妳究竟怎麼啦?」

「相公，果然是他……」

「妳說誰?」

「百廢先生，他是我爹……」

「噯，霞妹，我記得妳說過……」

「是的，我父母雙亡，所以你提到『百廢先生』我並未在意，可是他的確是我爹。」

「這樣吧，咱們待會將他引開問問，是眞是假就可以明白了。」

「也只好這樣了。」

這時金鐘急响，吳司芒大聲道：「帮主駕到，全體肅立。」

場中鴉雀無聲，只有千百雙目光投向廟門。芙蓉帮主出現了，台前羣雄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莫非芙蓉帮主是一個怪物。

他一身金色長衫，頭上戴着金色面具，的確有一點怪，但絕對不是怪物。

原來芙蓉帮主就芙蓉山主，所以人們發出驚呼。

他身後跟的是四煞神，八金剛，十二仙女，這般人原來就是他的部屬，沒有甚麼稀罕，只是多了一個貼身侍衞，却令人有點悚然動容。

七巧火蓮燈名震江湖，名震江湖的齊煉，竟是他的貼身侍衞。

往日的芙蓉山主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就算偶然走動一下，也沒有人掂過他的斤兩。

現在更不必說了，只要想想芙蓉帮的三大護法，那一個敢到老虎頭上拔毛?

芙蓉帮主登台之後，吳司芒在繼續他的贊禮。

「開派典禮開始。

帮主就位。

上香。

獻脯。

獻酒。

鳴鐘。……」

在一連串的儀式之後，開派典禮宣告完成，最後一項是「有我無你」。

有人捧來文房四寶，要與會各派簽字加盟，反抗者立予格殺，所以叫做「有我無你」。

這一宣佈引起了軒然大波，但芙蓉帮早有準備，只見旗分五色，萬頭攢動，滿山遍野都是猥人，蓮花峯已經被圍得水洩不通。

世禪掌門冷哼一聲，立即以獅子吼宣了一聲佛號，使紛亂的場面穩了下來，然後高聲道：「各位不要慌亂，不願意加盟芙蓉帮的請到這邊來，少林門下當盡力保護各位。」

少林掌門身份的崇高，絕不在百廢先生等三人之下，少林羅漢大陣更是馳譽武林，爲武林同道所崇敬，因而除了少數還在觀望，絕大多數都投向少林的陣營。

芙蓉帮主緩步走下高台，雙目神光如電，向世禪掌門瞥了一眼道：「老和尚，你敢跟本帮主作對?」

世禪掌門道：「老衲不想跟任何人作對，只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忍見施主濫殺無辜而已。」

芙蓉帮主道：「老和尚悲天憫人，果然不愧是佛門弟子，只是……嘿嘿……」

話沒有說完，他竟然笑了起來。

不過這絕對不是平常的笑聲。

它自然不是平常的笑聲，因爲其中含有一股十分怪異的氣勁，它能使人由平靜中變得煩躁，然後血液流轉加快，最後神志陷於瘋狂，血管破裂而死。

這是一種能夠殺人的魔功，想不到芙蓉帮主竟是魔道人物，功力如此之深。

世禪掌門習過天龍禪唱，是一種類似獅子吼，却比獅子吼更爲精深的佛門禪功。只有天龍禪唱可以壓制芙蓉帮主的魔功，可惜世禪掌門平時對天龍禪唱不太重視，因而功力極淺。

不管功力深淺，他必須盡力一試，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他正想發出天龍禪唱，芙蓉帮主的笑聲忽然中止，他向世禪掌門輕蔑的一瞥道：「我知道少林七十二種絕藝之中，有一種天龍禪唱可以對抗本帮主的神功，老和尚是想用它來反抗?」

世禪掌門道：「施主果然高明，老衲正想試試。」

芙蓉帮主道：「幸虧你沒有試，否則本帮主一旦摧動神功，你們就不會活着離開蓮花峯了。」

世禪掌門道：「老衲也許不是施主的對手，但也可能兩敗俱傷，能夠爲江湖同道稍盡棉薄，老衲死而無憾。」

芙蓉帮主道：「你不必死，本帮主甚至可以放少林門下一條生路。」

世禪掌門道：「施主必然有條件了?請說。」

芙蓉帮主道：「不錯，有三個條件，我知道白玉鷄心在令徒荊一非的手裏，交出白玉鷄心是條件之一。」

世禪掌門道：「第二呢?」

芙蓉帮主道：「本帮主中饋猶虛，想找一個帮主夫人……」

世禪掌門道：「老衲身在空門，不會作媒，施主找錯對象了。」

芙蓉帮主嘆息一聲道：「本帮主由於眼界太高，以致蹉跎了二十七年的大好時光，待我找到我喜歡的，又被人捷足先登了……」

世禪掌門道：「那是施主跟她無緣，你只好另行物色了。」

芙蓉帮主大喝一聲道：「不，我一定要娶她，叫盧若蘭過來，本帮主會香花供奉，叫她享盡榮華富貴，不比跟着荊一非那個半死人强得多了麼？」

這是他的第二個條件，這個條件却激怒了整個少林。

盧若蘭更是勃然震怒，嬌叱一聲，就待彈身撲出。

荊一非一把抓着她的玉腕道：「別衝動，小妹，現在讓他去發狂，待會咱們再去鬥他。」

芙蓉帮主似乎聽到了荊一非說的話，忽然牙根一咬道：「本帮主第三個條件是荊一非的項上人頭，老和尙，犧牲一個人換得幾百人的生命，這是十分花算的買賣，你不妨考慮考慮。」

荊一非原是由兩位妻子一左一右伴着的，此時踏前幾步，向世禪掌門躬身一禮道：「弟子請令出戰芙蓉帮主，請恩師准許。」

世禪掌門道：「此人已經習得極高的魔功，你要當心一點。」

荊一非道：「弟子遵命。」

他提着大鐵錐，走到芙蓉帮主身前丈外之處，道：「閣下，咱們有仇？」

芙蓉帮主道：「沒有。」

荊一非道：「那你爲甚麼旣要在下的妻子，又要在下的人頭？」

芙蓉帮主道：「因爲有人說你是當代兩位少年豪俠之一，所以不能讓你活下去，至於盧若蘭麼，那更簡單，她是本帮主看中的女人。」

荊一非道：「好，只要你勝得了荊某，人頭你拿去就是。」

芙蓉帮主道：「慢點，姓荊的，你好像並未中毒？」

荊一非道：「是你派人向在下行刺？可惜荊某百毒不侵，你是枉費心機了。」

芙蓉帮主道：「不要緊，我現在殺你也是一樣。」

語音一頓，他忽然沉聲叱喝道：「齊煉……」

七巧火蓮燈齊煉道：「屬下在。」

芙蓉帮主道：「你一直都跟在姓荊的身後？」

齊煉道：「是的。」

芙蓉帮主道：「你說姓荊的劇毒未除，連騎馬都不能够？」

齊煉道：「是的，帮主，他一直坐着軟兜。」

芙蓉帮主道：「蠢材，你該死！」

語音甫落，擰身向齊煉拍出一掌。

齊煉不敢接他這一記掌力，但也不願受他一掌，晃身一躍，逃出八尺以外。

他這一逃，他身旁的四煞神可就遭了池魚之殃，同時幾聲悶哼，四個人一起仆倒下去。

芙蓉帮主果然是一個魔道，他的掌力當眞邪惡得很。

芙蓉四煞神在江湖道上人見人怕，一身功力也非等閒可比，但他們却承受不住芙蓉帮主這隨手一揮，不只是四人一起倒地，而且面色發黑，一起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好歹毒的掌力！勿怪七巧火蓮燈會逃出八尺以外。

他一掌擊斃了自己四名得力的部屬，他却連看都不看一眼，其心性的殘忍，由此可見一斑。

他不看死去的部屬，可也不想放過逃生的屬下，雙目一瞪，冷冰冰的叱喝一聲道：「齊煉，你敢反抗？」

齊煉道：「爲甚麼不敢？大不了一死，我女兒被你叫王大娘害死了，我活着還有甚麼味道？」

芙蓉帮主叱道：「好，本帮主就成全你。」

這是窩裏反，荊一非原該袖手旁觀的，但他覺得欠了齊琴韻一段情，決不能讓齊煉死在芙蓉帮主手裏。

於是他哼了一聲道：「衆叛親離是殘暴者必然的下場，閣下還想統一天下，稱尊武林，豈不是痴人說夢！」

芙蓉帮主似乎被激起了殘暴的天性，口中一聲大喝：「給我殺！」同時抖手一掌向荊一非拍了過來。

荊一非知道他掌蘊奇毒，自然不敢跟他對掌，但却撮口一聲長嘯，大鐵錐帶起一溜烏光，猛向芙蓉帮主砸了過去。

這只是普通的招式，荊一非並未使出乾坤一擲。

但大鐵錐聲勢驚人，雖是普通的招式也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拒抗的，何况荊一非還貫注了菩提九轉禪功。

芙蓉帮主掌力才吐，就不得不旋身跨步以求自保，正因爲如此，他們誰也不敢將招式用老，只是稍沾即走，再尋找對方的空際。

除了他們這一對，金天廟前已是殺聲四起，甚至整個蓮花峯都陷入搏殺之中。

少林三老與芙蓉帮的三大護法對上了，世禪掌門，八手羅刹，盧若蘭，紫霞夫人各自邀鬥一名堂主，小飯桶，小蕙二人合鬥一個堂主。

八大金剛十二仙女跟十八韋陀對上了陣。

三百和尙的羅漢大陣，以及不甘受辱的黑白兩道，與成千累萬的狠人展開了惡鬥。

這是一場空前的惡鬥，人數之多，派別之廣，是武林數百年來所未見。

太陽逐漸偏西了，鬥場之上却血戰方殷。

直到響起一股幾乎震破人們耳膜的嘯聲，血戰才停了下來。

這股嘯聲，是荊一非發出的，在嘯聲響起的同時，他使出了雷霆萬鈞的乾坤一擲。

他原想不爲已甚，只要芙蓉帮主知難而退，他不一定非殺他不可。

但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芙蓉帮主取出了一柄淬有劇毒的墨劍，每一招都指向荊一非的要害。

自作孽，不可活，對一個無可藥救的魔道，荊一非不得不收起慈悲心腸。

乾坤一擲是千古絕學，也是武林絕响，一錐飛出，山搖地動，長天像是被人撕開，大地像是被人炸裂。

這等威勢是罕見的，只要見到一次，終生都無法忘懷。

當大鐵錐陡的飛起，以奔雷逐電的速度飛向芙蓉帮主之際，他的魔功失效了，連三魂七魄也一起失去。

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如何能够自保？他的確無力自保，當大鐵錐穿進他的前胸，他倒下去的時候，他那充滿殺機的雙目，變爲兩股驚懼之色。

芙蓉帮主終於死了，樹倒猢猻散，芙蓉帮徒如何還能鬥得下去？其實芙蓉帮衆已經死傷狠藉，重要部屬只有少數幾個還留得命在，百廢先生就是幸運者之一。

搏殺全部結束了，少林寺獲得空前的勝利，今後魔道消除，江湖上應該有一段承平歲月，荊一非自然是欣慰的，但兩縷悲泣之聲，又使他皺起了眉頭。

悲泣者是紫霞夫人，以及剛剛趕來的武當掌門長空道長。

紫霞夫人與百廢先生父女相認，應該是一件喜事，但百廢先生以罪孽深重，無顏偸生，竟然自斷心脈，紫霞夫人雖然不滿意她的生身之父，究竟骨肉連心，她怎能不哀哀痛哭？

至於長空道長的悲泣，則大出人們的意料之外。因爲他哭的是罪魁禍首，被鐵錐貫胸的魔道遺孽。

莫非這位武當掌門與芙蓉帮主之間有甚麼牽連不成？

這是人們關切的問題，但又有些不便詢問。其實長空道長並沒有給人詢問的機會，他只向芙蓉帮主默默的揮了一把淚水，忽然返身一躍，大袖飄飄的急馳而去。

「疑團」是十分引人的，人們雖然剛剛渡過一場浩刼，仍然禁不住那股好奇之心。

芙蓉帮主究竟是誰？

武當掌門跟芙蓉帮主有甚麼關係？

這兩項問題沒有人能够回答，因爲當事人一個已經離開，一個正躺在那兒。

離開的追不回來，躺在那兒的不會說話，這個疑團如何解法？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也沒有永遠的秘密，終於有人挺身而出，願意抖出這個謎底。他是七巧火蓮燈，跟荊一非，他們有數不完的恩怨。不過適才荊一非出手救了他，所以他願意說出鮮爲人知的秘密。

當年武當掌門長空道長，原是武當俗家弟子，他挾技闖江湖，却不幸娶了一位魔女。待魔女懷孕三月之後，他發現了眞像，他在悔恨交迫之下，逃回武當正式出家。

魔女曾經幾度闖上武當，都被趕下山來，她在極度哀痛之際，遇到了一個同情她的青年俠士。

他們由朋友而情人，然後聯袂江湖，過着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生活，但却爲一般衞道之士所不滿，因而引起一場决鬥。

結果魔女喪生，俠士重傷裝死，此後他就銷聲匿跡，扶養魔女的兒子。

這位魔女的兒子，就是伏屍廟前的芙蓉帮主，也就是金谷公子，那位當年的青年俠士，正是百廢先生，也是紫霞夫人的生身之父。

七巧火蓮燈說完了這段曲折離奇的故事後，便飄然而去。

蓮花峯頭的雪下得更大了，山風虎虎，像是一種哀鳴。

（全文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怒龍上人抓了一名奸細，雖在嚴刑審訊之下，堅不吐實，終於受不住酷刑之苦，自盡而死。怒龍上人與衞七龍研討，究竟這奸細是誰派來刺探的呢？兩人反覆研判，結果認定是鬼神谷鬼神二尊者派來的。於是，怒龍上人便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直搗鬼神谷。但衞七龍則期期以爲不可，蓋恐以寡不敵衆而招禍。可是怒龍上人則預料游龍眞人即將前來，可爲臂助，因此堅持己見。正在兩人爭持未決之際，游龍眞人竟突如其來，一見衞七龍，就面露不屑之色。由於游龍眞人性情暴躁，與衞七龍交談幾句，頗拂其意，竟一掌向衞七龍劈去……

落雨人留客　租車運人腿

闖鬼神谷奪神馬

（一）

游龍眞人是昔年中原六條龍之中，名氣最響亮，來頭也最大的絕世高手。

他是玄門玉眞教掌門，論到輩份，比現在武當派掌門，缺一道長還高。

早在三四十年前，游龍眞人便已憑掌、劍兩大絕藝，睥睨江湖，後來更成爲玉眞教主。

怒龍上人已是武功絕頂之輩，但在十五年前，也曾敗在游龍眞人的劍下。

當然，他們只是志在印證武功而已，並不是在拚命。

倘若當年一戰是拚命之戰，怒龍上人現在已成一堆枯骨。

——那一戰雖然是在印證武功，但游龍眞人也要在苦戰竟日竟夜之後，才險勝半招而已！

怒龍沒有忘記那一次的比試。

在這次比試之前，他一直不服游龍眞人，一直以爲自己可以擊敗他。

但在這次比試之後，他已敗的心服口服，雖然他所負的僅是半招。

現在，衞七龍被江湖中人譽爲「中原七條龍」的第七條龍，但那只是別人對他的讚譽。

衞七龍從來都沒有承認，自己眞的是中原七條龍之一。

他不但沒有以中原七條龍之一的身份自居，甚至連想都不敢想。

游龍眞人忽然向他攻出一掌，這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到了這個地步，衞七龍已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掌風灼灼逼人，衞七龍也只好揮掌一拚。

兩隻手閃電般疾快地貼在一起，空中猝然响起了一股如雷鳴的風聲，竟連地上的泥塵沙石，都刮了起來。

衞七龍身子一晃，一連退後三步。

游龍眞人卻是站立原處，紋風不動。

但他的臉上却已掠過了一絲詫異的神色。

衞七龍硬拚一掌，雖無大碍，但也爲之血氣翻騰，一顆心跳個不停。

游龍眞人凝視着他，忽然道：「神龍張的逆水游龍十六掌，你都已練齊了？」

若是別人這樣子發問，他一定不會回答，但此刻他却點點頭，說：「是。」

游龍眞人瞪着他，說：「十二年前，貧道曾與他拚過八掌，逆水游龍掌法，的確不愧是武林絕學，今天倒要看看，這套掌法在你的手裏，又是何等模樣？」

衞七龍忙道：「眞人神功蓋世，晚輩豈敢妄自尊大，與眞人動手？」

怒龍上人却忽然插上一嘴：「七龍，你不必怕，他絕對不敢向你下毒手！」

「不必廢話，看掌！」游龍眞人這次雙掌齊飛，霍地向衞七龍攻了過來。

掌勢甫下，衞七龍立刻像魚兒般溜溜的打了個轉。

這是龍在田傳授給他的救命絕招「龍繞金鑾殿」。

這一招身法看似平庸，但其中却有極巧妙之處，無論對方的攻勢何等猛烈，只要有一絲隙罅，「龍繞金鑾殿」這一着便大派用場。

游龍眞人這兩掌看似凌厲，其實還只不過是虛着，想試一試衞七龍的反應如何而已。

他以爲衞七龍若不是閃開一旁，就是不顧一切的揮動雙掌還擊。

想不到衞七龍既不還擊，也不是閃避，而是使用一招稀奇古怪、精采巧妙兼而有之的身法，一下子就溜到自己的背後。

游龍眞人一凜。

他在江湖上數十年，從來都沒有任何人能一下子就繞到他自己的背後。

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

衞七龍接着立刻使用逆水游龍十六掌，向游龍眞人展開纏鬥。

這一來，游龍眞人可窘了。

他是武林一代宗師，適才是以雷霆萬鈞、先聲奪人的氣勢進襲衞七龍的，想不到一個照面之間，反而給衞七龍搶佔先機，而自己却被逼處於守勢。

逆水游龍十六掌，是神龍張威震江湖的絕藝，每一招都是那麼離奇，每一掌都是那麼不可思議，和各門各派的掌法，都沒有半點相似之處。

可以說，這是脫離常規，任由練者隨意自由發揮，但其中又包含着奇招妙着的掌法。

十二年前，游龍眞人與神龍張曾發生言語上的衝突，結果拚了八掌，最後才給怒龍上人勸開。

那八掌，彼此互有攻守，到最後一掌，還是秋色平分、不相上下之局。

十二年後，游龍眞人又再領教這套掌法。

昔年是互有攻守，想不到現在居然竟落了下風！

怒龍上人看的不禁皺眉輕嘆。

以游龍眞人的武學修爲，豈會在衞七龍之下？但他一直都沒有把衞七龍放在眼內，以爲自己三招幾式就可以把這小輩挫敗。

這是輕敵！

輕敵是兵家大忌，也是學武者絕對不能犯的錯誤。

但游龍眞人却已犯了這種錯誤、所以儘管他武功極高，儘管他臨敵經驗豐富，但此刻也只有處於劣勢的份兒。

（二）

掌風呼嘯，游龍眞人居然拚出了眞火來。

他是武林前輩，不能三招兩式就把衛七龍擊敗，已很丟臉。

倘若他竟然敗在衛七龍的手下，那更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游龍眞人求勝心切，怒龍上人看得很清楚。

但衛七龍似乎也打出了性兒，絲毫不肯相讓，仍然採取主動，憑着逆水游龍掌法精妙的招式，一直把游龍眞人壓得透氣不過。

游龍眞人出手極快，一掌緊接一掌。

但衛七龍也絕不比他稍慢，兩人俱是以快打快，搶佔了先機的衛七龍，自然是佔着優勢。

游龍眞人平素自負極高，江湖上誰不對他存着幾分敬畏之心？

他功力精湛，輩份高人一等，而且又是一教之尊，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去，衛七龍都絕不能跟他相比。

但這一次，游龍眞人却幾乎吃了個大虧，栽在衛七龍的手裏。

然而，他畢竟還是勝在臨敵經驗豐富，而且功力也較衛七龍爲深厚。

直到衛七龍第五次使用逆水游龍掌法的時候，游龍眞人已漸漸扭轉了頹勢。

怒龍上人不禁暗暗吁了一口氣。

他是北三龍之一，當然不希望游龍眞人栽在南三龍的弟子手裏。

游龍眞人若敗在衛七龍的手裏，就連怒龍上人也會有面目無光之感。

所以，他還是希望游龍眞人獲勝的。

但游龍眞人漸漸扭轉劣勢之後，怒龍上人又反過來爲衛七龍担心。

他担心游龍眞人拚出了怒火，驟施殺手，那後果也是不堪想像。

他正想開口勸止這場比鬥，衛七龍已向後急退三丈，同時大聲道：「眞人神功蓋世，晚輩不是敵手。」

怒龍上人又是吁了一口氣。

游龍眞人冷冷的盯着衛七龍：「你是甘心認輸？」

衛七龍苦笑，忽然咯出一口鮮血。

怒龍上人一驚：「七龍……」

游龍眞人冷冷一笑：「他死不了的，但這却是一個教訓。」

「甚麼教訓？」怒龍上人問。

游龍眞人冰冷的臉色忽然緩和下來，淡淡的說道：「經過這一次之後，看他以後還敢不敢故意相讓！」

怒龍上人一怔：「他故意相讓？」

游龍眞人點點頭：「他相讓的手法很高明，休說別人看來不着痕跡，就連本眞人也幾乎看不出來。」

怒龍上人道：「但你還是看出了。」

游龍眞人一笑：「貧道當然看出，所以才給他一個不大不小的教訓。」

怒龍上人「唉」的嘆了一口氣，道：

「別人故意相讓，你却把人家打成這副樣子……」

游龍眞人的臉色又變得很不好看：「難道咱們此三龍居然要他來相讓？這算是甚麼話兒？」

怒龍上人呆了呆，只得道：「這的確也是太不像話，此事若傳開去，別人都會以爲北三龍是紙糊的蛇兒。」

游龍眞人忽然走到衛七龍面前，然後緩緩道：「貧道年輕時，也是和你這般脾氣。」

衛七龍吸了口氣，道：「晚輩剛才諸多得罪，還望前輩包涵一二。」

游龍眞人搖頭道：「你沒有得罪貧道，你存心相讓也是一番善意。」

怒龍上人鬆了口氣。

游龍眞人並不糊塗，也不是驕狂自大，他剛才出手，只是想試一試衛七龍的武功而已。

但這一試之下，游龍眞人險些陰溝裏翻船，栽在一個小輩之手。

倘眞如此，這一試，對游龍眞人來說，可說是無趣之極了。

平情而論，衛七龍的武學修爲，到目前爲止，還是比不上游龍眞人的。

但這一戰，却也使游龍眞人知道了另一件事：

——花雨傲武功雖高，但比起黑衣衛七龍，還是差了一點點。

（三）

游龍眞人是玉眞教主，也是中原南北六條龍之中，最負盛名的絕頂高手。

憑着這塊響噹噹的招牌，已有足够的份量去對付萬毒妖姬。

金松鼠念師情切，平時雖然喜歡跟隨着衛七龍東闖西蕩，但這時候也只好以游龍眞人馬首是瞻。

而怒龍上人、衛七龍則往鬼神谷，要奪回神馬令。

但在這時候，又存着另一個問題。

花雨傲傷毒初癒，未能自保，怒龍、游龍兩位師父又要離開藏龍坳，而丁獵也已重回洛陽，只餘下潘若侯，又怎能確保平安無事？

這實在是大費躊躇的問題。

救魚猴雙帝，闖鬼神谷奪神馬令，都是急不容緩的事，但花雨傲的安全問題，却也絕對不能忽略。

在此動蕩時期，敵人有可能發動任何形式的襲擊，藏龍坳雖然位居險地、易守難攻，但倘若雙方實力過份懸殊，也是危險之極。

就在游龍眞人、怒龍上人苦思無策之際，老奴蒼平帶來了一個喜訊。

北三龍之一的龐巨龍，已來到了藏龍坳！

醉臥中原君莫笑

（一）

北三龍之一的「醉臥中原」龐巨龍，是個龐然巨物。

他身材魁梧，飯量和酒量，都同樣嚇人！

他有個原則，就是吃飯的時候絕不喝酒，喝酒的時候也絕不吃飯。

他這人看來整天都是醉醺醺的，但對

於酒和飯這兩件事却分得很清楚。

此位龐君還有個特點。——

別人認爲他該出現的時候，他無影無蹤。

等到別人認爲他不會出現，也不該出現的時候，他却抱着那大得驚人的銅葫蘆，懶洋洋的來了。

×　×　×

「醉臥中原」那個「臥」字，也絕不是別人胡亂地說上去的。

龐巨龍不大喜歡坐。

當別人正襟危坐的時候，他却總是喜歡以手托腮，懶洋洋地像隻吃飽了的老虎躺在地上。

他的功力也極爲特別，經常躺在地上把敵人打得叫苦連天。

所以，也有人對他稱之爲「躺下去的武功」。

這人老是躺躺臥臥，甚不雅觀。

但在某一個人的面前，他永遠都不敢躺躺臥臥。

因爲這人曾經警告過他，倘若看見他無緣無故的臥在地上，就一劍刺穿他的銅葫蘆。

銅葫蘆是他的命根子。

他寧願給別人刺一劍在自己的大腿上，也不願意這個銅葫蘆受到半點的損毀。

據他說，這葫蘆極具靈氣，不好喝的酒灌進去，再倒出來，就會變成佳釀，倘若他把佳釀倒進去，再倒出來的時候，那就是瓊漿玉液，那種滋味委實無以上之。

事實上，曾經有不少劍客，用劍想刺穿這個銅葫蘆，但却連劍鋒都折斷了。

只不過這個警告龐巨龍的人，並非尋常的人，他用的劍，也不是尋常的劍。

別人的劍雖然不能刺穿銅葫蘆，但這人的劍却極可能例外。

龐巨龍不敢冒這個險。

所以，每逢他見到這人的時候，就絕對不敢「醉臥」在地上。

所以，當游龍眞人在飛龍小院會見龐巨龍的時候，龐巨龍是正襟危坐，而且姿勢比書塾裏的學生還端正。

別人坐得端端正正的，並不會怎樣特別。

但龐巨龍端端正正的坐着，却反而令人有點滑稽的感覺。

他本來就不像個這樣穩重的人。

×　×　×

看見了龐巨龍，怒龍上人立時大笑，道：「好！眞好！」

龐巨龍連眼睛也不眨一下，淡淡道：「好在那裏？是不是我坐的姿勢有點像觀音菩薩？」

怒龍上人搖搖頭，笑道：「酒家不是說你坐得好，而是說你來得好。」

龐巨龍瞪了他一眼：「我來了就是來了，還分甚麼好與壞？」

怒龍上人又搖頭：「上次你來的時候，就來得很壞，來得極不合時。」

龐巨龍立刻閉上了嘴巴，不說話。

游龍眞人却忍不住問：「他上次來的時候有甚麼岔子？」

怒龍上人嘆了口氣：「他的大葫蘆已沒有酒。」

游龍眞人說：「不打緊，藏龍坳裏不乏佳釀。」

怒龍上人又嘆了口氣：「偏就是那麼湊巧，剛剛喝完最後一罈。」

游龍眞人不由失笑！

龐巨龍忽然冷冷一笑：「這一次我學乖了，大葫蘆裏早已裝得滿滿的，而且還帶來了八百斤女兒紅、汾酒、荷香露、井底燒……」

怒龍上人一怔：「你眞的帶了八百斤酒到此？」

龐巨龍道：「這種事何必騙你？」

怒龍上人眉頭一皺：「酒呢？」

龐巨龍悠悠道：「當然不必我親自抬上來，隨後有脚夫挑來也。」

怒龍上人道：「你不是和他們一起到此？」

龐巨龍道：「他們的脚程怎及得我？此刻多半還在途中，走得氣喘眼發白。」

怒龍上人又是眉頭一皺，却沒有再問下去。

龐巨龍却又道：「上次我來的不合時，今番又怎樣？」

「合時極了。」

「莫不是藏龍坳現在已經變成了藏酒坳？」

「那倒不是，酒家雖也偶然喜喝三兩杯，他對於酒這種穿腸毒藥，總是覺得可有可無，所以女兒紅、竹葉青、高粱、大麯這一類之物，仍然欠奉。」

「甚麼酒都沒有？」

「唯有燒刀子一罈而已。」

「這是劣貨。」

「劣貨總比沒貨好。」

「幸好我已親自帶酒到此，就算滴酒欠奉，也不愁吊癮！」

「但酒家却要奉勸一句，還是少飲爲妙。」

「又不是天塌下來，何必戒酒？」龐巨龍冷冷一笑，「就算天塌下來，仍然喝了再算。」

游龍眞人忽然輕輕的嘆息了一聲：「有件事情你一定不知道，否則你現在絕不會這樣輕鬆。」

龐巨龍一怔：「是甚麼事？」

游龍眞人盯着他，緩緩地說道：「小花給人暗算，險些沒命！」

（二）

龐巨龍一直都坐在椅上，坐得很端正、很端正。

但當他聽到這消息的時候，這張椅子他再也坐不下去了。

因爲這張椅子，已忽然變成了一堆廢木。

×　×　×

這也算是龐巨龍的一種怪脾氣、怪習慣。

每當他發脾氣的時候，最接近他身子的東西必然首先遭殃。

游龍眞人和怒龍上人與他相識多年，自然不覺得有甚麼奇怪之處。

游龍眞人把花雨傲給尹青森暗算，及黑衣衛七龍勇奪蛇頭草的事表過，只聽得龐巨龍一會兒咬牙切齒，一會兒唏笑皆非的模樣。金松鼠和衛七龍在旁，不由看的暗暗失笑。

聽完之後，龐巨龍道：「衛七龍在哪

裏？」

衞七龍緩步而出，道：「晚輩就是衞七龍。」

龐巨龍上上下下把他看了幾遍，忽然讚道：「一表人材，黑龍姥姥好眼光！」

游龍眞人冷冷道：「莫不是咱們選錄了花雨傲，咱們便都是瞎子？」

龐巨龍瞪目道：「這是甚麼話兒？小花就算比不上衞七龍，却也是人中龍鳳，就算你們兩人自認瞎子，我也絕不肯承認的。」

衞七龍面上一紅，忍不住道：「花公子志大識遠，才貌不凡，日後必成大器，兩位前輩不妨拭目以待，又何須爭執於此時呢？」

怒龍上人鼓掌笑道：「七龍說的甚是，咱們還有不少事要辦，這裏的一切，就交給一醉好了。」

原來龐巨龍又名龐一醉，而他那銅葫蘆之上，亦鐫刻着「一醉解千愁」五個篆字。

龐巨龍立刻應聲道：「你們儘管放心，有龐一醉在此，誰敢闖進藏龍坳惹事生非？等你們辦妥事回來之後，保證小花養的白白胖胖，毫髮不損！」

怒龍上人橫了他一眼：「又不是要你養豬，養的白白胖胖有個屁用！」

龐巨龍一笑，笑了半天還闔不攏口。

（三）

翌日清晨，怒龍上人、衞七龍離開了藏龍坳。

游龍眞人和金松鼠比他們更早一步出發，各人俱是滿懷希望，也是滿懷心事的奔上前程。

找萬毒妖姬並不容易。

要找這個老妖婆算帳更不容易。

但游龍眞人充滿信心，金松鼠也是誓救師尊脫離險境。

糊塗神醫潘若侯雖然也極關心師父的安危，但為了要照顧花雨傲，他只好把這副沉重的担子，全部交給了游龍眞人和金松鼠。

游龍眞人是玉眞教主，玉眞教門下弟子數逾三千，廣佈綫眼，找尋萬毒妖姬，總不致會無把握。

問題是找到了萬毒妖姬之後又將如何而已。

潘若侯倒是有點担心怒龍上人和衞七龍。

這一老一少雖然各懷驚人絕藝，但鬼神谷高手如雲，鬼神二尊者絕非善男信女，要從他們手裏奪回神馬令，又是談何容易？

何況鬼神谷極可能已和天絕教有所聯繫，倘眞如此，形勢更見險惡。

怒龍上人是老江湖了，難道他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嗎？

倘若他已看出了這一點，又將會怎樣去對付鬼神二尊者？

（四）

微雨忽降，風漸急。

望龍嶺下官道旁的一間茶館子，坐滿了避雨的顧客。

若不是老天下雨，而且眼看小雨即將變成大雨的話，這間茶館子是絕不會有人滿之患的。

一向靠賣茶爲活的郭二婆子，看見高朋滿座，不由眉開眼笑。

她是個窮婦人，窮足了一輩子，知道錢的可愛之處。

能夠多賺一文錢，就要多賺一文錢，否則，當機會過去之後，要後悔也來不及了。

現在正是她這間茶館最能賺錢的時候，又怎能躲懶？

× × ×

雨漸更大，茶館內到處都是呼茶喝水之聲。

這些顧客包括了經商過道的旅客，上山砍柴的樵夫，趕着入市的屠戶，還有一雙赴京投靠富戚的夫婦。

這一對夫婦，男的已年逾五旬，女的却還沒三十歲。

雖然男的年紀比較大一點，但彼此間的歲數還不算太懸殊。

這雙夫婦，雖然說遠赴京師，但携帶在身上的行李却並不多，只有一個灰色的布包袱。

但別人也沒有覺得奇怪，因爲根本沒有人理會他們是誰，也沒有人理會他們要去甚麼地方。

唯一比較「瞭解」他們的，就只有那個趕着兩條大豬的屠戶。

屠戶只是隨便的問問他們：「你們上哪兒去？」

想不到那個做妻子的便一五一十的，把他們兩夫婦的行程、目的地，連籍貫、家世都說了出來。

她是「如數家珍」。

做丈夫的聽得眉頭大皺，但嘴裏却是甚麼話也沒說出來。

看來，他是有點季常之癖。

如此丈夫，自然只會令人同情，誰也不會認爲他是個傑出的人物。

但那屠戶却反而對他態度恭敬，兄台前兄台後的跟他搭訕。

但他却只是支吾以對，含含糊糊的應過了便算，最後還索性離開桌子，避開一旁。

這個有季常之癖的丈夫是誰？

這個屠戶又是甚麼門路？

× × ×

郭二婆子忽然不替人客斟茶了。

因爲她接到了一宗大買賣。

有人要付出二十兩銀子，租用她的一輛木頭車。

聽見了二十兩這個數目，郭二婆子連耳朵都有點直了。

再看見白花花的二十兩銀子，她的眼珠子差點沒有從眼睛裏跳了出來。

她那輛木頭車，原本就是舊貨，是她在半年前花了五兩銀子從一個老樵夫那裏買回來的。

她認爲這輛木頭車最少値十兩，所以沒有考慮到自己是不是用得着，就買了回來。

她打算再賣給別人，乾賺五兩。

但半年時光過去了，休說十兩，就連五兩銀子肯賣，也是無人問津。

當然，若賤價而沽，賣它二兩三兩，總會有人貪便宜買下的！

但郭二婆子寧可讓這輛木頭車霉爛掉

，也絕不肯幹虧本生意。

此刻忽然有人願出二十兩租用這輛木頭車，她豈有不租之理？

誰也想不到，一種令人無法想像的慘事，竟會出現在這輛殘舊的木頭車上！

一車血淋淋的人腿

（一）

向郭二婆子租這輛木頭車的，是個陌生人。郭二婆子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人，但却一上來就覺得這人很和氣、很可愛。

其實眞正可愛的並不是這個人，而是這人袋裏白花花的銀子。

他大約四十五六歲年紀，穿一襲灰衣，相貌平凡。誰都不會去注意他，也沒有人理會他花了多少銀子去租一輛木頭車。

但等到他把木頭車推回來的時候，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車上竟然載着十條血淋淋的腿。

不是豬腿，不是羊腿，而是看來還是「新鮮」的人腿。

商旅中已有人在尖叫，有人昏厥，更有人嘔吐不止。就算沒尖叫、沒昏厥、也沒有嘔吐的人，都已給這輛充滿血腥的木頭車嚇得呆若木鷄。

郭二婆子也呆住了。

倘若她知道那灰衣人租用木頭車，竟是用來運載人腿的話，那麼就算再給她十倍的銀子，她也絕不肯把車子租出去。

她是個貪財的人。

貪財是毛病，但她還有另一個更大的毛病，就是迷信。

看見了這一車子的人腿，她終於也昏倒過去，她知道自己的霉運來了，而且這一輩子她都不會再有好運。

× × ×

一月後，某地某尼庵多了一個尼姑。

這尼姑就是郭二婆子。

（二）

雨越下越大。

木頭車上的人腿，本來血跡斑斑，但已漸漸被雨水冲得很乾淨。

乾淨得發白，乾淨得令人不忍卒睹。

沒有人敢看。

雖然雨已很大，但那些在茶館裏避雨的茶客，已紛紛四竄開去。

他們都是善良的百姓。

他們本來怕被雨淋，但現在即使外面下的是狗糞，他們也不敢再逗留在這間茶館裏。

狗糞雖然又臭又討厭，但却還遠不如人血那麼令人感到可怕。

× × ×

尖叫的人跑了，昏厥的人被同伴抬走了，嘔吐的人就算要嘔血、嘔出胆汁，也都急急離開這裏再嘔。

只有三個人還是那副樣子。

他們仍然坐在椅子上，喝茶，望望天色，偶然也向那輛木頭車上一瞧，但却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

他們並不是呆住，更不像是吃驚，倒像是覺得平平無奇，似乎那灰衣人推着的木頭車，車上載着的只是些豬腿、羊腿一樣。

車上的當然不是豬腿、羊腿，而是人腿。

除了視力極有問題的人之外，誰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們當然也看得很清楚了，但他們却連一點特別的反應也沒有。

不！

其實該倒轉來說，他們沒有半點特別的反應，其實就是很特別很特別的反應。

事不尋常，人也不尋常。

仍然逗留在茶館裏若無其事的，就是那個屠戶，和那一對遠赴京師的夫婦。

（三）

車子已推到茶館裏。屠戶忽然走到車前，拿起一條人腿，看了又看。

灰衣人淡淡道：「這不是豬腿，你不會有興趣的。」

屠戶搖搖頭：「錯了，正因爲這不是豬腿，我才有興趣慢慢欣賞。」

灰衣人道：「這也不是漂亮女人的腿，就算你有點不正常，也不該拿着這條男人腿看得津津有味。」

屠戶這次却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這是一條男人的腿。」

灰衣人悠然道：「這車子所有的腿，都是男人的腿，而且都很粗糙，賤肉橫生，一點也不好看。」

屠戶一笑，道：「的確不好看，它太粗糙。」

那雙夫婦忽然齊聲冷笑。

那婦人首先冷笑着說：「別人的腿賤肉橫生，倒不知道他們的腿又怎樣？」

丈夫也冷冷的說：「他們的腿一定好看得很，否則怎會這樣批評別人的腿？」

婦人忽然嗔道：「當家的，我想看看他們的腿，你能不能叫他們給我看看？」

丈夫眉頭一皺，道：「就只怕他們不肯脫掉褲子。」

「去你的！」婦人啐了一口，「奴家又不要看別的東西，只是想看看他們的腿，幹嗎要他們脫褲子？」

「娘子罵的是，」丈夫訕訕一笑，道：「依妳之見，又該怎麼辦才對呢？」

婦人一嘆，良久才道：「他們都是大男人，要他們脫褲子是萬萬不能的，一來他們絕不肯脫，二來奴家也不敢看！」

說到這裏，居然面上一紅。

灰衣人和屠戶互望一眼，不由冷笑。

那丈夫驀地一拍桌子，道：「娘子之意，莫不是把他們的腿也砍下來？」

婦人橫了他一眼：「你不敢？」

丈夫雙肩一聳，苦笑着說：「娘子有命，莫說是砍他們的腿，就算要砍自己的腿，也是萬萬不敢不從的。」

婦人一笑，笑的很甜美，很滿意。

那丈夫一面說，一面解下了包袱。

包袱裏有金元寶、金葉子、兩套質料很單薄的衣裳。

除了這些事物之外，還有一把劍。

屠戶嘿嘿一笑：「兩位說是要上京師投靠富戚，却帶劍而行，莫不是存心去謀財害命？」

那丈夫搖搖頭，道：「謀財害命是一種很缺德的事，俺不幹。」

婦人道：「奴家現在不是叫你去謀財害命，只是叫你把他們的腿都砍下來，這是不算缺德的。」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由於留侯是一個鬼魂，具有呼風喚雨，招霧驅雪的魔力，是夜，留侯招來一塲暴風雨，使火龍寨佈下的燈陣幾乎熄滅殆盡，繼而又招來一塲大雪，使陣中的武士個個瑟縮一角，斲喪鬥志，幸大法師坐鎮木台，蕭十三逡巡陣內，激勵士氣，果然，留侯乘此機會，衝入燈陣，連殺兩武士，及蕭十三發覺，立即率衆圍捕，留侯因連夜呼風驅雪，眞元盡洩，自知不敵，乃突圍而逃，衆武士窮追不捨，追至一岔路口，已失敵踪，蕭十三乃分兵三路，偕同楊天、沈宇各奔前追去。途中，蕭十三發現一匹棄騎，即放訊號與楊、沈二人連繫……

蝙蝠迎風去　琵琶動殺機

一個武士應聲拔出了一支箭簇用花緞裹着的長箭，往火把一點，射進夜空！

那支箭「咻」的飛出數丈，在半空中爆炸開來，七色繽紛，數里可見。

不過片刻，那團七色繽紛的烟花先後在半空中炸開，蕭十三看在眼內，道：「他們都並無發現，再發信號，搜！」一支白色的烟花火箭旋即射進了夜空中。

蕭十三一聲暴喝，率領十二騎，衝進路左邊樹林內。

右邊是斷崖壁立如削，留侯若是躲在斷崖下，他們亦無計可施，所以蕭十三完全放棄。而他亦不認爲留侯這時候仍然有本領經由斷崖逃去。

與之同時，沈宇楊天亦開始率領武士衝進樹林內，他們都是一字排開，一手執火把，一手執長刀，彼此之間，保持半丈距離。火把照亮了黑暗的樹林，這個樹林雖然並不大，要將一個人搜出來，却也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蕭十三也知道不容易，但只要還有一綫希望，他也絕不會放棄。

況且黎明已接近，天色大亮之後，留侯的魔力必然不能持續，搜查的行動也必然更順利。

蕭十三甚至有意思，必要時將樹林燒爲灰燼。

× × ×

樹林中並不是死寂一片，風吹樹梢，枝葉「簌簌」作响，積雪片片散落，還有其他種種很奇怪的聲音！

有些像是蟲鳴，有些像是梟叫，更有些竟像是人或獸臨死之前的呻吟！

那些武士雖然都有些心寒，却沒有一個因此而退却，他們對蕭十三的忠心、的服從，絕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想像。

他們一面前行，一面小心周圍，每一個都保持高度的警惕！

一路他們策騎飛馳，以常理推斷，應該早已搶在前頭。

可惜這一次他們追的雖然不是留侯，却也不是尋常人，蝙蝠雙袖展開，輕功放盡，亦不下於奔馬。

他幾乎給追上的了，可是就在那時候，蕭十三放出了信號！

看見信號，沈宇那邊停下，楊天這邊也停下，這本來是蝙蝠前奔的好機會，可是蝙蝠也不能不停下來。

馬蹄雷鳴，他移動時發出的衣袂聲，帶動的枝葉聲，都被蓋過，所以楊天他們才沒有察覺，若是他現在再移動，楊天他們一定會覺察。

到楊天率領武士進入樹林，蝙蝠更就不敢移動了。

他就像一頭蝙蝠也似，倒吊在高高的一株樹梢之下，距離楊天却竟是一丈也不到。

但距離楊天頭頂，則差不多有四丈。

楊天並沒有發覺，他雖然仰首上望，但火光照不到那麼高，而枝葉在火光掩影中斑斑駁駁，對於視綫亦不無影响。

一丈距離，迅速接近！

蝙蝠瞪着一雙眼，瞪着楊天在樹下走過，並沒有作聲！

又一陣急風，枝葉「簌簌」聲响中，幾片積雪被吹墮，一片正落在楊天額上。

一陣森寒，積雪化作冷水流下來，楊天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也不再抬首望上去！

那剎那，他突然有一種感覺，一種給人盯着的感覺，可是，他仍然沒有看見蝙蝠。

——奇怪？

楊天心念一動，腰帶上一抹，一柄飛刀飛出，往上射去！

刀光一閃，一陣積雪「簌簌」飛墮，衣袂聲响中，蝙蝠一頭怪鳥也似凌空撲下來！

那柄飛刀正咬在他白森森的牙齒中。

楊天目光及處，脫口一聲：「留侯！」緬刀出鞘，疾刺向前。

蝙蝠刀光中一個翻滾，牙齒一張，飛刀「嗤」的疾射向楊天胸膛！

楊天輕叱一聲，緬刀一翻，護住胸膛也正擋着那柄飛刀！

那柄飛刀「叮」的彈開，飛墮！

蝙蝠同時在楊天頭上翻過，雙手一探，抓向楊天的脖子，楊天也不慢，身子一偏，脫出馬鞍，凌空猛一個倒豎蜻蜓，左手一按，正按在地上，方待一滾而起，順勢一刀削出，蝙蝠已落在他身前一丈之處，也是頭下脚上，雙手按地。

兩人都是倒豎着身子，四目交投，彼此都看得很清楚！

蝙蝠突然叫起來：「是你！」

「是你！」楊天亦叫了起來。

蝙蝠雖然是一身留侯的裝束，但相貌完全兩樣，那種白痴一樣的神態、目光，楊天更就是忘不了！

「我記得的，你叫做楊天！」蝙蝠隨

即發出一陣怪笑，雙手支地，又移前了兩尺。

楊天竟然忘記了翻轉身子，呆望着蝙蝠。「你怎會穿上了留侯的衣服？」

這句話出口，他已經知道答案，知道是什麼回事！

蝙蝠一聽「留侯」二字，眼瞳中露出了恐懼。「不說這些，說別的？」

楊天怔在那裏，那些武士這時候，已經紛紛趕上前來，看見兩人這樣，齊皆怔住。

蝙蝠笑接道：「你眞的住在火龍寨，你沒有騙我。」

楊天苦笑，道：「我們是朋友。」

「朋友——」蝙蝠怪笑。「不錯，我們是朋友，好朋友。」

楊天道：「我們既是好朋友，當然要互相幫助，是不是？」

「當然——」蝙蝠呆應。

楊天接問道：「那你是否可以告訴我，留侯日間是住在那兒？」

蝙蝠又是一句：「不說這些。」

楊天道：「留侯不是人，你還是回大法師身旁……」

語聲未已，蝙蝠突然一聲怪叫，伸手扼向楊天的脖子，楊天冷不提防，緬刀方待橫截，脖子已然給蝙蝠那雙手握了一個結實。

楊天頭下脚上，倒豎蜻蜓，本來就已經不大舒服，脖子給蝙蝠用力一捏，頓時一陣頭昏目眩，一身氣力竟然完全用不出來！

那些武士無不大吃一驚，要撲前搶救，却又投鼠忌器。

他們都看出楊天還沒有生命危險，但他們若是撲前去，因此觸怒了蝙蝠，那就難說了。

蝙蝠接喝道：「再說這些，我就殺了你！」

說着他緩緩將手鬆開，頭往地面一頓，雙手又再支撐在地上。

楊天吁了一口氣，苦笑道：「那你要我說什麼？」

蝙蝠一皺眉，兩隻耳朵突然動了動，道：「那個大鬍子來了，不說了。」

語聲一落，雙手一撐，身形箭也似倒射上半空，撞在一條樹木橫枝之上！

他也就貼着那條樹木橫枝一個風車大轉，再一射，消失在枝葉叢中。

楊天同時一個翻身拔起來，一拔兩丈，伸手往一條橫枝上一拍，再往上拔起三丈，落在那株樹的樹梢上。

放目望去，只見蝙蝠雙袖展開，在樹梢上迅速的起落，一隻大蝙蝠也似，眨眼消失在白雪紛飛之中。

楊天正考慮追前，不遠處枝葉散開，蕭十三冒了出來，一陣風也似掠至，急不及待問：「留侯那個方向去了？」

楊天搖頭。「那不是留侯，是蝙蝠，却穿上了留侯的衣衫！」

蕭十三立即明白是什麼回事，一聲冷笑：「好狡猾的東西！」

楊天尚未接上話，蕭十三又道：「那東西不用說仍然留在八陣圖中，用到這般手段，不待言與常人無異，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將之除掉！」

楊天道：「那個蝙蝠……」

「滅了留侯，蝙蝠還能够兇到那裏去？」蕭十三接一聲：「快來！」

聲落人落，楊天無奈亦掠下來。

一支紅色的烟花火箭旋即在半空中炸開，蹄聲接起，蕭十三一夥急往火龍寨馳回。

× × ×

那朵紅色的烟花才在夜空中爆開，八陣圖中留侯藏身那幢屋子的門窗亦片片碎裂，飛舞起來。

陽光一閃，留侯在碎裂的門板中離地飛出來，飛舞半空，混身上下，又再碧光暴盛！

飛過一片片的屋脊，留侯凌空落下，面向燈陣那邊，發出了一聲狠叫也似的笑聲！

他也就面向燈陣，倒退開去，其勢如離弦箭矢，眨眼間已有如螢火一點，消失夜空中。

留在燈陣內的武士都聽得清楚，狠嗥聲中，一齊發出一聲驚呼。

大法師當然是最清楚的一個，面色雖然沒有變，花白的雙眉早已緊鎖。

在那朵紅色的烟花在夜空炸開之際，他花白的雙眉便已經皺起來的了！

佛珠在他的手中無聲的轉動，一聲佛號在他的口中吐出來，突然飄散！

× × ×

芍藥散亂的秀髮已然束回原狀，面上帶着一分笑容，兩分嫵媚，七分嬌慵，仍然埋首在芭蕉懷中。

芭蕉的衣衫頭髮亦已整理妥當，雙手輕捉着芍藥雙肩，一臉的疑惑。

疑惑的是自己竟然會做出這種事情。

他的一雙眼睜得很大，只要留心看，不難發現其中的恐懼。

——這件事若是給師父知道……

一想到大法師，芭蕉那種恐懼的感覺就更强烈，芍藥却彷彿完全沒有考慮到這方面，看看窗外天色，道：「我們該出去了。」

芭蕉點頭。「師妹……」

芍藥忽然翹起脚尖，在芭蕉的耳朵輕咬了一下。「你打算以後怎樣待我？」

「以後……」芭蕉茫然。「我……」

芍藥笑着截道：「我要你以後聽我的話。」

芭蕉只有點頭，芍藥又一笑，抬手一掠那把秀髮，在這把秀髮掩蓋之下，留侯那兩個齒痕仍然在，赤紅兩點，燈光輝映中，散發着妖異的光芒。

芭蕉沒有留意這兩個齒痕，在色慾之下，他已經完全迷失。

他們偎倚着來到門前才分開，肯定了門外沒有人，芭蕉才將門打開來，左右再一看，小偷也似溜出去。

堂上仍然靜悄悄一片，出到了這裏，芍藥又已是一種神態，就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也似。

堂外風寒凜冽，雪却已停下來。

× × ×

紅葉亦再次醒轉，幽然坐起了身子。

楚輕侯立即覺察，既喜悅又是担心，他也是担心紅葉又變成方才那樣，担心自己能否再抗拒那種誘惑。

可是到他看清楚紅葉，却不禁由心寒出來，紅葉的外表不錯沒有什麼變化，可是與他的目光接觸，楚輕侯却感覺到一種難以言喻的陌生。

在紅葉的目光中，沒有任何的感情，什麼也沒有，她在看着楚輕侯，亦像是在看着一個陌生人也似。

然後她笑了起來，笑得仍然那麼美，那有如白痴一樣。

——白痴？

楚輕侯亦有這種感覺，那刹那，一股寒意突然尖針也似直扎入他的心深處。

「紅葉——」他脫口叫出來。

紅葉彷彿沒有聽到，只是看着楚輕侯笑，楚輕侯不由自主衝前，雙手抓住紅葉的肩膀，搖了搖。「紅葉，你怎麼了？」

紅葉沒有回答，只是笑，楚輕侯惶然搖撼着，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襲上心頭。

「紅葉——」他叫着將紅葉摟進懷中，摟得很緊，紅葉沒有掙扎，小鳥依人，也竟就在楚輕侯懷中又沉沉睡去。

楚輕侯沒有動，泥塑木彫一樣。

窗外這時候亦已逐漸發白。

× × ×

天色愈亮，燈光便愈淡，長夜已盡，風寒仍然凜冽。

大法師那串沸珠已經停止了數動，披在他身上的積雪亦化作冰水流下，一身衣衫盡濕。

蕭十三經已回到大法師的身旁，看着天色發亮，一聲不發。

楊天沈宇仍然在馬上，那些武士亦隨時候命出發。

沒有人作聲，天地間一片靜寂。

天色更亮，大法師終於開口，却是一聲：「天亮了。」

蕭十三「嗯」的應了一聲，接問：「我們該怎樣？」

大法師道：「他們都支持得來？」

蕭十三道：「你放心，當年他們曾經隨我殺敵千里，三日三夜不睡。」

大法師道：「那麼叫他們遍搜這附近百里，有懷疑的地方，不妨挖開，能够找到留侯最好，找到蝙蝠，也有用處。」

蕭十三目光一落，一揮手，楊天沈宇兩騎左右奔出，大法師的話，他們都聽得清楚。

馬蹄聲又雷鳴，積雪紛飛。

大法師目光一遠。「七尺白骨，所需只不過方尺之地，雖然百里，要將這百里土地翻轉，一天之內，却是絕沒有可能的事。」

蕭十三道：「而過了這一天，留侯是必知所防範，魔力又大增，要將他找出來就更困難了。」

「正是如此。」

「你的意思，其實是要找蝙蝠？」

「不錯！」大法師仰首向天。「蝙蝠已成爲留侯的奴隸，若是本身有危險，必會找留侯保護。」

蕭十三沉吟道：「這正如月奴面臨毀滅的情形一樣。」

大法師道：「留侯即使不說，蝙蝠也能够找到去，這就像有一條無形的魔綫將他們連在一起。」

「也所以留侯才能够控制蝙蝠。」

大法師苦澀的一笑。「希望我的猜測沒有錯誤。」

蕭十三道：「也希望留侯還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大法師說道：「在目前他還能够支配，而又對他眞正有帮助的相信只得蝙蝠一個，萬不得已，否則他是不會將蝙蝠殺掉的。」

蕭十三點頭。「他的確需要一個忠心的僕人，這也許就是他惟一的弱點。」

大法師歎息。「那條魔綫也只有他才能够斷去。」

蕭十三看看大法師。「將蝙蝠養下來，你其實有什麼目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

蕭十三又問：「蝙蝠若是被留侯加以教導，你以爲會有什麼結果？」

大法師道：「不出一年，能够將他制住的人，相信已沒有幾個。」

「琵琶，你這是養虎爲患。」蕭十三搖搖頭。

大法師喃喃道：「窮鳥入懷，不忍獻殺。」一頓轉問：「有天在路旁看見一個棄嬰，你又會如何處置？」

「我會養下來。」蕭十三苦笑。「火龍寨中也不少這種棄嬰。」

大法師道：「又有誰敢說他們之中，不會有一個將成爲人間毒龍？」

蕭十三苦笑道：「可是我們却不能見死不救，大丈夫有時亦難免婦人之仁，這所以除惡無盡，野草春風，大刦之後邪惡之徒還是會出現。」

重重的一頓，蕭十三又問大法師：「到現在你該同意我上天無眼這句話了。」

大法師一聲佛號。

蕭十三笑笑接道：「善惡並存，本來就是一個笑話，我們也不必爭論，還是去看看紅葉。」

大法師無言頷首，面上又露出一絲苦笑。一直以來，只有他向蕭十三遊說，蕭十三盡管未爲所動，也只是靜聽，現在却變了蕭十三向他遊說，而他竟然一再啞口無言。

事實他的確也不能够判斷蕭十三所說的到底有沒有道理。

而事實他也有一種感覺，天意難測，很多事情的確就像是開玩笑一樣。

蝙蝠，玉硯的出生，他的收養蝙蝠，玉硯，以至玉硯的死亡，蝙蝠的反叛，連他也覺得有些可笑。

只是他沒有笑出來。

芭蕉芍藥又將會怎樣？一想到這兩個徒弟，大法師不由又是一陣惶惑。

× × ×

鳳鳳翩翩等仍然守衞在小樓外，看見蕭十三大法師走來，才迎上前去。

她們的臉龐都已經凍得發白，但精神抖擻，並無倦態。

「辛苦你們了。」蕭十三不覺說出這句話。

鳳鳳翩翩惶然道：「應該的。」

「沒有事發生？」蕭十三接問。

「一切都很平靜。」鳳鳳翩翩這也是實話，她們的確沒有發現什麼不妥。

× × ×

芭蕉芍藥看來也並無不妥，蕭十三也

沒有任何發現，大法師好像也沒有，只是細看了二人一眼，往樓上走去，在背向他們那刹那，他花白的雙眉輕輕一蹙，却隨又開展。

這是否表示他已經看出了什麼？

上到了小樓上層，蕭十三回過頭來，忽然道：「琵琶，你好像有些心事？」

「是麼？」大法師怔了怔。

蕭十三接道：「我是聽你的脚步聲巳有些不一。」

大法師淡然一笑，反問：「你是否也有所覺？」

蕭十三道：「芍藥倒沒有什麼，芭蕉却對你似乎有些兒恐懼。」

大法師又是一笑，不語，蕭十三接問：「他一直對你都是畏懼得很。」

大法師反問：「以你看，我是否一個那麼可怕的人？」

蕭十三搖頭，沉吟道：「那現在他到底畏懼你什麼？」

大法師笑笑道：「也許他背着我做了什麼壞事。」

蕭十三霍地盯着大法師，大法師接道：「但我可以肯定，他不會變得蝙蝠那麼壞。」

「所以你仍能笑得出來。」

大法師淡淡的說道：「你看得出我在笑？」

這句話蕭十三又不懂了，大法師接道：「一個人還能够笑總是一件好事。」

「不錯——」蕭十三疑惑的看着大法師。

大法師歎息接道：「蝙蝠，玉硯，芭蕉，芍藥，我在他們身上下的心血絕不在輕侯之下。」

「我看得出。」蕭十三輕捋鬍子。「芭蕉的畏懼也許只因爲他的胆小。」

「也許——」大法師喃喃地道：「芭蕉性格善良，他若是變壞相信亦是受留侯的影响。」

蕭十三說道：「留侯已被困在燈陣之外。」

大法師脚步一頓，往欄杆上抹下了一層積雪。「這裏也有雪。」

蕭十三一怔。「雪若是留侯驅來，沒有給阻在燈陣之外，留侯的魔力是必也能够進入燈陣之內了。」

大法師又一聲：「也許——」

蕭十三沉聲道：「那紅葉豈非也會受影响？」

大法師嘴唇蠕動，沒有發出聲音，蕭十三却彷彿又聽到也許二字，脚步不由一快，搶在大法師之前。

門即時大開，楚輕侯現身。「師父，前輩——」

蕭十三目光落在楚輕侯面上，看見楚輕侯神態並沒有什麼，才鬆過口氣，但仍然忍不住問：「輕侯，紅葉怎樣了？」

楚輕侯搖頭。「沒什麼……」欲言又止。

蕭十三看了楚輕侯一眼，奪門而入，奔到床前，只見紅葉臥在床上，呼吸均勻，神態寧靜，才鬆過一口氣。

大法師緩步走了進來，楚輕侯亦步亦趨，沒有再開口！

蕭十三目光回到楚輕侯面上。「看來的確沒有什麼，但，你却是隱藏着什麼在心裏。」

大法師接道：「輕侯，這不是隱瞞的時候，紅葉有什麼不妥，你若是說出來，我們也許能够及早設法補救，不說的話，到事發再設法，只怕未必能來得及。」

蕭十三又一句：「可不是嘛。」

楚輕侯點頭，道：「在雪下的時候，紅葉曾醒來，她……」

話說到一半，楚輕侯又有些結結巴巴，蕭十三沒有催促，經過連番的異變，他急激的性格亦有些改易。

大法師亦只是看着楚輕侯，沒有說什麼，花白的雙眉，不覺蹙起來。

楚輕侯終於說出了紅葉的情形，蕭十三只是聽，濃眉亦逐漸皺上。

大法師也沒有插口，到楚輕侯將話說完，雙眉深鎖，在一旁坐下，整個人陷入沉思中。

楚輕侯看見大法師這樣，不由奇怪起來，蕭十三亦看出大法師有異，終於開口問：「琵琶，是不是紅葉會有危險。」

大法師搖頭。「留侯曾經咬了她一口，邪惡亦因此而注入她體內，變成那樣，亦意料中事。」

蕭十三嘟喃道：「留在這裏的幸好是輕侯，又能够及時將他邪念壓制下去。」

大法師道：「只要我們消滅了留侯，紅葉相信便會清醒過來。」

蕭十三奇怪的道：「你担心的並不是紅葉。」

大法師道：「每一個人都有錯，我也是一個人。」

「師父——」楚輕侯突有所悟，怔住在那裏。

蕭十三亦省起來。「琵琶，你是說芭蕉芍藥？」

大法師道：「我不該將他們安排在一起的。」一頓一歎。「也許我祇是過慮，事實並非如此。」

蕭十三嘟喃道：「其實，就算眞的如此，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大法師淡然一笑。

蕭十三援問道：「要不要找他們問清楚？」

大法師搖頭。「不必，這只有將事情弄得更糟，既然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何必多管？」

楚輕侯沉吟着問：「師父，這對於咱們，到底有沒有影响？」

大法師深注楚輕侯。「也許。」

楚輕侯道：「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大法師道：「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蕭十三急問：「是什麼辦法？」

「立即下去將他們二人殺掉。」大法師的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

蕭十三一怔，楚輕侯有些懷疑的道：「師父狠得起這個心。」

大法師反問：「你呢？」

楚輕侯無言搖頭，大法師接道：「我若是要這樣做，是必要你做劊子手，你既然狠不起這個心，他就罷了。」

楚輕侯怔在那裏，蕭十三奇怪的看着他們，苦笑道：「你們到底是在打什麼主意？」

大法師道：「我佛慈悲。」

蕭十三揮手道：「說到底，你們還是狠不了，那便得想個辦法，以防不測。」

大法師笑笑。「要做的我們都已經做了，沒有做的，現在要做，爲時巳晚。」

蕭十三想想。「要不要我去派幾個人看穩他們？」

大法師搖頭道：「不必。」

蕭十三道：「你是怕給他們發覺，有生命危險？」

大法師道：「他們都不是那麼兇毒的人，也不要將他們迫得太急。」

蕭十三皺眉道：「琵琶——」

大法師一聲佛號。「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蕭十三搖頭道：「廢話！」

楚輕侯接道：「師父是要盡最後一分力，希望能够將他們渡化。」

蕭十三悶哼一聲。「可惜我想不到第二個辦法，心也一樣不够狠。」

大法師道：「這實在可惜得很，」目光一閃，一面說一面走前去，俯下半身，細看了紅葉一遍，嘟喃道：「這麼好的一個女孩子，有誰忍心傷害她？」

蕭十三道：「不是有什麼不妥吧？」

大法師搖頭。「只是不能再讓她再受刺激了。」目光轉向窗外。「今夜我們若是又得面對留侯，要將她縛起來的了。」

蕭十三道：「你是担心輕侯不能够自制？」

大法師道：「我只是担心她瘋狂起來，衝出這兒，傷害別人。」

蕭十三懷疑道：「怎會這樣？」

大法師道：「只要你仔細看清楚，不難發現紅葉眉心多了什麼？」

蕭十三楚輕侯一齊留意望去。

紅葉的眉心淡淡的多了一道紅綫，直透髮際。

「一條紅綫，這之前沒有的，」蕭十三急問：「到底是什麼？」

大法師道：「這就是你們時常聽到的所謂殺機，一給牽動，不可收拾。」

蕭十三道：「紅葉怎會動殺機的。」

大法師道：「每一個人都會動殺機，七情六慾，與生俱來，紅葉豈會例外，只是因爲留侯影响，埋藏在心深處的一點劣性亦現出來，而且被激發增大。」

「那紅葉也不會胡亂殺人。」

「若是她巳經迷失理智，所有人在她看來都是一樣，都是該死。」

蕭十三苦笑，楚輕侯忍不住又問：「今天我們仍然找不到留侯藏身所在，到了晚上留侯會怎樣？」

大法師道：「他當然會再到來，七星燈陣對他也許巳經一些作用也都沒有，那將會是一場艱苦的惡鬥，希望就能够同歸於盡。」

蕭十三聳然動容。「這大概應該可以的吧？」

大法師苦澀巳極的一笑，楚輕侯接問：「若是七星燈陣眞的能够再將他截下來呢？」

蕭十三接道：「我記得你也說過沒有問題的。」

大法師道：「縱然如此，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經過一天的開掘，留侯絕不會毫無所覺，那麼今夜必定不會像昨夜那樣狼狽，就是不能够衝破燈陣，一退在千里之外，我們更難將他找出來的了。」

「這是說，今天其實就巳經決定我們的生死存亡。」蕭十三搖頭。「也好，早一些了斷省得麻煩，」一頓接向大法師道。「琵琶，你還有什麼壓箱子的本領，現在得拿出來了。」

大法師淡然一笑，說道：「箱子早巳經空了。」

蕭十三亦笑了起來。「你的本領並沒有你說的佛理那麼多。」

大法師笑道：「爲什麼我們還不去好好的休息，貯備足够的精力應付今夜？」

蕭十三看看楚輕侯。「你也應該休息了。」

大法師却道：「讓他留在這裏，紅葉一會也許會再醒來，沒有比他更適合留在紅葉身旁的了。」

蕭十三道：「我這個做爹爹的……」

大法師道：「你必須充份的休息，也許派出來的人眞的能够找到留侯的藏身之所。」

「也許——」蕭十三無可奈何的吩咐楚輕侯。「小心紅葉。」

楚輕侯頷首，大法師接道：「光天化日之下，紅葉應該是不會怎樣的，若是醒來，你無妨與他到樓外走走。」

楚輕侯一再頷首，無言目送大法師與蕭十三離開，紅葉有如白痴的形像那刹那又在他的腦海裏浮現出來。

——希望她再醒來不再是白痴那樣。

這是楚輕侯由衷之言。

× × ×

雪積盈尺，風寒巳凜冽，到正午，仍然沒有陽光，天空是鉛灰色，彷彿隨時都壓到地上來。

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感覺，他們從未見過天色竟能變得這麼可怕。

非獨天色，整個天空令人看來都覺得可怕，那些雲全都像畫上去，形狀經久不變，也不動，又彷彿由石刻成，由鐵凝成，沉重得風吹不動。

沒有鳥飛，那些飛鳥彷彿都已經在一夜之間完全死亡。

天地間事實也是一片死亡的景像，彷彿末日巳經降臨。

搜索的隊伍未歸，留守的火龍寨武士大都巳倦極睡倒，當值的武士一個個木立不動，難得交談一句，給關在廐裏的馬匹亦是一聲不發。

整個火龍寨陷入一片死亡的靜寂中。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宮一刀和海無顏的一場打鬥中，宮一刀唯一一隻手臂被海無顏削斷了，海無顏向宮一刀說明，必到不樂島去一趟……不樂島總壇的大廳上，大小頭目聚集在此，會議正在進行，他們正爲海無顏他日的到來而作各方面的防備，散會後，剩下三位宮主及幾位管事繼續商議，他們均對郭百器的死，提出了疑問，並懷疑是無憂公主朱翠所爲，但風來儀却認爲朱翠無此能力，認爲不樂島上可能還暗藏着內奸，因爲這人對於島內所設的暗卡，似乎能夠來去自如……

不樂島佈陣　防備可疑人

風來儀到底認識朱翠不甚清楚！這件事關係全島安危至大，設若是朱翠眞的與那個海無顏是一路人，有所勾結，互爲表裏，那麼情勢可就不敢樂觀！自己即使對朱翠有偏愛惜憐之意，却也萬萬不能容她在島上與風作浪從事對本島的破壞工作！

這麼一想，她也就沒有吭聲！

倒是那位不樂島的特使吳明，搖頭表示異議道：「無憂公主一身武功固屬難得，以弟子所見，她還不足以與本島抗衡，再說如果她眞能如意進出島上的關卡陣式，就應該早已救出她母親幼弟……此刻她全家都在我們掌握之中，又何敢與我們爲敵？以弟子之見，怕是另有其人吧！」

風來儀聆聽之下，點點頭說道：「明兒這幾句話說得有理，我不相信會是這個丫頭，她還沒有這個功力！更沒有這個胆子！」

「白鶴」高立聽後陰森森的笑了笑道：「那麼，又會是誰？」

「守宮」晏七道：「這個人非但精於陣法，而且輕功身法甚是了得，說一句長他人志氣的話，我自信不是他的敵手！」

衆人心中不禁爲之一驚，蓋因爲這個晏七輕功之好，在島上是出了名的，如果單以輕功論，也只有「白鶴」高立與「妙仙子」風來儀略可勝他一籌，他竟然這麼說，也可以想見暗中那人身手之一般了。

「白鶴」高立啊了一聲，點點頭道：「好了，我知道了——」目光向着四週轉了一轉：「這件事任何人不要張揚出去，以免打草驚蛇！」

停了一停，他眼睛看向「守宮」晏七道：「我要你設計的新陣怎麼樣了？」

「島主放心！」晏七神秘的微微一笑，捋着他那一部山羊鬍子說道：「這件事我心裏已有了預定，這兩天正在察看地勢，等到選好了適當地點之後，再向二位島主回報，請示埋設！」

高立聽他這麼說，臉上總算現出了一絲笑容！

——這個人——「守宮」晏七，是他早年一個知交，自爲其吸收引來不樂島之後，表面上看來似乎屈就爲一個「管事」而已，但是知道內情的人，都明白這個晏七在不樂島上的特殊身份，實在較總管事劉公更爲重要，許多機密大事，高立甚至於不一定要同劉公商討，却一定要與這個晏七取得商量！

事實上「守宮」晏七也確實不負高立之器重，以其特殊之才能，將個不樂島上上下下佈置得有如銅牆鐵壁，稱得上十面埋伏，任何不識陣情之人，即使你是一等一的高手，一踏入陣內，令你不得進出！

晏七正因有此特殊能耐，才得在島上享受別人難望的特殊享受。

爲了鞏固這個島上進一步的安全起見，去年起晏七受命再佈置更盡迷幻懸疑的七堂大陣，用以掉換若干久年未更的舊有陣法！

這個「去舊佈新」的措施一旦完成之後，勢必對整個島上的防務，有了嶄新的改變，自是大爲堅强。

大家聽見晏七這麼說，無不信心大增，先時的愁雲慘霧，頓時烟消雲散！

在一陣熱烈的探討之後，大廳裏重新又恢復了短暫的安靜。

窗外已現出了沉沉的暮色。

和諧的浪花聲，一聲聲的撲向沙灘，傳向衆人耳鼓，幾隻海鷗翩翩的自窗前掠過！

忽然，高立似乎發現了什麼！

風來儀也有同樣的感覺。

吳明，晏七，劉公，也都下意識的有所覺察！

這只是一種極快的心理感應，但是由感應付諸於行動，却有了先後之分！

「唰，唰！」兩條人影，交叉着已經掠出了長窗。

「白鶴」高立在左，「妙仙子」風來儀在右，兩個人如同一雙剪翅燕子般，在風中交叉掠過，雙雙落定於廳外沙灘。

緊隨着二人身後，吳明，晏七，劉公以及李、婁、杜等數人，全數騰身而出。

這些人俱都當得上一流身手，各自施展開來，頓成奇觀——在漫天衣衫舞影裏，紛紛墜落各處，有如平沙雁落，身法之巧妙，却是各擅勝場，如果現場有人目睹，必將爲之眼花繚亂。

這些人雖然都稱得上江湖上罕見的一等一身手，然而自然比較起來便有先後强弱之分！

「白鶴」高立顯然較風來儀更要快上一皮。

是以，就在他身形方自射出的一剎間，却被他看見了一樁奇事。

一個黑不溜秋的物什——說他是人吧，可又不像，說他是獸吧，還眞沒見過——由於時間太快了，簡直看不清楚。

總之，就在高、風二人足尖先後踏向沙灘的這一剎間，那個「玩藝兒」已經一頭扎進海水，剎那間已消失無踪！

這本是奇快的一剎！

除了二位島主以外，所有的後來者所能看見的，便只是留在水面上的那一綫波紋而已！

那是一條顯著的「人」字形波紋！

精於水功的水管事「鬧海銀龍」李銀川，雖然最後一個現身沙灘，可也沒有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當衆表演機會！

只見他身子不及站穩，已自第二次騰身而起，在空中一個倒栽，成了頭下腳上之勢！

那眞是極其漂亮，嘆爲觀止的一剎！

水面上幾乎沒有傳出來一點聲音。

哧——「人」字形的水紋再次一現，已把李銀川的身子整個吞噬了。

在場各人包括兩位島主在內，如論及別樣功力，俱稱在李銀川之上，只是若論及水裏功夫，可就沒有一人能是其對手！

事情的演變，顯然是快到了極點！

由於是大家先後目睹的事實，幾乎無需解說什麼，俱都有所瞭解！

眼前這一剎，也就是「鬧海銀龍」李銀川縱身入水的一瞬，大家的眼睛只是靜靜的觀諸水面，沒有一個人出聲說話，眼看着那「人」字形的水紋，在李銀川身影消失之後良久，良久，才完全消失！

緊接着只聽得水面上嘩啦一响，另一個方向的水面上現出了李銀川的人頭。

不愧是「鬧海銀龍」，李銀川一經展開他傑出的水上身手，眞令人嘆爲觀止！

在一陣輕微打水聲中，李銀川的身正在海面上劃出了一道白綫，像是有幾百尺的距離，不過是交睫的當兒，已來到了眼前！

在衆人目睹之下，李銀川分出水面的雙手，輕輕的按了一下，整個身子「嘩啦」一聲，已經躍水而出，輕輕的落向沙灘！

李銀川就憑着這份傑出的水裏身手，才能在人才濟濟的不樂島上，身當一面重職！

劉公不容他稍作喘息，遂即上前一步釘問道：「可看見什麼了？」

「回總管的話！」李銀川喘息道：「太快了！」

「可看見什麼沒有？」風來儀關心的問道：「是個什麼東西？」

李銀川抱拳道：「回二島主的話，海底無光，海藻又多，卑職只看見了一個背影，不像是人！」

最後這一句話，才不約而同的讓大家鬆上了一口氣。

「我看也不大像——」說話的是高立，他皺了一下眉道：「那又會是甚麼？」

「這裏海獸特多！」劉公臉上堆滿了笑：「我看大概是晒太陽的海狗吧！」

這麼一說，大家確信有理！

這時，高立，風來儀，吳明，晏七已分別注意到沙灘上的若干處痕跡。

那是明顯的一處處的爬痕，却看不見脚的印子。

就連一向心細如髮的風來儀也不再多疑了。

「嗯——看起來確實是一隻海狗！」

高立道：「這隻海狗的身法也太快了！居然連我們這條龍都沒有追上！」

大家聽他這麼說，分明在揶揄有「鬧海銀龍」之稱的李銀川，不禁都笑了！

倒是李銀川一心想在衆人面前表現一番，想不到却反而留下了笑柄，偏偏這句揶揄的話出之大島主之口，連反唇相譏也是不能，一時把一張紫黑的臉龐臊成了豬肝顏色。

風來儀微微一笑道：「大島主是跟你說着玩的，你要是眞能追上海狗，那才奇怪呢！」

經此一鬧，會議也就不再繼續下去，好在所有當言之事俱已談妥，遂即就此散會！

× × ×

「守宮」晏七踏着輕快的步子，來到了他的住處。

那是座落在十面香光，無限芳菲花叢中的一座精舍。

爲了安撫這位奇人，不樂島對他的優寵實在是特別有加，除了可享受到極爲優厚的薪酧之外，這裏的一切享受，都幾乎可與三位島主等量齊觀。

除了這幢極爲精緻的宅院之外，晏七每年都有三次甚長的假期，可供他專船出海，到中原內陸去逍遙一番！

這個宅子裏，還有可供其施喚的僕役，廚房裏的大師傅更是全日侍候的隨時待命，爲他準備可口的菜餚！

晏七非但精於五行奇門遁甲，先天易

理的諸多奇術，對於「劍術」也有頗高的造詣！

飯後，他獨自在院子裏演習了一回劍法，覺得今夕有點心緒不寧！

大島主高立既是對他如此着重，倚爲泰山北斗，他也就不得不殫精竭慮，誓死以報！

燈下，紫檀木的書案上，陳列着他待將完成的陣法圖解，晏七呼來小婢，爲他添上了一杯香茗，容得小婢去後，他遂即埋首案上，開始運思起來。

——東面海灘上佈置一艘大石船，以收五行生尅，內裏埋伏三百殺手，習以涉水海戰之術，那就更妙了。

——西面海邊上多栽上一些樹，背陽處設石虎兩列，各爲「虎嘯木凋」，在奇門陣法上，這是一着殺手！

——另外如「河圖定方」「八卦論局」「洪範窮山」「四經拾土」「三合取勢」「四生陰陽」「雙山取納」……

這一路天機演算下來，晏先生的兩隻眼睛可就有些發花了！

輕輕拍着桌面，他不勝感嘆的道：「高立呀高立——你眞個慧眼識人，你固待我如上賓，我晏七亦算對得起你了……」

呷上一口香茗，這個帶有三分酸氣的晏七，喃喃自語道：「天機……天機……我晏七此一生，洩露的天機，也未免太多了……」

揉了一下雙眼，他緩緩的自位子上站起來，只覺得四週是出奇的黑，唯獨案上那一盞燈，迸射出刺目的强光。

忽然燈光乍閃，「波！」的炸出了一朶燈花，所謂「蕊上開花」，那是顯示着什麼喜事臨門，然而這一次的情形特別，深明格致的晏七，却爲此禁不住大吃了一驚，陡然間倒吸了一口冷氣！

燈光就在燈光一爆之後，倏地爲之熄滅！

晏七咀裏「噢！」一聲，隨即取出打火器，「拍」！地一聲打出了火光，第二次點燃了燈！

就在此燈滅燈亮的俄頃裏，一個人已經現身在他身後石案上！

晏七的感觸極爲敏銳。

「誰？」

一字出口，他閃身挪軀，足下向着側面跨出一步，却把左肩錯開了半尺。

就着這個斜度裏，他看見了那個人，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推出了右手。

這隻手掌的五根手指甲裏，藏着他獨門的「晏氏飛針」，每一枚都小若牛毛，體積雖小，却厲害萬分，一入血脈，順流而循，直竄心脈而亡！

一股强勁的掌風，直循着猛擊而出，却在風勢裏，間雜着極爲細小，簡直不易看出的五縷銀絲，直向着對方那個「人」面門上射去！

你其實可以不把他當成一個「人」，因爲就以「萬物之靈」的人類而論，眼前的這個人可就太醜了。

——最明顯的是，他雖然大模大樣的坐在石案上，但膝下却偏偏少了一雙脚！

這還不說，那顆頭顱足有巴斗般那麼大小，一頭亂髮，沒頭沒臉的遮了下來，却於亂髮之間，顯現出又圓又大的一雙眼睛。

當然這只是倉促一望之下給他的感覺，隨着一眼之下，那一掌五指飛針已夾着尖銳的破空之聲，向對方飛到！

晏七的這種緊急措施不謂不快了，偏偏這個大頭怪人的動作竟是出奇的快。

彷彿「觔斗人」那個模樣，只聽見「呼隆」！的一聲，晏七只覺得眼前人影子一轉，已自失去了對方的踪影，——敢情先前朝上坐着的那個人影子，忽然變得向下了。

「守宮」晏七可不是弱者，儘管他心裏爲之發毛，可是手下却絲毫也不留情，隨着他擰動的身子，疾若飄風般地已撲了過來。

第二次進招——夜叉探海！

抖手一掌，「哧！」——五根手指，形若一柄利叉，直向着桌面之下的這個大頭人影身上猛插了下去！

和先前一樣！「呼嚕！」一聲，人影翻處，原來在下面的影子，現在又變在上面了。

晏七那麼勁的一掌，竟然再一次的又落了空！

這一驚，直令晏七汗毛孔發炸，全身汗毛都爲之直豎了起來！

他平素擅施陰陽異術，今夜敢情是遇見了「鬼」！

接下來的是一陣子快速遞招！

也不知出了幾次手，發了多少招！

但只見晏七在此一輪快攻的勢子裏，不時的竄高縱矮，「呼！呼！呼！呼！」人影電閃——出手的範圍只不過是眼前這張枱面方寸之地，怪的是那個怪人却顯然只施展着上下兩個動作，不是翻上就是翻下。

雖然只是這麼簡單的兩個動作，却使得晏七的一輪快攻全數都落了空！

這一次晏七不再懷疑了。

——他確信自己眞的是看見了鬼，或是什麼山精海怪！

身勢擰處，嗖！地縱出了丈許左右，右手擺處，叭打！一聲，已把手裏的火摺子亮起！

一蓬火光隨之興起，室內再也不黑黯了。

熊熊火光裏，他清楚的看見了那個「鬼」！

一頭花白頭髮，亂草也似的倒垂下來，現出了灰慘慘的一張瘦臉，由於他現在的姿式是頭朝下，身上一襲灰白短衫反垂下來，遮住了下額的一方，在熊熊的火光影裏，更具陰森之勢！

晏七才看清，他整個的身勢，不過是借助於兩隻手掌之上的力道——那兩隻手掌，事實上就像是兩隻吸盤，緊緊的吸着石案的側面，由此爲支持全身的力點，整個身子便可任意上下翻動！

看清了是怎麼回事，晏七更不禁心旌搖蕩，若非數十年養氣之功，他簡直難以自恃！

「你是誰？」

這三個字，雖然聽來平和，事實上却凝集着內心無比的兢驚，話聲出口，整個身子再也由不住微微顫抖了起來。

那個「鬼」呼！一聲坐直了。

晏七再一次看清了對方那一雙少了雙足的腿！

手上的火摺子燒得劈劈拍拍亂响，黃色的火焰，使得這間石室內閃爍出幢幢光影！

現在晏七幾乎可以斷定對方是一個人了——一個自己畢生所僅見的奇醜之人！

這個人在晏七直直的逼視向他時，同樣的也回觀過去！

四道目光交接之下，晏七爲對方目光中那種深邃的寒意鎭攝住了！

「哼哼……」

這個人終於開口說話了，未說之前，先自由鼻子裏發出了一串冷哼！

「問得好——你是誰？」大頭老人眨動了一下雙眼，說道：「這句話正是我要問你的！」

對方既然開口說了話，晏七也就更放心對方是人不是怪了！

「好說……好說……朋友你少待！」

一面說，晏七身軀閃向前面，以手裏的火摺子，把案上的那盞燈光點着了，就勢收起了手上的火種！

雖然他在作這些，暗中却對對方保持着極度的警覺，害怕他在猝然間向自己發難！

對方所表現的比他想的更沉着得多！

「哼哼……你不說，我對你也清楚得很！」

這個大頭少足的怪人吶吶接下去道：「你姓晏，叫晏七，河間府人，幼從米明河先生習空門太乙之術，入黃河大南山房，又拜徐坤習五行陰陽乾坤佈陣之術……嘿嘿！在這一方面，你的成就確是了不起的！」

晏七猝然問爲之一呆！

——這些他本身過往的經歷，在江湖上鮮有人知，即使「白鶴」高立亦不見得知道得這麼清楚，眼前這個醜老頭又是何許人也，怎地把自己摸得如此清楚。

「不錯……」晏七强自鎭定着道：「你確是對我知悉甚清，你到底是誰？……你怎麼進來的？」

最後這一句話，無疑才是他所最關心的！

不樂島自入海口；一踏上陸地開始，即設有重重的陣式埋伏，越是深入，陣法越見精湛，尤其是一入內盤重地，即爲晏七精心所佈署之「放射八道」「青奇八象」所控制，更是動驚風雷，若非是熟悉陣法；更兼深知此道的高人，焉得能擅越雷池一步。

然而，眼前這個怪人却是進來了。

——他非但進入了內盤重地，更直諳到了晏七寢居之處，只此一端，已顯然「高不可測」了。

「你不是這個島上的人……」晏七細細的打量着他道：「你是那裏來的？」

大頭怪人搖幌了一下他的大頭，啞笑了一聲，口音裏透着奇怪的道：「你這話問得太奇怪了，如果我告訴你這個島本來就是我的，你信不信？」

「是……你的？」

晏七幾乎爲之驚楞了。

「不錯，」怪人冷森森的道：「這整個的不樂島，包括島上的一草一木，全都是我的！現在我只是舊地重遊，重新回到了我自己的地方……難道不可以。」

晏七心裏着實吃驚不小！這倒是他第一次聽說過的！「金烏門」前掌門人身故之後，不樂島順理成章的落在了當今三位島主的手裏，這是江湖武林中稍具知識的人共知的事實，怎麼又會突然間殺出了另一位主人來？

晏七一面打量着面前這個怪人，心裏着實狐疑，暗中却有所準備，以備時機猝臨時，再次向對方出手一搏！

大頭怪人又一次發出了啞笑：「晏七，我今天晚上來看你，倒沒有什麼惡意，說起來，我還應該向你致謝，因爲這個島虧了你精心設計才佈置得如此嚴密，我還要告訴你的是，現在這裏的一切都快要完了。所有爲惡的人，都將要會得到應有的下場……」

微微停頓了一下，他才又繼續說下去：「……但是你，雖然不脫助紂爲虐之嫌，到底爲惡不多，這是你應該切實反省，好好思忖的時候了！」

晏七嘿嘿一笑，拱了一下手說道：「足下好心，承情之至，還沒有請教貴姓大名？」

大頭怪人冷笑道：「我姓單，名字你也就別問了，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

晏七嘻嘻笑道：「方才你所說，不樂島行將不保，這話又從何說起？」

姓「單」的大頭怪人道：「詳細的情形，你也就不必多問了，我已爲你備好出海的舟棹，你這就去吧！」

「什麼？」晏七顯然一驚：「你要我走？」

「擺在你眼前的只有兩條路！」大頭怪人道：「你可以選擇其一！」

「那兩條路？」

「離開，或者是死！」

——一剎間，大頭怪人的臉上顯現出令人戰慄的寒意！再也不像方才那麼輕鬆了。

晏七冷笑道：「你是在威脅我？」

「也可以這麼說吧！」

「哼，」晏七道：「這裏島上，水陸皆有極嚴密的防守，你以爲我可以隨便進出麼？」

「你是不能！」大頭怪人道：「但我已經爲你安排好了，情形就另當別論！」

晏七臉上猝然興起一片怒容，可是他立刻就想到了對方的絕非好相與，情不自禁的便把上昇的情緒緩和了下來。

「我要是不隨你離開呢？」

「你只有死路一條！」大頭老人冷森森像是向空喝風那樣的笑了一下：「你得趕快決定了，時候已經不早了！」

晏七低頭思忖了一下，暗忖道：這人功力顯然絕高，可是我豈能眞的受他控制？哼，且慢，且讓我略施小術，先將這厮困在陣中，請出三位島主，再定發落！

大頭怪人道：「你可曾決定了？」

晏七道：「你說的也未免太輕鬆了，你要知道，我不會水！即使上了船，沒有島主出海的金牌，依然是死路一條，你當然知道，這裏的岸砲厲害。」

大頭老人一隻手插入懷內，摸出黃澄澄的一件物什，向着晏七幌了一幌道：「

這是什麼？」

借着眼前燈光，晏七看見了，正是本島最高權威；一向由「白鶴」高立親手所掌握的「雙魚金令」，此令共祇二枚，供奉於高立居住的「白鶴堂」之內——那白鶴堂高居孤峯，設有微妙陣勢，若非具有一流輕功更兼熟悉出入陣法之人才得登臨，且彼處戒備森嚴，爲不樂島禁地之一。

然而，這一切似乎皆無視於眼前這個怪人眼裏，眞正令人大生奇怪了。

情勢巳經逼近眉睫！

晏七要不聽從對方之言，立刻跟隨他走，就只有放手與他搏鬥，一爭死活了。

「很好！」他冷冷的笑着道：「晏某人生平這還是第一次被人脅迫——好吧，我跟你走就是！」

大頭怪人道：「你可以帶一些隨身衣物！」

晏七搖頭道：「不必，不過有一口心愛的隨身寶劍，却是要帶的！」

一面說，他隨即走向壁邊，自牆上摘下了一口綠鯊魚皮鞘的七星長劍！

這口「七星」長劍，正如所言，爲他心愛之物，不祇是劍的質地好，更兼以劍上七顆金星，配合着他奇特的手法一經施展開來，天花亂墜，可收迷魂落魄之效，殺人於無形之間！

晏七寶劍在手，頓時雄心大興！

「好吧！我們這就走吧——請你隨我來！」

石案上的大頭怪老人點頭道：「你先請吧！」

一面說只見他身子一縮，模樣兒就像是一條蛇也似的已縮了下來！只見他以下體貼地，整個上半個身子，眼鏡蛇也似的直立起來，這樣兒倒也昂然直視，可與人互於對答，却是怪得很！

晏七雙手持劍，點點頭道：「請！」隨即放步，向外踱出！

他快速的前進了幾步，穿過客廳，回身看時，聽淸對方怪人竟與自己一般地快，亦步亦趨的緊緊跟在自己身後！

晏七心中巳昇起了凌厲殺招，被這樣的一個廢人「綁架」而行，說得上是生平未有的奇恥大辱！

他一聲不哼的快速踏出廳外。

當空星皎雲淨，一派淸涼景像！

耳中聽見對方沙沙而行之聲，晏七不用回顧就可以猜出那個大頭老人跟在自己身後左側方！

有了這番見地，晏七故意把脚下放慢了。

忽然他快速的一個轉身，隨着他這個奇快的轉身勢子，掌上那一口七星長劍，發出了淸脆的一聲龍吟，巳自脫鞘而出！七顆金星，在夜月之下，閃爍出一溜星光！「唰！」地掃了出去！

——只聽劍風之聲，就知道這一劍走空了。

空中「嗖！」地竄起了一條人影，帶着一聲淸脆的啞笑之聲，這條影子低到幾幾乎巳經擦着了晏七的髮梢，霍地向空中拔起！猴子也似的攀向了松枝！

晏七一劍落空之下，心裏大吃一驚，這才知道對方這個貌不驚人的老殘廢，敢情懷有不可思議的絕世身手！

既巳出手，便不能中途止住！

晏七一聲低叱道：「老怪物！」身子「唰！」地掠起，掌中七星劍，作成一個月牙形的弧度，朝着對方大頭怪人落身之處，猛力直劈了下去！

黑夜裏，這彎彎七顆金星所形成的月牙弧度，長虹貫月似的飛上了樹梢。

這裏所要額外交待的是，晏七的奇特劍法。此人精於神奇異術，正因爲如此，他才有恃無恐胆敢向大頭怪人猝然發難！

劍勢一出，但只見空中的七顆金星，猝然間分成了七個方位，向着正中的大頭怪人身上猛力兌擠過來！

這一招叫「七星尅命」！

利用黑夜與眼前陣法的微妙所形成的奇妙幻術，看來似虛，其實却又虛中藏實，端的厲害之至！

晏七本人在劍勢一經展出，亦同時施展開他奇妙的陣法！

無奈他這個慣施奇功異術的奇人，今天却顯然是遇見了厲害的行家！

那一招厲害的「七星尅命」，在對方看來簡直無所反應的情況之下，竟然走了個空！

——眼看着閃亮分開的七朶金星，一經落下之後，遂即又串成一體！

凌厲的劍勢，削下了一天的松枝，夜月之下，紛紛墜落地面！

待到晏七落身站好，才發覺到樹上靜悄悄地，那裏有任何人影？

一驚之下，晏七只覺得全身發涼——敢情對方怪人非但武技精湛，自己望塵不及，即使玄功異術，亦高不可測！

就在此一刹，身邊上响起了一聲陰森森的冷笑。

晏七身形微錯，就勢轉身，却見對方怪人眼鏡蛇也似的就站在身後丈許開外！

「你可服氣了？」大頭怪人冷冷的道：「不服氣就再試試看！」

晏七冷叱一聲：「看劍！」

這一次他寶劍直劈而出！

七顆金星，連成一綫，直向着對方身上射來。

這一次晏七所施展的是「七殺射斗」，配合着他足下跨出的步法，七顆金星上下直貫，夾雜着一陣疾烈的破空之聲，確是凌厲之極！

蛇立在地上的大頭老人，身形絲毫也不曾移動，容得七顆星眼看着巳經接觸到他頭頂上的一刹間，忽見他雙手同時向外遞出，「拍！」地居中一夾，巳將對方一口七星長劍夾於兩掌之間！

原來這一式七星之中，只有居於「四」位的那一顆金星，才是主要的殺着，其它六顆星皆可於必要時變幻虛實！

大頭老人顯然精於此道，一出手即拿住了對方七殺劍訣中的主要關鍵，從而使得此一靈活的劍陣當場爲之格殺！

晏七一劍方出，即爲對方拿住了劍鋒，由於對方是個大行家，一出手即將他變化多端的七殺劍招封殺腹內，此時此刻乃使得他進退維谷，一籌莫展！

這口劍在大頭怪人雙掌夾持之間，敢情力道萬鈞，出奇的緊。晏七用力一掙，竟然絲毫不動——驀地，蛇立地面的大頭怪人身子一個倒旋，身後雙脚倒捲而起，

那失去雙足的一雙肉膝，直向着晏七雙肩上猛點下來！

晏七雖以空門奇術稱雄武林，一身武力却也不弱，生平交接過的武林高手多不勝數，可是觀諸眼前這個大頭怪老人所施展的奇異手法，却是前所未見的「玄」！

隨着大頭怪人這一式「反翦」，晏七只覺得大股氣機形若一個氣罩，驀地當頭罩落下來！

晏七當然識得厲害！眼前之勢巳萬難兼顧掌中這一口七星寶劍了！

鬆劍、擰身——

「唰！」快若旋風的轉出三丈開外！幾乎和他身形快若一致，晏七的身子方自由空中下落的同時，對方那個大頭老人却也不差他先後的同時自空中墜落了下來！

「哧！」一縷劍光平胸直穿而至——冷森森的劍氣先巳給人「透衣而入」的感覺！

晏七用五行遁術中的「偸七論九」身法，身子一個快閃，向左面閃出了七尺，同時施展「小六乘換影」身法，快速的搖出了三條人影！

——只是當他身子甫經站定的一刹，對方那口冷森的七星長劍霍然仍在眼前！隨着大頭老人一聲沙啞的冷笑，一縷劍氣透胸而至。

此一刻，即使晏七有通天之能也難以逃開！

「噗！」一聲，鋒利的劍刄，深深地扎進了晏七左面胸腔，痛得他全身一陣子打顫。

「啊！」晏七張口欲言，却是欲語無聲！

眼前那口原屬於自己「切金斷玉」的七星長劍，在對方手上顯然更能發揮它的長處，鋒利的劍身在對方內在功力之下，搖顫出一片耀眼奇光。

晏七這才想到自己中劍之處，敢情位當「心坎」要穴，乃是人身重要致命的死穴之一，心裏一陣發冷，暗忖此命休矣！念頭再轉，却又似乎覺出了不對！

目光觸處，那口七星長劍的劍鋒，連同劍尖，分明就在眼前，却由寶劍口端暴射出一道尺許寒光——晏七目觸之下，這才霍然明白過來，敢情自己所中，並非是眞的劍鋒，却是自對方劍尖之上暴射出來的劍氣而巳！

顯然，這個大頭老人是以發自劍身的一縷劍氣，貫入對方「心坎」穴道之內！自此而觀，眼前這個大頭老人之功力誠屬驚人了。

——分明對方巳然具有「練氣成罡」的玄妙功力，才得臻此，以晏七而論，雖然活了一大把子年歲，生平所見能够達到如此境界的人，除了「白鶴」高立與「妙仙子」風來儀二人之外，還不會有第三個人！而此二人如果拿來與眼前這個大頭老人來比較，却似乎尚有不及！

眼前情形眞個稱得上危險萬分！

大頭老人只需要略運功力，將貫穿進入晏七身上的劍氣轉化爲罡，或是順勢推進，晏七這條性命可就別想能保全住！

生死攸關的一刹，他焉能不爲之動心？再加以爲對方「定穴」手法鎭住，瞬息間那張臉變得雪也似的白，全身上下抖成了一片！

大頭老人目光炯炯的逼視着他：「看來你的名堂還眞不少，不給你一點厲害，你是不甘雌服。」

冷笑了一聲，才又繼續說下去道：「我原是一番好意，救助你脫離危城，以免到時候玉石俱焚，看來你爲人奸險，並非善類，既然如此，也就大可不必，只是却也不便留下你助紂爲虐……」

晏七聆聽至此，只嚇得全身慄慄而顫，喉結間格格作响，顯然有話要說，却又因身上穴道受制，開不得口，那番痛楚無奈可就不言可喻！

也就在此一刹間，隨着一聲斷喝之下，一蓬閃爍着銀光，密如牛毛的飛針，直向着大頭老人全身上下飛了過來。

緊接着這個人的一式「出林鳥」身法，「嗖！」一聲，極其快速的巳經縱身面前。

這人身法好快，不待足尖挨地，手上的一根鏈子鎗巳舞起了一團銀光，直向着大頭老人當頭直擊了下來！

大頭老人那口吐發劍氣的長劍，霍地向後一收，閃出了大片劍光！

只聽得「錚！」然脆響聲中，飛來的大蓬飛針，首先被撞回倒洒了一地！

緊接着這口劍，旋轉出一個奇妙的波度，七顆金星迤邐之下，耳聽得來人一聲低沉的痛呼，整個身子一連串的快速疾轉，撲通！栽倒在地！

——這一劍端的恰到致命處，鋒利的劍尖，僅僅只在來人喉結上留下了寸許長短的一道血槽！如此即足以送對方直上西天！

也就在眼前大頭老人回劍拒敵的同時，晏七抓住了可乘之機，身形突地向後一個倒穿，直襲上了簷頭！

然而，他的那個厲害對頭却是偏偏放不過他！

晏七一隻脚方自踏上簷頭，只覺得後頸生風，却爲後來居上的一隻怪手抓住了後領，遂即被猛力的給倒扯了下來！

這一扯力道極猛，晏七幾乎跌倒在地，身子連續幌了幾幌，還未站穩，眼前却已再次現出大頭老人那張猙獰可怕的臉。

緊接着對方手上七星長劍巳泛起一片刺目寒光，向自己當頭劈下，將下未下之間，爆出了一天劍花。

晏七只覺得全身各處一陣子發麻，脚下一軟，由不住倒了下來。

身邊响起了一片沙沙聲，大頭老人蛇也似的游到了眼前！

兩張臉近到幾乎對貼！然後他聽見了出自大頭老人咀裏的聲音：「你這一輩子完了，等着高老大養你的老吧！」

晏七咀裏雖不能說，心裏可是明白得很，再聽對方這麼一說，才明白過來，敢情一身功夫巳讓對方給廢了，這還不說，更厲害的是，對方顯然以一種極爲特殊的手法點了自己遍體穴道，乃致使得自己體不能動，口不能言，簡直成了一個十足的廢人！

想到這裏，晏七只覺得一陣遍體發涼，有如兜心挨了一拳，雙眼一翻，登時閉過了氣去。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靑雲・文
盧　　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查一溟自冰魂谷帶走嚴慕光，回到冷竹坪後，便將得自北嶽絕頂的石碑上抄錄下來的「蕩魔神音」練習法及「一元神劍」圖解，授與嚴慕光，要他把這兩項絕藝練成，發揚北嶽派聲威。於是便選擇血河幽谷作爲潛修之處。嚴慕光對於這兩項絕藝已苦練了相當時日，而且也有相當的造詣。這一天，查一溟又將在中條偶然獲得的「陰沉竹寶弓」及七根「射陽神箭」交與嚴慕光，並命他試射。嚴慕光搭箭拉弓，颯然一聲，果然中的。查一溟甚爲高興，但以嚴慕光對「金弓」、「神劍」雖有成就，而「玉笛」功夫尚未有成，引以爲憾……

翩翩佳公子　原是丫環身

生離死別

查一溟頻頻搖頭，嘆道：「我來不及再……」

話方出口，見嚴慕光聞言之下，神色已變，因不欲在這緊要關頭，令愛徒起疑傷心，遂趕緊改口笑道：「我沒有什麼高明笛招對你傳授，只想叫你再下苦功，把『蕩魔神音』，化入笛音，不用丹田發嘯，改從『玉笛』吹出，豈不更使『玉笛金弓神劍手』之號，完全名副其實了麼？」

嚴慕光道：「恩師這種設想，極爲高妙，光兒願下苦功，把『蕩魔神音』鍛鍊得能自『玉笛』之中，吹奏克敵！」

查一溟目閃精芒，凝注在嚴慕光的臉上說道：「光兒，這項功夫，我要對你限期完成！」

嚴慕光含笑問道：「恩師給光兒多少限期，是否直到『白龍堆大會』前夕？」

查一溟一搖頭，冷然答道：「那有那長限期？我限你在三日之內，便須有所成就！」

嚴慕光大出意外地，失驚問道：「恩師爲何對光兒限期這緊？『蕩魔神音』與一般可以隨意化成笛音的內家眞氣，大不相同……」

查一溟臉色更冰冷地，沉聲說道：「限你三日，決不稍寬，光兒快去用功，這是我對你的最後一項苛求，望你能全力以赴！」

嚴慕光聽出恩師語意有異，正欲再問，查一溟已走進石洞，順手掩上洞門，文自沉聲叫道：「光兒，你若能在三日中，把『蕩魔神音』，融會於『玉笛』音韻之內施爲，便來叩門，否則，就不必再見我了。」

嚴慕光見恩師神情冷峻，語意堅決，不禁驚得一身冷汗，滿腹疑雲，但却不能不立即澄心靜慮，撇開所有驚疑雜念，慧自定生，神與天會地，遵照查一溟的要求，試圖把所參「蕩魔神音」，融會在「玉笛」音韻之中施展！

查一溟藏在門際，見愛徒果然遵從自己所囑，立即凝神苦參，遂自臉上浮現出一片安慰笑容，打開一具皮囊，從囊中取出了三樣物件！

這三樣物件，是一枝成形雪參，一瓶藥汁，及一份外寫「不到『白龍堆大會』之後，不可開拆」字樣的密封書柬！

查一溟爲了期使嚴慕光專心武學，光揚門戶，確實費盡苦心！這三樣東西，件件具有莫大作用，並預先準備已久！

那枝「成形雪參」是找尋嚴慕光時，在「大雪山」絕頂所得，功能益壽延年，助長眞力！查一溟捨不得自己吃掉，特意留待嚴慕光神功練就，而自己垂死之前錦上添花地，親手餵給愛徒服用，則無論是對於嚴慕光「蕩魔神音」，「一元神劍」以上，及施展「陰沉竹寶弓」，「射陽神箭」等任何方面，均有極大裨益！

那瓶「藥汁」，則是除了配方之外，無法洗去的「特製易容漿」，查一溟準備於自己垂死之前，親手塗在愛徒臉上，倒看那些「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幽靈鬼女」陰素梅等，會不會還對這位面如藍靛，兼雜靑紫疱瘢的「玉笛金弓神劍手」，仍復垂靑愛戀？

免得愛徒再度困於兒女柔情，誤却英雄事業！

查一溟設想得極爲周密，他自知隔體傳功，精力早已枯歇，所餘藥物，僅足支持三日活命！但三日後，自己雖死，却萬不能使愛徒親見死時慘狀，或獲知噩耗？因嚴慕光天性極厚，倘知自己爲他如此犧牲？必然悲傷得淡盡雄心，甚至於痛不欲生地，殉師同盡！

故而到時必須先將嚴慕光設法騙走，然後再安安靜靜地，悄然死去。

密封書柬之內，便是詳細寫明一切因由，以及除去嚴慕光臉上奇醜顏色的獨門秘方，並告知愛徒，自己決非怪癖得不許他涉及兒女之情，只要令狐楚楚，或是陰素梅能在他變成醜怪不堪之後，仍能垂靑相愛，則此女顯係眞情，便可結爲夫婦，將其導入正途，爲光揚「北嶽」門戶，扶持正氣等英雄大業，共同努力！

查一溟因知嚴慕光先叩門求見之後，自己便將燈乾油盡，活不多時！故而極爲謹愼地，把這些重要安排，一再細加檢點，察明毫無錯誤，才天君泰然，在石地上含笑趺坐，靜靜等待那嚴慕光完成所命，師徒永訣的銷魂時刻！

一日一夜過去，洞內洞外，均告無甚動靜？

第二日的白晝，仍極安謐，但到了夜來，洞外却忽而雷霆震怒？忽而風雲變色，忽而山搖谷動地，不時響起各種奇異聲息！

這些奇異聲息，不僅使幾已魂遊墟墓之間的「冷竹先生」查一溟，有所驚慌，反使那張心力交疲的憔悴臉龐之上，更添了幾分安慰祥和笑意！

因爲他聽出這些奇異聲息，均是愛徒嚴慕光把苦心參研的「蕩魔神音」，化爲笛韻吹出！

前半夜全是些足使地動山搖的風雷狂吼！但後半夜却換成輕吹細奏，好似毫未挾有絲毫威力的平和笛韻！

查一溟聽在耳內，喜在心頭，知道愛徒資質之高，與悟性之好，委實可以稱爲罕世難逢的武林瑰寶！就這唇邊弄笛，一夜飛聲的所獲成就，已可抵得上尋常人物九伏三冬的十年苦學！

第三日曙色才開，嚴慕光便帶着滿面的神光，輕叩石洞洞門，含笑叫道：「恩師，光兒求見！」

查一溟微笑答道：「光兒儘管進來，我並未把洞門扣上！」

嚴慕光聞言，遂推開洞門，喜孜孜走進！

但進得洞來，才一抬頭注目，嚴慕光便把滿頭高興，化作了滿腹驚疑！

因爲僅僅兩日兩夜之隔，「冷竹先生」查一溟與先前業已判若兩人，那副憔悴形容，竟使嚴慕光看得忍不住心酸淚下！

他搶前幾步，垂淚顫聲問道：「恩師，你——你老人家——怎麼樣了？」

查一溟微笑說道：「光兒放心，我只是有點心神交疲，需要長期休息！」

嚴慕光悲懷難抑，竟哭出聲來地，淚如泉落，哭叫道：「恩師，你對光兒的天高地厚之恩，叫光兒受之痛心，如何報答得——？」

查一溟不等嚴慕光話完，便含笑說道：「光兒，你若想對我答報，還不容易？凡屬從事耕耘之人，只要能看到了他汗血培養的豐美收穫，便是最大滿足！」

嚴慕光懂得恩師語意，趕緊陪笑說道：「恩師，光兒不辱所命，業已能在笛韻之內，施展『蕩魔神音』！」

查一溟指着面前石地，微笑說道：「好，你試給我看，我要你吹奏一曲『長生引』，利用『蕩魔神音』擇物專注的無形威力，使這石地上，碎裂成寬三尺，長六尺，深四尺的一個石穴！」

嚴慕光那裏知道恩師此舉之意，是要自己爲他掘一墓穴？遂含笑領命，橫笛就口，立即凝神吹奏！

一曲「長生引」，被他吹奏得不僅抑揚頓挫，美妙無倫，並鋒芒不露，音節和諧，使人聽在耳內，根本無從發覺其中竟含有「蕩魔神音」所化，無堅不摧的無形罡炁。

查一溟所指定那片寬三尺，長六尺的石地之上，更是平靜如常，一無異狀！

嚴慕光一曲奏完，把玉笛懸在身邊，臉上微現得意神色地，向查一溟恭身笑道：「師傅，光兒業已如命施爲，請師傅察看察看這片寬三尺，長六尺，深四尺的石地，是否已成粉碎？」

查一溟這時血氣將枯，那裏還能提聚眞氣，淩空擊地，加以察看？只是微微一笑，點頭說道：「光兒，我相信你的成就，何必再加察看，來來，你不但如限完成我這樁心願，並且還提前了大半日光景，委實應該有以嘉獎！」

話完，取出那隻「成形雪參」，遞在嚴慕光手中，滿面慈祥地，微笑說道：「光兒，你趕快服食這隻『成形雪參』，就是我給你的嘉獎之物！」

嚴慕光自然認得這「成形雪參」，是足以延年益壽，大補眞元的罕世靈藥，不禁感激得泫然欲泣地，又把「成形雪參」，雙手捧還查一溟，並悲聲說道：「光兒

不敢再領如此厚賜，恩師爲了成全光兒，費盡苦心，憔悴得已非昔日風神，這『成形雪參』，功能補氣益血，還是請恩師自行服食，以資珍攝！」

查一溟把臉一沉，冷然說道：「光兒，你既讀聖賢書，應該知道『孝道順也』之意，故而你若不聽我的話兒，便是逆徒，我要把你逐出『北嶽』門戶！」

嚴慕光見恩師如此峻色厲聲，只得悚然低頭，含着感激無窮的兩眶熱淚，把那隻「成形雪參」一口一口地，吃下肚去！

查一溟見他吃完「雪參」，方自慰然招手笑道：「光兒過來！」

嚴慕光體會恩師的如山情義，「撲通」跪倒，膝行面前，爬到查一溟的身邊！

查一溟又取那瓶特製藥汁，伸手抬起嚴慕光那張淚痕模糊的俊臉，向他含笑道：「光兒，你猜猜這是一瓶什麼藥汁？」

嚴慕光淚落如珠，毫不思索地，悲聲泣道：「師傅恩如山海，定然又是費盡苦心尋來的可以對光兒加重成全之物！」

查一溟冷然笑道：「你猜得恰好相反，這瓶藥汁，不是我要成全你之物，而是要害你之物！」

嚴慕光聽得不禁一愕，睜大兩隻含淚俊目，向查一溟茫然凝視！

查一溟指着手中藥瓶，又復冷然道：「這瓶藥汁若是塗在臉上，能使你容光盡失，奇醜不堪，並極難恢復本來面目！」

嚴慕光聞言之下，驚愕神色反收，竟含淚微笑地，向查一溟點頭說道：「光兒懂得恩師深意，就請恩師下手，成全弟子吧！」

查一溟想不到愛徒竟如此柔順？絲毫不顧惜他那副英挺倜儻的俊美容貌！遂反而一陣心酸，語音微顫說道：「光兒，你……你眞懂我……我的意思？眞肯讓我……讓我下手？」

嚴慕光誠篤於中，恭敬於外地，微笑說道：「恩師倘若不忍下手，便由光兒自行用這藥汁塗面！」

查一溟長嘆一聲，鋼牙微咬地，點頭說道：「好，光兒，你有此英雄肝胆，眞不愧是我查一溟寄望光揚『北嶽』門戶的心愛傳人！你……你抬起臉來！」

嚴慕光夷然無懼，面帶安詳笑容地，把一張英俊面龐，緩緩抬起！

查一溟撕下一副衣襟，搓成長條，在瓶中蘸了些紫黑藥汁，便欲向嚴慕光的頰上塗去！

但那蘸藥布條，尚未塗及嚴慕光的面頰，查一溟的兩道含淚眼神，却已與嚴慕光那兩道湛然如水，不帶絲毫喜怒驚懼的眼相觸！

查一溟忽然控制不住情緒地，兩行珠淚，宛若泉流，趕緊咬牙厲聲叫道：「光兒，你閉上眼睛，否則我……我……我……下不去手！」

嚴慕光看了恩師一眼，仍然帶着滿臉祥和笑容，乖順異常地把雙目徐徐闔攏！

他這副安詳從容的已下决心神態，助長了正有些心腸發軟，雙手發抖的「冷竹先生」的下手勇氣，查一溟猛咬鋼牙，把手中蘸藥布條，往嚴慕光的左頰塗去！

藥汁剛剛沾頰，便聽得「滋」的一聲輕响，嚴慕光也覺得左頰之上一陣灼熱。

他那張英俊漂亮的臉龐之上，業已添了一條色素深入膚中的紫黑色疤痕！

查一溟緊咬鋼牙，接連揮動蘸藥布條，把嚴慕光左半邊臉頰，整個都塗成了紫黑之色，兼有藍靛焦黃的奇醜形狀。

嚴慕光一動未動，仍然雙目緊閉，滿臉含笑。

但如今他這副笑容，已與先前不同！竟因一邊臉已奇醜無比，一邊臉頰仍屬俊美依然，左右兩頰的美醜過度懸殊而把好好一副安詳笑容，也變得有些怪異意味。

查一溟看見嚴慕光這副安詳中帶着怪異，怪異中帶着凄凉的笑容，不禁心酸手顫地，失聲叫道：「光兒！」

嚴慕光微睁雙目，目中神光湛地然，含笑問道：「恩師，你……」

查一溟滿面淚痕地，接口顫聲問道：「光兒，我……我大概作……錯事了，你……你……你恨不恨我？」

嚴慕光搖了搖頭，向查一溟含笑道：「恩師不要難過，光兒知道恩師此舉，是因垂愛光兒太深，特意爲我求袪情魔，俾使一心向道，故而感激尚且不遑，那裏有怨恨恩師之理？」

嚴慕光越是這等柔順安詳，查一溟越是心酸難過。

他先看看嚴慕光右半臉頰的俊美容光，再看看嚴慕光左半邊臉頰的醜怪模樣，失聲一嘆，右手忽揚，竟把那瓶藥汁，向地上摔成粉碎！

嚴慕光答話之後，本已徐徐闔目，靜待恩師繼續下手，忽然聽得「噹啷噹啷」的一片碎瓶之聲，慌忙睜眼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碎瓶，以及飛濺紫黑藥汁！

查一溟不等嚴慕光問話，便向他苦笑道：「光兒，這件事兒，我究竟做得是錯？還是不錯，大概你如今均無法斷定，你且收拾用物，趕快離開這『血河幽谷』，再入江湖，讓我獨自留在此處，仔細想一想！」

嚴慕光聞言，流淚搖頭說道：「光兒捨不得離開恩師！」

查一溟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憔悴容顏，向嚴慕光揚眉說道：「光兒，這些時來，我全副心力，都用在對你培植，根本忘了自己，才變成如此形容枯槁，不似人影，如今你已成材，雖不能斷言舉世無敵，也決不至於再會引人跑上『恒山冷竹坪』，把查一溟罵成糊塗蛋，難道你還不滿足？還不肯讓我安安靜靜地，爲我自己打算打算麼？」

這一番話兒，說得太重，竟使嚴慕光全身顫抖着，垂頭無語！

查一溟見狀，不禁長嘆一聲，伸手輕撫愛徒肩頭，又自含笑說道：「光兒，不是我要趕你離開，只因你若在我身邊，我根本無法爲我自己着想，或許便將從此憔悴而死？」

嚴慕光聽查一溟說到此處，趕緊拭抹去淚痕，陪笑說道：「恩師既然這等說法，光兒便遵命重入江湖，使恩師好自靜心珍攝！」

查一溟點頭笑道：「光兒這樣才對，你只要肯聽我的話，我便別無所憾！」

嚴慕光微微笑說道：「恩師好靜靜休養，不要離開此處，等光兒參與『白龍堆

大會』之後，便來陪侍恩師，同回『北嶽』去！」

查一溟見愛徒絲毫不知自己已壽元將盡，不禁心中微酸，但表面上却不露絲毫神色地，含笑說道：「光兒放心，我決不會離開此地，你在『白龍堆大會』了結以後，便來接我便了。」

話完，便把那封密函取出，命嚴慕光貼身藏好，也等「白龍堆大會」了結後，方許拆閱。

嚴慕光如命藏好密函，因見查一溟神情憔悴得彷彿已難支持，想使恩師早能寧靜休養，遂强忍依依不捨之心，向查一溟恭身告別。

查一溟何嘗猜不出愛徒這立即告別用意？遂心頭又覺安慰，又覺凄涼地，撐持起身，把嚴慕光送出洞外！

嚴慕光强裝出滿面笑容，恭身下拜，叩別恩師！但才一轉身，便忍不住滾滾熱淚，奪眶而出，洒落在青衫胸前，趕緊咬牙提氣，展動身形，一式「天龍御風」，轉化「鷗飄大海」，便轉過谷徑，離開了查一溟的視界之外！

查一溟站在洞口，倚壁含笑相看，直等到愛徒轉過谷徑，消失踪影以後，才從雙目之中，垂落了精力雖竭，此心已慰的兩行老淚！他這兩行老淚，雖然在安慰中又復微雜凄涼，但查一溟此時却天君朗然無塵，心湖平靜無比。

嚴慕光踪跡已杳，查一溟目光微掃，對四外嵐光山色，再作生前的最後一瞥！

天空白雲悠悠，谷下血河東流，無論是一片蒼苔，一株小草，都含蘊無限生機，只有這位「冷竹先生」查一溟，却自知生機已盡！

查一溟微微一笑，轉身進洞，關閉洞門，便即引導洞中壁上流泉，緩緩流到那片已被愛徒嚴慕光用「蕩魔神音」化爲碎粉的石地之上。

等到石粉盡濕，查一溟止住流泉，含笑仰臥在已濕石粉中央，雙目微闔，便告氣絕！已濕石粉，自然承受不起人體重量，查一溟的遺體，遂漸漸往下沉去！

坑深四尺，等到人沉坑底，坑上石粉自合，這位「北嶽大俠」的音容笑貌，遂告永訣塵寰，長眠在這別出心裁的奇異石槨以內！

寒潭顧影

查一溟既死，故事自然移轉到他捨命成全，期以厚望的嚴慕光身上！

嚴慕光轉過谷徑，馳出好遠，終仍忍不住地，駐足回頭想再對恩師看上幾眼。

這種動作，只是他心中痴想，其實峯迴路轉，石壁參天，却那裏還能看得見查一溟深含慈愛的憔悴容貌！

嚴慕光悽然無奈，頗想回頭再復與恩師聚上幾日，但又恐擾得恩師無法靜攝，遂只好目中淚光潸然地，向前信步走去！

眼前是一片寒潭顧影，潭水清澄，可以鑑人毫髮。

嚴慕光臨潭顧影，見自己左半臉與右半臉美醜截然的這副怪相，不禁又覺好笑，又覺心酸，暗想師傅偏偏不曾把自己半邊面頰，也自毀掉，留下這半面容光，反到徒令人時添惆悵！

感慨一番後，問題又上心頭！

在時日方面，因須趕赴「白龍堆大會」之故，查一溟師徒曾加記載，知道是冬月將終，臘月未到！

但行程方面，却使嚴慕光大感惶惑，何去何從？無法決斷！

因爲明年清明，雖在三月十二，距離目前，約莫還有四個半月，但行動之間，必須控制途程，不能過份走遠，以免萬一有所躭延？來不及趕到「白龍堆」上，參與羣雄大會！

尤其恩師把自己容顏毀去之意，便在使自己奮揚壯志，斬斷情絲，故而行動之中，還須避免與曾對自己留情的幾位紅粧知己見面！

嚴慕光有了這些顧慮，遂在這寒潭左右，信步徘徊，想不出究竟應該是往東往西？還是往南往北？

徘徊難決之下，潭邊忽又出現一人！

這人，是位風度翩翩的貂裘公子！

他是從東南方「血河」下游，緩步走來，頗像是沿着這條流勢不急的潺緩「血河」，眺覽「阿爾金山」中冰天雪地的雄偉景色！

嚴慕光心中雪亮，知道山徑崎嶇，加上冰封雪積，倘若身無高明武學，那敢獨自游行？這貂裘少年，休看風流儒雅，文質彬彬，定也是位具有不凡身手的武林人物！

貂裘少年是從一角峯壁之後轉出，他驀然瞥見嚴慕光右半邊未被變容的俊美臉龐，遂長揖爲禮地，含笑說道：「仁兄獨游寒山，眞好興致！尤其背後這張金弓，絕非俗物，定然是位稱雄西域的射鵰能手了！」

嚴慕光是側面向人，用眼角餘光，微瞥以下，覺得這貂裘少年，面貌雖然陌生，但語音舉止，却似從陌生之中，略略含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意味！

對方既然彬彬有禮，又誇讚自己背後金弓，嚴慕光遂把那張「陰沉竹」所製的金漆寶弓取下，轉過身來，抱拳還禮，含笑說道：「兄台法眼無差，這張金弓確還不俗，但『射鵰手』之譽，却不敢當，因爲小弟自得此弓，尚未試用，不知是否射得落西域大鵰那等猛惡禽類？」

嚴慕光這一轉身相向，左半邊醜怪不堪，滿佈藍靛焦黃疤痕的面頰，赫然現出以下，不禁使那位貂裘少年，驚然「呀」的一聲，倒退兩步！

嚴慕光知道對方是被自己的醜怪容貌所驚，不禁愧然笑道：「兄台莫驚，小弟這左半邊面頰，是爲奇毒所毀，業已無藥可醫，終身難愈的了！」

貂裘少年微定心神，抱拳笑道：「仁兄上姓尊名，面容是被何種毒物損毀？」

嚴慕光再出江湖之意，本在光揚「北嶽」威譽，自然不肯更改姓名，遂應聲含笑答道：「小弟嚴慕光，頰上疤痕是被一種其性劇烈的無名毒汁所傷，多承兄台關問，尚未請教兄台名號是怎樣稱謂？」

貂裘少年聞言，含笑道：「小弟洪配元，嚴兄是否被當世武林人物尊稱爲『玉笛金弓神劍手』的『北嶽派』中大俠！」

嚴慕光「咦」了一聲，訝然問道：「洪兄怎會知曉小弟賤號？及所屬宗派？」

洪配元哈哈大笑說道：「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慢說嚴兄俠譽早重江湖，就是你那兩位紅粉知音的名頭之大，也足以震懾八荒四海！」

嚴慕光聞言一驚，目注洪配元，皺眉問道：「洪兄此話從何而起？嚴慕光那有甚麼紅粉知音？」

洪配元微笑說道：「嚴兄的風流佳話，早已傳遍江湖，却還對小弟隱瞞則甚？『幽靈鬼女』陰素梅及『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等兩位武功絕世的美人兒，不是都與你結有過一段情麼？」

嚴慕光暗驚這位洪配元竟對自己之事，知道如此清楚？

遂搖頭微嘆說道：「洪兄你說的這些事兒，都早就成了明日黃花！陰素梅名列『世外八凶』，與我氣味不投，怎能久處？令狐楚楚則業已嫁人——！」

洪配元道：「嚴兄，令狐楚楚嫁給誰了？」

嚴慕光臉上，自然而然地，浮現了一片黯然神色，緩緩說道：「她所嫁之人，是我結盟友好，名叫諸葛朗！」

洪配元聞言，不禁搖頭大笑！

嚴慕光惑然問道：「洪兄爲何如此發笑？小弟所說全是眞事，並非虛言！」

洪配元微笑說道：「嚴兄，知不知道陰素梅與令狐楚楚這兩位絕代嬌娃，正在海角天涯地，尋找你呢！」

嚴慕光苦笑說道：「陰素梅在找我，還有可說，但我情絲早斷，決不會再與她有所糾纏！令狐楚楚却似已無找我必要，嚴慕光只願她與我諸葛賢弟，地老天荒，兩情永好！」

洪配元忍俊不禁地，失笑說道：「嚴兄，我有兩樁對於你關係重要無比的事兒，要想講給你聽！」

嚴慕光點頭說道：「洪兄請講，嚴慕光願聽究竟？」

洪配元俊眉雙揚，微嘆一聲說道：「世事如棋，不着才是高手！人在局中，靈光輒蔽，以嚴兄這等聰明人物，直到如今，尙未悟出令狐楚楚就是諸葛朗麼？」

嚴慕光初聞此言，委實驚奇欲絕，但機關一被戳破，往事齊到心頭！不禁恍然大悟地，失聲頓足說道：「我——我——我委實太笨，如今既被洪兄點醒，回想起來，我早應該知道與我定盟結義，陪我萬里西行的諸葛朗，就是對我青眼獨垂，情深意重的令狐楚楚才對——。」

說到此處，語音忽頓，以一種驚奇眼色，看着洪配元，又復問道：「洪兄，令狐楚楚既然就是諸葛朗，她却編造那嫁人之訊，騙我則甚？」

洪配元含笑答道：「令狐姑娘是見嚴兄對你昔日情侶『紅衣仙子』許靈莎，情意太深，又在『南嶽雙姝』的埋骨沙丘之上，知道許靈莎未遭刦數，遂不忍奪人所愛，特意編造自己業已嫁人之訊，以杜絕嚴兄情絲，好使你可以專心與那許靈莎，刦後重逢，得全心願！」

嚴慕光感動得目中微現淚光地，搖頭嘆道：「令狐姑娘的這種襟懷，委實太以偉大！但她那裏知道許靈莎早已相夫教子，有了良好歸宿！」

洪配元點頭說道：「令狐姑娘事後知道許靈莎已有歸宿，深恐嚴兄兩頭落空，所受打擊太大，遂帶領着她的青紅二婢，海角天涯地，苦苦尋你！」

嚴慕光聽得連連搖頭，但忽又想起有點不對，向洪配元訝然問道：「洪兄，這情節，絕非外人所知，你又是如何曉得的呢？」

洪配元微笑答道：「小弟與令狐姑娘身邊『青紅二婢』中的聶小青姑娘，交好甚厚，遂得知有關此事的一切細節！」

嚴慕光「哦」了一聲，默然垂頭，胸中充滿一種說不出的極爲難過情緒！

洪配元見嚴慕光如此神情，遂想略微使他散却愁思地，故又復含笑叫道：「嚴兄，你手中寶弓，能否見借與小弟瞻仰瞻仰？」

嚴慕光聞言，遂將那張「陰沉竹蛟筋寶弓」向洪配元手中遞去！

洪配元接弓在手是略一掂量注視，便即雙眉高挑，失驚說道：「嚴兄這張寶弓，確實不凡，似是千年以上的『陰沉寶竹』所製？」

嚴慕光好生佩服對方到眼便能認識巳用金漆漆過的弓身來歷，遂點了點頭，含笑讚道：「洪兄眞好眼力，這張弓兒，確是用『千年陰沉寶竹』所製，只可惜弓力太勁一些！」

洪配元揚眉笑道：「嚴兄，小弟可否斗胆一試寶弓，看看這罕世神物的弓力，究竟强勁到甚麼地步？」

嚴慕光也想藉機掂量這位新交貂裘公子的身上武功，能有多高，遂點頭含笑說道：「洪兄請試無妨，但請略加注意，此弓大異尋常，若不小心，容易閃扭臂肘之間的筋絡！」

洪配元眉梢微動，鼻中低低「哼」了一聲，彷彿自忖功力，聞言之下，有些不服之意？

嚴慕光知機識趣，不再多言，靜看對方雙臂之上，是否有三千斤左右的蓋世神力？

洪配元心中雖覺不服，但也知此弓不凡，遂在提聚了十一成眞力以後，方自搭弦推弓，探試這張寶弓究有多强勁力？

誰知不試還好，這一試之下，洪配元不禁愧生心底，雙頰羞紅！

原來洪配元空自凝集了十成眞力，不過弓開兩寸！

少年人誰不好强？洪配元牙關暗咬，把存而未用的最後一成眞功，也加注到雙臂以上！

一成眞功，自屬徒勞！弓開仍僅兩寸，不但未曾多，只見洪配元兩臂漸抖，反倒有些維持不住模樣！

嚴慕光見洪配元運足功力，僅能開弓兩寸，有點過意不去，方自含笑叫了一聲「洪兄」，洪配元業巳愧然長嘆，右手一鬆，把所挽弓弦撒掉！

弦復原位，「嗡」的一聲，洪配元又被震得身形微晃，目光凝注寶弓，臉上神色由羞愧漸轉驚訝！

嚴慕光想不出應該怎樣安慰對方，只好含笑說道：「洪兄，小弟早巳說明，這張弓兒——」

洪配元不等嚴慕光話完，便即搖手笑道：「嚴兄，小弟不會老羞成怒地，亂怪嚴兄，此事是我驕妄淺薄，太不自量力，才這等丟人現眼，自尋無趣！」

嚴慕光微笑說道：「洪兄不要難過，你能開弓兩寸，並維持了一段時間，顯見得雙臂神力，也在千斤以上！」

洪配元以兩道澄淸如水的目光，向嚴慕光看了兩眼，忽然置弓抱拳深深一揖！

嚴慕光慌忙抱拳爲禮，含笑道：「洪兄怎又多禮？」

洪配元揚眉笑道：「小弟有椿冒昧之問，有椿唐突之請！」

嚴慕光微笑說道：「洪兄與小弟，氣味相投，雖係初識！有話請儘管指教，用不着加上『冒昧』『唐突』等話！」

洪配元指着倚壁寶弓，朗聲說道：「嚴兄既然這等豪邁，小弟便請問一聲，這張寶弓，是嚴兄隨身之物，你自己總可弓開滿月的了？」

嚴慕光覺得對這句話，頗難置答！

因爲若自己答稱可以開弓滿月，似有傲視對方之嫌？可能會使洪配元心中，分外難過！

若以虛言搪塞，也似有失胸襟坦白的武林豪俠身份？

洪配元聰明絕頂，頗能鑑貌辨色，一見嚴慕光眉宇間的尷尬神情，就猜出就裏，遂微笑道：「嚴兄不必爲難，且請直言，洪配元絕不至因技不如人，而生妬忌之念！」

嚴慕光聽他業巳猜出自己心意，並這樣說法，便不再隱瞞，老老實實地點頭笑道：「小弟略有蠻力，可以勉强開弓！」

洪配元笑道：「嚴兄可以開弓，早在小弟意料之中，但不知能否令洪配元一開眼界？」

嚴慕光知道不能推托，遂取起那張倚壁寶弓，微凝神力，開弓滿月地，接連拉了三把！

洪配元驚嘆說道：「嚴兄神功驚人，照洪配元估計起來，你雙臂所具神力，應該超出三千斤以上！」

嚴慕光愧然笑道：「嚴慕光蠻力何能，不足當高手一擊！」

洪配元目光微瞥，向嚴慕光背後七根長箭，看了兩眼，又復軒眉笑道：「由人可以知弓，由弓可以知箭！嚴兄眞是蓋代豪傑，弓是曠世神物，則背後箭筒中的七根長箭，定也不是什麼爐中俗鐵的了！」

嚴慕光聞言，遂翻手抽出二根烏光閃閃的「射陽神箭」，向洪配元含笑遞去！

洪配元接過神箭，覺得入手極沉，不禁又是大吃一驚，目光中充滿疑惑神色地，向嚴慕光皺眉問道：「嚴兄，你那裏來的那麼多天材地寶，小弟雖認不出這根神箭來歷？但僅從份量看來，巳覺似海底寒鐵所鑄？」

嚴慕光微笑說道：「這根長箭，名爲『射陽神箭』，與那『陰沉竹寶弓』均是我恩師在一座古墓中，偶然拾獲，轉賜小弟，弓勁絕强，箭亦無堅不摧，可能正如洪兄所言，是用海底寒鐵所製！」

洪配元又把這根「射陽神箭」略爲把玩，一面遞還嚴慕光，一面微笑道：「嚴兄之罕世神力，小弟業巳瞻仰，但不知是否能用這寶弓神箭，施展后羿妙射，再令洪配元開開眼界！」

嚴慕光因與這位新交俊品人物，顯得頗爲投機，遂點頭一笑，拈箭搭弓，向洪配元問道：「洪兄既然欲觀小弟射技，便請命題如何？」

洪配元聞言，遂四處張望！

這時，恰有兩隻西域猛鵰，在空中振翼飛過。

洪配元伸手一指空中，含笑叫道：「嚴兄快看，空中正有二隻猛鵰，我要你射那兩隻鵰落地！」

嚴慕光揚眉一笑，目光注處，弓開如滿月，箭發如飛虹，弦聲响猶未了，空中連連鵰鳴，那兩隻西域猛鵰，居然被他一箭貫穿，雙雙墜地！

洪配元俊目閃光，飄身數丈，自空中接着那被射雙鵰，向嚴慕光含笑叫道：「嚴兄，你趕快求個願兒！」

嚴慕光訝然笑道：「洪兄，你好端端地，要我求願則甚？」

洪配元右手接住雙鵰，左手一揮貂裘大袖，用了式「神龍掉首」，身軀微轉，便自淩空飛回，降落在嚴慕光身邊，向他微笑說道：「嚴兄有所不知，這西域一帶，有椿傳說，就是凡能一箭射中雙鵰之人，若是在鵰身落地以前，有所祈求，往往均可如願以償！」

嚴慕光因聽得令狐楚楚對自己那等情深之後，心中感慨正多，聞言之下，遂應聲笑道：「倘若眞能如願以償，我願與令狐楚楚姑娘……」

洪配元見他忽然言語中斷，不禁訝聲問道：「嚴兄，你怎不說下去？」

嚴慕光接過雙鵰，取回「射陽神箭」，便把雙鵰放落地上，向洪配元搖頭苦笑說：「洪兄，小弟放棄這項心願！」

洪配元皺眉問道：「嚴兄爲何如此？你方才不是分明想說與令狐姑娘，地老天荒，兩情永好麼？」

嚴慕光指着自己左半邊面頰上的奇醜瘢痕，向洪配元長嘆一聲道：「洪兄請看，小弟如今已變成這等奇醜之人，那裏還有面目，去與令狐姑娘相見？」

洪配元冷笑一聲，搖頭說道：「小弟正佩服嚴兄的胸襟武學，正大高明，但又覺得你這兩句話兒，簡直大謬特謬！」

嚴慕光惶然問道：「請教洪兄，小弟謬在何處？」

洪配元冷然說道：「男女眞愛，豈在容光？嚴兄既被毒汁破相，正宜以你這左邊半臉頰，當作試金石，去見令狐姑娘，及『幽靈鬼女』陰素梅，倒看看她們二人之中，到底是誰對你眞心相愛？」

嚴慕光搖頭嘆道：「小弟縱有再見令狐楚楚之心？也決無再見陰素梅之念！」

洪配元笑道：「嚴兄恐怕不能不見陰素梅吧！」

嚴慕光聞言，皺眉不解說道：「洪兄此語何來？我爲何不能不見陰素梅呢？」

洪配元微笑說道：「嚴兄，我方才要告訴你兩個與你有關的故事，如今講了關於令狐姑娘的一個，另外有一個關於陰素梅的，却還未曾講呢！」

嚴慕光苦笑說道：「陰素梅之事，與我有何關係？」

洪配元看了嚴慕光幾眼，軒眉一笑，說道：「若據小弟所聞？嚴兄與令狐姑娘

，彼此清清白白！但與『幽靈鬼女』陰素梅，却恐業已有了名不正言不順的夫妻之愛。」

嚴慕光聽完洪配元所說，左半邊醜怪面頰之上，因紫黑青黃的瘢痕密佈，倒還顯不出甚麼異狀，但右半邊俊美的面頰上，却白中透紅，紅中透紫，慚窘萬分地，垂頭嘆息道：「嚴慕光一時糊塗，失足慾海……」

洪配元「哼」了一聲，接口吟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嚴慕光聞得吟聲，忽似有所憬悟地，悚然連退兩步！

洪配元向他點點頭，冷冷說道：「嚴兄是聰明人，你大概已有些猜出我要講的甚麼故事？以及你何以不能不見陰素梅了吧！」

嚴慕光神情惶急地，顫聲說道：「難……難道陰素梅會……會……會有……」

洪配元不等他把話說完，便自點頭說道：「嚴兄，你猜對了！你與陰素梅在『祁連山冰魂峪』內的一段風流韻事，終於留下了風流孽債！」

語音至此忽頓，又向嚴慕光長揖為禮，陪笑說道：「嚴兄請恕小弟失言，其時藍田種玉，毓鳳鍾麟，乃是莫大吉祥，洪配元還應向你道喜才對！」

嚴慕光愈發慚愧地連連搖手說道：「洪兄萬莫再向小弟調侃，嚴慕光業已愧恧欲死，並對這絕頂荒唐之事，正不知應如何處理是好呢？」

洪配元尋塊平坦青石，稍揮貂裘大袖，拂去石上積塵，向嚴慕光微笑道：「嚴兄不必焦急，且坐下細聽我把有關故事，向你說明以後，再研商應付之策！你大概萬想不到，令狐姑娘與陰素梅，如今竟同在一處吧？」

嚴慕光聞言，果然大為驚愕問道：「她們二人前在『哈拉湖』邊的森林中，互相約定於五五端陽，會鬥『峨眉金頂』，如今怎麼棄嫌修好，一同在一處？」

洪配元笑道：「那場約會的時間及地點，完全改了！」

嚴慕光問道：「改到何時？」

洪配元應聲答道：「由五月初五，改到七月初七！」

嚴慕光眉頭深蹙地，繼續問道：「地點又改到何處？」

洪配元伸手往北山深處一指，含笑說道：「地點就在這『阿爾金山』的『天心谷』口！」

嚴慕光雖聽得陰素梅與令狐楚楚的決鬥之處，就在「阿爾金山」，但如今已近臘月，七七約期，早已過去，不禁微嘆一聲，神色黯然地，向洪配元問道：「洪兄知不知道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在『天心谷』口的決鬥情形？誰勝誰負？又怎麼棄嫌修好？」

洪配元搖頭說道：「嚴兄說的不對，陰素梅與令狐楚楚姑娘，彼此勢難兩立，怎會棄嫌修好呢？」

嚴慕光眞弄的一頭玄霧地，苦笑說道：「洪兄剛才不是說她們同在一處嗎？」

洪配元笑道：「同在一處，並非是棄嫌修好，陰素梅與令狐姑娘二人，只把互相決鬥的時間地點，又改了一次而已！」

嚴慕光驚訝道：「她們為何要一改再改？」

洪配元笑道：「關於此事，小弟也是聽人說起，因為等我趕到『天心谷』時，這場約會早已成為明日黃花了！」

嚴慕光「哦」了一聲說：「洪兄趕來『天心谷』口則甚？」

洪配元道：「我是趕來為令狐姑娘助陣！因為陰素梅有她幾位盟兄盟姊同行，令狐姑娘却是單人赴約！」

嚴慕光皺眉說：「她怎會單人赴約，聶小青及謝小紅二位姑娘何在？」

洪配元說得口渴，自身邊取出一隻玉瓶，飲了二口，繼續笑道：「聶小青與謝小紅兩位姑娘，均不知何故，失去踪跡，不在令狐姑娘身邊！」

嚴慕光憂形於色，說道：「令狐姑娘單身對敵『世外八凶』，豈不太形勢孤單了麼？」

洪配元微笑道：「嚴兄不必多慮，『世外八凶』並未全來，何況陰素梅也還有點骨氣，她見令狐姑娘，只是單人赴約，遂拒絕其盟兄姊為助，獨自與令狐姑娘到另一幽谷決鬥！」

嚴慕光訝道：「為何去到另一個幽谷決鬥？她們不是約在『天心谷』……」

洪配元不等嚴慕光話完，便自接口道：「因為令狐楚楚告知陰素梅，『天心谷』內，是前輩高人『天心女史』石無垢隱居修煉之所，不宜加以驚擾！」

嚴慕光點了點頭，又復問道：「他們二人的決鬥結果如何？」

洪配元又自飲了一口水，緩答道：「當時『幽靈鬼女』穿着一件又寬又大的黑袍，遂使令狐姑娘看不出她已懷孕待產？兩人動手之下，不滿百招，陰素梅便被令狐姑娘點中要穴，廢了一條左臂！」

嚴慕光嘆道：「畢竟邪不勝正，『蛇蠍美人』還是強於『幽靈鬼女』！」

洪配元搖手笑道：「令狐姑娘的看法與嚴兄不同，她認為若想與『幽靈鬼女』陰素梅分出勝負，最少也得鬥上大半日時光，怎會不到百招，她便受如此重傷？起疑之下，細加觀察，看出方才陰素梅是在那件寬大黑袍以內，懷着便便大腹，行動遠不如平時輕捷，以致未能閃開自己所發那招『截穴重手』！」

說到此處，語音略頓，向嚴慕光看了一眼，揚眉微笑說：「令狐姑娘人格高超，心胸似海，她發現陰素梅是在如此原因下致敗，遂上前向她安慰，願意且夕緩緩替陰素梅負責療傷，等她產下嬰兒，左臂完全康復，並把嬰兒妥為托人照管後，彼此再決一死戰！」

嚴慕光聽得感慨無窮，道：「她們二人如今去往何處？」

洪配元搖頭笑道：「嚴兄此問，不僅小弟不知，連陰素梅的一干盟兄盟姊，也不知這『幽靈鬼女』與『蛇蠍美人』，究竟相偕隱藏何處？」

嚴慕光略作沉吟，皺眉說道：「既然陰素梅懷孕待產，又復左臂重傷，她們必然不會走遠，我想就在這『阿爾金山』左近，仔細搜索，或有所遇！」

洪配元點頭笑道：「嚴兄這種想法，與我相同，但洪配元衝冰冒雪，業已搜尋

了百日光陰，仍未獲有關她二人的絲毫踪跡！」

嚴慕光聽說洪配元已在左近苦搜百日，仍未獲令狐楚楚與陰素梅下落，不禁好生驚奇的再復盤算她們的可能隱居之處！

洪配元見他滿面憂思，遂又苦笑道：「但小弟雖未尋得令狐姑娘及陰素梅之下落，却獲知了另外兩樁大事！」

嚴慕光問道：「甚麼大事？」

洪配元含笑道：「第一樁大事是『天心女史』石無垢突然離開了『天心谷』並與她妹夫『大漠天心莊』莊主石君平的全家大小，一齊遷居『西崑崙』，『天心莊』原址，業已被三位厲害魔頭盤據！」

嚴慕光知道石君平是自己昔日情人許靈莎的夫婿，遂訝然問道：「他們為何遷居？」

洪配元微笑道：「石君平與他夫人許靈莎，自中原倦遊歸來，正覺江湖道中，太以骯髒險惡，『天心女史』石無垢突然駕臨，說是從『先天易數』中，卜出大漠面將有莫大浩刦，『天心莊』雖在刦數之內，但石君平等，却非應刦之人，遂立命她妹子石無愁與石君平，許靈莎，率領『天心莊』全莊大小，一齊遷居『西崑崙』，安度餘生，不問世事！」

嚴慕光聽得微蹙雙眉，緩緩說道：「風聞『天心女史』石無垢是前輩超人，她既知武林浩刦將臨，却為何不肯設法弭刦消災，只是潔身遠引？」

洪配元點頭道：「嚴兄問得極對，但一來如今盤據『天心莊』的三位魔頭之中，有一位是她多年情孽，石無垢絕不願再與此人見面！」

嚴慕光「哦」了一聲說道：「像石無垢那等超人，居然也有情孽糾纏麼？」

洪配元笑道：「我佛拈花微笑，尚且有情，大千世界之中，誰能跳得出這『情』字以外？但因石無垢這位情孽，是名絕頂凶邪，石無垢才不得不斬斷情絲，強揮慧劍！」

嚴慕光問道：「石無垢這位情孽，到底是誰？武林中，除了『世外八凶』及『西嶽三怪』等人以外，那裏還有甚麼絕頂凶邪了呢？」

洪配元搖頭一嘆道：「世刦方殷，羣魔輩出，這三位魔頭各懷絕世武學，但踪跡只在邊境偶現，從來不入中原，名號也不為世曉，小弟是有巧遇，才知石無垢那情孽，叫『玉扇眞人』蕭去塵，另外兩個魔頭，一個叫『旋風客』齊蒙，一個叫『七指神魔』汪震宇！」

嚴慕光搖頭嘆道：「這三位魔頭中，我確連一位都未聞名，更不知他們的武功造詣，到了何等地步！」

洪配元皺眉說道：「他們每一個人的武功造詣，都高出於令狐楚楚與『幽靈鬼女』陰素梅之上！」

嚴慕光失驚道：「照洪兄如此說法，倘若這三位魔頭，與『世外八凶』同流合污，則豈非……」

嚴慕光話猶未了，洪配元便接口嘆道：「他們怎會不同流合污？『玉扇眞人』蕭去塵，是『世外八凶』中老六『桃花羽士』熊策的表兄，此次便因熊策死於『南嶽神嫗』崔玉手下，才被『藍鷹』譚幹說動，邀約『旋風客』齊蒙，『七指神魔』汪震宇，同來大漠，為他表弟報仇，並助長羣凶勢燄！」

說到此處，深深一嘆之後，又復皺眉說道：「尤其這三位魔頭，一到大漠，恰好便盤據在那座業已杳無人跡的『天心莊』中，遂越發引人煩惱！」

嚴慕光不解問道：「天心莊既已無人，便由他們盤據，又有何礙？」

洪配元苦笑說道：「小弟曾告嚴兄探得兩件大事，一樁是大漠中突現三魔，另一樁則是『天心莊』中，藏有一件武林至寶！」

嚴慕光揚眉問道：「甚麼武林至寶？石君平等，既已舉家遷居，却為何還把至寶留在『天心莊』中？」

洪配元笑道：「這件寶物是一粒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九還丹』，是『天心女史』石無垢特意留贈令狐姑娘之物！」

嚴慕光「唉呀」一聲說道：「九還丹確實太以珍貴，居然落入『玉扇眞人』蕭去塵等三魔手中……」

洪配元搖手笑道：「嚴兄不必過份担憂，這粒『九還丹』，雖然留在『天心莊』中，但藏得極為隱秘，『玉扇眞人』蕭去塵等，大概難以發現？」

嚴慕光皺眉說道：「蕭去塵等難以發現，令狐姑娘又怎樣能夠到手？」

洪配元笑道：「石無垢曾經留下兩句隱話，托人轉告令狐姑娘！」

嚴慕光揚眉問道：「這兩句隱話，洪兄能見告嚴慕光麼？」

洪配元點頭笑道：「嚴兄與令狐姑娘關係不同，小弟自當奉告，這隱語是『三三得路，九九歸元』八字！」

嚴慕光聽得苦笑說道：「三三得路，九九歸元，這種機密玄語，却叫人如何參詳得到！」

洪配元目光微閃，含笑說道：「憑空設想，自難參詳，但若親歷其境，或許會觸動靈機？有所收穫！」

嚴慕光劍眉忽揚，目光如電地，看着洪配元，朗聲笑道：「洪兄，你既與令狐楚楚，頗有淵源，不知願與嚴慕光同去『天心莊』走走？」

洪配元聞言笑道：「有嚴兄這等絕世英雄，相偕壯胆，慢說是『天心莊』，就是『惡虎穴』『毒龍潭』『鬼門關』『森羅殿』，洪配元也願意奉陪同往！」

兩人計議既定，遂相偕出得「阿爾金山」，對那「大漠天心莊」方向走去、洪配元一面飄飄舉步，一面向嚴慕光含笑問道：「嚴兄，小弟有樁不該啓口之事……」

嚴慕光看他一眼，接口笑道：「洪兄，我們相識雖淺，却有淵源，氣味亦復相投，洪兄不必再存客套，有話請講！」

洪配元笑道：「嚴兄昔日雖以『玉笛金弓神箭手』之名，馳譽武林，但似乎尚無如今這等絕世功力？」

嚴慕光聞言，立即淚光盈睫地，悲聲嘆道：「洪兄看法不錯，小弟昔日庸碌，如今幸有小成，全是我恩師費盡心血，循循善誘所致！」

洪配元笑道：「尊師查老先生，是『北嶽』宗師，一代大俠自然期望嚴兄能獨

秀江湖，光揚門戶，但在短短時期之內，要使嚴兄如此飛躍進步……」

嚴慕光不等洪配元話完，便自垂淚嘆道：「洪兄，我且把我恩師怎樣對我成全，細向洪兄敍述，你就知道嚴慕光縱然結草啣環，也難報我深厚如天的師恩於萬一了！」

說完，果把恩師「冷竹先生」查一溟對自己的苦心成全情形，向洪配元一事不遺地，詳細敍述。

洪配元靜靜聽完，也自萬分感慨地，點頭說道：「查老先生不辭勞瘁，敎徒成名的這等苦心，着實令人敬佩！但小弟却覺得他老人家，在萬事俱對之中，仍做錯了一件事兒！」

嚴慕光劍眉微蹙，目注洪配元，緩緩說道：「洪兄，小弟師恩如海……」

洪配元搖手笑道：「我輩游俠江湖之徒，貴乎率直，不必矯情！查老先生用特製毒汁，毀你面容之舉，實在用心良苦，但他自己也知道是件大錯之事！」

嚴慕光訝然問道：「洪兄怎說是我恩師也自知錯誤？」

洪配元笑道：「此事極易了解，查老人家倘若不是自知錯誤？他怎會摔破藥瓶留下半邊面頰，不再毀去。」

嚴慕光聞言無語，洪配元又復笑道：「嚴兄如今雖然『蕩魔玉笛』，『一元神劍』，及『陰沉竹金弓』等罕世絕技已成，則此次『天心莊』之行，可否略為保留，不必一齊顯露，以免加强『玉扇眞人』蕭去塵等三位魔頭，及『世外八凶』，『西嶽三怪』的警戒之心，才好在『白龍堆大會』上，一鳴驚人，盡殲羣魔！」

嚴慕光聽得連連點頭，含笑說道：「洪兄說得極是，我們此去『天心莊』，只裝作是拜望石君平莊主，儘量韜光隱晦，避免與蕭去塵等動手！」

洪配元對他背後那一張金弓，七枝長箭，看了兩眼，微笑道：「嚴兄的『蕩魔玉笛』及『一元神劍』，只要深藏不露，對方自然無從得知！但『陰沉竹金弓』及『射陽神箭』，却似無法隱瞞，稍具慧眼之人，一看便知這是除非身負絕世奇功，才能使用的武林異寶呢！」

嚴慕光聽他說得有理，便自揚眉笑道：「這張金弓，確實碍眼？我們在進入『天心莊』前，把它藏起便了！」

洪配元微笑說道：「浩翰大漠，黃沙無垠，嚴兄想在進入『天心莊』前，尋個藏弓之處，恐怕還不容易呢！」

嚴慕光揚眉笑道：「萬一當眞無處藏弓，我們便把這一張金弓，及七根長箭，埋於黃沙之中，在沙上作個記號便了！」

洪配元聞言，不禁失笑道：「嚴兄這『黃沙埋弓』的想法雖好，但大漠之中，風勢極勁，萬一把你在沙上所留之記號吹去，尋找起來，豈非要大費心力！」

嚴慕光想了一想，點頭大笑道：「洪兄說得也是，我們不妨在途中見有特徵之處，便即埋弓，不必等到『天心莊』左近，再作處置！」

洪配元笑道：「出得『阿爾金山』山境，便是『百龍堆』，嚴兄乾脆在山內埋弓，比較容易尋找！」

嚴慕光聽從洪配元的話，便把「陰沉竹金弓」及七根長箭，在未出「阿爾金山」以前，便尋覓隱僻之處埋好！

埋妥金弓神箭，兩人展開身法的電疾奔馳，洪配元在有意無意之間，果然發現嚴慕光的一身功力，大非吳下阿蒙，比昔日精進了若干倍數，遠出自己之上！

原來，「洪配元」三字，乃是假名，這位風度翩翩的貂裘少年，就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身邊「青紅二婢」之一，也就是魂斷「六盤山」，使葉元濤為她傷心欲絕的謝小紅。

謝小紅所中慢性劇毒，本來倘無解藥，非死不可！但她垂死前渴極索水之際，葉元濤曾經咬斷小指，飲以鮮血，這樁發於至情之舉，却成了謝小紅返魂復活之妙藥仙丹！

因葉元濤具有萬毒不侵的特異體質，謝小紅大量吸飲他斷指血液以後，臟腑間所中劇毒，也就自然而然的，慢慢祛退！

但謝小紅毒性已發，飲血稍遲，故臟腑間雖在慢慢解毒，表面上却已香息斷絕地，儼若死去？

幸虧葉元濤憐香惜玉，不忍把她埋葬在骯髒泥土之中，否則謝小紅眞將寃枉透頂地，誤遭活埋之慘！

等到她臟腑間奇毒盡祛，雙眼微睜，却發現自己躺在一座古洞之中，洞門已被人移石封死！

謝小紅玲瓏剔透，細一尋思，便猜出葉元濤誤認自己已死，及自己死後還魂的一切經過！

她料準葉元濤必尋「禿頂蒼龍」龍九淵，及「百臂殃神」艾天澤報仇，遂趕緊弄開封洞石塊，趕向「盤龍峽」內！

等她趕到「盤龍峽」，葉元濤早已盡毀「七曜璇璣坪」及「須彌洞天」，海角天涯，誓復此仇地，窮搜龍九淵、艾天澤踪跡而去！

謝小紅既尋不着葉元濤，便自趕往「阿爾金山天心谷」，探聽主人令狐楚楚與「幽靈鬼女」陰素梅那場七七決鬥的誰勝誰負，有何結果！

途中她賣掉兩粒稀世明珠，置辦了一襲貂裘，並略為易容，變成了一位翩翩公子，心中決定縱遇葉元濤，也不揭露本來面目，且從旁察看他是否事事遵從自己垂死前的囑咐之言？

倘若此人眞對自己情深似海，生死不忘，則自己不妨稟明主人，委身相事這位英雄夫婿！

謝小紅主意拿定，遂更名「洪配元」，這三字也暗暗含有「謝小紅配給葉元濤」之意！

進入「阿爾金山」，在「天心谷」左近，探悉主人令狐楚楚與「幽靈鬼女」陰素梅之決鬥未成，相偕隱跡等情，謝小紅自然放心不下，到處搜尋這一對具有絕世身手的紅粉情仇下落！

等到遍搜不着，謝小紅只得帶着滿懷惆悵，欲去「血河幽谷」，探聽「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是否未死？跟隨「冷竹先生」查一溟，在谷中潛居苦煩！

事有湊巧，行到那潭泉水附近，便與嚴慕光相遇，謝小紅芳心之內，不禁悲喜交集！

（未完）

常服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